

〔日〕 洲田美津雄 奥宫正武 著



机动部队

中途岛海战续篇
海洋出版社

机 动 部 队

(中途岛海战续篇)

[日] 渊田美津雄 著
奥宫 正武

孟宪楷 译

海洋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的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曾任日本海军航空作战参谋，曾著有《中途岛海战》一书。本书是《中途岛海战》的姊妹篇，论述了自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日美两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系列战斗，最终以日本失败而告终。

由于本书作者亲自参加了上述战斗，本书史料翔实，情节生动，对研究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史以及海军战略战术，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书。

因作者是从日本参战人员的角度来评述历次海战，其观点中难免有不少粉饰日本军国主义之处，对此编辑作了适当的删节。

机 动 部 队

中途岛海战续篇

〔日〕 渊田美津雄 著
奥宫 正武

孟宪楷 译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¹⁰/16 字数：230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027-0034-X/E·3

统一书号：5193·0965 定价：2.60元

编者的话

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这里美日两国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海战，其中以航空母舰为主导力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海军航空兵之间的海空战更是世界海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对此我国已翻译出版了《中途岛海战》一书，而本书则是《中途岛海战》的续篇，叙述了自中途海战以后，日本海军如何组织以航空母舰为骨干的机动部队，与美军继续角逐太平洋上而最终失败的经历。书中详细展示了所罗门、萨沃岛、瓜达尔卡纳尔岛、马里亚纳群岛等地的海空战，以及最后所谓“阿代号作战”的日美两国海军的决战过程。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太平洋战场状况，完善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出现的航空母舰战术并从众多的战例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加强我国的海军军事科学研究，开阔视野，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作者为前日本海军参战人员，因而书中引证的材料丰富且较为可靠。但在观点上，有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人为之“卖命”的粉饰之词，对此编辑做了适当的删节。对书中不足之处，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对本书的史料价值影响不大。

BYAC 78/04

目 录

第一部 南太平洋海战

- 第一章 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 (1)
 - 一、誓回广岛湾…………… (1)
 - 二、时间紧迫…………… (4)
- 第二章 南云部队…………… (8)
 - 一、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新编第三舰队…………… (8)
 - 二、美军向瓜达尔卡纳尔方向进攻…………… (11)
 - 三、所罗门海面上的海空战…………… (18)
 - 四、第二舰空战队南下作战…………… (28)
- 第三章 南太平洋决战…………… (46)
 - 一、敌军机动部队去向不明…………… (46)
 - 二、“翔鹤”号的巡逻机发现敌航空母舰…………… (47)
 - 三、第一航空战队奋勇战斗…………… (50)
 - 四、第二航空战队也对航空母舰进行
猛烈攻击…………… (57)
 - 五、敌两艘航空母舰一沉，一伤…………… (65)
 - 六、敌舰队踪影匿迹…………… (68)
- 第四章 瓜岛决死战…………… (72)
 - 一、计划再次用战列舰进行夜间炮击…………… (72)

二、无谓牺牲两艘战列舰·····	(75)
第五章 机动部队司令长官易人·····	(86)
一、新司令长官小泽中将·····	(86)
二、技术不熟练的新飞行员·····	(88)
第六章 最后放弃瓜达尔卡纳尔·····	(92)
一、陆军第3次总攻亦遭失败·····	(92)
二、大本营下达撤退令·····	(94)
三、“开代号作战”奇迹般的撤退·····	(98)
第七章 山本大将之死·····	(101)
一、“伊代号作战”——向腊包尔集结·····	(101)
二、长官之死(根据宇垣日记记载)·····	(108)
第八章 对第二阶段作战的回顾·····	(116)

第二部 马 里 亚 纳 海 战

第一章 新长官古贺大将指挥作战·····	(119)
一、第三阶段作战的设想——迎击·····	(119)
二、阿图岛死战·····	(125)
三、伦德巴(シシドバ)岛亦有敌军 开始登陆·····	(129)
四、“第二航空战队没有飞行队”·····	(132)
第二章 航空兵力枯竭·····	(137)
一、为了“油”而返回新加坡·····	(137)
二、“娄代号作战”——又有一支航空 战队投入腊包尔·····	(138)
三、腊包尔航空队不复存在·····	(143)
第三章 美机动部队不给我军以喘息机会·····	(147)

一、尼米兹攻势·····	(147)
二、王牌角田部队编入联合舰队·····	(151)
三、名为“雄代号作战”的奇袭未能实现·····	(159)
第四章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新旧更替·····	(165)
一、古贺大将殉职·····	(165)
二、高须中将接替指挥·····	(168)
三、新长官丰田大将·····	(170)
第五章 “阿代号作战”计划概要·····	(172)
一、大本营决心进行“最后的舰队决战”·····	(172)
二、5月20日，联合舰队作战开始·····	(179)
三、小泽部队的计划·····	(181)
四、角田部队之计划·····	(182)
第六章 塔威塔威群岛·····	(183)
一、城岛部队从佐伯湾出击·····	(183)
二、联合舰队集结·····	(192)
三、敌军未出现，焦虑不安的一个月·····	(202)
第七章 战机成熟·····	(211)
一、敌军在比亚克登陆·····	(211)
二、位于马朱罗的美军机动部队主力·····	(216)
三、“浑代号作战”，企图诱引出敌 机动部队·····	(221)
第八章 敌机动部队向马利亚纳出击·····	(228)
一、“阿代号作战”的决战准备·····	(228)
二、小泽部队在吉马拉斯进行补给·····	(233)
三、“阿代号作战”开始·····	(237)
四、消耗战力的角田部队·····	(243)

五、小泽部队向马利亚纳海面出击·····	(246)
第九章 马利亚纳海面决战 ·····	(254)
一、发现敌航空母舰，清晨决战·····	(254)
二、由 9 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第一次攻击队·····	(260)
三、第二次攻击波出发·····	(266)
四、大攻击、损失巨大，战果甚微·····	(269)
五、“大凤”号、“翔鹤”号相继沉没·····	(276)
六、对射程外战法的质疑·····	(282)
七、20日的战斗，“飞鹰”号被击沉·····	(292)
八、20日夜，终于放弃“阿代号作战”·····	(303)
九、美军作战情况·····	(305)
第十章 “阿代号作战”之后的日本机动部队 ·····	(307)
第十一章 失败 ·····	(311)
附表一 ·····	(330)
附表二 ·····	(330)
附表三 ·····	(331)
附表四 ·····	(332)
附表五 ·····	(332)

第一部 南太平洋海战

第一章 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

一、暂回广岛湾

此前，日本海军曾坚持“守势军备”这种传统作战方针，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的训练，但发现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势在难免之后，亦迅即排斥众议，重温其本来使命，认真地致力于制定必胜的作战计划。

日本海军的首脑机关，特别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深知美英的国家实力和国民情况，对于开战一事持极为慎重态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思考之后，认为事到如今，只有速战速决方能取胜。“战则必胜”这种说法已成了海军官兵的口头禅。身负全海军和国民所望的山本大将确实是责任重大。

依照周密的计划进行的珍珠港奇袭曾引起国民的一片欢呼，这在一般国民看来，不但是堂而皇之的壮举，而且是一种慷慨悲壮的业绩，然而，对于作战当局来讲，这实际上不啻执虎之尾，是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这真可以说是依靠“天佑神助”取得的成功，下一步的西太平洋作战也进行得颇为顺

利。结果，不管怎样，“对于日本生存必不可少的东南亚资源地带”终于为我所有了。

这样一来，虽说作战是按计划进行的，但实际上，作战当局不知预计了多少困难。

正如常言所说的，事情并不都象想象的那样困难。这次作战收到了奇迹般的战果，同战果相比，损失是微不足道的。正因如此，不单是惑于无敌海军美名的日本国民固然要兴高采烈，就是作战当局也为之欣喜若狂。明治以来，进行了战则必胜的教育，而日本国民也相信这一点。看来，是一种主观愿望——坚信战则必胜的日本国民的不可思议的伟力要在本次作战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支配了战局。

人们之所以看不到日本未来的巨大的不幸和悲剧，究其根源，就在这里。暗中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任何人也没有公开提出过这个问题。

开战以后的战局如此顺利，于是，此前人们一直担心的第二阶段的作战方向就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三种主张：1)乘第一阶段作战之余势，一鼓作气西进，同德国携手；2)东进，同美国太平洋舰队决战；3)南进，切断澳大利亚（盟国的最薄弱的环节）同美国本土的联络线。

究竟西进还是东进？结果在一番激烈争论之下，决定了展开包括进攻中途岛及阿留申群岛西部诸岛的所谓太平洋东正面作战。当时，欧洲战场上德国的攻势业已发生转折，突然间出现了前途难以预测的局面。

中途岛海战是我国海军自建军以来所经历的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大海战（动员巨大的海军部队，在广阔的海

区进行的大规模的作战)。这次海战出乎意料，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如果总结历史教训，可以说战斗是一系列连续失误的过程，结果，失误少的一方获得了胜利。此次海战中，日本舰队的失误太多了，这不禁叫人想到：是不是神的旨意，故意使我们做出这么多的失误呢？这是一次毫无理由的失败。

另一方面，与中途岛海战同时进行的阿留申群岛作战虽然达到了预期的占领目的，但事隔不久，人们就发现这次作战为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难以设想的困难。这与其说是作战计划上的失算，莫如说是我方为了掩饰中途岛海战的失败，从政治策略的角度出发，主动地为自己制造困难。

这样一来，以速战速决为目的的第二阶段作战，早在作战之初就遭受到挫折，于是，我方不得已要对作战计划做彻底的修改。

中途岛海战后不久，山本大将就做出了判断：美国舰队可能趁机向阿留申方向进行反击，针对这种情况，他曾企图把全部残存的航空母舰（“瑞鹤”号、“龙骧”号、“华鹰”号、“瑞凤”号）和包括高速战列舰在内的有力部队集中部署于阿留申群岛方面以迎击敌军，然而，由于他对这种情况注意不够，7月上旬，竟然命令大部分参战部队返回广岛湾。

这一期间，美国早已把飞机和潜艇基地推进到基斯卡岛附近的埃达克和阿特卡两个岛屿并从空中和海上加强反击。结果，到7月底，我方突然在基斯卡岛一带损失1艘驱逐舰、2艘扫雷艇和1艘大型油船；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和1艘大型油船受到损伤，而在阿图岛一带亦有1艘驱逐舰沉

没、2艘水上飞机母舰和3艘大型油船被击伤。

另一方面，企图攻占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的我陆海军部队虽然登上了高耸的斯坦利山脉并开始进攻莫尔兹比港上面的考科达，但由于遭到敌机的猛烈反击，加之热带病连续发生和补给难以运送，前途不容乐观。

另外，在珊瑚海海战前的5月3日就已占领的所罗门群岛南端的图拉吉岛上派出了大型水上飞机和水上战斗机队进行空中警戒，而在稍后占领的对岸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则正在修建陆地机场。

在其他战场上，除了7月末进行的大洋洲西北部附近的阿鲁、卡伊和塔宁巴尔群岛的攻夺战外，看不出有什么重大变化。

当时，陆军在缅甸西部进行的作战业已结束，正在研究进攻重庆的方案，然而，海军却主张这次作战最好是暂缓；陆军方面对于海军所提出的在印度和锡兰方向积极作战的设想，虽在作战思想上表示赞同，但在实际行动上却高谈为时尚早，因而，这一方向上的作战暂时还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在欧洲战场上，德军虽已再次发动攻势并以破竹之势攻陷罗斯托夫，大军已逼近斯大林格勒城下，然而，意大利方面却因燃料不足，军事行动已出现停滞苗头，于是，英德议和的论调便应运而生了。

二、时间紧迫

日本虽然在中途岛作战中遭到失败，但在当时从量的方面来看，依然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联合舰队对以美国太

平洋舰队为主力的盟国舰队占有优势。在珍珠港被击伤的美国战列舰大部分不能活动，至于航空母舰兵力，我方显然占有优势。

根据日本方面的判断，昭和十七年(1942)7月敌我双方的兵力如下：

日本方面：	战列舰		12艘
	航空母舰	{ 大型	4 (1) 艘
		{ 小型	2 艘
盟国方面：	战列舰		9 (4) 艘
	航空母舰	{ 大型	3 (1) 艘
		{ 小型	—

(括弧内的数字表示受伤的军舰数，此外，日本方面的数字不包括旧式小型航空母舰“凤翔”号)。

至于表中没有列出的其他舰艇，就太平洋上的舰只而言，日本方面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不比美国逊色。

只是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彼此旗鼓相当。

开战以来的战果表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和飞机均占优势，在西太平洋上绝对占有制空权。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在马来海面，一瞬之间击沉了英国引以自豪的“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两大战列舰。除此而外，日军还经常抓住盟国军队的薄弱的防御环节，保持了符合一般战术原则的局部优势。此外，在初期，交战双方几乎以相等的航空母舰兵力进行的珊瑚海海战中，如果抛开战略问题，仅就空战本身而言，日军所取得的战绩也是绝非偶然的。即使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之后，日本的航空部队依然

相信自己在技术方面占有优势，而且这种自信丝毫没有动摇。不过，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人们常附加一个条件，这就是自从开战以来，日本航空部队经常苦于飞机“数量”之不足。

从航空母舰的情况来看，由于飞行部队业已编成，已经有能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海战了。然而，从战局的进一步发展来看，依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作战正面区域之大超出了开战前海军人员的想象。这样一来，北面的阿留申群岛，东面的马绍尔群岛，南面的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以及西南方面的各个地方都急如星火地催促所在基地航空部队派遣飞机和飞行员。关于飞机和飞行员的数量问题是无论如何也要解决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考虑过三种对策。

其一，由联合舰队司令部合理地指挥作战，一如既往，经常保持局部优势，这纯粹是作战方面的问题。

其次是增加飞机生产，培训大量飞行员。这是海军大臣的任务，是海军省承办的军政事项。

第三种对策是在前两个问题方面求得陆军方面的理解和协助。

山本大将的作法是：在第一种对策方面竭尽全力；为使第二种对策得以实现，频频派遣幕僚去东京向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陈述意见，并向海军大臣嶋田繁太郎大将提供资料；关于第三种对策，则是希望军令部总长和海军大臣做出积极努力。

应为“岛田繁太郎”（日文嶋田繁太郎）

为使美英屈服，最重要的是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这一深藏于山本大将胸中的重大作战方针一直没发生过变化。

《海战要务令》第一页上就开宗明义地写着：

“战斗要诀在于集中兵力和先发制人……”在中途岛海战中，尽管遵循集中兵力的原则遭到了失败，但是，在以后的作战中，仍然要以先发制人之利歼灭敌军。所谓先发制人，系指经常掌握战斗主动权而言，而不一定非要我方先动手打人不可。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经常在作战正面保持优势。以数量方面来看，美英很快就要赶上并超过我军，因此，要想打败美英，时间显得十分紧迫。

因中途岛海战失败而深感内咎，加之由于在敌方争取不到伙伴而感到“时间”紧迫……知己知彼的山本大将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短暂的时刻曾给友人写下了“……在下之生命仅最后百日而已……”这样的话，从这句话里足以看出大将心事之沉重。

7月11日，大本营告知山本大将，中途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以及萨摩亚诸岛方面的进攻任务业已废除。这次作战方针之所以变更，究其原因，石油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八月中旬，大本营曾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说，昭和十七年（1942）以后，舰艇用重油来源将枯竭。

当时的联合舰队中，一部分参加中途岛海战的部队被派遣到印度洋方面去，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方面已经没有积极作战的可能，因而战势由攻势转为守势。

这样一来，联结阿留申群岛、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线就必须加以固守。而固守乃是我国海军经过多年研究和训练所取得的特长，因而如果照此办理则很可能获得成功。

然而，人们并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希望。要诱使美国舰

队尽快按我们的意图进行舰队决战，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为此，我方加速攻占了上述一线外围岛屿（并设防固守）。具体表现就是攻占与马绍尔群岛相邻的吉尔伯特群岛，瑙鲁和大洋岛两岛，加速构筑瓜达尔卡纳尔基地，加强对莫尔兹比港方向的进攻和强化新几内亚地区作战。当时，有1200名海军守备队和2000名设营队进出于瓜达尔卡纳尔，在该地建筑机场，预定8月6日竣工。

第二章 南云部队

一、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新编第三舰队

中途岛海战以我军惨败而告终，其后，在战局业已告一段落的昭和十七年（1942）7月14日，日本海军汲取了这一惨痛的教训，毅然对联合舰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编。首先，为了加强东南方面作战，重新编成了第八舰队，任命了三川军一中将为该舰队司令。司令部设在腊包尔。改编后，此前在这一地区作战的第四舰队可以尽全力在内南洋作战了。

在这次重大改编中，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是第三舰队的编成。根据开战以来的经验，航空母舰的威力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尽管如此，此种军舰在我国海军中的地位依然不过是关胁或大关而已^①。然而，汲取了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的教训以后，航空母舰如今正在被推向舰队之王的宝座。但是，战列舰依然稳坐王位而不肯相让。因此，航空母舰就只能比作张

^①相扑等级中，第一位为横纲，其次为大关，第三位为关胁。

出横纲^①罢了。虽说是张出横纲，但在有横纲出场的仪式上，终究不能把航空母舰看作是捧刀随行或鸣锣开道的角色^②。基于这一思想，对此前仅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编成的第一航空舰队进行了改编，在重新编成的第三舰队中加入了高速战列舰和巡洋舰。

第三舰队的编制中包括：第一航空战队（拥有“翔鹤”号、“瑞鹤”号、“瑞凤”号航空母舰3艘），第二航空战队（拥有“飞鹰”号、“隼鹰”号和“龙骧”号同型航空母舰3艘），第十一战队（拥有“比睿”号和“雾岛”号高速战列舰2艘），第七战队（拥有“熊野”号、“铃谷”号大型巡洋舰2艘），第八战队（拥有“利根”号和“筑摩”号大型巡洋舰2艘），第十战队（拥有“长良”号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16艘）。这是一只拥有29艘舰只并配置得当的大舰队。新编第三舰队司令由原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亲任。原第一航空舰队的草鹿龙之介少将被任命为参谋长，其他人员大部调任，新任命的首席参谋为高田利种大佐，作战参谋为长井纯隆中佐，航空参谋为内藤雄中佐。

据说南云中将和草鹿少将之所以继续在机动部队中任职是出自山本司令的主意，谈到这个问题，人们不禁会想到一个情况。

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从该海域撤出途中的6月10日，山本长官把当时乘坐“长良”号轻巡洋舰的南云中将和草鹿少将召到“大和”号旗舰上去。“大和”号上的全体舰员都身穿短袖上衣和短裤，山本长官和宇垣参谋长身穿颇为清爽

①相扑力士顺序表以外的横纲。

②相扑比赛开幕仪式上，陪同横纲出场的捧刀力士。

悦目的纯白军装；而南云部队的全体官兵却穿着作战时的黑色衣服。一个个显得面容憔悴，这种成了鲜明对照的情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草鹿少将站着向山本长官报告战况时，首先说道：

“战斗失策，忍辱生还，唯望哀仇一念。卑职愿亲手雪恨，但不知何以如愿，愿长官赐教。”

他说完低下了头。

“知道了。”

山本长官的回答简短有力。

正如第五航空战队改编为第一航空战队那样，新编第二航空战队系由原第四航空战队按原建制改名而成，角田少将及其幕僚全部留任，笔者（奥宫）的职务也改为第二航空战队的参谋。

全部在航的航空母舰7月上旬前都在阿留申海面上作战，因而，返回广岛湾时，已经是7月12日了。

此前曾在中途岛奋力苦战的“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4艘军舰的生还舰员，凡不宜继续在航空母舰上服役的，都下令转到新编第一或第二航空战队。我队补充的主要是“飞龙”号和“苍龙”号的舰员。他们多数人身上都有或大或小的烧伤的痕迹，看上去实在令人痛心，然而，从他们那里却丝毫看不出士气低落的神情。从航空母舰的飞行员的表情来看，中途岛海战的失败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而已。正因如此，在面临的战斗中，这些人只要一发现敌航空母舰就一定要狠狠地给予惩罚。

飞行队编成后，主要是利用九州基地开展训练。人们所考虑的是再过2个月，包括新舰员在内，又将成为优秀的飞

行员。他们怀着这一想法，专心致志地进行训练。

南云长官和草鹿参谋长都竭力进行飞行搜索训练。航空参谋内藤中佐是一位很有数学头脑的人，他提出了周密的搜索计划。为了实行现场指导，南云中中将特指定我到各地巡视。舰员们也很认真。此前，人们曾不愿进行二段、三段搜索，而如今，其必要性已充分被人们理解了。在这方面，中途岛海战的惨痛教训起了很大作用。我在报告现场指导经过时曾说过“现在一切就绪，万无一失。”长官和参谋长听到后都表现出满意的神情。

二、美军向瓜达尔卡纳尔方向进攻

美军觉察到我军企图之后，从昭和十七年（1942）7月末开始频繁对瓜达尔卡纳尔方面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8月7日清晨，美军以大规模的输送船队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该岛北侧的佛罗里达岛上的图拉吉登陆。这正好发生在该岛机场竣工后的第二天。

在这以前，南太平洋一隅的这些岛屿可能尚未被世人所知，而如今却成了日美双方攻防角逐的战场。实际上，这是美军对日本的主作战正面正式发起的最初攻势。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谁能判断出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正式攻势转移。就算有人曾作出此种判断，他们的看法也不会被人们看成有左右作战方针的意义，因而得不到强力的支持。许多人想得很简单，认为这仅仅是岛屿攻防战，思考问题较深的人也只是认为这是美军为阻止我军南下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一判断上的错误是继中途岛作战失败以后的又一战略上的失误。结果，美军继此次登陆之后，不仅对在航的航空母舰，而且对新造的战列舰、其他舰只和航空兵也进行了总动员，尽管相继受到损失，但依然加强了这一作战行动，而且不惜动用美国陆军、航空兵和其他兵力协同作战。日军则与此相反，虽然日本海军准备好了在数量上超过对方的舰只，且当初这些舰只的质量亦不亚于对方，但由于判断错误竟放松了有关集中使用总兵力问题的研究。结果，往往贻误良机，有时本来已使美国舰队陷入绝境，但没有乘胜追击以收到彻底歼敌的战果，以致终于招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瓜达尔卡纳尔岛是所罗门群岛南端的第二个岛，大小相当于房总半岛端部的两倍左右。长约80海里、宽30海里。此岛只是中部、北岸为平地，其余部分生长着繁密的热带树林，是一片为人迹罕至的热带雨林所覆盖的险峻的山丘地带。其北面与面积不大的佛罗里达岛隔海相望。该岛上的图拉吉港是这一带唯一的商港，南岸有着一排排珍奇的西洋式建筑。

日本海军于昭和十七年（1942）5月3日，即珊瑚海海战打响前3天占领了图拉吉港。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给横滨海军航空队的大型水上飞机和水上战斗机提供基地；配合当时业已开始的攻取新几内亚东南岸的莫尔兹比港的作战。占领图拉吉港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方面的作战建立基地。上述作战是根据第二阶段作战方针，在中途岛海战以后制定预案，并在5月18日由日本大本营发布命令进行的。

此基地是本次战争中日本在南太平洋建立的最南端的基地，其位置在赤道以南，距赤道约550海里，距东京2900海

里，距当时曾是我军在该地区最南端的海军基地的腊包尔也有550海里，距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要冲圣埃斯皮里图岛上的陆上基地600海里。

如以此地为圆心，日本海军的4发动机水上飞机所能达到的巡逻圈几乎可以把整个新赫布里底群岛包括在内，珊瑚海大部分也可以包括进去，可以使用从瓜达尔卡纳尔起飞的陆基战斗机作战。这种形势对我方有利，给对方却会造成许多困难。日本海军被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而对上述关键问题的看法不够慎重。与日军相反，看来美军对这一形势的关心程度是日本海军领导人难以想象的。盟国方面在取得中途岛海战胜利之后，本来处于骑虎难下之势，而我军拉开了一条远离前进基地腊包尔的战线，这种作法无异于授敌以柄。

日本海军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责成此前在广大的内外南洋地区担当守备的第四舰队重新在原内南洋地区专司守备，考虑到未来的战斗中外南洋可能成为新的争战舞台，特编成由三川军一中将指挥的第八舰队，令其致力于外南洋地区作战。这支部队根据其作战任务称为外南洋部队，部队的幕僚全是第一流的秀才。参谋长大西新藏少将、首席参谋神重德大佐、作战参谋大前敏一中佐等人全是海军大学毕业生，以这一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任务之重要。

配合上述两个舰队的基地航空部队，即第十一航空舰队，在塚原二四三中将指挥下，将司令部设在马利亚纳群岛上最大的提尼安基地上，所属航空部队分别派遣到马绍尔群岛和腊包尔方面，采取了在东南两个正面策应作战的态势。

昭和十七年（1942）7月14日，被授命编成第八舰队的

塚原二四三(1887-1966,海兵36期)后来调回国内任海军省航空本部长兼军令部次长。并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军事参议官。最后一个高级职务是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

大西新藏
(1892-1988,海兵42期)终战时中将，海兵副校长

神重德
(1900-1945,海兵48期)与陆军的辻政信齐名。曾任联合舰队作战参谋因策划了萨沃岛奇袭和大和号单程出击而被称为疯子。终战后在与苏联协调北方四岛占领问题时因飞机失事身亡，特晋少将。

三川中将为等待幕僚聚会，直接去腊包尔，其司令部转移到市内战斗指挥所并下令旗舰“鸟海”号大型巡洋舰在湾内待命，这样就形成了作战的构思。受三川中将指挥的还有由金泽正夫少将指挥的在新不列颠、新爱尔兰和所罗门群岛方面执行守备任务的第八基地部队，而海上部队则有五藤存知少将指挥的第六战队（“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古鹰”号等大型巡洋舰）梶冈定道少将指挥的第十八战队（“天龙”号、“龙田”号轻巡洋舰），此外还有驱逐舰7艘和“圣川”号水上飞机母舰等。

当时，根据正在瓜达尔卡纳尔机场设营的日海军设营部队的报告，对方的侦察机连日飞来。与此相应，进入8月以后，美军对腊包尔、新几内亚的布纳方面连日进行猛烈袭击，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动向，4日，可能是从新赫布里底方面飞来的共9架次B-17轰炸机袭击了图拉吉。翌日（8月5日），无线电侦察部队侦测到所罗门群岛南方海面有强大的敌舰部队。这一发现很重要。三川中将当即向其所属部队下达了警戒命令。

稍后，7日上午4点左右，美军大部队在舰炮火力掩护下，开始在图拉吉、加布茨岛，而后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根据以后的报告判明敌人的兵力计有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各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5艘、运输船40多艘。

不出所料，敌人终于来了。我军在腊包尔待命的27架双发动机陆基战斗机，18架零式战斗机，9架单程俯冲轰炸机反复进行攻击，据称，获得了相当的战果。^①

①据当天美国公报称，美方驱逐舰1艘沉没，1艘损伤，战斗机损失21架。

正在提尼安的塚原中将当即前往腊包尔，三川中将乘坐“鸟海”号旗舰经瓜达尔卡纳尔海面向腊包尔出击，企图歼灭敌人的进攻部队。

翌日（8月8日）一整天我方用全部舰队兵力反复进行攻击。当天夜里，三川中将率领“鸟海”号军舰，第六战队（“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古鹰”号），第十八战队（“天龙”号、“龙田”号、“夕张”号、“夕风”号）的5艘大型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突入瓜达尔卡纳尔的敌军锚地，与敌舰展开激战，十日晨回到新爱尔兰岛上的卡维恩。

这天的海空战被称为第一次所罗门海战，大本营在军舰进行曲的乐曲声中发表了如下公报：

“……战果：击沉敌巡洋舰5艘、驱逐舰10艘、运输船10艘。我方2艘巡洋舰轻伤、42架飞机自爆……”

这里发表的数字不包括在卡维恩港进港前因遭到敌人鱼雷攻击而沉没的“加古”号巡洋舰。

这一天，盟国舰队以5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另2艘巡洋舰因开作战会议而离开战场）在锚地警戒，仅在30几分钟的夜间战斗中就有美军大型巡洋舰“文森斯”号、“昆西”号、和澳大利亚军的重巡洋舰“堪培拉”号被击沉，澳军的巡洋舰“芝加哥”号遭到重创。另外还有澳军的“拉尔夫·塔勃特”号驱逐舰和美军的“帕塔逊”号驱逐舰遭重创，未破损的只有美国的驱逐舰3艘和澳大利亚的驱逐舰1艘。

尽管我方发表的数字与实际数字有一定出入，但从数量上可以明显看出我舰队取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当初报告的40艘美军运输船只有三分之一被炸沉，而且全部是被航空兵部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被美方称为萨沃岛海战（或第一次萨沃岛海战），是联合舰队的战术大捷。三川军一在战后也因此得到很高评价，但是由于没有对美军运输部队进行有力打击，导致瓜岛的美国地面部队站稳了脚跟。这也反映了日本军队重作战轻后勤的思路。

队炸沉的，没有一艘属于三川部队的战果。头脑清醒的盟军既然不顾我军飞机的空袭，终于完成了登陆作战，那么卸空了的运输船按理不会在泊地停泊。白天我才通过飞机侦察确认的运输船可能还没有完成登陆任务，要不就是新增援到的。无论哪种情况，当前应予以击沉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输送船队。^①

这次战斗中，我军没有彻底扩大战果。在我方因夜战胜利而欢欣若狂的时候，盟国军队侥幸地逃脱了。

这样不高明的做法与其说是当事者的过失，莫如说是日本海军战术思想的一种缺陷。我国海军坚持通过大舰相互决斗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战斗模式，平时训练总是把敌军的战列舰和仅次于战列舰的大型巡洋舰作为主攻目标。当今，航空兵迅速发展，甚至陆军飞机也在海战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顺应形势，把在航空基地争夺中起主要作用的输送船队作为主攻目标，只是在我军攻击受到妨碍时，才应首先攻击对方舰队，可是我军却因囿于多年训练的窠臼总是热衷于攻击敌军的大型军舰。

这种做法并不限于水面舰艇部队，9号那天，基地航空部队的几乎全部飞行队也把瓜达尔卡纳尔的输送船队弃置不顾，却热衷于攻击第一天被我航空兵部队击伤的阿奇里斯型巡洋舰。开战8个月以来，我海军第一次迎击敌登陆部队，对现代航空战的情况不甚了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犯了重大的错误。

8月11日，根据战斗机侦察得知，我军虽在瓜达尔卡纳

^① 根据美军的正式公报，当时位于泊地的运输船尚未完成卸载。

尔遭到机枪射击，但仍在抵抗，海岸上有数十只小艇。图拉基岛附近也集结着小艇数只，这些小艇遭到了3门高射炮的射击，由此可以确认图拉基岛已被美军完全占领。

敌人来攻时，联合舰队的主力正位于广岛湾，山本长官当即向大部分在航舰只发出准备出击的命令。尔后于11日，由近藤信竹中将率领的第二舰队的大部分兵力于下午5时率先驶离广岛湾，火速向新战场出击。

南云部队正在进行训练，刚刚当上航空母舰舰员的官兵还不能进行实战，飞机和其他方面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犹豫。首先是南云中将亲自率领的第一航空战队和其他舰只急速先行。第二航空战队中有一部分熟练的舰员和飞机补充到“翔鹤”号和“瑞鹤”号军舰上，第二航空战队的“龙骧”号也加入这两艘军舰的行列，8月16日急速向瓜达尔卡纳尔出击。

角田少将指挥的第一航空战队的“瑞凤”号因补充了不熟练的舰员，必须重新进行训练。

就是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气氛中，在北阿留申群岛的基斯卡，在十分接近的距离上出现了敌人的舰艇，并进行了舰炮射击，印度洋方面，英国舰队也开始活跃起来，进而有报告说安汶方面也出现了敌人的舰队。另外，8月12日，在本州东方海面上活动的侦察机发现两架美国的舰载水上飞机。敌人的机动部队接近日本本土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内外一片形势紧迫的气氛。

山本长官针对这些动向一一做了处置并发布了命令，尔后追随南云部队，亲自率领“大和”号战列舰迅速向特鲁克驶去。

三、所罗门海面上的海空战

到8月11日，美军只是扔下小船，其他大型舰只彻底从瓜达尔卡纳尔泊地消失了。根据飞机侦察，我守备部队似乎依然在陆地上抵抗敌军。对方占领了我方的伪造机场，真正的机场依然在我们掌握之中。我军曾试图利用这一很好的机会增援部队和运送物资，但因为距根据地腊包尔太远，未能如愿以偿。

8月16日，决定把由陆军一木清直大佐指挥的支队作为增援瓜达尔卡纳尔的第一梯队派往该岛。

联合舰队派出数艘驱逐舰执行一木支队的输送任务，除第六战队和第二驱逐舰战队直接担任护航外，还曾把潜水艇配置于瓜达尔卡纳尔周围以确保万全。一木支队安全登陆。三川中将计划用输送船团运送部队和物资，于21日下达了出港命令。22日下午，我巡逻机发来无线电报。根据电报，距所罗门群岛中部的肖德兰基地约500海里处和图拉吉东南约240海里处出现了敌人的机动部队，这样一来，此次运送只好作罢。与此同时，还有报告说美军业已开始使用瓜达尔卡纳尔机场，这里约有30架飞机。

一木支队是中途岛海战以来，对海军情况颇为熟悉的陆军部队。每个官兵都急欲获得成功。不仅瓜达尔卡纳尔的海军部队有这种想法，自中途岛海战以来跟海军同甘共苦的友军部队也怀有此种很自然的心情，传来的消息说，一木支队就象进行演习似地于21日攻击了机场。山本长官出于万全的考虑，命令近藤部队和南云部队也迅速开赴瓜达尔卡纳尔的

北方海面，但因为一木支队求战心切，操之过急，终究没有赶上。为使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发，必须接近瓜达尔卡纳尔岛，距离要在300海里以内。为此，最早也要到23日上午才能赶到。一木支队在21日等候补给，只需10分钟就可以转入攻击，然而对于海军来讲，无论如何变更预定计划也是来不及的。

在这种情况下，负有支援陆军部队任务的基地航空兵部队的飞机有可能遭到敌人同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的机动部队的攻击，有鉴于此，南云部队必须竭尽全力对敌人施行搜索攻击（当时我巡逻飞机已发现敌情）。

这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初次同真正的美军交战的我陆军部队重蹈了仅仅2个月以前日本海军的覆辙（轻视敌人，自以为是），结果不堪一击，刚同敌军接触就吃了败仗。

这支陆军部队只能靠精神力量和肉弹战术打仗，这样想可能不无根据吧？陆军官兵中恐怕没有人不坦率地承认美军在杜立特^①空袭和珊瑚海、中途岛海战中表现出来的昂扬的斗志，海军军官们恐怕也没有谁不恳切地向你介绍这种情况。我这个经常跟飞机打交道的人很自然地会有这种想法。对于美军的技能并不怎么害怕，可是对他们的战斗精神却不能不感到震惊。

由于一木支队失败的结果，海军陆战队和一木支队的残部的登陆日期定在25日。

南云部队和基地航空部队在全力搜索敌人的机动部队的

^①詹姆斯·杜立特是二次大战中美军中校，他于1942年4月18日率领美机第一次空袭了日本东京。

卢沟桥事变中与中国军队产生冲突的日军部队就是一木清直（时为少佐）所在的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送了中国人一个人情。

同时，还致力于攻击瓜达尔卡纳尔周围的敌机和船舶。

8月24日，企图用一部分兵力攻击瓜达尔卡纳尔的南云中将军委派第八战队司令官原忠一少将指挥“利根”号、“龙骧”号和两艘驱逐舰。该别动队于当日日出后活动于瓜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简称）以北约300海里的海面上。近午时，南云部队直属队和别动队都被敌人的水上飞机发现。当时，正好“龙骧”号也在瓜岛以北约200海里处向瓜岛接近，并派出由15架零式战斗机和6架舰载攻击机组成的攻击队向瓜岛进击。

下午零点28分，南云部队所属正在搜索敌人的“筑摩”号舰上的零式水上侦察机发来了电报。电文是：

“发现敌人大部队，受到敌战斗机的追踪，1200。”

正在搜索敌人的飞机突然消息中断，据判断，其位置约在瓜岛飞机场以东约180海里的地方。当即有另一架搜索敌人的飞机向这一位置飞来。过一会儿，传来报告：

“敌军的兵力是：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16艘。”

同敌军的距离约为30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与冈山之间的直线距离）。

自中途岛之战以来，梦寐以求的敌军机动部队终于出现了。“来得正好”南云部队的飞行员顿时振奋起来。南云中将军当即向正在甲板上待命的飞行队发出起飞命令。

最先出发的是“翔鹤”号上的飞行队长关卫少佐率领的第一次攻击队（27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10架零式战斗机）。昭和九年（1934），日本海军第一次购进德国哈因凯尔厂制造的俯冲轰炸机之后，开始了新型飞机的研究性训练。

關衛和村田重治、奥宮正武、江草隆繁、是海兵同期（58期）。

当时，关少佐和我都带头在分队长和田铁二郎大尉领导下志愿参加训练，后来成了本国生长起来的，训练此种飞机的俯冲轰炸机专家。太平洋战争中，他虽系初次临阵，但因为有着多年在航空母舰上服役的经验和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作战经历，作为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舰的飞行队长，他享有很高的威信。关少佐在第一段作战中就继完成重任的渊田中佐之后，当上了南云部队的总队长。尔后，又继在第一段作战中以勇敢善战而驰名的同级学友江草隆繁少佐之后，直接指挥俯冲轰炸机队。

应为江草隆繁

据报告，关少佐的编队发现敌人的航空母舰之后，甘冒执行护卫任务的战列舰和其他舰只的猛烈的防御炮火，果断地进行俯冲轰炸，炸弹命中“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空母舰并使其他舰只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第二次攻击队由“瑞鹤”号的飞行队长高桥定大尉率领的27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组成。高桥大尉是我亲自培训出来的驾驶俯冲轰炸机的青年飞行军官。对于高桥大尉来讲，太平洋战争中的这次战斗也是初次临阵。不幸的是由于断云覆盖而未能发现敌人。南云中将根据考虑到日没天黑和距离等情况放弃了当天的攻击。

这一天，关少佐的飞行队之所以没有抓住战机制敌于死命是因为攻击队准备不足，仓促上阵，鱼雷攻击队未来得及攻击。

另一方面，还因为敌军战斗意志高昂，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关系，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了离开主力而孤立作战的“龙骧”号。当时，“龙骧”号的24架舰载战斗机中有15架飞向瓜岛上空，留下的飞机只有9架。仅靠少数战斗机不可能阻止由

30架俯冲轰炸机和10架鱼雷飞机组成的攻击队。下午一点，被敌人的炸弹和数条鱼雷击中，最后终于沉没。此外，还有可能是从瓜达尔卡纳尔基地起飞的2架敌人陆基攻击机也参加了对“龙骧”号的攻击。

此次海战史称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大本营发表的战报如下：

美方称东所罗门海战

“……战果，严重击伤美新式大型航空母舰1艘，中等程度击伤美新式中型航空母舰1艘，美“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亦受到中等程度损伤。我方损失：1艘小型航空母舰严重损伤，1艘驱逐舰沉没……①”

有关这一消息，美方是这样报道的：

“戈姆利中将预计到敌人的兵力转移，将2支机动部队集中于瓜岛东南。该两支部队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为中心，其组成还包括有“北卡罗林”号战列舰，即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明尼波利斯”号、“波特兰”号、“新奥尔良”号，“亚特兰大”号巡洋舰。

8月24日午后，“萨拉托加”号上的轰炸机轰炸了1艘航空母舰，继而炸伤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此次战斗中，约有75架飞机的敌航空部队前来攻击“企业”号航空母舰和掩护该舰的护卫舰，敌机不顾护卫舰，特别是“北卡罗林”号舰上的密集炮火，使“企业”号遭到严重损害。

据报告，除上述攻击外，“萨拉托加”号的飞机还投弹命中敌1艘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使其他巡洋舰遭到损失。此次战斗的结果，日军几乎完全被剥夺了

①此处所讲“1艘驱逐舰沉没系指25日被美国B-17炸沉的“睦月”号，与敌机动部队无直接关系。”

航空母舰的支援，其强有力的海上部队尽管大部未受伤害，但终于陷入中止战斗的境地。”

战斗结束后，向瓜岛的输送仍在继续。

24日夜，我由7艘驱逐舰组成的部队对瓜岛泊地进行了夜间袭击，25、26两天航空攻击反复多次。

28日，正在向瓜岛运送一木支队残部的第二十驱逐舰队遭到敌军的集中攻击，驱逐舰“朝雾”号沉没，“白云”号重创，其余2艘也受到损伤，鉴于这种情况，确认登陆困难之后，曾一度反航。

翌日（29日），又用6艘驱逐舰进行输送，当天在加强的航空攻击援助下，顺利地完成登陆。

然而，除非输送强大的部队，否则陆上情况是难以好转的。

此前，一木支队的作战业已失败，这次决定输送川口清健陆军少将指挥的支队。该支队的兵力约为一木支队的4倍。本来这支部队决定在新几内亚方面作战，因战局变化而改变使命。川口支队的总兵力只有5000人左右，而美军第一次登陆上岛的陆战队人数就达到了11000人

山口支队曾计划在布干维尔岛南面的泊地集结，尔后，主要用驱逐舰输送兵力。

当时山本大将担心这一方面的陆基航空兵兵力不足，特命南云中将于8月28日派遣由“翔鹤”号飞行队长新乡英城少佐指挥的30架零式战斗机和3架舰载攻击机飞往刚刚建筑好的布干维尔岛北端的布卡基地。该基地距瓜岛机场正好400海里，距腊包尔约200海里，往返飞行一次大约可以缩短一小时以上。这支战斗机组出发不久就参加了战斗，29日在瓜岛上空击落4架敌机。

新乡少佐在性格倔强的战斗机飞行员中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斗士。他在8月30日，即川口支队的先遣队预定登陆那天，亲自率领18架飞机强袭瓜岛，同天约20架P-40和6架F4F交战，敌机被击落大半，己方也损失4架飞机。他同其他包含指挥机在内的4架飞机因中弹和燃料不足而在海上迫降，表现出果敢战斗的精神。由于他奋勇舍身进行掩护，该支队利用3艘驱逐舰和其它舰只进行的第一次登陆于当天夜里在未遭敌军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翌日（31日），该支队再次用8艘驱逐舰运送约1200名士兵，这次运送也顺利完成。9月1日，继续用4艘驱逐舰进行第三次运送，但这一天因登陆时遭到敌军干扰而停止登陆。

根据这种情况，2号那天，由包含新乡部队在内约22架战斗机和18架陆基攻击机组成的飞行队进行了强攻，在压制机场的同时探明了敌情。

4号是川口支队主力登陆的日子。以桥本信太郎指挥的第三驱逐舰战队为中心的驱逐舰群于当天夜里成功地把川口陆军少将所属主力部队输送到机场东面的隆格角。在这次战斗行动中，执行护卫任务的3艘驱逐舰果敢地冲进敌军泊地，当即打开炮门向敌舰开炮，同时也炮击了机场。接着在7号那天，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后续部队登陆成功，至此，川口支队完成了登陆战役。这一天，新乡部队因得到基地部队战斗机的增援而为母舰所收容。

4日，输送作战部队之前收到一份情报：一部分陆军部队乘坐机动舟船，从布干维尔岛南端开往瓜岛。这一段直线距离约为300海里。对这样远的距离人们怎么会抱有信心呢？

要开30节以上的航速疾驰，这只不过是一段10小时左右的航程，可是，航速不到10节的舰艇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时间越短越有利于利用飞行侦察成果接受空中警戒，这可以说是一种“龙游浅滩之勇”。

果然，这支部队（约一个大队）成了敌机绝好的饵食，只有半数人员勉强来到瓜岛。

此前安全登陆的川口少将传出了期待在12日开始作战行动的说法。与此相应，三川中将期望到时转入积极作战，为此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希望获得成功。

8日，收到了敌军舰艇部队进入瓜岛泊地的情报，山桥本少将率领的“川内”号巡洋舰和另8艘驱逐舰向布干维尔岛南端的肖德兰泊地出击，曾试图进行夜袭，但没有发现敌军。

为了对这支部队兼行援护，第二天（9日）27架陆基攻击机和14架零式战斗机强袭了瓜岛机场，空战结果，大约有10架飞机被击落，据报告该基地上大约有50架敌机。

12日是川口支队预定开始总攻的日子。发动总攻的时间定为下午4点。根据山本大将的计划，以近藤中将率领的以战列舰、巡洋舰为主力的部队和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南云部队都要开到瓜岛北面的海面上待机，另外，基地航空部队作为该岛的直接攻击队利用25架陆基攻击机和15架零式战斗机进行白昼轰炸，而外南洋部队中桥本少将所属“川内”号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要在夜间进入隆格泊地炮击敌军阵地。

可是直到13日陆军方面也没有任何通报。敌人的飞机依然连续起飞。在这种情况下，三川中将于当天夜里派3艘驱逐舰进入隆格泊地炮击敌军阵地。

这一天，又是巡逻机在图拉吉东南约330海里处发现了敌人的机动部队，并在至关紧要的关头报告了敌情。南云中将军为了不致妨碍陆军部队的攻击，在计划攻击敌人的这支机动部队的同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然而，这天也没有从陆军部队传来任何令人宽心的消息。将军勉强抑制焦急如焚的心情，对陆军部队的这种十分自信的劲头只能抱有渺茫的希望，一味祈祷陆军成功。

第二天（14日），桥本少将率领的部队为了随时对陆军部队的行动做出相应的反应，特地在离瓜岛很近的距离上行动。在洋面上待机的近藤部队在与敌机接触和遭到敌机轰炸的情况下依然设法留在本舰所在位置。然而，这天依然没有收到川口支队的消息。

紧张得可怕的一夜过去，15号来到了。“今天总会有喜讯传来吧？”耐心等待佳音的海军部队用一片欢呼声迎来了一大喜讯。然而，这喜讯并非来自瓜岛机场，而是来自东南方300海里的洋面。原来是木梨鹰一少佐指挥的“伊-19”号潜水艇击沉了美国苍龙级“瓦努普”号航空母舰。^①

即美国航母“胡蜂”号(Wasp, CV-7)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人们心情振奋，等候着似乎已于今晨攻入瓜岛机场的川口支队的详细捷报。然而希望落空了。陆军的进攻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当天入夜以后，为了加强陆军部队的进攻，特派出4艘驱逐舰和1100名左右陆军士兵去瓜岛，然而这已经是为时过晚了。这些驱逐舰于第二天（16日）遭到了敌机的攻击，好不容易回到肖德兰岛。

^① 美军方面承认了这一点，并当即发表公报。

时至今日事态已不容乐观了。山本大将鉴于陆上战斗失利，再次提出增强陆军兵力，重开夺回瓜岛的战斗。此前，在连续进行杀伤敌航空兵力的同时，还竭尽全力加速在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布因修建机场。另外，又命令潜水艇队集中于瓜岛周围，对南云中将也发出了命令，要求当时正在内地进行训练的角田觉治少将所属第二航空战队火速向特鲁克进发。

9月18日，桥本少将得知敌军在巡洋舰，驱逐舰护卫下，使用许多运输船，企图向瓜岛增兵这一情报以后，当即出兵，但并未捕捉到敌军。

此后，敌我双方的停停打打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方在这一期间极力增加航空兵力，25日，所罗门方面的航空兵力为零式战斗机100架，陆基攻击机80架，布因基地也有希望近期使用。与此同时，在布干维尔岛东南面的圣伊萨贝尔岛的莱卡塔建设了水上飞机基地。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对来往于瓜岛的舰船加强空中警戒的工作。在这之后，基地航空兵持续不断地对瓜岛实行攻击。27日，陆基攻击机18架、零式战斗机30架进行了轰炸，损失陆基攻击机2架。28日，陆基攻击机27架，零式战斗机42架出击，同大约30架的敌军战斗机进行空战，损失陆基攻击机8架。29日，27架零式战斗机从空中进攻瓜岛，在攻击机场的同时，在空战中杀伤敌人，击落13架敌机，然而后来因地面高射炮火极为猛烈，致使飞机难以到达目标。10月上旬，由于连续两次进行顽强的空袭，使敌人的战斗机明显地减少了。

运送部队的良机终于来到了。

四、第二航空战队南下作战

1. 萨沃岛海战

一木、川口两个支队相继惨败之后，十分自信的陆军也稍稍改变了对美军的看法。陆军一贯坚信肉弹攻击定能开辟胜利之路，然而，如今这种自信逐渐开始动摇了。不过，把苏联军队看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并将其作为主要敌人的日本陆军尽管受到了这次考验，依然把美军看作是弱兵，这种基本思想似乎并未发生变化。他们依然颇为自信地认为前两次失败应归咎于作战准备不足。

只要把必要的武器弹药和粮食送上岛，就一定能把美军赶走。他们的胜利是附带条件的，可是他们依然扬扬自得，充满自信。

在陆军看来，瓜岛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苦境，主要责任当然在海军方面。

应为大和号

山本大将在位于特鲁克岛附近的“天和”号军舰上时刻收到来自南方的可悲的电报，对事实真象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坦率地引咎自责并向陆军方面做出了保证：一定要让陆军迫切需要的部队登陆以便夺回瓜岛。为此，海军方面要做好周密的安排，为夺回瓜岛而选择的陆军部队是百武晴吉中将所属第七军的精锐——仙台第二师。这支部队奉命离开爪哇，不久前调至瓜岛。

敌人业已加固了瓜岛的陆上阵地，并增加了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派大部队登陆决非易事。山本大将为了忠实执行对陆军许下的诺言，认为很有必要做出困难的抉择。

大将提出的作战计划构思如下：

1) 陆军主要是用驱逐舰运送，其他重要兵器和装备用船只运送；

2) 联合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在所罗门群岛的东北海面上机动，目的是间接护卫上述运送舰船。外南洋部队的主力直接护卫上述输送船团。

3) 为保证上述运送任务完成，基地航空兵部队宜尽全力在瓜岛进行空中歼灭战。运送陆军主力部队的前一天，以第三战队为基干的部队压制住岛上的机场。

当时远离友军，只能单独在本飞行队内进行飞行训练的角田部队突然接到命令：火速向特鲁克岛出击。在这以前，角田觉治少将未能目睹所属“龙骧”号军舰的沉没，他以此为憾。他急于报仇雪恨，因而接到这一命令后，便亲自率领“飞鹰”、“隼鹰”和“瑞凤”3艘军舰，于14日从内地出发，急于去接受南云中将的指挥。飞行队在注视瓜岛风云的同时，抓紧时间进行了两个月的训练，飞行技术日趋熟练，自信能完成任务。我身为航空参谋，对飞行队抱有充分的信心。

角田部队到达特鲁克岛后，根据上述作战计划，认真地研究了具体的实施计划。

应为“金钢”

讨论和研究的主题是关于投入“金钢”号和“榛名”号高速战列舰对陆上目标实施炮击的问题。长期以来，根据多次海上战斗的教训，用舰炮炮击陆上阵地被认为是一种暴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战列舰在地中海通往黑海的达尼尔海峡同要塞进行炮战，结果大败。海军大臣邱吉尔为此引咎辞职时曾再次确认上述原则。以后，日本海军在侵华

战争中也曾进行过此种小规模的战斗。我在任少尉之前，在第一次炮轰上海时，也曾有过同上海下游的吴淞炮台和狮子林炮台进行炮战的经历。当时，还是不得不确认这一原则的。当时，对方既没有海军，又没有飞机。然而，今日的情况却不一样了，瓜岛战场可不那么容易对付。

在此以前都是用小型舰艇进行炮击的，用大舰还是第一次。打破这一原则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尽管如此，山本大将现在还是要使用他极端珍视的战舰。这是一张解开难局的王牌。用现代战斗力的标准来衡量，陆军一个师的火力有时还赶不上一艘大型巡洋舰的火力。为了取得一个师的胜利，山本大将不惜用10倍的兵力与之协同作战。

基于这一考虑，战列舰的36厘米的巨炮就要说话了。珍珠港战役以后，曾发生过多海战，各种舰艇进行过激烈的死斗，只是以力士姿态独立出现的战列舰除了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敌机轰炸以外，一直处于战场之外。如果勉强从发挥战斗力的角度来说，也只能举出本年3月7日，“榛名”号和“雾岛”号两艘战列舰在从芝拉扎岛作战归来途中，曾在印度洋上的圣诞孤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巡洋舰“埃姆丹”号在此沉没）进行炮击这种绝无仅有的战例，除此以外，开战以来直至今日，战舰的巨炮一直是保持缄默的。

印尼重要港口

作战会议上明确提出的炮战计划内容如不：

10月13日夜，“金钢”号和“榛名”号两艘战列舰进入隆格泊地，根据友军在岸上点起的微弱的火光确认机场位置。在从肖德兰起飞的水上侦察机发出的照明弹的照明不，根据预先进入瓜岛上空的“金钢”号上飞机的观测进行射击并确定射击成果。

埃姆登号因其在
一战中的“海洋
游击战”而闻名，
拦截协约国商船
23艘，给英国海上
运输线带来极大困
扰。最终于1914年
11月被澳大利亚
轻巡洋舰悉尼号
击沉。

第三战队司令栗田健男中将系鱼雷军官出身，是一位夜战专家。辅佐栗田的首席参谋有田有三中佐也是鱼雷专家，其为人虽然有一种悠然自得的风度，但由他制定的计划却十分周密。两个人互为膀臂真是相得益彰。与会者每个人都表现出期望早日成功的神情。

另外，为了根据作战情况核实战果，特派遣江村日雄少佐以参谋身份乘飞机去瓜岛，其任务是观测敌机情况并火速报告。

10月10日，我所乘坐的“飞鹰”号飘着角田少将的将旗向特鲁克出击了。因为近藤部队中没有航空母舰，此次作战中，角田部队编入近藤部队，受命直接护送主力部队——栗田部队。近藤部队由四个战队组成，其中包括，由“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组成的第四战队；由“妙高”号、“羽黑”号组成的第五战队；执行炮击任务的第三战队和第二驱逐舰战队。

南云部队除角田部队以外，此次以其全力在近藤部队的东面实行警戒，以便在敌舰队突然出现时当即迎击。

出击中，角田部队是全舰队的后卫，我从这支部队的旗舰“飞鹰”号望着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身着灰色防暑服的官兵们立于舷侧，着白军装的山本长官和宇垣参谋长的端庄的姿态特别引人注目。山本长官有一个习惯：目送其麾下的舰只出击，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回终于要穿过赤道到赤道南面去了。赤道正好位于特鲁克和瓜岛中间。按计划，横跨赤道时要边通过边战斗的。不论是军舰或是商船，在平时对于地球上这条看不到的线，总是怀有无限敬意和兴味的。每当越过赤道总要进行赤道祭，对于

乘船人来说，这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仪式。回想一下十几年前远洋航海者的记述，人们会不禁感到和平时期之可贵。赤道神从桅竿上降下，把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过渡的大钥匙交给人们。如今，她是不是已经离开这多事的尘世哟！要不，她也许是为了我们这些不懂礼仪的人而感到惊愕吧？

就在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罗门海域的激战一刻也没有停止。三川中将所属外南洋部队抓住良机反复运送陆军部队。第九驱逐舰队和第十九驱逐舰队（包括万吨级的“日进”号特种运输舰）分别于10月2、3两日运送部队成功。为了不失良机，隔一天，第九驱逐舰队和第二驱逐舰队的六艘驱逐舰又于5日试图运送部队。这天敌机顽固地进行空袭，我方虽然损失不大，但似乎只有3艘军舰达到目的。

8日，机数一时减少的敌机再次增补，根据情报：

“瓜岛所在的敌航空兵力是：战斗机30架，俯冲轰炸机20架，其他飞机10架，总共60架。”

这个数字和此前的情报有出入，但这是江村少佐从可以俯瞰机场的观察所得到的情报，因而应该是大致可靠吧？万幸，我方的布因基地也终于可以使用，一部分战斗机也可以快速出击了。

陆军主力登陆一天也不能推迟。当天夜里，“日进”号和另5艘驱逐舰上的人员在机场西北的塔萨法伦顺利登陆，翌日（9日），轻巡洋舰“龙田”号和另5艘驱逐舰上的人员也在上述泊地登陆，此外，还有另外6艘驱逐舰在该泊地北部的加明堡完成登陆任务。

幸运的是，百武中将所属第十七军司令部和丸山政男中将指挥的第二师的主力也几乎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顺利登

陆。所剩的只是笨重物件而已。这种情况是决定下次总攻成败的关键。

11日，除“日进”号外，还有同型舰“千岁”号在6艘驱逐舰援护下开进塔萨法伦实行登陆。为保证此次登陆成功，基地航空部队不分昼夜全力以赴地实行空中攻击。第一次有陆基攻击机9架，零式战斗机18架；第二次有陆基攻击机45架，零式战斗机30架实行攻击。但是因为天候恶劣，只有半数攻击成功，被击落的敌机只有7架。

与此相反，对于终日在上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日进”号和“千岁”号上的战斗机的一番苦心却应大写特写。这些飞行员在机数不足，活动距离较大，在有受敌机进攻危险的条件下，克服各种恶劣条件，为完成警戒任务采取了非常手段：由技术熟练的飞行员驾驶的6架飞机宁肯用尽燃料也要坚持在日没之前在船队上空飞行，直到天色昏暗方可在海上着水，飞行员要由驱逐舰收容。正因为如此煞费苦心，结果保证了安全登陆。

当夜，五藤存知少将率领的第六战队在兼任船队护航的情况下，在为炮击机场而南下途中，在机场北面近距离内遭到一支由敌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部队的突袭，相互进行了激烈的炮战和鱼雷战。结果，据报告，敌2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被击沉，我方也遭到损失：“古鹰”号沉没，旗舰“青叶”号负伤，指挥官五藤少将战死，此外还有许多幕僚和官兵战死或负伤，最后不得不停止炮击返航。这是没有雷达造成的可悲结果。

此次战斗史称萨沃岛海战。根据美军记录，参加作战的有：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5艘，从数量上

美方将此次海战称为埃斯佩兰斯角海战，黑夜中五藤存知中将将诺曼·斯科特少将的第64特混编队误认为己方舰队并打出灯光信号，被美舰击中青叶号舰桥，五藤双腿被炸断，失血过多阵亡，至死还以为是被己方误伤，大骂“马鹿者！马鹿者！”（即八格牙路八格牙路）

看，美军占有优势，“盐湖城”号旗舰负伤，“波阿斯”号轻巡洋舰和“法伦霍尔特”号驱逐舰受重创，“邓肯”号驱逐舰沉没。

2. 失掉贵如珍宝的输送船队

翌日(12日)清晨，从瓜岛返航的第十九驱逐舰队和“白云”号、“丛云”号等6艘驱逐舰遭到敌机的跟踪追击，结果，“丛云”号因负伤而失去航行能力，最后，不得已被我方用鱼雷击沉。前来救援的第九驱逐舰队也因遭到敌机攻击而失掉“夏云”号。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不肯就此善罢干休，因而，形势不容乐观。驱逐舰的苦衷实在难以设想。要有飞机，何必受到这样的损失？“再等一段时间吧，奋力坚持吧！”我从遥远的大洋上发出了声援。

天明后到了13日，这一天是栗田部队终于要打进瓜岛的日子。炮击部队在瓜岛北方约300海里的洋上同近藤部队告别后，在洋面上留下大小不一的8条白色的航迹，最后在远方的天水线上消失了。目送友舰踏上悲壮征途的“飞鹰”号舰上也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人们想友舰能否顺利到达目的地完全取决于角田部队的飞机了。

“金刚”号、“榛名”号和由担负护卫任务的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指挥的6艘驱逐舰必须经常保持有6架战斗机和2架反潜巡逻机，其使命是对本队实行反潜、对空警戒，必要时对敌军舰船实行攻击。单靠“飞鹰”号和“隼鹰”号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何况途中飞机还可能发生事故。要想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栗田部队必须占有最近位置（在瓜岛近处）。角田司令官发扬了其固有的战

斗精神，决心跟栗田部队同行，将部队护送到陆岸附近。但是近藤部队的大部分兵力亦在附近，因而角田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当天日没之前角田部队的飞机一直为栗田部队执行反潜与对空警戒的任务，曾经发现过一架敌军的巡逻机，但该机可能被吓跑而没有被飞行队发现（没有收到敌军巡逻机发出的电波）。

计划按预定方案进行。“如果能照此顺利进行下去，在特鲁克制定的预定方案准会成功。”每个人都暗暗抱有这种希望。

这一天，基地航空部队也再次派出40架陆基攻击机和36架零式战斗机，目的是再次用火力压制机场以配合友军协同作战。

快到夜里11点时，气候不佳（因为在此之前空中布满了阴云而使飞机活动易于发现）。幸运的是天气逐渐好转，收到了“金刚”号的电波，接着又收到了弹着点观测准备完毕的报告。

（准备开始行动！）。这是盼望已久的开始射击的情报。

晚十一时，从“金刚”号上发出了第一次电波：

“开始射击！”

“噢，终于开始了！”人们不禁握紧了拳头。

过一会，从瓜岛观测所和观测飞机上都发出了报告：

“机场上一片火海……”

以后的情况每时每刻都从报务室中传送出来。巨大的成功。出乎意料地从舰桥上发出欢呼声。好！明日清晨派出飞

机，对于功勋卓著的部队必须安全收容！我这时正在起草飞行命令，不知不觉间，拿铅笔写字的手增加了力量。

为了提高此种夜间炮击的命中率，曾采取了非常大胆的措施。冒着出现在敌前的危险，把航速降低到18节，按预先安排好的计划在航路上照直前进，凭仗着栗田中将的熟练的技术，首席参谋的周密的计划，两舰舰长以下舰员的高超的技艺以及瓜岛所在的陆海军部队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配合，一切都丝毫不差地按计划进行。基地航空兵奋力作战，消除了敌军和军舰的干扰，这无疑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真可以说是“尽人事，仰天助”了。

这天夜里打到敌军机场上的炮弹是象高射炮弹那样在空中爆炸的三式弹，每条舰发射的炮弹数为500发。

机场上的大火一直烧到翌日傍晚。自开战以来，36厘米炮首先在这里表现出自身的价值。

这次作战的结果，我军又有了绝好的机会。

第2天（14日）快到黎明时，角田部队在瓜岛北面200海里处派出对空预警飞机和反潜巡逻机，在接近陆岸的地方迎接了上岸的栗田部队。

第4次巡逻机离舰不久，即上午10时左右，突然发现遥远的南方水天线处有一个飞机似的东西在旋回。一定是己方的飞机。啊，回来了，集合在舰桥上的许多人同时把目光集中到这一点上了。不久，“金刚”号的桅顶，稍后，“榛名”号的桅顶，还有围绕着这2艘巨舰的驱逐舰象一个个小点似地浮到水面上来。“噢，回来了！万岁！”人们相互拍肩、握手，欣喜非常。

彻夜在敌阵中横冲直撞之后被接上舰船的栗田部队的官

三式弹作为空爆弹，依靠的是破片杀伤。但是对于坚硬的机场跑道，应该采用有钻地功能的穿甲弹。日军的炮击实际上对跑道的损伤并不严重。美军在24小时内就修复的跑道。

兵们后来曾说：

“看到上空有直接护卫的飞机以后，我们这才真正放心了。”

这是栗田部队从上到下每个官兵的毫无虚假的心声。仅用12架零式战斗机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威力，对此，舰上官兵无不深感敬佩。

因前夜取得的成功而情绪高涨的陆军部队再三请求继续用舰炮射击陆上目标。激情难却，14日夜，作为外南洋部队主力的“鸟海”号和“衣笠”号在2艘驱逐舰随同下，奉命去炮击机场。

与此同时，敌军的机动部队似乎在瓜岛南方海面出现了。看样子，敌军也在连续向瓜岛派遣负有增援任务的输送船队。海军各部队不能不对此提高戒备。

当天（14日）从前进基地出发的六艘大型高速运输船急速开往瓜岛。从布因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军舰上空旋来旋往地实行警戒。结果，敌机根本无法接触我方舰只，不过，因为当天的警戒一直坚持到日没，最后6架飞机不得不再次在水上迫降。当天，基地航空部队，特别是41架陆基攻击机和30架零式战斗机对瓜岛进行了攻击，据报告，我方飞机捕捉住地面之敌，收到巨大战果。

在这种情况下，久盼的输送船队于当天夜里悄悄进入塔萨伦。

然而第2天（14日）早晨，由9架零式战斗机和基地部队的27架陆基攻击机组成的攻击队对敌机场实行攻击的前后，突然一支敌方的俯冲轰炸机队向我最为宝贵的船队杀了过来（可能是由敌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当时，担负上空警

成任务的基地战斗机虽然竭尽全力进行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未能阻止敌机的攻击。6艘运送船，有的沉没，有的失灵，极为重要的货物也全部丧失。经过巨大努力而到达此地的运送船队在最后瞬间遭到挫折。

看到这一电报之后，我不由仰望南天。当时，一种小人之见突然涌上心头。

瓜岛方面的战略目的无非是把第十七军，特别是该军的重火器运上陆地。前夜的炮击、11日以来反复进行的基地航空兵的空袭、以及大舰队在洋上待机等活动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即使一时成功地压制住敌军机场，但敌人的航空母舰依然存在。从几天前运兵的情况来看，敌军的航空母舰显然是在我军鞭长莫及之处，然而却容易向瓜岛派遣飞机的地方伺机行动。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白天里用运输船运送部队登陆当然需要空中警戒。10月8日，终于可以部分使用的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布因基地即使全面使用，也不可能整天向瓜岛上空派遣飞机。即使从常时保持18架零式战斗机这点来考虑，从远离目标300海里的布因基地来看也需要飞机总共200架左右。而当时，一无飞机，二无基地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舰队和舰载机之间的协同是非常必要的。当时，我曾向角田少将提出过如下的具体建议。

“我想，下次再出现与此相同的情况时，应建议联合舰队司令部采取更为积极的手段”。

角田少将不拘什么事情，对于别人的积极性总是尊重的，这回他好像对我表示满意似地，用微笑表示回答。

敌机的活动日趋活跃。有鉴于此，近藤中将在预察到敌军运送船队正在接近的兆头之后，便根据山本大将的命

令，责成角田部队做好空袭瓜岛的准备；与此同时，又命令第五战队司令官太森仙太郎少将所属“妙高”号、“摩耶”号和第二驱逐舰战队于当天夜里攻击瓜岛机场。

这次航空攻击命令的实质是用舰载轰炸机攻击可能停泊在泊地上的敌军舰船。我根据当时情况进行了判断：大型舰船不一定在泊地停泊。而小型舰只用俯冲的办法则很难击中。如果情况确实象我判断的那样，则只应攻击机场或陆上阵地。虽说命令业已下达，但改变攻击目标还是容许的。我的头脑里萦回着一个念头，这就是侵华战争以来我亲身体验到的一个痛苦的经验：攻击大型舰船，危险再大亦当在所不辞，而如果用少数俯冲轰炸机攻击防御炮火颇强的陆上目标或停在海上的小型舰船，则损失大而奏效难。基于这种思想，我提出了一个无可无不可的建议：用舰载攻击机代替舰载轰炸机进行攻击。这一意见由角田少将转告给近藤中将，近藤当即表示同意。

天刚过午时，从“飞鹰”号和“隼鹰”号上分别有相同数量的9架舰载攻击机（曾山零式战斗机护卫）起飞，向瓜岛上空飞去。

从瓜岛发出的电报说泊地上没有大型舰船停泊。这样可能要实行陆上攻击了。不过，从陆地望去，在目力难及的地方也许有船只停泊。我所提出的无可无不可的办法是很难实现的。下命令的人可以随意使用任何语句，可是，要进入敌军的实际地域寻找各种目标，在没有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将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要求。一般说来，要阻止和击退敌机需要36架以上的战斗机。可今天只出动了半数飞机。我是在了解这种情况的条件下派出飞机的，因而放心不下，默默地坐

在报务室里。

过一会，突然间收到了“飞鹰”队指挥官入来院良秋大尉的突击开始的电报，接着“隼鹰”队也传来“テ……テ……テ……”电码。“テ”电码是敌军的缩语，但对方是什么仍不明白。“是军舰呢，还是敌军的战斗机呢？”

平时，攻击结束后，马上要报告战果，唯独今天，什么消息也没传来。

攻击队的2名指挥官都是第一次上战场。我想：“他们可能有点紧张吧？要不，也许是目标不太清楚，因而在四下寻找地面目标吧？……”可喜的是战斗队的指挥官（来自“飞鹰”号“隼鹰”号），队长和分队长都是自珍珠之战以来历经战斗的宿将，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尽管这样考虑仍然有些放心不下，因而让报务室同飞行队进行联系。

跟“飞鹰”队当即接通了，可是“隼鹰”队方面没有任何声音。

“这可真怪！”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到预定返航的时刻，先是“飞鹰”队队伍整齐地飞回来，而后是“隼鹰”队的战斗机分成小队散乱地飞回来了。看样子进行了空战。

我督促观测员仔细观看“隼鹰”号的上空和南方的天空，可是一架舰载攻击机也看不到。

“糟了！”我不由说出了这句话。尔后向司令官报告说：

“看样子进行了空战。”

我急忙架好舰桥梯子，迅速向刚刚着舰的入来院大尉走过去。身材高大的大尉左手拿着一张图从中间座席上下来，尔后，站在甲板上眺望“隼鹰”号的上空。他脸色铁青，显

出一副冷酷的样子。

“分队长……”

即格鲁曼，美国海军军机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代表机型有F4F野猫，F6F地狱猫（恶妇），和F8F熊猫。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日本海军总就是美国战斗机的代名词

“伊藤大尉可能叫古拉曼飞机给干掉了。”还没等我说完，大尉就接了过去。

虽说是预料中事，但我还是象迎头挨了一闷棍。

果然不出所料呀！是我亲自建议改变了近藤中 将 的命令，现在我真是愧悔莫及呀。在这极为重要的关键时刻，8架舰载攻击机——我们一直寄予颇大希望的，即使大舰也无法代替的兵力竟然丧失了。想起散落四方的20几名战友，我不由仰望南面的天空，连合掌的力气都没有了。

3. 陆军部队的苦斗

16日，巡逻机在瓜岛南面110海里附近发现了敌军机动部队，然而角田部队却没有收到这一情报。

按计划，陆军要在22日发起总攻，为配合这次总攻，部队须补充燃料，为此，近藤部队于当天曾一度北上，越出瓜岛巡逻机的巡逻圈，到洋上进行补给。

这一期间，外南洋部队依然持续进行运输。为了配合运输，基地航空兵连日反复进行空袭。

17日，2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在塔萨法伦登陆。与此同时，2艘驱逐舰攻击了机场。19日，第十九驱逐舰队进一步执行运送部队任务，每次运送都获得成功。

运送部队任务就此告一段落。

15日夜，陆军部队发来炮击机场业已开始的消息，18日，又发来电报说：

“向机场南面的奥斯敦山出击，总攻定能成功。”

人们急切地盼望此次总攻必胜。已经有10天没看到陆地

了，人虽然在海上，但心却飞向瓜岛上空了。

在海上对近藤部队各舰只进行补给的工作于20日顺利完成，22日将开始总攻，部队开始南下向待机点进发。当时，气氛紧张的“飞鹰”号舰桥上收到了简短而重要的电报：

“Y日延期到23日。”

Y日是开始总攻的日期。出师不利，一开始就遭到挫折，我感到有点困惑莫解。正在这当儿，“飞鹰”号的机舱里传来了报告声：

“机械发生故障！”

我胸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舰速逐渐下降，舰桥上鸦雀无声。舰长别府明朋大佐面带困惑的神情望着浪花。轮机参谋石森市五郎急忙下到锅炉舱里去。

原来，“飞鹰”号和“隼鹰”号是分别由日本最大的商船“出云”号和“檀原”号改装的航空母舰，其主机不同于一般的军舰，有某些特殊的地方。按经济航速航行时，情况尚属良好，然而从航空母舰航速变换频繁的角度来看，则不仅多为不便，而且是力所不及。正因为如此，要求操作熟练。在阿留申群岛作战时，风力很强，出航时不必变换速度，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早已服役的“隼鹰”号也曾因为机械发生故障而在作战中途返回吴港。对于在此次出击期间就役的“飞鹰”号我们就曾担心它出事故，这种担心如今果然成了现实。勇猛的角色田少将也对此一筹莫展，只是一味默默不语。

尽管轮机参谋和机电部门的官兵们尽了最大努力，最后还是认定“飞鹰”号不能参加战斗。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

为“飞鹰”号似乎可以自力更生回到特鲁克，因而决定于第2天（22日）下午，将其一部分飞机转移到“隼鹰”号上去，角田少将的将旗也转移到“隼鹰”号上去。

暮色将临时，我随从角田少将乘小艇到“隼鹰”号上去。此前，我一直感到平静的海面，如今乘小艇一看，跟我们所感觉到的迥然不同。浪涌相当大，另一条在我们后面行驶的小艇不时因被浪涌隔断而不见踪影。

“隼鹰”号跟“飞鹰”号是同型军舰，以前也曾做过旗舰，所以，来到这里并不觉得心情有何种变化。新旗舰离开受伤的僚舰，在薄暮中的海面上徐徐滑动了。

第2天（23日）是陆军预定开始总攻的日子。22日傍晚，近藤部队一路南下，向角田部的飞机攻击瓜岛的起飞地点接近。

在一片痛苦而紧张的气氛中，海上的夜越来越深了。各舰的报务室里，报务员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要让南面天空中的电波一个也休想逃掉。

23日的黎明来到了。孤零零地剩下一艘航空母舰叫人感到寂寞。正在这种气氛中又收到了电报：

“Y日再顺延1天。”

这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倒霉之上加倒霉。顺延的理由是：

“地形险恶，展开迟缓……”

总攻虽然延期，然而据说在马塔尼克河方面陆军部队却已开始攻击了。

这一天，从发生故障的“飞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由“飞鹰”飞行长三重野武少佐率领的16架零式战斗机和17架

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在腊包尔降落，决定在基地航空部队指挥官的指挥下作战。

第2天（24日），人们想今天总该开始总攻了吧。果然，当天收到了电报：

“下午5时，冒大雨开始总攻。”

“万岁，2030！”

“万岁”是总攻成功的暗语，“2030”是发起突击的时间，即下午8点30分。下面还有一段电文：

“右翼部队占领机场，左翼部队正在激战。”

“干得好！干得好哇！”此前的忧愁当即烟消云散了。

舰桥和普通舱室之间用扩音器，机舱中用电话通报了情况。

“陆军现已占领机场。”

通报的声音冷静而有力。

“一番劳苦没有白费呀，”一想到这里，舰内又出现了一片欢腾的气氛。可是紧接着又收到了如下的电文：

“我军飞机误入上述机场。”

“什么？”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不久欢腾变成了沮丧，期待变成了失望。接着又是一段电文。

“Y日再顺延1天。”

近藤部队再次避开敌军巡逻机北上了。

一切都事与愿违，陆军部队面临着难以设想的困难。

24日中午刚过，敌军的巡逻机穿过阴云，出现在近藤部队的上空。“隼鹰”号上的飞机当即起飞，但敌机已经逃掉。老是这样在原地打转儿当然要被敌军发现。然而，既然

因为事先没看过地形，日本兵也分不清楚草原和野战机场的区别。而由东海林大佐指挥的右翼部队实际上才刚刚下山头进入机场所在的平原。于是就有“看起来一部分部队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机场？”的疑问。而通信中转站在中转时又把疑问语气改成了判断语气，再贪污了“一部分部队”这几个字，就成了“右翼部队看起来已经进入机场。”

是陆海军协同作战，那当然不允许改变预定方案，就这样，部队再次南下了。

这天本应开始总攻，可是陆军部队却拍来电报说：

“机场未被占领，敌军继续使用，左翼部队一部正在夺取南面阵地。”

除了这份电报之外，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了。人们焦急不安，近藤部队于第2天（25日）下午3时以前一直继续南下。

25日，从海军的陆上观测所传来了消息说：“瓜岛机场上正在进行激战。”要尽一切可能支援陆军取得此次战斗的胜利。23、24、25这3天之中，基地航空部队连续实行攻击，然而可动兵力却逐渐减少，只剩下30架左右的飞机了。

鉴于上述情况，“飞鹰”战斗机队在25日一清早就参加了瓜岛战斗，跟敌军约10架飞机交战，据报告，击落敌机2架。当天，其他战斗机队大约跟50架敌机进行空战。

山本大将对特鲁克地区进行的殊死战斗十分注意，他给近藤中将发出命令，要求角田部队空袭瓜岛。与此同时，外南洋部队指挥官三川中将命令第三、第四驱逐舰战队于当夜炮击瓜岛机场。第2天（26日）据基地航空部队报告，布因岛上的全部战斗机约50架进攻了瓜岛上空，配合了陆军协同作战。

看样子，敌军阵地之坚固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旁观者也很不是滋味。我再次想到：“如果‘飞鹰’号也能参战就好了。派往布因岛的‘飞鹰’飞行队现在正呆在酷热难挨的基地，他们一定很辛苦吧？我祝愿他们奋勇战斗。”

事实上当天攻进机场的只有左翼古宫正次郎大佐指挥的第29联队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军炮火的轰击下进攻被粉碎。古宫正次郎在失败后自杀。

第三章 南太平洋决战

一、敌军机动部队去向不明

8月24日的第2次所罗门海战以后，敌我双方的航空母舰之间没有接触。在这次海战以后，敌军的航空母舰在做什么呢？这是经常在我机动部队有关人员头脑中萦绕的问题。

即“胡蜂”号(Wasp, CV-7)

我潜水艇击沉美国“黄蜂”号中型航空母舰已得到确认，可是9月15日，在第2次所罗门海战中又发现萨拉托加型舰只。此事实属出人意料。该舰于昭和十七年（1942）10月16日在夏威夷近海被我“伊-6”号潜水艇击沉，对于这一事实，人们一直是相信的。可是事实就是事实，这是必须坦率承认的。幸好“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在第2次所罗门海战中据说曾受到中等损伤，完整无损保存下来的只有“大黄蜂”号。然而，考虑到美国的修舰能力，自该次海战迄今业已过去50多天的这段时间里，损伤的舰只应该已经修复。

10月16日，我侦察机在瓜岛以南110海里处发现美国航空母舰，但自那以后，就再没有新的消息。

当时，我水上飞机部队正在瓜岛以南约300海里的因德斯彭沙布尔礁上设立基地。名曰基地，实际上，该礁位于海面以下，人只能露出上半身在礁上作业。水上飞机队所以看上这块礁石，是为了借助于补充燃料用的潜水艇使零式水上侦察机实行中继补给，从而在附近海域搜索敌军。如此远离基地

这个日期有误，其实是1月16日，萨拉托加号确实被击中，但是受伤未沉，后来回到本土大修后继续参战。当时日本海军还以为击沉的是列克星敦号，因此在珊瑚海海战后还在公报中称击沉了萨拉托加号（其实是列克星敦号）。不过在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东所罗门海战）中，萨拉托加并未受伤，而是在几天后因轮机故障返回夏威夷大修，之后因埃塞克斯号服役就被调往大西洋作战

的作业恐怕敌人也没有注意到。这支对敌搜索部队在观察瓜岛后方补给航路的状况方面起到了极其有效的作用。

经过这番苦心经营的结果，10月21日，终于发现瓜岛东南约300海里处有一支由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编成的敌强大编队，可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敌人的航空母舰。这实在可疑。

此后，敌机的侦察活动日趋活跃。看来，敌人是在用距所罗门群岛较近的瓜岛和该岛外侧的图拉吉或圣克鲁斯群岛作为基地，B-24和PBY水上飞机分别从上述基地起飞进行搜索。南云部队落入这张大网之后，于10月23日正午时分，正在瓜岛东北约400海里处航行时被敌水上巡逻机发现，接着，在当天午夜同敌军遭遇。在南云部队西方的近藤部队也于24日刚过正午时被B-24发现。无须否认，我舰队的全部阵容已被敌人察知。

在这种情况下，敌机动部队究竟在什么地方，企图做什么呢？

25日上午，角田少将直接接到了山本大将下给近藤中将对的命令，他为了援助陆军第2次总攻，当即把一支由零式战斗机和舰载轰炸机各12架组成的攻击队派往瓜岛，目的是压制机场附近的敌炮兵阵地。在这次攻击中，我考虑的依然是敌人的航空母舰。

二、“翔鹤”号的巡逻机

发现敌航空母舰

自古以来就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见解。

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一名言而败北。

看样子，23日以后敌巡逻机的活跃的行动和16日以后踪跡的敌航空母舰的动向之间有某种联系。利用陆基飞机搜索，从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实行侧攻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南云中将凝神地望着看不太清楚的敌航空母舰的上空。

就在他神情紧张的当儿，美国的电台广播了如下消息：

“近期，在所罗门方面可能进行一次大海空战。”

10月27日是美国海军纪念日。敌人会不会利用这一机会采取重大的行动呢？

美国人的好奇心理我是很清楚的。我陆海军眼下正在瓜岛进行第2次总攻。这一点敌人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说不定要开始一场大决战。我在内心里暗暗进行着这种准备。

25日上午，南云部队再次跟敌水上飞机遭遇，敌人也太能纠缠了。

近藤中将认为26日亦有必要对瓜岛实行空袭，25日傍晚照例开始南下，向瓜岛接近。

与此同时，南云中将在近藤部队东面100海里的地方也在南下，他的部队对东南方面严加警戒，对近藤部队间接地实行支援。如发出电波，则将暴露舰队位置，因此，两舰队各派飞机确定和保持相互间的相对位置。

这一次，南云中将认真地接受了中途岛的教训，派前卫部队（由第十一战队司令官阿部宏毅少将率领的第十一战队的“比睿”号，“雾岛”号和第八战队的“筑摩”号，另外还有7艘驱逐舰）进入本队以南60到80海里的地方，此外还派

遣第八战队司令官原忠一少将率领的“利根”号和驱逐舰“照月”号到本队东南面200海里的地方执行箝制任务，这样做可以保护航空母舰部队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

25日上午，同敌水上飞机遭遇的南云中中将采取北北东的航向，尽力远离瓜岛，必要时可派出足够数量的巡逻机对敌军进行搜索，以便有可能了解敌情。傍晚时分，这支部队再次南下了。

26日零点50分，敌水上飞机突然出现在南云部队上空，在2号舰“瑞鹤”号的很近距离上投下了炸弹。舰桥上弥漫着硝烟的气味，可幸的是没有伤亡。

事情不能就这么白白过去。当时正在旗舰“翔鹤”号舰桥上的南云部队的首席参谋高田利种大佐当即向南云长官和草鹿参谋长报告，与此同时，他又向全舰队传达了长官的命令：

“各舰右180度紧急回头。”

接着是：

“第3战斗航速。”

表示方向的微光信号灯一个接一个地闪起微光。对于信号达不到的前卫舰用无线电传达了命令。

“全舰队掉头，航速24节。”

南云部队就这样在夜色朦胧的太平洋上来了个右转向，接着提高航速开始北上。本来是要潜足蹑迹地沿着夜路悄悄接近敌人，可这回却要大步流星地开始后退了。所在地点约在瓜岛东北250海里处。

当时，我这个值班参谋正在“隼鹰”号的舰桥上，因而最先知道“瑞鹤”号被炸和南云部队返回的情况。我当即把南云部队的机敏的行动报告给角田少将和首席参谋山冈末子

夫大佐，等待近藤中将的命令。过一会，“爱宕”号也发出了相同信号。为了策应南云部队，近藤部队也掉头北上了。

时间正好是26日凌晨2点。

近藤部队的转向已经结束，我急忙脱下短袖防暑服，换上刚洗好的白军服。贴身衣服和兜布也脱掉了，感到很清爽。10月16日以后，我方依然没有得到关于敌航空母舰的线索。只是在瓜岛东南约300海里处发现由2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编成的敌军部队。

然而今天半夜进行的轰炸却很可疑。当时被人视为海军智囊而备受尊敬的高田大佐早就看出附近海域有敌航空母舰。

黎明前，南云部队从本队和前卫部队派出16架水上侦察机和8架舰载攻击机，从南向东张开绵密的大搜索网，对敌军又进行两段搜索。

上午4点50分飞到东南方面的“翔鹤”号舰的搜索飞机果然发出了报告：

“发现敌航空母舰。”

接着又发出补充报告：

“敌1艘航空母舰和15艘其他舰只正向西北航行。”

敌军位置约在“翔鹤”号东南250海里处。

附近的巡逻机和执行追踪任务的飞机陆续汇集起来，包围了这部分敌军。

三、第一航空战队奋勇战斗

南云中将毫不迟疑，当即向待命的攻击队发出出发命令。

舰载轰炸机和舰载攻击机分别从各自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第1次攻击队第2次攻击队起飞的时间分别为上午5点55分和6点10分，而舰载攻击机的起飞时间为上午6点45分。当时，第2次攻击队正在进行起飞准备，因为旗舰“翔鹤”号的雷达捕捉到好象敌机似的目标，因而南云下令紧急起飞。当时“瑞鹤”号上还未装雷达，而且鱼雷准备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翔鹤”号频频通报催促，因而只好万分紧张地进行准备了。

根据收到的电报，第一航空战队的第1次攻击队的组成是：由“翔鹤”号舰飞行队长村田重治少佐亲自率领的20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瑞鹤”号舰飞行队长高桥定大尉的2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进行掩护的“瑞鹤”号舰的飞行队长白根斐夫大尉的21架零式舰载战斗机。

紧接着下了第2次攻击队进行准备的命令。战况紧迫，不容全部飞机一次集合完毕，首先是“翔鹤”号舰飞行队长关卫少佐亲自率领的19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负责掩护的“翔鹤”号舰飞行队长新方英城少佐的5架零式战斗机率先起飞，半小时以后“瑞鹤”号舰飞行队长今滋宿一郎大尉的16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也在4架零式战斗机掩护下起飞了。

攻击队飞机不足是因为第2次所罗门海战后，损失的飞机未得到足够的补充，而掩护战斗机不足则是因为舰队上空的直接防卫任务繁重。

正当攻击队准备出发时，2架从敌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巡逻机突然从云中出現，向3号舰“瑞凤”号上投弹，一颗小型炸弹命中飞行甲板后部，甲板被炸出一个洞，铁板卷起，飞机无法着舰，尽管如此，舰长大林末雄大佐还是报告说故

障不妨碍飞机起飞。

第2次攻击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起飞准备。正因如此，起先奉命执行上空直接防卫任务的新乡少佐突然受命改变任务，参加支援战斗机队。这样，他在对敌航空母舰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得不尾随攻击队去执行任务了。

方才，在发现敌舰的同时，山本大将命令角田部队（“隼鹰”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的“早潮”号、“亲潮”号和“黑潮”号）接受南云中将的指挥，角田部队取东南航向全速接近，以策应第一航空战队。

最初发现敌航空母舰时，该舰距“隼鹰”号约330海里。这未免太远。角田少将发扬其惯有的斗志，勇猛地持续进攻。“隼鹰”号附近的军舰都是最大航速可达32.3节的快速舰只，而现在的航速只有20几节。结果，只有26节航速的“隼鹰”号竟然有力地超越过去，真是一幅壮观的好景象。不一会“隼鹰”号就跑到各舰的前头去了。

天气晴朗，蔚蓝色的天空中只有几片断云浮动。可幸的是刮着东南方向的贸易风，即使敌军接近，飞机也可以在不改变航向的情况下起飞。直接执行护卫任务的战斗机在上空飞翔，甲板上，攻击队在紧张地进行起飞准备。

这时，接到了报告：雷达捕捉到了东方的可能是敌机的目标。与此同时，观测手也发出了喊叫：南面有B-17型的大型陆基飞机。敌航空母舰还离得很远。这一事态确实给我航空母舰造成巨大威胁。两三分钟过后，观测所也传来消息说发现了小型机似的编队。这可能就是方才雷达捕捉到的目标。

“航空参谋！”

我听到角田少将在叫我。这时我正在舰桥上的一张临时作为海图作业桌的桌子上用两脚规测量敌我距离。听到叫声后，我吃惊地抬起头。司令官看着我，好象有什么话想说。我一下子就悟出了他想说的话：

“是不是让飞行甲板上的飞机飞到空中去回避？”

这是我就任以来，对司令官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果。如今再也不能重蹈中途岛海战的覆辙了。

首席参谋似乎也有这种想法。角田少将用力地点了下头。

“舰长请求让飞机到上空回避。”

舰长冈田为次大佐好象预先跟我约好了暗号似地发出了号令。甲板上的飞机依次全部飞到空中去。与此同时，“隼鹰”号舰员也做好了对付敌机来袭的准备，全体舰员按战斗部署各就各位，高射枪，机枪一齐瞄向天空，一切都准备停当，就等敌机上门了。

B-17 轰炸了近藤部队的一部分，然而似乎任何军舰也没受到损伤。万幸，敌机的骚扰就此告一段落。飞机暂且收回，再次进行第1次攻击队（舰载轰炸机17架，零式战斗机12架）的起飞准备。

这样一来，“隼鹰”号就一刻不停地向敌军接近过去。角田少将专心致志地思考着如何狠狠教训敌人。他头脑里有一个执着的念头：尽一切可能飞进敌人的老巢，让飞行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既然要先发制人，那就应该尽快地从敌人鞭长莫及的地点派出飞机，飞机返回时，可由处于敌军附近的南云部队的

某一航空母舰收容。如能这样做，“隼鹰”号将万无一失。从用兵之道来看这也是一个卓越的方案。现在正在“隼鹰”号甲板上待命的飞行队完全可以胜任这一任务。

可是角田少将并没有采纳这一战法，他要紧勒逸马，单刀直入，亲自率先飞入险地。

“隼鹰”号乘风破浪前进，舰桥上充满昂扬的战斗精神。第一航空战队的第2次攻击队出发40分钟左右，敌军的攻击队向第一航空战队发起了攻击。

我们刚一发现敌人的编队穿过断云出现在“翔鹤”号的上空，这些飞机就徐缓地飞下来，进行轰炸了。敌机大约有十五六架，这次轰炸的结果，有五、六颗中型炸弹命中我舰，飞行甲板中央炸出个大洞，爆炸引起了火灾。可是大火终于扑灭了。万幸，这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因为雷达的效用，在敌机来袭前飞机全部起飞，加之舰长有马正文大佐采取了应急措施，损失十分有限。事后，我在特鲁克再看时，原以为命中五颗炸弹，而从舰侧看，则是中了六颗炸弹。飞机不能起飞，无线电通信也几乎瘫痪。敌人攻击队的一架飞机曾企图攻击“瑞鹤”号，但却被在上空警戒的零式战斗机击落，“瑞鹤”号安然无损。“瑞鹤”号舰上的飞机起飞得比“翔鹤”号晚，因为该舰位于“翔鹤”号东面，靠断云遮蔽而未被敌机发现。

南云中中将看到这种状况以后，立刻命令角田少将指挥“瑞鹤”号并且继续进行空战，中将本人亲自率领“翔鹤”号北上了。

在这以前，敌攻击队的大部分飞机已经攻击了阿部宏毅少将率领的前卫部队。大约有40架俯冲轰炸机和10架鱼雷机

有马正文最后担任第一航空舰队第26航空队少将司令，台湾空战后的1944年10月15日，有马亲自带队向美军发动自杀性攻击，并企图撞击美航空母舰但被击落。有马的自杀行动刺激了大西泷治郎等神风特攻的倡导者，几天后的莱特湾海战，神风特攻正式开始。而有马因为是第一个神风特攻的牺牲者，被迫授予了日本最高的功一级金鵄勋章（该勋章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海军获得者只有五人，其他四人是山口多闻、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南云忠一）

突然袭击了远离航空母舰部队的战列舰“比睿”号、“雾岛”号和大型巡洋舰“筑摩”号。各舰巧妙地避开鱼雷轰炸，集中了防御火力予以回击，因而受害很小。只是“筑摩”号受到集中攻击，舰桥附近和别处中弹数发，舰长古村启藏大佐负伤，官兵伤亡多人，但对军舰的战斗航行没有严重妨碍。

村田少佐率领的第1次攻击队在进击途中与敌攻击队遭遇。当时日高盛康大尉指挥的护卫“瑞凤”号的9架战斗机当机立断，前去迎战，转瞬之间将敌机一个编队击落，而后回到舰上。由于这一行动，“瑞鹤”号没有遭到敌机的攻击，而第1次攻击队也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飞机掩护而被迫进行苦战。

第1次攻击队就这样在与“瑞凤”号战斗机队分离的情况下继续进击，最后终于发现敌航空母舰，于是向其上空发动攻击。

当时，我正在“隼鹰”号舰桥上，通过电波对战斗情景了如指掌。第1次攻击队的村田重治少佐发出了命令：

“全军冲锋！”

我眼前浮现着我军向敌航空母舰发起冲锋的图景。可是从那以后就通信中断了。苦战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

村田少佐跟我是同窗，他专攻航空鱼雷，研究过在浅海珍珠港实行鱼雷攻击的方法，在太平洋战争中他亲自放出第一枚鱼雷。以后，中途岛海战中负了伤，但伤势不重，虽然从“赤城”号转到“翔鹤”号，但依然是南云部队的主脑人物。出击前，我跟他在特鲁克基地见面时，他曾对我说：

“第2次所罗门海战中，只派出了舰载轰炸机，结果，虽然

关（指关少佐）把敌人狠狠揍了一顿，但还是让那家伙（指航空母舰）跑掉了，这回，你们这些司令部的参谋可千万不要叫敌人跑掉，我拜托你了，MI（指中途岛）的仇一定要报。”

他在跟我交谈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

他所率领的第1次攻击队用鱼雷攻击了由“企业”号型航空母舰和新型战列舰编成的舰群，鱼雷击中了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还命中了数颗炸弹，使战列舰和其他军舰遭到损伤，不过我方的损伤也相当严重。除了村田少佐的飞机以外，有许多飞机没有回来。“瑞鹤”号舰载轰炸机队长高桥定大尉遭到敌战斗机的攻击，爱机中弹，操纵失灵，只能在空中大回旋，无法照直前进。他长时间单机在海上盘旋，不耐看到战场北方的南云部队的油船，着水之后，被人奇迹般地救起。舰载轰炸机队的第二指挥官石丸丰大尉受伤返回途中终于力尽不支在海上着水，后来虽然被人救护到驱逐舰上，但往舰上收容时，只听他说了一句“瑞鹤……”，话还没说完就死去了。他是我在霞浦直接教出来的学生中最优秀的飞行员。

关少佐率领的第2次攻击队发现了由1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编成的舰群。他不顾敌战斗机的激烈的干扰，冒着敌人的猛烈的防御炮火，果断地进行了鱼雷轰炸，使敌航空母舰中弹，有效地完成了鱼雷轰炸。然而除了关少佐和鱼雷机队指挥官今宿滋一郎大尉外，大多数飞机没有返回。

俯冲轰炸机队第三中队长吉本一男大尉轰炸了大黄蜂型航空母舰之后，又同4架古拉曼型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最

奥宫正武还是飞行员时曾经和村田于1937年12月12日违反国际法攻击了南京江面上的美国炮艇帕纳伊号，造成严重外交纠纷，日本被迫向美国道歉赔款。两人可以说是最早攻击美国海军的日本飞行员。（一二八的美国飞行员肖特是志愿者，不是军人）

后终于返回，但关队长的飞机却在俯冲轰炸前的一刹那右机翼起火。经证实，他背向敌驱逐舰撞去，以身殉职。此外，珍珠港战役以来的舰载轰炸机勇士第二中队长山田昌平大尉也战死。

四、第二航空战队也对航空母舰 进行猛烈攻击

盼望很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接近敌军的第一航空战队与敌军奋战时采取静观态度的角田部队的飞行员一直保持冷静。第1次攻击队，即山口正夫大尉指挥的17架舰载轰炸机在总指挥官志贺淑雄大尉的12架战斗机掩护下，于午前7点14分出发了。

这支攻击队发现了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航空母舰，而且还到附近进行了搜索，但是未能发现其他航空母舰。出于不得已，只好轰炸正在下面的敌战列舰，这种情况报告给了角田少将。正好此刻巡逻机报告再次发现未受伤的航空母舰。位置距离战列舰十几海里。角田少将立刻下令攻击该航空母舰。分秒必争，通信参谋冈田恰少佐立即转告通信指挥室将电文转告指挥官山田大尉。舰桥上司令官以下全体人员都提心吊胆地看望着，希望此举成功。未受损伤的航空母舰虽说仅仅1艘，但它已经给我2艘航空母舰造成损伤，对其绝不能掉以轻心。

“发现敌航空母舰。”

“全体冲锋。”

紧接着收到了指挥官山口大尉的电报。

“隼鹰”号舰桥上不约而同地欢声鼎沸。角田少将脸上浮现出会心的笑容。他回头看着我和通信参谋，表示感慨地说：

“军舰和飞机都干得很漂亮呀。”

以后，该由飞行员去解决问题了。

第1次攻击队出发后，第2次攻击队进行准备的当儿，东方天空中发现有星星点点的几架小型飞机，飞得很低，连雷达也难以捕捉。为了慎重起见，舰内下达了“对空战斗”的号令。

然而，这根本不象敌机，而且也不象是“隼鹰”号上的飞机。这当儿，小型机开始上下波动。这是敌我识别信号。不知是迷失了方向还是受了伤。附近看不到“瑞鹤”号，我急忙在图上标出“瑞鹤”号的推算方位，并准备把这一方向通知给飞机。

从4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如今只好由完好的“瑞鹤”号和“隼鹰”号来收容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尽可能让飞机在本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上降落，因为这样便于反复进行攻击。

这时候，飞机数不断增加。3架编队是最大的，其他都是2架或者1架。最先飞到的飞机看到“隼鹰”号的信号以后向着“瑞鹤”号的方向飞去了。而后飞来的飞机猛烈的摇着机翼，这是表示紧急着舰的信号。

“副长，通知军医官了吗？”我问道。

“他在飞行甲板上待命。”副长回答说。

稍后，飞机挣扎着勉强滑到飞行甲板上。飞机虽然停下来，可是飞行员依然不能动，原来他们负伤了。要是“隼

鹰”号的飞行员，我马上就能凭着机号认出是谁，可是其他舰的飞行员我只见过一次，谁我也不认识。这当儿，飞机已被运到前甲板上去了。我还来不及询问这些飞行员的姓名和身体状况，下一批舰载攻击机又着舰了。螺旋桨停下来，飞行员同样不能活动，也是负伤了。他们浑身是血，受了重伤，着舰前继续飞行，着舰动作也很好。飞机靠着人力运到前甲板，飞行员接着被搀扶下来，伤势相当重。

方才，还有战斗机和舰载攻击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圈，看样子没有放下起落架。没有起落架的飞机要是着舰的话，飞机虽然要受到点损伤，可是飞行员倒容易抢救。不过，此种飞机一旦落到飞行甲板上，那么以后就很难收拾了。这期间，接着飞来的飞机会因为燃料不足或飞行员负伤而失去着舰机会。

“在警戒舰附近着水！”发出了信号。

不知是看到了这种信号，还是不愿给“隼鹰”号找麻烦，两架飞机同时在一艘驱逐舰附近着水了。事先做了准备的驱逐舰很快把飞行员抢救上来。

“飞行员平安无事。”

驱逐舰发出了信号，为了让“隼鹰”号上的人们放心。这期间，“瑞鹤”号的战斗机队长白根斐夫大尉和“瑞凤”号的舰载攻击机队的长曾我部明中尉都在“隼鹰”号上降落了。

第2次攻击队决定由这位白根大尉指挥。

“白根君，辛苦了，请您再飞一回好吗？”

听我这么一说，他只是回答了一声：“是”。

白根大尉是参加过多次战斗的勇士，珍珠港战争之后，

连续任南云部队的战斗机队指挥官，出身名门。此外，他还拥有着战斗机飞行员所不可缺少的体格和技术。他正因为过去经受过多次战斗的锻炼，才成了令人羡慕的青年飞行军官。眼下的情况可以打一个比如：在垒球赛中，双方比分不相上下，彼此打得难解难分，就在这关键时刻友军打来一个还垒球。这下子我可感到胆子壮了。

参加第2次攻击队的有白根大尉指挥的8架战斗机和入来大尉指挥的7架鱼雷轰炸机。

战斗机分队长重松康弘大尉本已起飞离舰，但因为飞机发生故障而返回着舰。一部分人互相议论，说他的这次起飞可能就此做罢。可是他竟然驾着这架飞机跟攻击队作战去了。他是中途岛海战中经过奋战而幸存下来的“苍龙”号上的飞行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历经激战的这架飞机曾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

这支攻击队在出击途中发现第1次攻击队企图攻击未受损伤的敌航空母舰。从能力来推断，那艘航空母舰很可能就是给我方造成损害的船只。果不其然，入来院大尉在司令部指示的地点发现了正在燃烧的敌航空母舰，因此，他果敢地对这艘舰进行了致命的攻击。

看样子攻击进行得颇为顺利。

第1次攻击队出发以后，角田少将的旗舰只率领三艘驱逐舰，大胆地对敌人连续攻击。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和旺盛斗志的表现，说是人情，指的是想让方才出击的攻击队尽快地得到收容，讲斗志则指进一步接近敌人，尽可能多飞几回，用最后一架飞机反复攻击，狠狠地教训敌人一顿。

过一会，“隼鹰”号的飞机也陆续归来。除了6架编队

的战斗机外，这些飞机也都显得稀稀拉拉。不知是因为受伤严重，还是因空战激烈而无法集合。舰载轰炸机只有五、六架，一看着舰的飞机，每架都中弹了，令人满意的太少了。虽然一看就可设想到其中就里，但人们还是想尽快弄清情况。

即使在这种忙乱情况下，角田少将依然把注意力集中于敌军的航空母舰和残存的敌舰队。少将说：“航空参谋，去看看哪些飞机还可以使用。”

舰上飞行指挥所的崎长嘉郎飞行长没有离席，我一个人从长梯上走下三阶，急忙到飞机库去。第一航空战队的飞机全部加起来能够使用的也只有4架舰载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而已。

角田少将立刻下令进行第3次攻击。冈田舰长下令：

“战斗机6架，舰载轰炸机4架准备起飞！”

飞行长当即着手进行飞机的编队。战斗机队长志贺大尉再次当指挥官。

舰载轰炸机队失去了飞行队长山田大尉和分队长三浦尚彦大尉，现在作为资深军官的是满脸稚气的加藤舜孝中尉。这个人很胖，人们给他起了个爱称“胖墩”。中尉是今年7月末才到“隼鹰”号舰工作的，是一位最年轻的军官。平时象个孩子似的，天真无邪，性格开朗。他在返回途中曾经寻找过队长山口大尉，分队长三浦大尉和其他同事或部下，但是他再也不能看到这些人从“隼鹰”号甲板上起飞了，此时此地，他的悲伤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尉以幸存者中间资格最深的军官身份报告舰载轰炸机的情况时，已经是呜呜咽咽，泣不成声了。天真、纯朴的加藤中尉因目睹战斗之残

酷而受到的刺激可能倍于他人。从听他报告的时刻起到现在也不到30分钟。

下达第3次攻击命令时，他正在与飞行甲板相连的飞行员待机室里吃饭。

“加藤中尉，请您再飞一次。”

我间接地传达了司令官的意图。

“怎么，还要去吗？”

他真的吃惊似地站起来。脸上流露出似乎怨恨的表情，看那样子好象在说：“司令官多么狠心，至少航空参谋应该表示同情呀。”中尉可能认为既然第1次攻击队被敌人打得那样惨，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命令他们再次出击了。能不能把他说服，这可是航空参谋的最棘手的难题了。

“胖兄，这是战争呀，对敌人要不给这最后一击……”

身为第3次攻击队指挥官并已做好出发准备的志贺大尉抢在我前面说。志贺大尉也是多次驾驶有名的战斗机的人。他参加过珍珠港之役，跟我同时到角田部队任职，以后，一直任“隼鹰”号舰的战斗队长，自阿留申群岛作战以来，一直活跃在战场上。别看他有一副秀美的面孔，可性子却十分急躁。在指挥和统率有方的角田部队中，他是一位合适的指挥官。

“我去。”

加藤中尉直率地回答说。

加藤中尉在出发前对其部下说：

“现在就要出发，进行第3次攻击。目标是敌航空母舰。大家要仿效指挥官的飞机做低空飞行，而且必须低空轰炸，我的话完了！”

这期间，角田少将没说什么。平时训练有素，战时自会表现出效果，大家都按自己的意图去活动。

司令官最好是随其旗舰逐渐接近敌人再具体地向部下说明自己的意图。只要“隼鹰”号的舰首还在对着敌人，那么即使是最最后一架飞机也要投入战斗。而且，如果飞机已全部用完，那么就要用自己的军舰“隼鹰”号同敌舰相撞。这是角田少将每次出击和战斗时一定要做的训示。少将从来不对部下说谎话。由志贺大尉指挥的第3次攻击队就是抱着一定要致敌于死命的决心起飞离舰的。

午后，敌人的舰载机已经不在南云舰队附近出现了。由“瑞鹤”号军官田中一郎中尉指挥的，由5架舰载战斗机、2架舰载轰炸机和6架舰载攻击机组成的第一航空战队的第3次攻击队可能是完成攻击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这次大海战中，日美两个舰队中唯一的攻击兵力就是他加藤所率领的小编队了。如果身体健康，理当代替他去执行任务，可现在，我只能祈祷这位可爱的后辈大功告成，我高高摇着军帽目送他起飞离舰。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象当年我允许我亲手教出的飞行员或实习生初次单独飞行时的情况。是生，是死，虽说完全取决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然而，全部责任却应该由允许单独飞行的那个人来承担。

不久，收到了加藤中尉的电报：

“发现敌航空母舰。”

接着又是：

“全军冲锋！”

这是今天早晨以来反复多次收到的电报。

总共才4架俯冲轰炸机，“全军冲锋”这种说法听起来

未免显得有些大吹大擂，可这正是日本机动部队保留下来的全部兵力。

“隼鹰”号舰桥上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加藤中尉的情况怎样了呢？编队是否成功地展开了呢？一心注意着敌舰，是否被敌人的防御炮火或战斗机给击中了呢？我对此深感不安。及至我从沉思中醒悟过来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紧紧抱住了从报务室里引出的传声管。通信参谋也面带不安的神情，刚刚从报务室下来。

“全弹命中！”

传声管里传来了快报。

“加藤中尉在飞吗？……这太好了。”

司令官的这句自然的，充满着爱的话，使舰桥上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第3次攻击队回来了。暮色已浓的东方天空中，红绿两色的机翼灯忽明忽暗，飞机越来越近了。灯光忽明忽灭是己方的信号。这飞机象寻觅鸟巢的小鸟似地惹人爱怜。“隼鹰”号舰上的人们怀着母鸟般的心情把这小鸟抱入自己的胸怀。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加藤中尉因安全地完成重任而感到喜悦，脸上泛起了红晕。

这一天的攻击就这样结束了。我取出从早晨开始写的备忘录，归纳了攻击结果。

第1次攻击队因为成功地进行了通信联络而弄清了新出现的敌航空母舰的位置并向对方飞去。当时，战场附近高度约为2000米的断云逐渐增加，志贺大尉突然发现飞机下面有敌航空母舰，可这艘舰马上又被断云遮住了。山口大尉当即寻找这艘军舰，想冲破云层，但是云层过厚，半途中稍许改变了航向。及至从断云下面钻出来时，发现敌战列舰正好在

下面，于是立即投弹命中，同来的飞机轰炸了其他巡洋舰。由此可见，据判断，轰炸航空母舰的只是为数很少的几架飞机而已。据说，轰炸结束以后，再次从断云上面发现航空母舰的战斗机，确认了该航空母舰起了火。

第2次攻击队攻击了起火的航空母舰，尽管有战斗机挑战，又有防御炮火的干扰。据判断，鱼雷轰炸大部分成功，有四、五条鱼雷命中。不过，返回的飞机只不过2架。

第3次攻击因为没遇到妨碍，经确认全弹命中。

报告上述情况的并非当事人的轰炸机或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而是在上空飞行的战斗机。因为战斗过分激烈，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也好、轰炸机的飞行员也好，都无暇确认自己的战果。

攻击结束以后，“隼鹰”号依然向着敌方疾驰。虽然有航空母舰被击沉的报告，但多数是根据推算确认的。无论如何明天早晨还要反复进行轰炸。尽管经过白天的激战人们已疲惫不堪，但是飞机库里依然在拼命地修理飞机。

五、敌两艘航空母舰一沉，一伤

这一天在特鲁克注视战况的山本大将看出形势于我有利，于是下令向业已惨败的敌舰队发起追击。

失去航空母舰后弃舰逃跑的敌舰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途岛海战中我方业已有了这种实际体验。如今，战斗的主动权操在我军手里。现在最重要的是扩大战果。敌人担心这一点，因而即使在暗夜里也要派出飞机侦察我舰队的动静。他们也在拼命。

同角田部队的近乎鲁莽的穷追（跟随“隼鹰”号和“瑞鹤”号的驱逐舰甚至在同敌机接触时还在不时发出信号，为燃料不足而叫苦不迭）相比，其他水面舰艇的追击就未免显得有些迟缓了。至少在角田部队的第1次攻击队攻击第3艘航空母舰（根据以后的报告判断，敌航空母舰可能有3艘）之前，其他军舰是不愿意出来的。第2次攻击队发起攻击时，因为有报告说上空有敌战斗机，所以关于敌人的航空母舰依然完好存在的判断是不无根据的。这依然是中途岛海战的影响。

由于慎重过度，动作迟缓的结果，从下午开始尽管以全速追击，但还是没有追上。只是先锋舰发现不能开动的“大黄蜂”号正在被己方的驱逐舰击沉，驱逐舰慌忙逃走。唯一的战利品“大黄蜂”号也沉没了。联合舰队参谋虽曾下达过尽可能将“大黄蜂”号捕获的命令，但是没有做到。

“水面舰艇部队的指挥官中如果再有一个角田少将式的人物，那么战斗结果决不会这样。”看着东方似乎在燃烧的“大黄蜂”号的通红的火光，我不禁产生了这种想法。

这一天侥幸逃走的“企业”号到11月中旬就很快修好，仅仅就这么一艘舰竟然在12日夜于瓜岛泊地给了我受伤的“比睿”号以致命的打击，14日它又击沉我大型巡洋舰“衣笠”号，14、15两天，又攻击了我为数不多的舰只。因而十分可贵的输送船队，在阻止我陆军第3次总攻方面，起到过重大作用。

金元帅在其报告书中曾这样记载此次海战情况。

“10月26日清晨，我巡逻机与敌3支部队接触，其中一支部队编有航空母舰；另一队编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

即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五星上将，奥宫按照日本的军阶称他为元帅。

艘和驱逐舰 7 艘；第 3 支部队编有 2 艘航空母舰。我巡逻机对敌部队实行攻击，炸弹命中 1 艘航空母舰。与此同时，我航空母舰向着敌军的 3 个部队攻击过去，其中的一个部队从‘企业’号上起飞，另外两支部队从‘大黄蜂’号起飞。进攻时，‘企业’号的攻击机群同日本飞机战斗，经过短时的战斗，我方有些飞机被击落。不久，发现了包含战列舰在内的敌舰队，其中 1 艘被我投下的炸弹击中。

‘大黄蜂’号的第 1 攻击梯队顺利到达敌航空母舰群的上空，至少有 4 枚 400 磅的炸弹命中 1 艘航空母舰。此外，该梯队的 3 条鱼雷击中敌军的 1 艘重巡洋舰。‘大黄蜂’号的第 2 梯队发现敌巡洋舰战队后，对其中的 2 艘重巡洋舰和 1 艘驱逐舰进行了成功的轰炸。在我方飞机攻击敌舰时，我方航空母舰也遭到敌舰载机的攻击。”

“一架敌轰炸机对准‘大黄蜂’号的烟囱自我爆炸，引起一枚炸弹爆炸，结果舰上起火。汽油燃烧的火焰延展到信号台，进而引起敌自爆飞机上的炸弹爆炸，由此而造成的破损极为严重。1 小时以后大火虽已扑灭，但在敌俯冲轰炸机进行攻击的同时，又有鱼雷轰炸机来袭，2 条鱼雷命中，‘大黄蜂’号的动力和通信系统遭到破坏。鱼雷命中后，又有 3 颗炸弹命中，其他飞机也投弹命中该舰，于是舰上燃起熊熊烈火。27 架敌攻击机中有 20 架被我对空炮火击落，然而，由于敌机进行 11 分钟攻击的结果，‘大黄蜂’号甲板上火势甚旺，船体倾斜，最后翻倒在海上。”

“我方伤员被迅速转移到驱逐舰上，约半小时后将火灾扑灭。本想用‘诺坦普敦’号将‘大黄蜂’号拖出战场，但下午又遭到敌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最后无奈对该舰

做了弃舰处理。”

“快到正午时，‘企业’号遭到24架敌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其中7架被包括‘南达科他’号在内的军舰的炮火击落。尔后，‘企业’号又2次受到鱼雷轰炸机和1架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在这些攻击中，有3颗炸弹命中‘企业’号。轰炸‘企业’号的鱼雷轰炸机中有1架袭击了‘史密斯’号驱逐舰，使该舰前部起火。舰内的鱼雷发生爆炸，但‘史密斯’号舰经过一番紧张的奋斗，终于扑灭火灾，并侥幸回到港口。此次战斗中，俯冲轰炸机的1颗炸弹命中‘南达科他’号战列舰。该舰舰长加奇上校负伤。此外‘圣约翰’号轻巡洋舰也受到严重损伤。此后，敌军未再进行攻击。2支机动部队分别接到退避命令。当天夜里，这支部队曾受到日本水面舰艇部队的追击，但可能是敌人估计到攻击难以成功，因而停止追击，掉头返航。”

“据推算攻击‘大黄蜂’号和‘企业’号的敌机总数为170到180架。其中56架被我高射炮火击落，另外大致同等数量的飞机被我飞机击落。我方损失是：‘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波塔’号驱逐舰以及飞机74架。‘波塔’号是在救护我方飞行员时被鱼雷击中的。”

“此次战斗中我军未击沉1艘敌舰，我在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兵力已减少到危险程度。但我方损失部分地得到补偿：敌2艘航空母舰失去战斗力，4支航空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六、敌舰队失踪匿迹

翌日（27日）清晨，角田少将将前来会合的“瑞鹤”号加以合编，又编成了新的攻击队了。夜以继日地加紧修理的

结果，两舰合起来，又装备起舰载战斗机44架、舰载轰炸机18架，舰载攻击机24架。

可是黎明时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巡逻机并没有发现敌舰，而且护卫航空母舰的驱逐舰上燃料亦即将耗尽。正巧这时候传来了南云中将的要求军舰返转集结的命令。

“翔鹤”号负伤后，南云中将曾把航空战的指挥权交给角田少将并一度离开战场。因为不能在“翔鹤”号上指挥作战，所以命令该舰返回特鲁克，他自己改乘大型驱逐舰“岚”号全面指挥作战。这天早晨通过巡逻发现敌军去向不明，因而下令分散的舰队集结。

当天中午将过，南云部队在洋面上会合补充燃料。其间，南云中将改用“瑞鹤”号作为旗舰。

“瑞鹤”号舰长野元为辉大佐过去3天正如人们所说的不眠不休，又是操舰，又是指挥空战。南云中将对深表慰劳，尽管有许多幕僚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但困难的航空母舰作战仍由舰长一个人实施，这在日本海军中还是第一次。

在去往特鲁克的归途中，决定在航行中的“瑞鹤”号上研究26日的海战。

当时我作为角田部队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乘九七型舰载攻击机从“隼鹰”号起飞，降落在就近的“瑞鹤”号舰上，首先去晋见南云中将。当时正在舰桥上的中将似乎显得冷酷无情，他面色苍白，陷入沉思。我不由想过：长官身经数次大海战之后，是不是已把胜败置之度外，对战争已产生了厌恶心情了呢？不过，自中途岛海战以来，他的悲壮心情似乎有所缓和了。

草鹿参谋长高兴地向我还礼，他的表情好象说：只有这

样才能报答山本长官的信赖。答礼之后，他称赞了角田部队的奋勇战斗的精神。南云部队的新任幕僚们为此满面春风，其中尤以航空甲参谋内藤雄中佐和乙参谋小牧一郎少佐更为高兴。

可是我却感到寂寞和孤独：要是两天以前，我的两位同班同学关少佐和村田少佐可能来欢迎我，可是今天却看不到他们了。

当时，其他舰只也救护了一些人，水上飞机救起了飞向所罗门群岛基地的一些人，因此准确的死伤人数还不大清楚。不过，实际参加攻击敌航空母舰的兵力，4艘航空母舰加在一起总共有：舰载零式战斗机6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63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49架，总计173架。作战结果：

一、敌军的损失：

被击落的飞机80架（其中55架被飞机击落）；

被击沉的舰只：航空母舰3艘、战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1艘；

被击伤的舰只：巡洋舰3至4艘，驱逐舰3艘；

二、我军的损失。

自杀飞机69架；

强迫着水23架；

中等损伤舰只：航空母舰2艘（“翔鹤”号、“瑞凤”号）、巡洋舰1艘（“筑摩”号）。

这是我方的判断，实际上航空母舰只有一艘沉没。我方的判断是以如下情况为根据的：第2天搜索时未发现敌舰；在航空母舰着火的位置上发现了大型军舰沉没的波纹。此次

海战中，俯冲轰炸机队长3人中2人战死，鱼雷轰炸机队长3人全部战死，其他军官也多数牺牲，这样一来，只好根据推算来总结战果。

在这以前两军双方的防御炮火的性能对比于飞机的进步要落后得多，从那次战争以后，防御炮火的性能有了急剧地改善。这种情况也是造成我军飞机损伤过多，而判断战果又缺乏足够材料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虽然有年轻军官和士官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却没有反证材料，因此也只好对报告加以默认了。今后的作战中，要不受此种战果推断的局限，在独自进行判断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敌军的残存兵力。

此次海战史称南太平洋海战，大本营在军舰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歌颂了这次胜利。时间正好是美国时间27日上午6点。

美国方面自从开战以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性对日广播。我常常听到这种广播。在阿留申附近海区，我在“龙骧”号上听到过这种广播，在中途岛惨败时也听到过这种广播。当时，名叫威廉·温塔的广播员曾用侮辱性的语言把南云部队叫做呆头鸟，听到这种广播时我一时咬牙切齿，后悔莫及。同样是这个广播员，今天却不得不承认：

“美国海军自创建以来，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迎来悲惨的海军纪念日。”

听到这种广播真叫人高兴。所谓“积愤顿释”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吧。奏上一曲军舰进行曲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失去了历经战斗、不可多得的飞行员，但这次战斗显然是一个大的胜利……

此战就是美方所称的圣克鲁斯海战，美方在战术上失利并导致太平洋舰队从此时到1942年底埃塞克斯号服役前只剩下了企业号一艘航母（萨拉托加号调往大西洋参战）。但是日军在飞机和飞行员上的大量损失却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这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最后一次较大的军事胜利。

第四章 瓜岛决死战

一、计划再次用战列舰进行夜间炮击

机动部队的战斗虽已大体上取得了胜利，而瓜岛决死战却夜以继日，并未休止。要尽快做好作战准备，必须同友军部队搞好协同。山本大将命令南云和近藤两支部队到特鲁克集结。

“隼鹰”号完成3个星期的活动后，回到特鲁克。我处理完公务之后，在战斗机队长新乡少佐的帮助下，处理了老同学关和村田两位队长的遗物。近期被其他军舰营救的飞行员陆续归来，可是我所保管的飞行员名册里竟有十分之七的舰载攻击机队员和舰载轰炸机队员的姓名用红笔销掉了（见91页表1）。

“翔鹤”号和“瑞凤”号会很快修理完毕吧？从目前情况来看，要补充一些年富力强的飞行员恐怕还不乏其人，然而，不久前战死的5名飞行队长和接替他们的骨干飞行员，却没有补充的希望。要知道素以少而精为目标的日本海军是多么需要这种宝贵的人材呀。从今以后，航空母舰飞行队该怎样重建呢？

思前想后，我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既然不能入睡，我索性把此次海战的一些新的数字填进过去的海战记录中去。以往不大清楚，现在我才明白：航空母舰之间的战斗要求有巨大的牺牲。对此我深感震惊。陆战中消灭敌军的三分之一就是一大胜利，消灭敌军半数，则报告为全歼。可是

极尽科学之精华的空战可不那么简单。此次海战中，我军虽然迫使敌军彻底屈服，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相当大的。能否取胜，关键在于有没有补充损失的力量。在日本不知有多少人理解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举全国总力而战的今天，即使在大海战中取得胜利，那也并不意味整个战争的胜利。

山本大将为了部署当前的瓜岛战斗和准备重建今后的航空母舰舰队，命令角田部队所属“隼鹰”号飞行队补充完兵员之后留在特鲁克，而包含损伤的航空母舰在内的第一航空战队回到内地去，以便在南云中将领导下，加速重建和修理。

这一期间，尽管此前陆军已3次失败，但确保瓜岛的方针没有丝毫变化。下次据说要派第38师去瓜岛作战。出击时，要再次动用高速战列舰舰队——第十一战队（由阿部宏毅中将率领的“比睿”号和“雾岛”号）夜间炮击瓜岛上的美军基地。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在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上，我感到阿部中将的首席参谋铃木正金中佐有些反常。不知为什么，他好象心情不佳，仅寥寥数语就表示出了他的消极情绪。所谓不久于人世的说法可能就是指这种人吧？我不禁对该人，特别是下次作战的前途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然而，问题不在于铃木中佐一个人，其余的与会者也好象担心这次作战难以成功。人们在下面窃窃私语，好象在从各个方面寻求更好的方法。

当时我所在的战队只有一艘“隼鹰”号，按计划，和上次一样，还是要担任本部队的空中警戒。角田部队在这以前已经两次担任过瓜岛炮击部队的空中警戒，在接近敌军的情况下作战，角田少将有着大家公认的胆识和经验，因此，他对

这一任务毫无异议。在接受任务的同时，他还想出了更为积极的方法。

少将把我叫过去，命令我就如下问题同“大和”号司令部联系：

“10月13日夜第三舰队的高速战列舰，继之于14、15两日大型巡洋舰成功地对瓜岛进行了夜间炮击，遗憾的是未能扩大战果。”

“主攻目标是敌航空基地兵力。我舰队的炮击使敌基地陷入一片混乱，但我军竟轻易撤回，结果敌人发挥其巨大的设营能力，很快修好跑道，飞机又能起飞。仅仅为了这一原因而未能收到实效。”

“此次第十一战队作战，我们下定决心在天明以后也要将炮击部队留在机场附近的海面上，继续射击，不知此举当否。天明以后，情况明朗，可以准确炮击目标，因而容易压制机场。即使万一有勇敢的敌机飞来，或大型飞机从南面飞来，我们认为也是为数极为有限。在那种情况下，敌人攻击的目标一定是他们最感头痛的战列舰。”

“好在敌航空母舰已在南太平洋海战中被击溃，即使能修理，也只不过剩下一艘。因而第二航空战队的“隼鹰”号可断然接近瓜岛，尽全力支援炮击部队和轰炸陆上目标。如果基地航空部队的飞机对此给予协助，陆军也得到支援，那么转败为胜并非没有可能。现在正是战列舰真正发挥威力的大好时机。我们的思想已得到解放，要打破海战陈规，用战列舰对陆地实行炮击。我们现在要再做一次努力，不知当否，这也许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您说得完全对，直到现在仍然有好几个人持与此相同

的看法。而且大部分是航空部队的，特别是年轻的飞行军官占多数。然而战列舰是舰队的主力，即使不必勉强使用战列舰，陆军亦有充分信心在此次战斗中取得胜利，坚信能把敌军赶出瓜岛。将坚决按既定方针行事，并请转告司令官。”

这样的意见本来要司令官自己亲自向联合舰队的参谋长提出，或者首席参谋直接向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提出，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队的首席参谋竟然对此敬而远之，而司令官又想探询联合舰队的意见，于是就把我当作跑腿的使用。办这种交涉我当然不大习惯，因此，我克制自己，没有提出更为强烈的主张就回到舰上来了。角田少将听完我的报告以后，窥察出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幕僚们的意图，他一时面带怒容。我接着又问了一句：

“‘大和’号暂且不论，为什么‘陆奥’号和‘长门’号也不出击呢？”

主管参谋小声回答说：

“实际上燃料不足呀……”

角田少将可能因为听到了这个回答，也可能因为别的理由，似乎不再考虑“大和”号出击的问题了。

二、无谓牺牲两艘战列舰

1. 第3次所罗门海战

角田部队的“隼鹰”号终于成了日本海军中唯一保持战斗力的航空母舰了。在上次海战中，敌人也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似乎也没有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了。（注：金元帅在其报告中也曾说：“在南太平洋我航空母舰兵力已减少到危险

程度。)

“兵力虽小,却可以发挥重大作用”,11月1日角田将军晋升为中将时,将军以下的队员们都因有着此种想法而更加自重了。

在我们准备下次作战期间,敌人继续向瓜岛运送兵力。我军亦于11月2日、7日、8日、10日用总计20艘驱逐舰分4批运送第38师的兵员,每次运兵都很顺利。不过,敌人也不容忽视,11、12两天似乎进行了大规模的登陆。

得知此种情况之后,我基地航空部队尽全力攻击敌军。据报告,击沉敌巡洋舰2艘,将3艘运输船击中起火。(据美方记录,巡洋舰“旧金山”号起火,1艘运输船重创)。

顺利运送陆军的11月9日,角田部队的“隼鹰”号在近藤中将指挥下和其他舰只一起再次出击特鲁克,进而南下。此次对瓜岛进行总攻的关键依然在于能否充分运送兵器和弹药。此次总攻定于11月14日。

12日夜,阿部弘毅中将指挥的“比睿”号、“雾岛”号两舰,木村进少将指挥的第十战队(“长良”号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在高间完少将率领的第四驱逐舰战队的9艘驱逐舰护卫下,沿着与此前栗田部队大致相同的航路从瓜岛北面出发,径直向隆格泊地驶去。角田部队一如既往,行驶到可以看到陆岸的地方派出了空中警戒和反潜飞机。同上次相比,此次作战气候恶劣,执行空中警戒的2架战斗机因返回时迷失方向而被迫着水,后被驱逐舰营救。

不出所料,这天夜里瓜岛泊地附近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又加上陆影碍事,只好一味依靠雷达了。陆上友军也没有送来有关敌舰船活动的可供参考的情报。

炮击部队按预定方案绕过萨沃岛时，在黑暗中突然与敌舰队遭遇，在照明弹照耀下开始炮击。后来，双方陷入一场混战。敌我不分，有自己伤害自己的危险，于是舰队停止对机场炮击，向后撤退了。

此次夜战中，阿部中将的旗舰“比睿”号遭到敌军集中炮火的攻击，而后又被鱼雷击中，首席参谋铃木中佐等人战死，阿部中将及其幕僚和舰长西田正雄大佐以下干部多人负伤。

西田本欲与比睿号共沉，但是被阿部拖了下来，此后一直精神恍

舰桥上一片火海，望上看，巨大的桅楼变成一根火柱。射击指挥所被击破，大炮不能自由操作，只是一部分火炮过一段时间又可以操作了。战舰一旦不能使用大炮，那只不过是妨碍其他舰只的一堆废铁而已。更加倒霉的是舵发生了故障，舰开始微向左打旋，无法修正，结果军舰要围绕萨沃岛转一个大圈。这期间机械又出了故障，最后，舰完全失去机动能力而停下来了。

阿部中将无奈决心弃舰，命令活着的舰员离舰。时间是13日黎明。

作战的详情虽然不清，但根据部分电报可以推断出“比睿”号航行困难。角田中将已预先做好准备，因而，天一放明就派出了战斗机和轰炸机，在上空警戒时，确认了“比睿”号的状况。据说，全舰如同废墟，根本无法收容。角田中将因为可使用的飞机很少而中止救援“比睿”号，按预定计划全力对撤退部队实行警戒。

由于这次失败，13日夜里第七战队司令官西村祥治少将率领的“熊野”号、“铃谷”号、“天龙”号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尽管对瓜岛实行了炮击，但未奏实效，当天船队因航

日军采用旗舰打探照灯为后续舰只指示目标的办法，结果使比睿暴露在美军火力之下。比睿是日本在二战中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

速不够而没有攻入瓜岛。

山本大将终于拿出最后一张王牌，命令第二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中将亲自率领夜战部队护卫输送船队和炮击机场。近藤中将资格最老，在联合舰队中是山本大将的副职。事先未作任何准备，却要指挥所属舰艇投入战斗，这说明局势有多么紧迫。角田部队自从出兵南方以来，经常跟第四战队的“爱宕”号、“高雄”号联合行动，此次，这些军舰跟12月参加夜战的“雾岛”号战列舰、“长良”号轻巡洋舰以及9艘驱逐舰在近藤中将率领下再次向瓜岛突击。执行对空警戒的零式战斗机，反潜警戒的舰载轰炸机和舰载攻击机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地起飞。由于这些飞机的作用，这一天的进攻颇为顺利。

这天，执行紧急输送任务的是为数很少的11艘运输船。同第2师的情况相比，这次船只的速度较慢，这给敌机进攻提供了好机会，结果，尽管有基地战斗机的尽力护卫，但没有什么效果。从早晨开始，一共受了5次轰炸，其中7艘沉没或掉队，只有4艘勉强进入隆格泊地。据一份可悲的电报说，在此次空袭中，在附近航行的“衣笠”号也被敌机炸沉。

近藤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向隆格泊地接近。天空依然很暗，海里象墨染的一样漆黑。

突然间前方出现了炮火的闪光。最前面的“长良”号打开炮门应战。接着“爱宕”号、“高雄”号和“雾岛”号也以猛烈的炮火对着敌方舰影还击。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混战。

“爱宕”号、“高雄”号和其他驱逐舰对着看去象是敌战列舰似的2艘大舰集中发射鱼雷。结果，敌舰分成两队，看样子好象要到西面回避。这时，“雾岛”号遭到敌人的集中炮火

对比资料可以看出，雾岛是被华盛顿号击沉的，华盛顿号上装备了火控雷达，在混乱的黑夜中也能给日军精确的打击

的打击，受到严重损伤，到处起火。尽管舰员们奋力抢救，但无济于事，到最后舰员没有立身之地，正在考虑如何处理的时候，军舰就沉没了，舰长渊岩山次大佐及其幸存下来的舰员由驱逐舰收容了。

然而近藤中将亲自率领的第四战队几乎没受损害，本想下定决心追击敌人，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必然要受到敌机的打击，于是率领残部撤退了。

当时，我正在海上，一想到每次战斗都要损失战舰不由感到悲伤。

上述历经3天的昼夜激战史称第3次所罗门海战。

战斗结束后曾在特鲁克讨论过此次海战的战果。关于给予敌军的损害与会者见解不一，莫衷一是。我作为第三者持比较冷静的态度，虽然听到了参加战斗的各级指挥官和幕僚们的热心讨论，但归根结底还是掌握不了问题的全貌。与会者中间虽然有许多人是近藤长官的旗舰“爱宕”号上的那种没有直接战斗部署的幕僚，但仍然确定不了全部作战目标，正因如此，在漆黑的夜里高速航行的其他军舰，特别是驱逐舰，关于整体部署情况看法不一致是不无道理的。

大家看法一致的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2日到13日晨，由第六驱逐舰队司令山田勇助大佐率领的驱逐舰“晓”号(作战中被击沉)和舰长吉川浩中佐指挥的第二驱逐舰队的“夕立”号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这两艘舰确实作战英勇，敢于死斗，一直开到敌舰旁边，险些跟敌舰相撞，最后终于没有返回。“夕立”号至少把2艘或3艘敌舰打翻，为此受到高度赞赏。最后对总战果做了如下判断：

击沉敌：巡洋舰8艘，驱逐舰4到5艘，运输船一艘；

美方对此战的称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两次战斗合称为瓜达尔卡纳尔海战或第三次萨沃岛海战，把后来的田中濑三少将的胜利称为第四次萨沃岛海战；第二种是把13号的战斗称为第三次萨沃岛海战，14号的战斗称为第四次萨沃岛海战，田中濑三的战斗称为塔萨法隆格海战。

另外，塔萨法隆加、塔萨法隆格、伦加，隆格指的都是同一地点，即亨德森机场北部的伦加角极其附近海域，国内有资料在翻译“塔萨法隆格”时误将“塔”写作“堪”，导致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堪萨法隆格”或“堪萨法隆加”

击伤敌：战列舰 2 艘，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3 到 4 艘，
运输船 3 艘；

击落与击伤敌机约 70 架。

我方损失：

沉没：战列舰 2 艘（“比睿”号和“雾岛”号），巡洋舰 1 艘（“衣笠”号），驱逐舰 3 艘（“夕立”号、“晓”号和“绫波”号），运输船 1 艘；轻中度损伤：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3 艘；

飞机自爆 32 架，严重损伤 19 架。

注：根据以后的记录，美军在此次海战中的损失如下：

12 日夜：轻巡洋舰 2 艘（“亚特兰大”号，“琼诺”号），驱逐舰 4 艘（“卡·锡恩”号、“巴顿”号、“拉菲”号、“芒森”号）

14 日夜：驱逐舰 3 艘（“本汉姆”号、“普林斯顿”号、“倭克”号）

2. 美国的记录

金元帅在其正式报告书中，对历时三天的海战做了如下的叙述：

“12 日晨，由塔那和卡拉汉两位少将指挥的装载军需品和增援部队的第 2 船队到达并加入斯科特少将指挥的舰队。抵达后当即开始卸货。和前天一样，下午有敌机空袭。然而，我军的防空能力非常强大，致使敌人的鱼雷轰炸机和轰炸机只有一架逃回。但这架被打伤的飞机竟然冲向‘旧金山’号巡洋舰，使该舰发生轻度火灾，死三十人。”

“接着，我巡逻机发现敌军强大的兵力分成 3 股从西北方向向瓜岛袭来。塔那少将为了跟这些敌军战斗，把 3 艘重巡洋

舰、1艘轻巡洋舰、2艘防空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交由卡拉汉少将指挥，而自己在3艘驱逐舰护卫下，率运输船和货船退避了。此次作战计划是：由卡拉汉率领的部队通过战斗延缓敌强大部队向瓜岛附近海面进击的时间，与此同时，由金凯德少将指挥的包括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在内的部队将进击之日军在中途击溃。”

“卡拉汉部队护卫输送船队，本想离开作战地区，但将过中午时，为了对萨沃岛附近进行搜索，通过林固海峡再次进入泊地。”

“在隆格岬附近判定敌军的3股部队位于西北方向，不久，在北面又判定有敌军的第4支部队。我军列成了以4艘驱逐舰为先导、5艘巡洋舰在中央，以另4艘驱逐舰作后卫的单纵队。当天夜里没有月光，夜色昏冥，几乎无法识别敌军舰船。在昏黑的夜色中，两军在开炮之间距离很近，几乎彼此碰撞。日军用探照灯照我军舰的同时开始战斗，两军在距离极近的情况下互相交火。战斗打响后，形势对我有利。右侧部队中的敌舰在向我‘旧金山’号等舰开火的同时，自身起火，另一侧的2艘巡洋舰也被大火笼罩。可以肯定，‘亚特兰大’号将从其舰首前通过的敌驱逐舰中的1艘击沉。与此同时，‘亚特兰大’号自身也中了几发炮弹，但该舰临危不惧，抓住敌1艘轻巡洋舰进行炮击。这一瞬间，‘亚特兰大’号被鱼雷击中，一切动力全部停止，舵亦被打坏。该舰在原地打转时，又遭到1重巡洋舰的猛烈炮击，舰上燃起大火，斯科特少将以下多数舰员战死。”

“几分钟过后，‘旧金山’号弄清交战的对手是1艘战列舰。这艘敌舰除了受‘旧金山’号的炮火打击外，还受到

“‘拉菲’号的攻击，本已受到严重的损害，又遭到突进的‘卡·杨恩’号的鱼雷攻击。但此时‘拉菲’号被鱼雷击中，不久因爆炸而沉没。接着‘奥邦农’号接近敌舰并用鱼雷将其击中。此时，‘波特兰’号击沉一艘驱逐舰，自身也被敌鱼雷击中。‘琼诺’号的射击指挥仪失灵，只好退出战斗。”

“‘旧金山’号得到‘波特兰’号的协助，向敌战列舰集中炮火射击。‘波特兰’号方才通过无线电回答卡拉汉少将说，可望击沉敌军巨舰。这期间，‘海伦那’号用炮弹击中了死缠住‘旧金山’号不放的敌巡洋舰。而敌战列舰发出的一次齐射将‘旧金山’号的舰桥打坏，卡拉汉少将、舰长卡辛·扬上校和其他许多军官和士兵倒下。然而，‘旧金山’号依然继续发炮，在退出战场以前还击沉一艘驱逐舰。”

“此次战斗的前15分钟情况大致如下：

“‘卡·杨恩’号驱逐舰因遭到炮火打击而失去战斗力，‘拉菲’号驱逐舰沉没，‘斯忒列特’号驱逐舰损伤，‘奥邦农’号驱逐舰损伤，‘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起火，‘旧金山’号巡洋舰严重破损，‘波特兰’号巡洋舰严重破损，‘琼诺’号轻巡洋舰脱离战斗，‘巴顿’号驱逐舰沉没，‘海伦那’号轻巡洋舰轻度破损。只有‘阿·窝德’号，‘芒森’号和‘弗列彻’号完好无损。”

“这3艘完好的驱逐舰继续用火炮和鱼雷实行攻击，分别击中敌巡洋舰和驱逐舰。此外，‘芒森’号还用鱼雷击中一艘业已受伤的敌战列舰，当然，自身也受到损伤，最后被迫放弃。此次海战持续24分钟，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海战，最后以‘弗列彻’号用鱼雷攻击敌重巡洋舰而结束战斗。战斗的最后几分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日本舰队自相攻击。”

“海战结束后，‘海伦那’号、‘旧金山’号和‘弗列彻’号会同一起开出湾外，而后，‘琼诺’号、‘奥邦农’号和‘小蝶蛟’号会同到一起。翌日晨，‘波特兰’号发现日本战列舰在萨沃岛西北面缓缓地旋回，有一艘巡洋舰对其实行监视。‘亚持兰大’号在海岸附近尽最大努力把舰上的大火扑灭。‘卡·杨恩’号和‘芒森’号听任火在舰上燃烧，而‘阿·窝德’号可以说只能勉强漂浮而已。因损伤而旋回的‘波特兰’号尽管行动失灵，但仍在萨沃岛以南击沉敌一艘驱逐舰。我军飞机干扰了敌战列舰对‘阿·窝德’号的炮击。然而，‘卡·杨恩’号和‘芒森’号终于沉没，而‘亚特兰大’号舰上被打得十分凄惨，以至无法处理，最后不得以沉没了。”

“当天临近中午时，已经受伤的‘琼诺’号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旋即沉没。”

“13日晨，‘企业’号发起鱼雷攻击，3条鱼雷命中敌战列舰。”

“从瓜岛和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陆军飞机亦攻击了该战列舰，结果，该舰于傍晚沉没。”

“翌日(14日)晨，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强大部队炮击了亨德森机场，虽有若干飞机被破坏不能使用，但机场本身并未遭到破坏。正巧，我鱼雷艇攻击了敌炮击部队，敌舰停止炮击。接着，由亨德森岛起飞的飞机攻击了2艘重巡洋舰，炸弹命中。其中1艘稍后又受到‘企业’号上飞机的攻击，其他飞机用炸弹击中了1艘轻巡洋舰，‘企业’号上的另一支机队用炸弹击中了第2艘轻巡洋舰。”

“不出所料，以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这种强有力的前卫部队为先导的敌输送船队出现在瓜岛北面。这显然是敌

主攻部队，有战斗机实行护卫。14日一整天该输送船队遭到我军的猛烈的空袭，结果，6艘运输船，以后可能还有2艘遭到破坏，其他4艘受伤。受伤的4艘运输船继续向瓜岛航行，傍晚时分在埃斯佩朗斯岩搁浅。此次战斗中我方损失轻微。”

“由‘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和‘企业’号编成的，里少将率领的部队直到14日傍晚也没有赶到战场。里少将一到现场就受命去执行搜索任务。其目的是阻止敌炮击部队和输送船队前进并予以破坏。”

“上午零点刚过，得到了日本舰队在萨沃岛北部，由该地向西运动的情报。‘华盛顿’号捕捉到这个目标后，当即向敌先头部队实行炮击。”

“‘南达科他’号也以第3艘舰为目标实行炮击。这2个目标均消失，据判断很可能已被击沉。与此同时，我方作为战列舰先导的4艘驱逐舰向6到10艘的敌船队实行攻击，我战列舰的副炮打得敌船队燃起大火。”

“此次战斗中，‘普林斯顿’号被敌舰炮火击沉，‘本汉姆’号被鱼雷击伤，‘艾克’号被鱼雷和火炮击中，‘艾克’号被迫放弃，数分钟以后沉没。幸免遇难的‘古因’号驱逐舰也因负伤而退却。”

“战斗到这个阶段，我驱逐舰失去了全部力量，然而‘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却依然未中一弹。此时，‘华盛顿’号发现了新目标（还是原来那艘战列舰），接着当即向敌舰开炮。‘南达科他’号炮击了用探照灯指向的敌舰。敌舰又反过来把炮火集中于‘南达科他’号。此次战斗结果，‘南达科他’号击灭敌舰全部灯火，正在照射中的一艘敌舰显然

被其击沉，而‘南达科他’号自身也被敌炮弹击中。上层建筑受到相当严重的损伤。‘华盛顿’号继续炮击敌战列舰，使其起火，还给其他舰只造成损害，最后退出战斗。据认为敌上述战列舰可能在战斗结束时沉没。”

“最后，‘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不得已退出战斗，战斗随之停止。这2艘舰驶离战场后，于翌日晨会合。11月15日拂晓，在瓜岛搁浅的4艘日本运输船遭到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飞机的轰炸，又受到海军陆战队从陆上进行的炮击。‘米阿德’号驱逐舰也参加了炮击，结果，4艘运输船被彻底破坏。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企业’号的战斗机跟12架零式战斗机进行了空战，战斗最后以此告终。”

“在瓜岛战斗中，我方虽受到巨大损失，然而，对我军来讲，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一胜利，我在南所罗门的地位不再受日军威胁了。”

“自此以后，东京埃克斯普列斯（由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编成的夜攻部队的代号）虽然偶而把少量物资和增援部队送上瓜岛，但南所罗门的制海权与制空权完全回到合众国手中。”

即“东京快车”（Tokyo Express），对日本驱逐舰偷偷摸摸运输物资行动的称呼

日军的输送作战就这样以失利而告终。被认为是陆军最后总攻的由第38师进行的争夺战从战前就胜败自明了。

即使要运送物资，但运输船只也满足不了要求。

第17军司令官百武中将下决心宁可进行一次破釜沉舟式的总攻，但结果却是一触即溃了。

我对总攻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因而并没有因失败而感到多么大的失望，只是对参加总攻的陆军官兵的苦斗精神深表同情。

第五章 机动部队司令长官易人

一、新司令长官小泽中将

第3次所罗门海战结束后出现了一时休战状态，下给角田部队的行动预案中也暂时没有作战行动。

当时，“隼鹰”号在艰苦奋战，而“飞鹰”号却在特鲁克对主机进行应急修理。修理结束后，单独在布因基地连续死斗的“飞鹰”号的飞行队因战斗机队长兼子正少佐以下的多数飞行员业已战死而返回特鲁克。为了修舰和重建飞行队必须返回内地。

我向第三舰队司令部报告了角田部队近况，为了顺便处理一下有关“飞鹰”号的问题，搭乘“飞鹰”号于12月5日单身回内地了。

此前，于11月2日，小泽治三郎中将接替南云中将被任命为第三舰队司令长官。我在吴港和九州办完公务之后，从九州南端的鹿屋基地搭上了当时正在濑户内海西部的伊予滩进行训练的旗舰“瑞鹤”号。登舰后，我马上到舰桥上面去。高身材的小泽司令长官率领接替草鹿少将的新任参谋长山田定义少将以下的幕僚们满面春风地站在从前南云长官呆过的舰桥右前方的狭窄部分。一个半月前离开这里的南云中将军面容憔悴，而小泽将军与其不同，脸被海风吹得发红，显露出一种健康的姿容。我报告了姓氏，转达了角田司令官的口信之后，他让我走下层梯，到作战室去汇报。长官自始至终热心地听我说明情况。此前，我从未跟新任长官讲过的

话，这次我感到他跟南云中将一样，是一位阅历颇深的人。

小泽中将还同南云中将一样，也是位地道的鱼雷战术专家，他是一位自幼就在舰队中受到锻炼的纯粹的海军人员。他见识高超，富有判断力和实践精神，曾历任海军要职。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位少将，当时曾任联合舰队参谋长。我头脑里至今还保留着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晋升为中将，被任命为海军大学校长。此次战争初期，他被任命为南遣舰队司令长官，曾在马来亚登陆作战和其他战斗中建立功勋，跟陆军的关系也很好，深得陆军信赖，在作战方面，被人誉为名将。在这以前，在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当中有一种情绪：开战以来，一直担负国家命运，转战于第一线的南云中将是不是该休息一下了。现在，迎来了一位精神焕发的新司令长官，我觉得机动部队的前途变得光明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为什么第一线的司令长官和司令官大多数是鱼雷专业出身的人呢？无论怎么说，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新任参谋长山田少将是纯粹的飞行员，大正九年，他曾经参加过日本海军中第一次进行的追浜和佐世保之间的长距离飞行。当时，他曾是海军航空兵中出类拔萃的能人，常到国外任职，不过，这样一来，他反而离飞行的越来越远了。驾驶飞机对他莫如说是一种不幸。然而，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他曾任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并有实战经验。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才递补要职吧。其他幕僚们都参加过南太平洋作战或其他战斗。这些人因为有作战经历而显出一种高度的自信。

二、技术不熟练的新飞行员

航空母舰飞行队在南太平洋海战中受创太严重了。另外，“飞鹰”号的飞行队从布因基地出发，在瓜岛作战以后已经把老本全部输光。要重建小泽部队的飞行队，面前摆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尤其是俯冲轰炸机的损失特别严重，无论如何也恢复不到该次海战前的水平。自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以来，俯冲轰炸机往往是决定航空母舰飞机空战胜负的决定因素，可如今，这一机种却不得不缩小了。

12月1日，重新公布的航空母舰舰载机数如下表所示（见92页表2）。

受创的“翔鹤”号和“瑞凤”号，以及主机发生故障的“飞鹰”号不分昼夜地加紧修理，此前没有装雷达的“瑞鹤”号和“瑞凤”号此次要安装雷达。此外，对空射击兵器和其他装置亦须加强。这样，航空母舰本身还算初具规模。

然而4舰合在一起需要219架新飞机。这对于当时我国的航空制造能力来讲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新飞机再加上飞行员无论对军令部还是海军省都是一个最叫人头痛的问题。

中途岛海战以后，再建南云机动部队时，虽有4艘大型航空母舰沉没，但飞行员却有一半以上健在，在人的方面几乎不存在问题。可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所剩无几的飞行员大部分回到“隼鹰”号上去了。有经验的老飞行员几乎没有。然而，航空母舰却一艘也没有损失，只是甲板空空，等待新人罢了。

在内地进行训练的部队中虽曾有过很多教官，但其中多

数人被人宁可牺牲训练，也硬拉到战场上去了。飞行军官奇缺，因而刚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军官就一下子分配到航空母舰上来。

在平时，飞行学生或练习生毕业后要先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先在陆上航空队里进行实地训练，而后，从中选拔优秀者当航空母舰的飞行员。然而如今却谈不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办法。

南海死斗自不必提，起飞和着陆也不在话下，就是编队飞行、夜间飞行、洋上飞行、着舰等基础训练都不分昼夜地进行。首先是要飞行，至于空战、射击、轰炸、投雷等训练都是要在飞行的基础上进行的。

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名目繁多，而着舰训练则是极为必要的，飞行时间虽说是1000小时左右，但是领会能力强的人只需一两天就可以掌握要领。在角田部队去阿留申群岛期间，按计划预案，占领中途岛以后，要将第六航空队的12架战斗机装在“隼鹰”号上运往该地。

对于刚刚从飞行学校毕业，飞行时间不满200小时的飞行学生或练习生这种幼鸟，着舰训练是一道不亚于单独飞行的难关，不单一个难字，而且还有生命危险。据我所知，在初步着舰训练中殉职的人比最初单独飞行中死的人多得多。掉到海里游泳得救的人寥寥无几。

正因如此，领导者必须注意，切不可急于求成。这犹如小儿学步一样，在未到走步的时候，旁人无论怎样尽力扶持，也无论怎样心急，也无济于事。现在小泽部队4艘军舰所配属的300名飞行员当中，至少有半数人要大致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勉强着舰。再说，这样的飞行员不经过10次以上的着舰基本训练，不仅不能在白天的简单情况下从事作战

行动，就是夜间着舰的准备训练也不能参加。

12月中旬，我为了向小泽中将报告工作而回到内地时，正好在紧张地进行初步着舰训练。这是不是最近半年前一直统治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云部队的后续部队呢？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能做到这一步也不错嘛。这是着舰训练前经过一番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一想到飞行队干部的努力，一看到拼死拼活地连续进行训练的飞行员们的面容，就不能直言不讳地讲话了。不过，凭良心说，这难道不正是临阵磨枪的作法吗？

一旦打起仗来，不论大舰还是小舰，都要靠这个叫人不敢放心的飞行队保护的话，恐怕到什么地方也叫人难以放心。越是了解飞行队内幕就越是感到可怕。这是在少而精主义上碰了钉子的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实情，也是根基薄弱的国家的悲哀。

飞机这种消耗率很高的兵力，特别是要掌握舰上起降特殊技术的舰载飞行队，其飞行员平时就应该配好相当于定额3倍的人员。第1组是配属于航空母舰的人员；第2组作为预备队随时可以取代第1组；第3组是要编成新生队进行训练的人员。在美国，航空母舰损失后，即使飞行队丧失，仍然可以很快补充好新的飞行队，其道理可能就是因为采纳了上述编制。一想到美国的飞行员，飞机和兵员补充方法真是叫人既羡慕又感到可怕。

敌人具有充分的余地，正在大量培养航空母舰飞行员，而我国海军却把仓促训练出来的为数很少的飞机多次派往陆上，反复造成不应该的损失。母舰的空战一瞬之间就可以决定胜负，因此，飞机损失在所不惜，所求只是尽快消灭敌

人。然而基地空战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归根结底就是尽一切努力用虚虚实实的手法和最小的损失取得最大的战果。有时，即使敌机快要投下炸弹也还是要装作看不见。这好比是尾随人后，伺机伤人的狼。目的在于击落更多的飞机。而航空母舰则是另一种情况。关键不是在炸弹命中以后再击落几十架飞机，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航空母舰被炸弹命中。就是说两者的战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可见，对于陆基部队来讲，如果把航空母舰进行飞机舰上起降训练所耗掉的时间用在空战、射击、轰炸或投雷等训练上，效果可能更大。

无论如何，把舰载机用于陆上不是好办法。

小泽部队的人们尽管在暗暗考虑这个问题，但仍在加紧进行训练。照此下去，要达到南太平洋海战当时的技术水平恐怕要到昭和十八年6月以后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想法回特鲁克的。

再说，打仗是敌我双方相互进行的，并非自我一厢情愿的事。这样一想，我更加感到忧心忡忡。

表 1 3次海战中使用飞机数和残存飞机数

海 战 名 称		珊瑚海海战	第二 次 所 罗 门 海 战	南太平洋海战
航 空 母 舰 名 称		瑞鹤 翔鹤	翔鹤 瑞翔 龙 隼	翔鹤 瑞鹤 瑞凤 隼鹰
海战后残存并可继续使用的飞机数	舰载战斗机数	$\frac{24}{36}$	$\frac{41}{78}$	$\frac{44}{90}$
	舰载轰炸机数	$\frac{9}{36}$	$\frac{25}{51}$	$\frac{18}{72}$
海战前可使用的飞机数	舰载攻击机数	$\frac{6}{36}$	$\frac{34}{45}$	$\frac{24}{54}$

表 2 南太平洋海战后航空母舰舰载机数

(括弧内为旧飞机数)

战队名称	母舰名称	零式舰载战斗机	九九式舰载轰炸机	九七式舰载轰炸机	小 计	总 计
第一航空战 队	瑞 鹤	各27(27)	各18(27)	各27(18)	171(171)	(267—267)
	瑞 凤	21(21)		6(6)		
第二航空战 队	隼 鹰	各27(18)	各12(18)	各(9)9	96(96)	

第六章 最后放弃瓜达尔卡纳尔

一、陆军第3次总攻亦遭失败

“此战定要成功”瓜岛第3次总攻就是这样一次我全军希望所在战斗。以此作为契机，敌我双方在瓜岛至近海面上反复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大舰队决战，结果，出现了对我绝对不利的局面。原因就在于我舰队和航空部队没有完成自己的首要任务——护卫运输船。

敌人新造的战舰“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和原以为在南太平洋舰队中就已沉没的“企业”号以及其他舰艇和陆海军飞机全部动员起来，准备参加这一战斗。我军方面，把这方面的全部海军部队都动用起来，同敌军大致旗鼓相当。然而，尽管损失了“比睿”号和“雾岛”号2艘战列舰、“衣笠”号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而至关重要的运输船却全部沉没或严重破

损，运到瓜岛的货物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再有一点就是此前一直十分顽固的陆军部队此刻也头脑清醒了，认为光凭肉弹战术不能对抗美军。在大洋上损失了2艘战列舰的近藤部队中，象我这样连日派出飞机的人，一听到运送部队和装备的情况，就可以预料到战斗进程。正如前面所讲过的那样，山本大将也认为舰队无须留在这一海域，因而下命仅仅由三川中将率领的第八舰队和塚原中将指挥的基地航空兵部队同留在当地的陆军部队直接协同作战，而近藤部队则要返回特鲁克。

在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陆军中将指挥下，以新登陆的第38师为主力，加上残存下来的第2师等当地部队联合实施的第3次总攻于11月18日开始。不出所料，尽管官兵们难以形容地艰苦奋战，最后一次总攻依然以失败而告终。

反复进行总攻所需的陆军兵力在这一方面已感不足，与之协同作战的海军也缺乏准备。水面舰只自不待言，从基地航空兵的数量来看，也缺乏强行作战的力量。且不说瓜岛的战略价值，就单从为打仗而打仗的角度来考虑，陆军作战首脑部门也不得不冷静地思考问题了。

“大局已定”我在去特鲁克的“隼鹰”号舰桥上这样想。只要把基地部队送来的零星的情报归纳在一起，那么对于派到布因的“飞鹰”号的飞行队，当地的陆基飞行队、肖德兰和列卡塔等地的水上飞行队的艰苦情况就不难设想了。尤其是战斗机队受命在日没以前，有时要在用尽燃料以前一直在往返于瓜岛的舰艇上空实施警戒，甚至没跟敌军交战就一去不返了。“飞鹰”号飞行队长兼子正少佐就是其中的一位。包括该人在内的珍珠港战役以来和历经战斗的很有能力

的飞行员自己埋葬了自己，这只能说是**有勇而无谋**。虽说一时取得了胜利，但事过不久就会露出破绽。太平洋战争是一场空间战争。单从官兵数量之多寡和兵力外观之大小来判断战斗力是危险的。对于主要的战斗兵力——航空兵必须经常注意。象我国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要持续地打消耗战，用不了多久就会弄得财力枯竭。海军不知不觉地松了劲，泄了气，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将会出现更大的危机。我作为一个飞行干部跟其他一些幕僚们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待瓜岛周围的战斗。

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本应尽快采取下一步措施。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以从来不知失败为何物而自诩的日本陆海军当权者中间，看来就是有人不懂这个道理。

近藤部队的官兵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回到了特鲁克。山本大将再也没有给这支部队下达出击的命令。看来，将军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

以第八舰队为主力的外南洋部队为了让瓜岛上10000多人的生命之火不致熄灭，常以小规模的部队进行极为困难的输送。这个唯一仅有的部队所能做的也是仅此而已。因为航空兵处于劣势，结果不得不用寥寥无几的潜水舰去执行输送任务。

二、大本营下达撤退令

瓜岛作战是陆海军协同作战，是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的问题。海军当然感到这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另一

方面，对于陆军来讲，因为是首次吃了败仗，问题就似乎更为深刻。然而，再也不能迁延时日了。即使不打仗，因为饥饿、疾病，战伤等原因，在瓜岛一天又一天地失去宝贵的人员。

另一方面，在内南洋最大的海军根据地特鲁克，除了对从所罗门海域撤回的舰艇进行修理和安装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角田部队早在进港之前就将其飞行队转移到特鲁克的竹岛基地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在大本营研究如何处理瓜岛问题的同时，从新几内亚东北传来了同瓜岛相同的消息——陆海军部队正在艰苦奋战。这方面的情况还无法预测。

如果不在新几内亚方面加强作战，则腊包尔将背面受敌，说不定会陷于孤立，而敌军则可能沿新几内亚北岸继续进攻。无论如何，这方面的泊地和飞行基地都是很必需的。此前存在过的莱城机场早已不能使用了。英文：Wewak和Madang，都在新几内亚东部

这样一来，可以选择的只有威瓦克和马丹两地了。而威瓦克既可作为泊地，又可作为飞行基地。确实是一个绝好的所在。日文：△号作战

为攻占这两个地方的作战称为“姆代号作战”，时间为12月18日，由三川中将全面负责指挥，由陆海军协同作战。

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考虑到的总是航空母舰部队。角田部队一时编入三川中将部队，在其指挥下驶离特鲁克向威瓦克海面出击。这一作战业已决定时，我因为执行联络任务正在内地，收到至急召回命令后回到部队去了。我乘水上飞机回到特鲁克基地，尔后来到了正准备出击的“隼鹰”号舰上，

归心似箭。

因为没有飞机支援，轻巡洋舰“天龙”号在马丹被敌潜水舰击沉。万幸，小西秀雄陆军中佐率领的陆军部队却在威瓦克顺利登陆，完成了任务。

“这回可以暂时放心了。”我怀着这种心情回到特鲁克，重新开始了训练。可正在这当儿，又从新几内亚东岸的布纳飞来了噩耗。这是守备在该地的海军指挥官横须贺镇守府第五特别陆战队安田义达大佐的报告：

“我军阵地逐次为敌军集中炮火所毁，我守军虽反复实施有效之反击，且时以肉弹战术予敌以巨大损害，然依战况之大局判断，确保布纳已迫于今明两日。要而言之，交战40余日来，不分军人军属皆克尽厥职。此间，对上司之指导、航空部队之协力及陆军之协同不胜感激。遥祝皇国隆昌，诸君武运长久。”

这封拍给安田大佐直属上级——第七根据地司令官，大本营海军部部长和联合舰队参谋长等人的电报足以引起我海军官兵的特殊的关心，因为我们一直关心瓜岛的局势。新几内亚也在告急。我从内心里感到战局严重。这是12月28日的事情。

在这以前，为了对日趋严重的所罗门、新几内亚方面的战局采取对策，大本营海军部决定把当时将司令部设在腊包尔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八舰队合并在一起，改为新编东南方面舰队，任命草鹿任一中将为该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中还将兼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将司令部设在腊包尔。陆军中在11月27日就已编成了由今村均大将指挥的第八方面军。百武中将军的第17军主要担当所罗门方面的作战任务。安

达二十三中将的第18军主要担当新几内亚方面作战任务。第6飞行师从此开始配属于这一方面的部队。

与此同时，大本营陆海军部之间从12月下旬开始在东京研究了今后的作战方针。

研究结果明确了一个问题：大本营为了强行规定作战方针，无论如何也要征用30万吨船舶。然而，从物资动员计划角度来看，这是极为苛刻的要求，始终未得到政府的同意。此外，对于军队自身来讲，为了今后继续作战，宁可牺牲后方防备，也要把人员、兵器和资材投入战场。于是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然而，再也不能迁延时日了。12月31日在昭和十七年完结之日终于做出了决断。这就是：迎接新年，改变战场。

1月4日，大本营下达了从瓜岛撤兵的命令。

为了进行撤兵的准备，进入1月以后，对瓜岛又加强了空袭，驱逐舰频繁进出于瓜岛周围。

在瓜岛战场开始活跃的同时，角田部队又被派往威瓦克。在重新开始的海陆协同作战中，海军部队的任务是对来自帕劳群岛的，输送第20师的船团实行反潜和对空防卫。因为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决定从航行于太平洋上的“隼鹰”号向威瓦克基地派遣飞行队。我离开航空母舰，随飞行队一起出发了。

说是机场，实际上只不过象用3—4个母舰甲板连接起来的一块小地方。尽管如此，由于派遣指挥官——“隼鹰”号飞行长桥口乔少佐指挥有方，虽然仅有30架飞机却能使一再纠缠的敌机无法接近，并且压制了敌潜水艇，从而保证了我海陆军的协同作战。我方被击落的飞机仅10几架，而且都是

大型飞机。如果没有战斗机的护卫，我军会遭到巨大损失。曾任侍从武官、为人温厚的青木重诚师长郑重地向海军官兵表示了谢意。为此，派遣队员们忘记了连日奋战的劳苦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大家都感到高兴。

此地距腊包尔和卡维恩都是飞机单程飞行的距离。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力已经很少了，以至于不得不往此地派遣为数很少的舰载机。这里不仅飞机少，而且又失去了开战以来久经战斗的飞行员。此种作战本来并非日本海军的任务，可就是在此种作战中失去了舰载机的飞行员。

1月23日，我在飞行队出发前先走一步，从威瓦克乘飞机到腊包尔去报告作战经过，当时，腊包尔的布纳卡那岛机场上有许多陆军飞机。“这些飞机要能往海上飞可就好了……”我不由发了一句牢骚。

当时，“隼鹰”号的飞行队在陆军地面部队的欢送中从威瓦克出发，径直飞到新爱尔兰岛北端的卡维恩。第2天一清早就飞回特鲁克制订新的训练计划。

这样，我陆海军在新几内亚北岸获得了新的据点，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实施瓜岛撤退战了。

日语：ケ号作战

三、“开代号作战”——奇迹般的撤退

瓜岛撤退作战除了少数有关人员外，对外对内一律严格保密。此次作战的名称是“开代号作战”。撤退前，部队装成从外表上看来依然在积极作战的样子。

作战要领是：首先以外南洋部队为主，用驱逐舰运送瓜岛撤退所必需的人员和物品，返回时尽可能运回更多的伤病

员。大致上做好准备之后，剩下的人员以战场转移的形式撤退。参加这一作战的海军舰艇叫做增援部队。

这一期间，基地航空兵全力进攻瓜岛，直接协同这一作战，驻扎在特鲁克的近藤部队曾4次向瓜岛北方海面出击，间接担当护卫任务并准备万一。

角田中将将小泽中将派来的“瑞凤”号合编，下令在近藤中将指挥下作战。

1月29日，近藤部进入战斗部署，从特鲁克出击。

此前，外南洋部队为了准备“开代号作战”，于1月10日派出8艘驱逐舰向瓜岛运送弹药，利用恶天候的结果使登陆成功。14日，同样用9艘驱逐舰进行运输。28日攻略部队于瓜岛北部的鲁塞尔岛登陆。这样就确保了应急中转基地，完成了撤兵准备。

这一期间，基地航空兵反复空袭瓜岛，装出一副进攻的假象。

2月1日，由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少将和第十战队司令官小柳富次少将率领的20艘驱逐舰为配合第1次撤退而向肖德兰岛出击。基地航空部队和外南洋部队的水上飞机按计划行动，白天用战斗机对这支部队进行空中警戒，夜间用陆基攻击机轰炸瓜岛机场。此外还用水上飞机部队攻击敌军的鱼雷艇。在这种情况下，驱逐舰巧妙地行动，安全地收容了全部预定收容的人员。

在返航归来的第2天早晨，我撤兵部队曾遭到大约30架敌机的攻击，但几乎未受损失，整个部队在布因地区登陆。第1次撤兵宣告成功。

2月3日，我巡逻机在图拉吉东南约270海里处发现了

包括战列舰在内的敌军大部队，在该岛东面约70海里的地方又发现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部队。角田部队感到紧张，但并没有发现敌军采取积极行动。

2月4日，为了配合第2次撤退，曾派出1艘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出击，虽在中途曾同敌机交战，但由于得到昼夜活动的航空部队的协助，再次成功地完成了收容。

2月7日，终于到了最后撤兵的时候。

巡逻机虽然在瓜岛东南约300海里的地方发现了敌军的一支有力部队，但我军依然按原定计划强行作战。18艘驱逐舰从肖德兰出击，中途一面同敌机交战，一面向泊地接近，此次也安全地达到了目的。

原来设想得很难的“开代号作战”在陆海军紧密协同下，就这样结束了。

收容的陆海军人员总计为：

瓜岛：11316名

罗塞尔岛：390名

能把两个岛上凡能乘船的人全员收容，这真可以说是奇迹。

此次作战中，我方的损失只是“卷云”号驱逐舰于2月1日夜里在瓜岛泊地海面上为支援收容部队而触雷沉没。除此而外，再没有发生更大问题。

南海的一个小岛上延续半年的一出悲剧就这样闭幕了。对于这场同中途岛作战等同的一大失败，日本陆海军总该接受某种教训吧？

关于此次作战的战略价值暂且不论，单讲作战中损失的兵力就有陆军约2个师，海军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1

艘、大型巡洋舰 3 艘、轻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12 艘、潜水艇 8 艘。至于受伤的舰只，即使不包括战列舰，也超过损失舰只的 1 倍，两者加在一起，实际上跟平时联合舰队总兵力不相上下。至于航空兵，损失的飞行员数大致相当于开战时舰载机飞行员的总和。尤其是航空兵力的损失，对于以后日本联合舰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离开瓜岛北方海面，到遥远的地方来支援外南洋部队苦战的近藤部队，在此次作战中虽然数次跟敌军大型飞机接触，但没有受到损失，因此，作战结束后，根据山本大将的命令回到特鲁克。

第七章 山本大将之死

一、“伊代号作战”——向腊包尔集结

日语：I号作战

瓜岛之役之败绩固然因为敌军国力雄厚和作战顽强，但究其败因则大部应归咎于日本海军、大本营海军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之失误。

败因之一就是确定陆上航空基地的延伸距离这一问题上，当事者过于无定见。在因为胜利而头脑昏昏的第一阶段作战期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方面，即使在超越海面的情况下，基地延伸的最大距离也只限于肯达里与古邦之间的 380 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至岩国间的直线距离），而通常情况下，则以 300 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至冈山之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来制订下一阶段的基地设置计划。此次作战中，当事者有失慎重，一举越过 600 海里（相当于銚子与五

岛间的直线距离)，把基地从腊包尔延伸至瓜岛，这一失策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失败。这是因为初战告捷而对战争前途过于乐观，而后又凭着惯性继续下滑的日本海军，特别是航空兵领导者的最大失策。日本海军有一种特殊的性格，这就是对于基地间的相互支援、输送能力及与敌军基地的距离等问题不善于进行具体而又详细的研究。上述失策就是日本海军的这一性格的体现。

败因之二是对飞行基地之设营和补给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足，对补给能力估计过高。日本海军自认为其飞机性能、飞行员的技术、以及用兵艺术都属于世界最高水平，而这种看法也的确在战场上得到证实。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关于支援航空部队作战的基地设营和补给等问题却被严重地忽视了。这同样也是航空兵领导者的一大失误，同时还是不善于在发挥综合战斗力方面下功夫的日本国民的一种特性。

大本营海军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未能看出这两个重大的缺陷，因而没有预先采取处置措施。为此不能不受到指责。正是这种情况使当时的山本大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联合舰队背上这两个严重缺陷的包袱，就象陷入泥潭一样，不能不一再遭受不应该的损失。

尽管如此，如果把美军在瓜岛登陆确实看作是敌军真正的攻势转移并破釜沉舟地进行反击，说不定还可以挽狂澜于既倒。

正如作战经过所表明的那样，敌军动员了新建造的“南达科他”号、“华盛顿”号战列舰和其他种舰只死守最初占领的桥头堡，而联合舰队却与此相反，虽然在特鲁克和腊包

尔集结了相当于敌军两倍的兵力，但结果却一败涂地。这难道不正是航空兵力不强和基地选择不当造成的后果吗？

这次失败确实有些地方使人不禁想起中途岛的往事。

如果按这种思想方法来考虑问题，那么因为对陆军过分相信而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一部分人的想法是最为天真不过了。一直以苏联为战略敌国的陆军对美国国民以及美军缺乏认识是不足为怪的。几十年来跟陆军一样受上述片面思想教育的海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就会认为对陆军的战斗力做了错误的估计，结果，海军军官们的头脑中对陆军只有很坏的印象。

第二阶段作战初期，山本大将说不定会有随波逐流，任凭战争命运摆布的想法。

瓜岛作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军作战方针明显地由攻势转为守势。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从哪方面采取防备措施都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在既了解我国国力，又了解防备实况的山本大将面前横着一座难以通过的难关。至少也有一个争取时间的问题。

大将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日益引人注目的东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方面的敌机上了。

昭和十八年（1943年）3月3日，向新几内亚东岸运送陆军官兵约20几艘船只快到莱城时，在新几内亚的休恩湾遭到约100架敌机的猛烈轰炸。运输船全部被炸沉，护卫舰只中，“荒潮”号、“朝潮”号、“白雪”号、“时津”号、“早潮”号等5艘驱逐舰沉没，其余的驱逐舰亦全部被炸伤，这是在瓜岛作战中也没有过的巨大损失。

山本大将将其所属大部航空部队集中于腊包尔方面，企

这次空中袭击战被美方称为俾斯麦海海战，日方称之为登比尔海峡的悲剧（主要战场在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岛之间的登比尔海峡）。美澳新联合空军（主要是陆军航空兵）采用了跳弹攻击战术，使炸弹在水面反弹击中船只侧舷以产生鱼雷攻击的效果，给日本运输船队巨大杀伤。除了海军军舰损失外，运输船上的7000名日本陆军官兵中有3600人沉入海中死亡。这一战直接刺激了山本五十六进行I号作战的决心

图打一场大规模的航空歼灭战。此次作战名为“伊代号作战”。4月3日，大将亲临腊包尔航空基地，直接指挥战斗。

腊包尔及其附近的阵容如下：

联合舰队司令部：

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大将
参谋长 宇垣 缠 中将
航空参谋 樋端久利雄中佐
航空参谋 室井 舍次中佐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

司令长官 草鹿 任一 中将
参谋长 中原 义正 少将
首席参谋 三和 义勇 大佐
作战参谋 大前 敏一 中佐
航空参谋 三代 辰吉 中佐
航空参谋 野村 了介 少佐

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司令部：

司令官 市丸利之介 少将
首席参谋 青木 武 中佐
航空参谋 渡边 初彦 少佐

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部：

司令官 上坂 香苗 少将
首席参谋 棚町 整 中佐
航空参谋 中西二一 少佐

第三舰队司令部：

司令长官 小泽治三郎中将

参谋长 山田 定义少将

首席参谋 高田 利种大佐

作战参谋 长井 纯隆中佐

航空参谋 小牧 一郎少佐

第二航空战队司令部：

司令官 角田 觉治中将

首席参谋 山冈末子夫大佐

航空参谋 奥官正武 少佐

各司令部驻地：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在新爱尔兰岛北端的卡维恩，第二十六航空战在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布因，其他战队皆在腊包尔。只有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按预定方案可在攻击瓜岛时出入于布因海面上巴拉列孤岛上的飞行基地。

参加战斗的飞机有：基地航空部队的190架，航空母舰部队的160架，总共350架。

尽管作战规模如此之大，而总兵力却只有350架飞机。如果把陆基攻击机也包含在内，那么从飞机数量来讲，既赶不上开战初期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南云部队，也赶不上在菲律宾、马来亚方面作战的基地航空兵——塚原部队。然而这却是开战一年半以来，在优先保证航空机的口号下，日本海军经过反复苦求才得以装备起来的名副其实的第一线航空兵的主力。

换句话说，海军航空部队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海军航空部队持续战斗到现在曾历尽多

少艰难困苦。此外，瓜岛激战所造成的创伤并未痊愈，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航空部队里还有一些不熟练的飞行员。如今，角田部队中也有一些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尉官。这些人来到航空母舰后，只经过一个月的基础训练，即使是简单条件下的基地航空战也有点不放心。后来，这果然成了现实，有一个中尉在瓜岛进攻战中因为技术不熟练在巴拉列刚一从地面起飞就坠落下来。为此，山本长官亲自将其司令部推进到第一线，以便慎重指挥作战。

攻击的要领是：配备有直接掩护战斗机的攻击队攻击陆上基地和舰船，对于前来迎击的敌机要由别动制空队来捕捉歼灭。所罗门方面的攻击称为X攻击，而新几内亚方面的攻击则称为Y攻击，4月7日以后，按表3的顺序实施。

通过4次攻击，据判断击沉敌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运输船25艘、击落飞机134架、给4个机场造成巨大损害。

与此同时，我方在这些攻击中的损失计有自爆、未飞回和大破的飞机总共49架。

16日，山本大将认为作战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决定停止“伊代号作战”，下令基地航空部队返回，执行其原有任务，航空母舰部队返回特鲁克。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此次作战，在最后一次研究会上，大家最关心的是损失的飞机的数量问题。仅仅进行4次攻击就大约失去50架飞机。这说明从质的方面来看，美军也正在逐渐赶上我飞行队的能力。看来，不仅我一个人，大家都痛感战争的前途不容乐观，前面横着一道不易闯过的难关。

此次作战的结果，第一航空战队因为飞行队编制遭到破坏而必须再次改编。为此，飞行队要返回内地。于是第二航

空战队分到特鲁克和马绍尔群岛进行强制训练。

表 3 X攻击、Y攻击一览表

X 攻 击		制空队：	
一、日期：4月7日		20型	27架
二、目标：瓜岛在泊舰只		253型	20架
三、编制：		小 计	47架
战斗机直接支援队的飞机数：		舰载轰炸机队：	
瑞鹤 23架		瑞鹤	17架
瑞凤 15架		隼鹰	17架
隼鹰 26架		飞鹰	18架
飞鹰 24架		582型	18架
582型 21架		小 计	70架
小 计 119 架		总计：	
		战斗机	157架
		舰载轰炸机	70架
			227架
Y攻击（第一次）		Y=攻击（第一次）	
一、日期：4月11日		一、日期：4月12日	
二、目标：奥罗湾，哈贝湾（二者皆在新几内亚东北岸）的在泊舰船		二、目标：达尔文机场	
三、编制：		三、编制：	
直接支援队（战斗机）飞机数：		制空队（战斗机数）：	
瑞鹤 27架		瑞鹤	23架
瑞凤 15架		飞鹰	17架
隼鹰 9架		隼鹰	15架
飞鹰 21架		小 计	55架
小 计 72架		第一攻击队：	
舰载轰炸机队：		直接支援战斗机数	
瑞鹤 14架		240型	19架
飞鹰 8架		582型	18架
小 计 22架		小 计	37架
总计 94架		陆基攻击机队	
		751型	18架

第二攻击队		陆基攻击机			
直接支援队的战斗机数:		705型攻击机		26架	
253型	18架	战斗型		124	} 168
瑞凤	14架	陆基攻击机		44	
小计	32架	总计:			
<hr/>					
Y = 攻击 (第二次)			B. 基地部队		
一、日期: 4月14日			直接支援战斗机数:		
二、目标: 米尔恩港(新几内亚东南端)			204型		
			19架		
三、编制:			253型		
A. 航空母舰部队:			16架		
直接支援队的战斗机数:			682型		
瑞鹤			19架		
瑞凤			小计		
隼鹰			54架		
飞鹰			陆基攻击机数:		
小计			705型		
75架			27架		
			751型		
			17架		
			小计		
			44架		
舰载轰炸机数:			总计:		
隼鹰			战斗机		
11架			129架		
飞鹰			舰载轰炸机		
12架			23架		
小计			陆基攻击机		
23架			44架		
			} 196架		

二、长官之死 (根据宇垣日记记载)

在中途岛和瓜岛尽管吃了败仗,但联合舰队官兵对山本长官的信赖丝毫未发生动摇。这看起来近乎无限信仰的程

度。长官也一样，对一切责任全部由自己承担，从未指责过部下。

长官即使在接近赤道的腊包尔和特鲁克也经常身着纯白的军装。他那仪表堂堂的英姿是联合舰队的象征。同他接触的人从他身上感到一种可以意会而无法言传的印象。

4月6日下午，角田中将为了参加“伊代号作战”的第一个战役“X攻势”，亲自乘坐陆基攻击机，引导一批战斗机从布纳卡纳乌出发，向布因南方的小岛巴拉列飞去。

这一天天气恶劣。一场暴雨下过后，蒙上了一层火山灰土的机场和腊包尔街道遍是泥泞，难以通行，连汽车也难于开动。山本长官不顾路泞难行，到远离其住处20多公里的山地机场来为角田中将送行。

角田部队的飞行员们听到山本长官的表示鼓励的话语之后，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出发了。机场跑道上到处是泥泞，战斗机的轮子上沾满了泥污，在角田司令官座机的带领下，战斗机一架跟着一架起飞了。我也乘坐司令官机。飞机“忽”地一声离开地面时，我不由向飞行指挥所方向看了一眼，长官和宇垣参谋长的纯白色的军服在那里显得格外醒目。这跟长官在柱岛和特鲁克迎送舰队时的情况毫无二致。然而，飞行员们出征前受长官亲自送行这在太平洋战争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腊包尔南方海面上好象垂下了黑幕，一道厚厚的风雨壁遮断了我们的视线。我所引导的不单是复座机，此外还有45架单座飞机，因此，必须格外谨慎。不管司令官有多么旺盛的进攻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飞了20几分钟，本想穿过黑云，可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乌云的尽头，

最后，不得已返航了。为了掩盖我军意图，按计划要在日没时分在巴拉列降落。1小时以后，在布纳卡纳乌着陆时，由于天晚和气象不佳，周遭已显得暮色昏冥了。

要先让战斗机降落。一共才2架，起落架被固定住以后，竖立起来。我们一直看到战斗机降落完毕。我们最后着陆，直到跟司令官一起回到飞行队指挥所，我的心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这时我在昏冥的暮色中看到了长官的白军服。他收到了我们返航的电报，正在等待我们归来。

按计划要在7号开始攻击，无论如何也要在6号这天到达巴拉列，可现在情况很糟。我驱车在遍地泥泞的夜路上摸索着到山下的小泽部队司令部去，等到我受领完命令回到机场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按照命令，部队要在7日拂晓起飞，飞到巴拉列，按预定方案实行攻击。

传令员当即飞走了。

7日拂晓机场上开始做出发准备。地理情况不熟，又加上困难很大，可谁也没有不满，没人发出怨言。

“不要辜负长官的期望”，这就是笼罩全队的一种情绪。我自不待言，就是喜欢挑剔的角田司令也没有必要抬高嗓门讲话。

尽管准备工作有了很大变化，但是“X攻势”还是按原定方案进行的。

“伊代号作战”结束后，山本长官对参加作战的各部队的指挥官、飞行队的军官以上人员做了训示。他说今后战局不容乐观，海上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航空战的成败。他的讲话说服力很强，给聆听训示的人一种异常深刻的印象。

4月18日，长官为了到第一线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基地去

视察，于上午6点从腊包尔出发飞向巴拉列。送别了长官机之后，我陪同角田司令官从腊包尔起飞到特鲁克去。回到“飞鹰”号上时，通信参谋面带悲痛的表情，把一分电报交给角田司令官。平时颇为沉着的角田司令官这回也“噢”地叫了一声，接着便哑口无言了。

当天山本长官的行动在长官的随行人员——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的日记里有着详细的记载（下面引用的文字即为日记的原文）：

“山本长官为观察前线和访问第十七军司令官而去布因，预定十九日返回特鲁克。”

应为百武

过去的9个月，在瓜岛陆地战斗中，输送、撤退作战中，为配合这些战斗而进行的航空警戒和空中攻击中，长官对于反复进行殊死战斗的所罗门群岛方面的陆海军部队，特别是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成中将指挥的陆军部队始终十分关切。长官此次布因之行正是他的一片深情的表现。长官平时在腊包尔总是着白军装，而这回为了向陆军致意，第一次穿上了草绿色的第三种军服。

“长官所乘飞机为一式陆上攻击机，一号机中有长官、福崎副官、高田军医主任、一号航空参谋樋端。

乘坐二号机的有参谋长、北村会计主任、今中通信参谋、二号航空参谋室井。海洋气象主任”

飞机是在上午6点从腊包尔机场起飞的。

“我们上机后，2机当即发动，来至跑道终端时，先是一号机，其次二号机依次起飞。湾内火山尽收眼底，编队向东南方向飞去。天晴气朗，视野清晰，堪称最佳飞行天气。

时刻可以看到左右后及上方各有3架战斗机实行警戒与

护卫。根据我的记忆，飞行高度为1500米。二号机位于一号机的左斜后方，编队技术高超，两机机翼几乎相抵，位于一号机指挥官席上的长官的侧影以及其他不停移动的身姿历历在目。

边飞行边听取飞行用图所附地物说明。每个人都在仔细玩味此次舒适的飞行。

飞至布干维尔岛西侧时，飞行高度降至七八百米。飞机呈一直线飞越热带原始林时，机中传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按计划于0745在巴拉列着陆，我看下手表，时间为0730，当即忆起只剩最后一刻钟飞行。’

此时，我们所乘飞机突然随一号机急剧下降，一时竟降到50米高度。怎么回事？大家共同感到奇怪。及至问到位于通路上的机长（或者是飞行军士？）时，回答是：‘可能发生了事故。’既然这样讲，一定是重大事故，真是过于疏忽大意。事后判明，我上空战斗机发现敌军24架战斗机在向南飞行途中突然折回。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俯冲以便向中攻队告警。此时，一号机亦认出敌机。时间紧迫，不容半点迟疑。该机亦急忙俯冲下降，险些与密林相触。至此，飞行员进入战斗部署，打开炮门，准备射击。风声、机枪声交相混杂。

座机下降至几乎与密林相触高度时，敌机与我方护卫战斗机已展开队形进行空战。4倍于我的敌机紧紧咬住我中攻机不放。对此，我中攻机骤然来一个90度的大角度回避。机长凝视上空，发现敌机向我冲过来时，用手拍主驾驶员肩膀并指着左右方向。

一号机向右，二号机向左，两者分开后，距离逐渐加

大。完成第二次回避之后，我想看一下一号机情况怎样。不知为什么，只见一号机在大约4000米的距离上，贴着密林的顶端，冒着烟火，减速向南滑去。

‘糟了！！’我心中暗想，一把拉过站在斜后方通路上的室井航空参谋的肩膀，用手指着说：

‘看，长官机。’

长官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这是仅仅20几秒钟的事情。因为敌机又来袭击，我们的座机又急速转弯，于是看不到长官的飞机了。还没来得及飞成水平位置，我就忧心忡忡地想弄清情况如何。当然，结果不出所料。再看时，飞机连个影子也没有了。只见密林中一股黑烟冲天而起。

噫，万事休矣！！

此刻，我机来不及飞向莫伊拉岬，全速向海上飞去。向右后方望去，只见一号机最先到达的地方，双方在进行空战。机体呈H型的P-38战斗机上升半圈以后，来个急回旋向我机逼近。来得好哇！我把机枪对准紧跟在后面的敌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开炮的声音清晰可闻，敌机更加接近我射击线（指未击中——原作者注）。此刻，敌机利用其速度优势，迅速向我接近，其射击线按水平方向忽左忽右地向我集中过来。不时可以听到机体中弹的声音。一时束手无策，感到‘末日’来临。

此时，我机枪射击声减少，再也听不到指挥官的声音。据判断机上有人牺牲。室井参谋摊开双手伏在桌面上。看来，敌机早已击中我机，我机上已有人被打死（事后根据会计主任目击情况得出的结论）。

坐在我前面的主驾驶员感到右机翼中弹，为做好迫降准备，他拉动了舵杆，降低了飞行高度，本想最后恢复水平位置，但此时已操纵失灵，于是不顾一切，当即以全速按俯角向水中冲去，紧接着又以九十度以上的角度向左翻转。

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不是坠落，就是迫降。我感到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俯冲时，我也感到某种异常的感觉，在飞机突然翻转的瞬间，我翻了个筋头，从指挥官座席跌到机内通道里去，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一瞬间负伤的。

飞机坠落的同时，周围一片黑暗。我感到海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扑来，而我却一筹莫展。“一切都完了。头脑里除了这种念头以外，再没有其他想法。似乎既没有焦虑，也不想垂死挣扎，因为已失去信心（也不认为自己失去了意识，因为并没呛水。我判断转瞬之间就要丧命了）。”

（中间从略）

出事当天通过飞机搜索确定了一号机坠落位置（据报告机体业已烧毁，人体无法辨认）。布干维尔岛的土著居民最先向在该岛西岸修筑道路的陆军部队报告了一号机坠落位置。陆军当即派出救援部队，翌日，先于海军救援队到达出事地点，收容了遗体之后，在归途同海军部队会合。

长官遗体躺在机外的凳子上，手中依然握着军刀，身体尚未腐化。用猎潜艇护送途中进行检视时，发现头下部及肩部被机枪子弹打穿。可以设想，长官在机上并没有当即死去。据主任医师讲，半烧伤部分尚可辨认，而烧得糜烂的部分则模糊不清。

至于二号机，曾在水深二十米的水域附近派潜水员努力搜索，但只发现飞散四处的机轮、发动机、螺旋桨、机枪和

一把军刀，机体本身未能发现。第2天和第3天有两具飞行员的尸体漂至海岸。

两机人员中只有我和会计主任幸存，长官以下幕僚及飞行员全部牺牲。虽说战争中死人乃是司空见惯之常事，但是我终究有不周之处。

据事后听到的消息，一两天以前进行的早晨侦察中曾发现敌军按战斗编队飞行。对比以前的单机行动，这应该认为是十分异常的情况。这一报告于出事后第2天以综合报告形式交给东南方面舰队，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

山本长官的许多部下把鲜血流在了所罗门群岛的土地上。尔今，在海军和全体国民中深孚众望的山本长官也跟所罗门的朝露一起消失了。海军航空界的俊秀翘端和室井两位参谋也有着跟长官相同的命运。宇垣参谋长虽负重伤，但终于幸免遇难。

山本长官一行的行动本来是严格保密的，然而位于布因岛南面的肖德兰水上飞机基地指挥官为了表示礼仪，在给其所属部队拍电报时，曾用过“长官将到此地”的电文，这一电文被设于珍珠港的尼米兹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电码。这一情报当即送到瓜岛的亨德森基地。由米契尔少校指挥的16架P-38型双机身双发动机的战斗机在布干维尔岛西南端附近待机行动。

长官一行对此一无所知，在临近目的地巴拉列时遭到敌机奇袭。在兰法亚大尉编队的火炮射击下，长官机在莫伊拉岬的303.9度，距海岸8海里的陆地上被击坠。

后来，我曾因为处理作战事宜去布因基地，顺便参拜了长官墓。布因根据地司令部附近竖了一座朴素的纪念碑。

无论上次的中途岛海战，还是此次的遇难，美国的情报人员都极为活跃。结果，不仅挫败了日本海军中一位最卓越的指挥官山本大将的作战计划，而且还剥夺了大将本人的生命，加速了日本失败的进程。

中途岛海战后，山本长官曾给自己的命运做过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果然应验了。而战争推移的进程也正好和大将在开战前所预计的一样。

强烈主张开战的人也许直到现在依然做他们的胜利的美梦吧？我们这些只是奉命在前线打仗的人也许还能得救吧？他远见卓识，坚决反对跟美英打仗。在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以后，他虽然知道国家的未来，但还是不得不用自己的双肩担负起国家的命运。大将的这种矛盾的心情我是无法用笔墨所能描述的。

大将于大正十三年在霞浦航空队任副长，同海军航空兵发生关系以来到现在正好是20年。“哪个驾驶员蹩脚，就乘坐哪架飞机。”大将常用这句话给航空队的干部出难题。如今，大将能够跟由他培育起来的飞行队共命运，这也许可以说是聊以自慰吧。

我在特鲁克悲伤地看着降下大将旗的“武藏”号旗舰的桅杆时不由产生了上面的想法。

第八章 对第二阶段作战的回顾

如果把第一阶段作战看作是奇袭战，那么第二阶段作战应该说是正面攻击战。

以台湾为跳板，进而对东南亚各地实行压制的我基地航

空部队对以前一直保密的飞机的性能，在战争中可以说做了奇迹般的发挥。

我军所首创的按集团方式使用航空母舰的新战法，后来也被美军所仿效。根据战后调查，开战初期，美国的航空母舰是按单舰使用原则进行训练的。

以600海里以上的距离为活动半径，在大洋上使用单座战斗机，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陆海军都认为这是难以想象的、异想天开之举。中型攻击机带着鱼雷作600海里以上的飞行，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偏离常识太远的事。正因为如此，英国海军在马来亚海面上派出了极其珍贵的两艘战列舰。这与其说是敌人的疏忽，莫如说是我军用兵艺术的胜利。

然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我军航空部队却有着一个人们看不到的障碍，这就是在飞行员人数和飞机数量两方面受到的局限。

号称天下无敌的我海上和陆上航空部队，开战当时，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尽全力使出了所有招数，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达到了我国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正因如此，开战之初，特别是第二阶段作战中，山本大将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方式一战决定胜负。然而，在中途岛遭到失败，在瓜岛再次受挫，结果，不得不把十分宝贵的舰载飞行队大规模地用于陆上作战。然而，对方的飞机大部分是陆军飞机。国力微薄的日本竟然使用只占航空预算一半的海军飞机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陆海军飞机作战。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断难取胜。

战争前途本来一清二楚，但又不能不打这场战争，我国

的悲剧也就在这里埋下了根源。这场战争一定要打下去，这也是我海军航空兵无法逃避的命运。而奇迹却始终没有出现。

除上述困难外，我军还有一个修舰能力不足的弱点。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常是在敌人已被打得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刻，因为我们自己要喘息一下，给了敌人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

如果在珊瑚岛海战之后，利用敌军修理“约克城”号的机会，我军修好“翔鹤”号，再加上“瑞鹤”号，配备好新的飞行队，按原定计划向中途岛出击，那么，即使敌人破译了我方密码，我方没装配雷达、甚至作战部队遭到几次失败，但最终结局，我们所谈论的仍将是庆祝战争胜利的话题了。另一方面，正如战后一部分美国人指出的那样，如果连遭失败则国民将对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并失掉战斗热情。

另外，南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敌军在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兵力已濒临危险的边缘。当时，如果我军能将轻伤的“瑞凤”号和主机发生故障的“飞鹰”号在前进基地修好（要知道，遭到严重损伤的美“企业”号舰在南太平洋海战结束后20天就十分活跃地出现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了），而未受伤的“瑞鹤”号和“隼鹰”号如果能当即配备好飞行队，那么不仅可以避免“比睿”号、“雾岛”号和许多其他海军舰艇、运输船的牺牲，而且10000多名陆海军官兵也不会死在南海诸岛。

再有，如能在布因或其他地方建设临时机场，并派去足够的基地航空部队，那么，陆军装备的运送、运输船航速低、敌舰艇利用雷达进行夜间炮击等也许不会成为重大问题，而且最后终将获得解决。

第二部 马里亚纳海战

第一章 新长官古贺大将指挥作战

一、 第三阶段作战的设想——迎击

历时半年的瓜岛激战的结果，敌我双方都遭到巨大损失，然而敌军逐步得到恢复，其战力与日俱增；与此相反，我国捉襟见肘，消耗几乎无法补充。开战以来仅仅1年零两三个月，而海空战争的主客却已易位。特别是在此种局部战争中作为海陆作战主力的基地航空兵方面，我军处于严重的劣势，而此前稍占优势的舰载飞行队，虽然反复派往陆上基地，但那已是杯水车薪。日本海军作战的前景上早已投下了暗影。

长此下去，积极攻势作战早已是希望甚微了。然而，从不败的态势来看，从阿留申群岛西部到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腊包尔、新几内亚北岸、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的一条防线依然存在。只要固守这条防线，让前来进攻的敌军付出重大伤亡，从而赢得时间，我军仍有恢复元气的希望。打仗总是互有得失的，我方处境困难，对方同样也有难处。特别是在攻守易位的情况下，敌人的战线拖得越长，随之而来的薄弱环节也就越多。如能抓住敌人的薄弱环

节，出兵迎敌，进行决战挫，败敌军的锐气，也许能开辟战局好转的路径。基于这种想法，在第三阶段作战中，日本海军虽决定采取守势，但早期决战的思想依然没有放弃。

本着上述设想，大本营海军部在昭和十八年（1943）3月25日确定了“大东亚战争第三阶段作战中帝国海军之作战方针。”基于这一方针，海军部对联合舰队、各镇守府、各警备府下达了关于当前作战的指示：

大海指第二〇九号

昭和十八年3月25日

军令部总长 永野修身

对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指示

一、大东亚战争第三阶段帝国海军之作战方针见另纸第一部分。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以另纸第二作战方针为依据实施作战。

另纸第一项

大东亚战争第三阶段中帝国海军之作战方针。

第一，对美英作战

1. 作战方针纲要

第三阶段作战中，帝国海军作战目的在于歼灭东亚海域来攻之敌舰队及航空兵，破坏敌之海上运输线，与此同时，宜尽速确立帝国海军自强必胜之战略态势，以此挫败敌军之锐气。为此：

（一）空战中应首先以尽速确立必胜态势为目标；

（二）利用时机，以奇袭方式将敌舰队击溃于其前进基地，用攻击或奇袭方式破坏敌所需之战略要点，将敌之进攻

企图粉碎于未然，与此同时，设法诱敌舰队出击，乘机捕捉并予以击溃；

（三）尽速加强战略要地之防卫，如敌来攻，则我应先发制人，在海上兵力与航空兵紧密配合下予以击破；

（四）加强对敌海上运输之破坏，切断敌兵力增援与补给，使其丧失战斗意志；

（五）设法保障我海上交通畅通无阻；

（六）对敌人之空袭我本土宜严加戒备。

2. 防备

防备任务之分配详见下项，内线之防备应以反潜防空为主；外线之防备应以阻止敌之攻略和防空反潜二重点为主。为此，应特别注意同当地陆军部队保持密切联系。防备任务之分配如下：

镇守府、警备府部队（海南警备府除外）负责所辖各警备区之防备；

第四舰队负责南洋海军区，“吉尔伯特”诸岛、瑙鲁、大洋岛、大鸟岛、大官岛及鸟岛之防备；

第五舰队负责阿留申方面占领地区之防备；

东南方面舰队负责原英属“新几内亚”以东的南方占领地区之防备；

西南方面舰队负责原荷属“新几内亚”以西的南方占领地区之防备；

中国方面舰队负责中国沿岸占领地区之防备

3. 海上交通保障

（一）镇守府部队、警备府部队、中国方面部队、东南方面部队、西南方面部队、第四舰队及第五舰队依其所在

地区对我国和中国之沿岸及占领地域之海上交通实行保护，必要时可派出适宜之部队保护上述地区所面临海面之海上交通。

(二) 前项以外之外线作战部队在不妨碍其所承担任务前提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其所在海域实行反潜扫荡，并与该地域之驻扎部队实行配合。

4. 运输补给

(一) 对外线基地运送补给中应适当选择舰艇、航路与时机，并应实行必要之海上与空中警戒，以期保证对外线部队实行补给之安全。

(二) 对于海岛末端基地之补给，按实际情况可派潜水艇或其他舰艇实施之。

(三) 对于外廓要地之陆军部队应尽一切可能运送补给。

第二，同美、英、中3国作战中，同苏联亦开战时的作战(乙种作战)方针

1. 作战方针之纲要

在同美、英、中3国作战途中，如果同苏联亦开战，则帝国海军之目的在于：在达到对美、英、中3国作战目的的同时，消灭苏联东部之舰队及航空兵，攻占北库页岛及“堪察加”方面之要地，为此

(一) 在海陆紧密配合下，开战伊始即应尽一切可能以大兵力先发制人，努力在短期内达到作战目的。

(二) 空战中特别应以先发制人之手段将敌之航空兵尽速歼灭，借此以加速海陆作战进程，同时，设法保证我后方运输路线及重要设施之安全。

(三) 对敌军之各种防卫应严加戒备，应采取先发制人之方式予以封锁。

(四) 尽一切努力切断美苏间之联系。

(五) 对美、英、中三国之作战宜大致按现行作战方针实施之。

2. 防备、保护海上交通及补给之运输等事宜

(一) 严防对帝国要地之空袭，扼守对马及宗谷海峡，阻止敌舰队之通航。

(二) 保护本土之太平洋沿岸地区、中国沿岸地区及南方占领地区的海上交通，特别应确保我本土及中国至朝鲜以及关东州^①之海上交通。

(三) 根据地之使用做如下之划分：

以第五舰队为基干的部队：

作战初期使用横须贺军港及大湊主港，作战中期及以后时期使用舞鹤军港及大湊主港。

其他部队：现行使用区不变。

另纸第二

大东亚战争第三阶段中联合舰队根据帝国海军作战方针所应采取之作战方针

第一，对美、英、中3国之作战方针

1. 空战

(一) 尽速捕捉敌航空兵力并歼灭之，努力建立制空权。

(二) 基地航空兵之主力应配备于南太平洋，部分兵力

^① 指我国旅大地区——译者注

配备于西南方面，在捕捉并歼灭敌航空兵力及进攻部队同时，攻击并彻底切断敌前进基地之补给运输线，部分兵力对本国东北及北方实行警戒。

(三) 舰载航空兵之主力应配备于太平洋方面，部分兵力根据需要配备于西南方面，实施适当之机动作战同时，应适当集中或分散兵力，通过迎击作战歼灭敌军，务期作战之胜利。

2. 潜水艇作战

(一) 潜水艇作战之重点在于破坏敌之海上运输，阻止敌军进攻之同时应努力削弱其战斗力，借此以使敌军屈服。

(二) 酌情使用部分兵力对敌舰队及要地实行奇袭。

(三) 用部分潜水艇为前进基地运送补给。

(四) 敌舰队主力来攻时，应与之保持接触并削弱其兵力。

3. 破坏海上运输战

(一) 用潜水艇、飞机及水上飞机等各种兵力极力破坏敌之海上运输。

(二) 破坏海上运输战应以切断美澳两国之联系及印度洋东部对印尼、澳大利亚之运输线为主要目标，根据敌情及所用兵力酌情选择重点方向，视战局之进展，用部分兵力，破坏美国西海岸及“夏威夷”近海方面之运输。

(三) 与活动于印度洋方面之德意两国之潜水艇保持紧密联系，努力与之配合作战。

当时，欧洲方面德苏战争在包括斯大林格勒在内的东部战线已达到高潮，在北美盟国方面正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形

势令人捉摸不定。

二、阿图岛死战

山本大将于昭和十八年（1943）4月18日战死，4月21日，当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大将继山本大将之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新任长官当即到职，在停泊于特鲁克的“武藏”号上升起将旗。4月25日曾任军令部第一部长的福留繁中将任参谋长、原第二舰队参谋柳泽藏之助大佐任首席参谋、小泽部队的参谋内藤雄中佐任航空参谋。距“隼鹰”号很近的“武藏”号巨舰的桅杆上，一面崭新的大将旗高高飘扬。我站在“隼鹰”号飞行甲板上望着这面旗帜，更加感觉到战争已进入进退维谷的新阶段，不觉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

在重建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高潮中迎来了4月27日。我在角田部队任职早已满1年了，在宽阔的飞行甲板上散步时，想起了这一年战斗的经过。到任一个月后，角田部队作为全部作战部队的先锋冒着暴风雨，向阿留申的要冲荷兰港隐蔽航进。数日后，传来中途岛海战失败的噩耗，紧接着是瓜岛死战。因为连续进行十分激烈的战斗，有时竟忘却了时间。这一切似乎是很早以前的事，但实际上，却发生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

我的默想突然间被打断了。原来是电报收发员送来一份紧急电报。

“本日清晨起，我部连续遭到敌巡洋舰与驱逐舰炮击……”

这是从阿留申群岛海军电台发来的电报。

在这以前，各战线都没有任何消息，现在，在一片沉寂中突然从阿留申方向传来敌军活动的消息，这就特别引人注意。

难道又是敌军登陆吗？我好象有了这种预感。

敌军确实有这种采取积极行动的企图，但是这种积极行动究竟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向其他正面进攻的前兆，还是对日本本土实行空袭的预谋呢？要不，就是要对阿图岛，基斯卡岛直接发起进攻。敌人的意图究竟何在，一时尚难以揣测。

原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細萱戊子郎中将因在1943年3月27日的科曼多尔斯基群岛海战中指挥不力被撤职

第五舰队司令长官河濑四郎中将当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对日本本土东方海面一线加强警戒。中将本人于第2天（28日）亲自率领部队从大湊出发，向位于千岛北端的幌筵出击。

5月2日，敌机计85架次袭击基斯卡岛，针对这种不寻常的情况，该方面部队处于连续戒备状态。

5月12日清晨，阿图岛附近海面上出现了敌军规模巨大的运输船队。当天，又收到了敌人开始强行登陆的电报。这使得联合舰队的官兵颇为震惊，因为这是继瓜岛之后的反攻。

河濑中将当即下令：

- 一、于基斯卡待命的4艘潜水艇火速开往阿图岛；
- 二、由森友一少将指挥的由轻巡洋舰“木曾”号和驱逐舰“若叶”号组成的部队攻击敌运输船队；
- 三、3000名增援北方军的部队在幌筵待机。

中将下达命令之后，亲率“摩耶”号旗舰和“白云”号

舰从幌筵出击。然而，据报告，敌军兵力强大，在陆上航空部队和航空母舰的支援下，有一支包含战列舰1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7艘、运输船10艘的部队。这样大的部队，河濑中将的第五舰队是无论如何也啃不动的。

决心救援阿图岛，乘此机会也许能进行一场决战。古贺大将做出此种决断之后，命令驻扎在特鲁克和内地的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集结于东京湾。角田部队再一次对“武藏”号以下的各种舰只实行直接空中警戒，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从特鲁克向东京湾疾驰。

只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期间，联合舰队的主力就集结在东京湾的木更津海面上了。新的阵容相当引人注目。其中包括由“武藏”号、“人和”号和其他舰组成的战列舰群；包括正在修理的“翔鹤”号在内的由“翔鹤”号、“瑞凤”号、“飞鹰”号、“隼鹰”号组成的航空母舰群；巡洋舰群中，第一次出现了中途岛海战被击伤，现已经过改装的“最上”号。舰上还载有3架2座的和5架3座的共8架水上侦察机。这支大舰队看起来确实威武堂皇，然而，第一航空战队飞行员的技术却不熟练。不能虚图外表，重要的是战斗力尚未充实。尤其是只是集结以后才临时抱佛脚进行着舰训练。

“武藏”号上连日开作战会议。所研究的是北方的雾的问题。

我在一年以前曾在阿留申群岛度过了5、6、7，3个月，现在想起了当地的天气。当时，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高，去阿留申没问题。然而凭着现在的技术水平，说得难听些，雾中航行恐怕要把飞行队无谓地葬送掉。尤其是去年从6月下旬到7月上旬的2个星期时间内，阿图岛南方海面上始终

没有一天适合飞行。这样一来，体积大而防御能力薄弱的航空母舰甚至会成为其他舰只的累赘。何况基斯卡又没有陆上机场。然而敌人却在阿图岛以东约250海里的阿姆奇托卡岛上有一强大的空军基地，且敌军航空母舰有利用白令海之便。

古贺大将感到大舰队 in 北方海面行动有危险，因而似乎持慎重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图岛的形势突然急剧恶化。这一期间，以北千岛为基地的陆上攻击机队虽然也连日向阿图岛出击，但因为连续气候条件恶劣，每次都是飞至中途而折回。对此只有咬牙切齿，悔恨莫及而已。不过，苦心终有结果，5月23日，19架鱼雷飞机在大洋上进行一次700海里远的进击，在阿图岛附近成功地用鱼雷攻击了敌舰队。据报告，击沉敌驱逐舰一艘、使另一艘驱逐舰起火，并将敌一艘巡洋舰击伤。这只能说是达到了配合作战的目的，对整个战局几乎没有影响。

另一方面，我潜水艇部队却十分活跃，据报告，严重击伤敌战列舰和巡洋舰各1艘，另外，使敌一艘驱逐舰和其他舰只遭重创。阿图岛上的守备部队也从陆地上目击了这支潜水艇部队的活动情况并用电报报告了详情。

河野中将率领包括增援兵力在内的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6艘于21日从幌筵出击，准备接近阿图岛相机行动。然而，到了29日却收到了守备队长山崎保代陆军大佐的电报，报告了销毁机密文件，破坏了无线电报机和用残存部队做最后突击等情况。从那以后同该岛的联系就断绝了。驻该岛部队约2600名，其中有海军部队140名。经常被

山崎保代参与过济南五三惨案，在阿图岛阵亡后被特晋两级为中将。这次战斗是美军第一次采用跳岛战术（跳过了5000人驻守的基斯卡岛），也是日军第一次出现“玉碎冲锋”

派往该岛的第五舰队参谋江本弘中佐和数名无线电报务员也在其中。

5月31日，美军发表了完全占领阿图岛的公报。

该岛于昭和十七年6月7日被我陆海军部队占领，改名为热田岛。按占领当初的计划，我军只在当年夏季占领该岛，以后，应从岛上撤退。但中途岛之役失败以后，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该岛改为长期占领。为建设该岛，守备队曾煞费苦心。可惜不到1年竟不得不演出一场死战的悲剧。

对于远方的孤立岛屿，即使占领也很难维持。对这个问题如今有了新的认识。从地图上看，确实构成了一系列不败的态势，但是，只要我军缺乏实力，那么，这只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实际上，第三阶段作战，在其计划刚一提出时，防线的北端就已经被打破了。

有误，正确拼法为レンドバ，英语Rendova

三、伦德巴（レンドバ）岛

亦有敌军开始登陆

阿图岛陷落以后，古贺大将放弃了让联合舰队主力在北方海面出动的念头。他下令集结于东京湾内的大部分兵力留在内地进行训练，另一部分兵力再次进出于特鲁克待机行动。在航空母舰部队中，小泽中将直接率领的第一航空战队继续在内地训练。第二航空战队新司令官酒卷宗孝少将取代角田中将。在酒卷少将指挥下，该航空战队再次到特鲁克地区活动。

酒卷少将系航空兵出身，曾任航空母舰舰长，此前不久曾任基地航空舰队参谋长，是一位在腊包尔和瓜岛指挥过作

战，历经战斗的军官。比司令官稍前到任的首席参谋安延多计夫中佐也是一位航空母舰干部出身，是一位老练的驾驶员。这样一来，我自从在航空母舰部队任职1年零2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以前，角田司令官和两位首席参谋都没有从事过飞行专业。

我如今不在惴惴不安了。6月10日我奉命到特鲁克去，我这次乘坐的是水上飞机。飞机即将起飞时，我半开玩笑地对司令部的人们说：

“清一色的飞行专家凑在一起，进行空战倒很好，这回军舰可叫人不放心了。希望不要让别人叫你们旱鸭子。”

这并非是多余的话，我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旗舰“飞鹰”号在10号那天从横须贺港出航向特鲁克航进途中，于当天晚上在三宅岛东方海面遭到敌潜水艇鱼雷的攻击。当时，舰上的人们被弄得束手无策，旱鸭子出尽了洋相。只是在救援部队帮助下才勉强返回横须贺。

当时，所罗门方面，连日来有敌军大编队前来袭击肖德兰岛和门达岛，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鉴于这种情况，人们焦急地盼望酒卷部队早日到达特鲁克。然而，当时在濑户内海西部进行训练的小型航空母舰“龙凤”号却重新编到第二航空战队去了。在这以前，小型飞机的调动都要用航空母舰运载。结果，“飞鹰”号的飞机就要由“龙凤”号运载了，但整个机队（约60架）无论如何也是容纳不下的。

酒卷少将下决心通过空运来调动飞机。对于军舰来讲他是旱鸭子，可是在飞机运输方面他却满有信心。于是按横须贺—硫黄岛，硫黄岛—提尼安，提尼安—特鲁克三个阶段，成功地调动了“飞鹰”号的全部飞机。这种调动小型飞机的

方法是前所未闻的，但调动得十分出色。“龙凤”号载好舰员去追赶飞行队。

酒卷部队刚在特鲁克集结，所罗门方面敌军活动日趋激烈。我军撤退瓜岛已经3个多月了。敌人在这期间已做好了下次进攻的准备了吧？

配备在这一方面的基地航空部队所属第二十五、第二十六航空战队连日来同以瓜岛为基地的美国空军作战。敌我双方各有70到80架飞机。这在当时已算是大规模的空战了。

6月下旬以后，敌机频繁地对我设在所罗门群岛中部的门达机场进行侦察。6月29日夜，敌军对我军设于腊包尔、卡维恩、布因等地的航空基地彻夜进行空袭，30日上午零点用舰炮射击肖德兰、巴拉列门达，零点50分开始在门达西南的伦德巴岛登陆。

草鹿任一中将指挥的基地航空部队和舰艇部队全力进行反击，但始终未能将敌军赶出该岛。

古贺长官对事态极为重视，他命令当时在特鲁克的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在酒卷少将指挥下，向腊包尔，而后向第一线布因出击。

酒卷少将动用了可能使用的全部兵力，即战斗机48架，舰载轰炸机36架，舰载攻击机18架，还编入若干预备飞机，7月2日以后，从特鲁克和腊包尔先后出击，此外，还从上述两地率领全部飞机出入于布因基地，在此飘起将旗。

古贺大将5月下旬以来一直留在内地，8月15日，发布了“第三阶段联合舰队命令”以后，于8月23日再次进出于特鲁克，观察伦德巴攻防战的进程。

四、“第二航空战队没有飞行队”

当时，在所罗门方面任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兼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草鹿任一中将将司令部从腊包尔迁至布因，全面指挥航空作战；上野敬三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以腊包尔的布纳卡纳乌机场为主基地，主要用陆基攻击机作战；上坂香苗少将指挥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以腊包尔为供应基地，以布因为作战基地与瓜岛的美国空军相抗衡。

酒卷少将抵达布因后，同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相配合，当即参加激烈的空战。基地航空战的特点是以战斗机为主进行战斗。此前航空母舰部队所经历过的多次海上航空战则以击沉敌航空母舰为主要目的。只要达到这一目的，海战的胜利便唾手可得。由此可见，起主要作用的是使敌航空母舰失去保证飞机起飞能力的俯冲轰炸机，而能够制敌死命的则是鱼雷轰炸机。战斗机在援护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攻击队方面是绝对必要的，但它并没有决定海战胜负的力量。

然而在基地航空战中敌军的飞机是主攻目标。这跟海上战斗不同，即使轰炸了敌军的基地，也几乎达不到消灭敌机的目的。因此，飞行员连同飞机一起葬送掉的空战对于整个空战以及在其保护伞下进行的地面战斗、舰队战斗起着决定作用。过去的战例明显地告诉我们，海上战斗中，受害最大的是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然而，基地空战中，因为要自始至终地拼杀，损伤最多的是战斗机。

攻击地面目标或舰船时，可根据攻击目标的大小决定使用轰炸机的数量。然而，在实行援护的时候，情况却不一

样，即使被援护的飞机只有几架，敌战斗机也不多，担任援护的战斗机也必须有足够的数量。当时在所罗门方面的空战中曾定下一条原则：为援护其他机种，最少也要使用48架飞机。

以伦德巴攻防战为契机，从6月30日打响了此种基地航空战。首先是当天上午9时，27架基地航空部队的战斗机在伦德巴岛上空进击，同大约40架敌机交战。敌机过半数（23架）被击落。接着，于下午1点35分，由陆基攻击机26架、战斗机24架组成的攻击队强袭伦德巴泊地，陆攻队断然进行鱼雷攻击。据报告鱼雷击中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敌运输船被击沉（美国方面确认运输船被击沉），但由于敌人猛烈炮火的打击和约80架敌机的反击，我方亦遭到严重打击，18架陆基攻击机和12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接着又开始了第三次攻击。下午3点舰载轰炸机8架，零式战斗机21架从布因起飞去执行轰炸任务。敌运输船和驱逐舰各1艘被击中起火。

经过此次战斗的结果，我在所罗门方面基地航空部队的可用兵力只有约50架的零式战斗机，约20架的舰载轰炸机和26架陆基攻击机。

为了与空中攻击相呼应，我肖德兰方面的舰队于当天夜里企图攻入伦德巴泊地，但因敌军阻拦而未成功。

第2天（7月1日）约38架敌P-38飞机整天在伦德巴上空警戒，但我布因基地的6架舰载轰炸机和35架零式战斗机突破敌军警戒，强行轰炸，使敌在泊舰船遭到相当损失。

7月2日上午11点30分，布因基地的30架零式战斗机为援护当时驻腊包尔的第20飞行团的陆军飞机，对伦德巴进行了攻击，击落敌机9架。我方无一损失，安全返回。这是我

海军机作陆军机使用，开战以来第一次对所罗门方面进行的攻击。当天，我舰队的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于午夜时分攻击了伦德巴的敌军阵地。我方未遭损失。

7月3日，敌军在把重炮运到伦德巴岛上之后，开始炮击对岸的门达，战争前途更加不容乐观。

我陆军航空部队因7月2日的胜利而受到鼓舞，于7月4日又以17架重轰炸机在17架陆军战斗机的直接掩护下试图对停泊在伦德巴港内的敌舰进行轰炸，但受到了约30架敌机的迎击，被击落8架飞机后返回原地。这一期间49架海军战斗机击落9架敌机。在太平洋战争中，陆军飞机总共只有7月2日和4日两次参加所罗门方面的空战。

这天，酒卷部队的部分战斗机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战斗。以后，这支部队出动全部飞机夜以继日地同占有优势的美国空军反复激战。起初，主战场位于距布因约13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至丰桥间的直线距离）的伦德巴附近和距布因30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至冈山间的直线距离）的瓜岛。尽管一再将敌机击落，但美国空军的兵力却不断增强。面对这种占优势的美空军，我处于劣势的海军航空部队不得不浴血战斗。当时，美国海军使用的主要的飞机F4F已由新式飞机F4U所代换，接着又换上了F6F新式飞机。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机只有一个办法，即经常全部动员手头所有的少数战斗机，尽可能保持局部优势。这样，我飞行员不得不一天出击2到3次。然而，即使这样艰苦的战斗也无法长期打下去。

审问被击落的敌机飞行员时，他们说每隔1到3天参加1次战斗。使用合理，国力充实的美军具有足够的人员和飞

机，打的是基础坚实的战争。他们经常是在最佳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打仗的，有着充分的准备。空战打的是数量，依靠微薄的力量固然一时可以勉强过得去，但是长期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

连日来在布因上空进行空战，伤亡一天天增加，这是飞行员疲劳过度造成的恶果。因休息和营养得不到充分保障，不管飞行员自己如何努力，视力日减，注意力也越来越不能集中。在空战中即使一瞬间的疏忽也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作为作战主力的航空兵的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处于最前线的陆上部队，担任运输和护航的海上部队的辛苦则更是难以设想的。门达海军陆战队和以第13连队为中心的陆军部队尽管顽强战斗，但战场还是时刻向北方岛屿移动。因为没有雷达，我驱逐舰往往在暗夜里遭到突然袭击，炮门还没打开就被击沉了。8月6日，在考伦班加拉岛北面进行的夜战中我方损失极大。我4艘驱逐舰在驶往该岛执行运输任务中同敌舰队交战，刹那之间我“岚”号、“萩风”号、“江风”号3艘舰被击沉。我的一位上期同学（某驱逐舰舰长）在被救护之后回到布因岛时，我曾对他说：

“6号夜里，我们这里也派出了支援的飞机，因为遭到暴风，没能进行有效的配合，实在遗憾。云很低，炮声也不太清楚。”

我的这位同学说：

“不知怎么回事，舰就莫名其妙地沉了。”

他讲话时显出一副沉痛的表情，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他才好。

8月15日敌军终于登上了威拉拉威拉岛。该岛距布因70

在7月6日的库拉湾海战（Battle of Kula Gulf）和7月12日的考伦班加拉海战（battle of kolombangara）中，第三水雷战队和第二水雷战队都以旗舰被击沉，司令部全灭的代价重创美军的巡洋舰队。之后美第12驱逐舰中队司令阿利·伯克（Arleigh Albert Burke，即日后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即以他命名）想出了驱逐舰分为两组，预备组专趁日舰装填鱼雷时攻击的策略。伯克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这次8月6日的维拉湾海战中成功击溃了第四驱逐舰，仅时雨一艘驱逐舰逃脱。

海里（相当于东京到静冈间的距离），两者距离已相当近了。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即使战斗机要爬上7、8千里的高度也要绕个很远的大弯。

这样一来，从布因基地也可以清楚地听到近海夜战时舰队战斗的炮声。前线距基地越来越近，敌军对布因岛的空袭也越来越猛，双方夜以继日地进行死斗。酒卷部队的飞行员早已损失半数，如今更不能撤回了。最后于9月1日，酒卷少将以下全体人员终于奉命调到基地航空部队。我被任命为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参谋。这时的第二航空战队成了1架飞机也没有的航空母舰部队了。虽说没有牢骚满腹，但我确实感到了我国国力贫乏的辛酸。

9月21日，我单身赴任，再次被补为第二航空战队的参谋。我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离开所罗门，于10月4日回到内地。在布因的200多名飞行员中，再次在内地见面的只不过是包括伤病员在内的几个人而已。我到内地赴任时，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少将以下人员已接到了命令。

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部队就这样在陆上空战中失去最有能力的飞行员，结果，陷入半身不遂的状态。当时，第一航空战队虽然勉强恢复了战斗力，但是单靠它作为联合舰队的核心在海上活动，其战斗力是很不充分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所罗门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在北方的阿留申方面维持基斯卡也很困难。鉴于此种情况，决定撤退该岛上的陆海军部队。8月1日，由第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昌福少将指挥的我军舰队利用浓雾突破敌军的严密的警戒线，在未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收容了全体人员，而后回到幌筵岛。苦难深重的阿留申作战就此闭幕了。

第二章 航空兵力枯竭

一、为了“油”而返回新加坡

开战前后，尽管晚了一些，但在扩充航空部队方面终究做了努力，这种努力的效果终于逐渐显示出来。到了昭和十八年（1943）的下半年，内地的各航空基地新来了大批刚刚修完练习教程的飞行员。

本来航空母舰的飞行队没有固定的机场。母舰停泊时，借用陆上航空部队的基地进行飞行训练不太放心。开战时，为了消除此种不便，在九州选定数处作为特别基地供母舰使用，然而现在这些地方也被新编的陆上航空部队所占用。情况更糟的是据说内地几乎没有航空燃料。如果一无极其宝贵的油，二无机场，那么业已成为光杆司令的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要想重建，那简直是难以设想。

不错，岩国基地上是集合了一批飞机和飞行员，但以此为理由进行训练的话，可就不成其为训练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了命令，要求第二航空战队在新加坡方面的基地进行训练。

开战已经快两年了，可是舰载机从来没有在新加坡进行过训练，何况该地附近只有一处海军基地。如果不指望3个左右的陆军机场，恐怕无论如何也收容不了这么多的飞机。这一点是要考虑的，但是“有油”这一点比什么都更有魅力。各种不便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弥补，可没有油却不成。飞机没有油跟陆地上的船舶一样，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回到内地以

后，在仅仅一星期的时间里，我只是安排了飞行队的事情，尔后飞回新加坡了。在这里正当我同当地陆海军部队进行交涉，准备训练的时候，新编的飞行队已经经由冲绳、台湾、海南岛和西贡等地顺利到达新加坡。

抵新加坡后，在南方总军司令部和第三航空军所属各部队的谅解与协助下，夜以继日地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虽说人地两生，但空中却十分安静。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飞行。正象原来允诺地那样，油也不感到匮乏，真叫人高兴。

日语 3号作战

二、“娄代号作战”——又有一支航空战队投入腊包尔

昭和十八年（1943）2月下旬，自日本军队从瓜岛撤退以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舰队战斗。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我海军航空母舰的飞行队转用到陆地上以后，不得已进行十分凄惨的苦斗。然而，这期间美国的航空母舰部队的消息完全断绝了。这意味着敌军飞行队在连续进行训练。不过，据说与此同时美国却建成了“爱基克斯”号、“约克城”号

和“银行家赫尔”号等数艘新的巨型航空母舰。Essex CV-9, Yorktown CV-12, Bunker Hill CV-17。所谓“银行家”应为Bunker（碉堡）的误译

战争中进行约7个月的训练可以达到平时用1年多时间进行训练所达到的水平。我在设想将来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同时也想到了我海军面临的苦斗。

第二航空战队失掉全部飞行队的9月中旬，小泽中将直接率领的第一航空战队大体上完成训练之后开到特鲁克待机行动。

这一期间美国航空母舰部队也终于开始行动，9月1日袭

击了南鸟岛；9月18日袭击了吉尔伯特岛的塔拉瓦和马金。

古贺大将根据速战速决的计划，率领包括小泽部队在内的联合舰队的主力到马绍尔海面出击，但没有找到敌军，无奈返回特鲁克。

10月6、7两日，好久不见动静的美机动部队来攻威克岛，进行了炮击。接着，10月中旬到下旬这一期间，敌舰队又来到该方面活动。有鉴于此，古贺大将于10月24日再次率机动部队到该方面出击，但因敌情不明，再次无奈回师。

“这是不是敌人要对做好了作战准备的机动部队进行考验呢？”我暗暗想道。就是说这好比是比赛前的准备活动。

这一期间，所罗门方面的美军稳步向前推进，10月27日开始在距肖德兰岛很近的莫诺岛登陆。敌军如果在这里建立基地，则布因方面的几个航空基地就将因为后方补给路线被切断而瘫痪。腊包尔也将处在小型机的威胁之下。尤其是这个岛子是去往与其相邻，多为平地的布干维尔岛的绝好跳板。说不定这就是进攻布干维尔岛的先兆吧？面对这种情况，我腊包尔方面的基地航空兵却没有足够的兵力以阻止敌军从莫诺岛向布干维尔岛进攻。

古贺大将效仿山本大将的老办法，于10月28日，将第一航空战队的飞行队投入腊包尔，企图挽回战局。将此次作战称为“姿代号作战”。美军果然于11月1日在布因岛西南岸的塔罗基纳岬登陆。古贺大将也命令配置于北海道方面的部分航空部队到这方面出击。

为了进行这次新的空战，在小泽中将直接率领下，派遣到腊包尔的第一航空战队的兵力如下表所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全部同时调动。攻击机平均分成三组，受命依次

出击。

表 4

	翔 鹤	瑞 鹤	瑞 凤	小 计	总 计
战 斗 机	24	24	18	66	152
轰 炸 机	18	18		36	
攻 击 机	18	18	8	44	
侦 察 机	3	3		6	
计	63	63	26		

11月5日，9个月没有露面的敌航空母舰群出现于所罗门海域。当日，刚刚进入腊包尔地区的由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栗田健男中将率领的第四战队、第七战队、第八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遭到敌军猛烈的空袭。尽管我军战斗机英勇奋战，最终还是栗田中将的“爱宕”号旗舰以下的大型巡洋舰“高雄”号、“摩耶”号、“筑摩”号、“最上”号、轻巡洋舰“阿贺野”号、“能代”号和驱逐舰“藤波”号等遭到数颗直接命中弹和至近弹的打击而被击伤。

小泽部队的14架舰载攻击机，在4架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对敌军的这支机动部队断然进行夜间鱼雷攻击。据报告，击沉敌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我有4架飞机未飞回。

大本营在军舰进行曲的伴奏下发表了此次名为第一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的战果。

11月8日，小泽部队在基地航空部队配合下，用26架舰载轰炸机、71架舰载战斗机对航行于布干维尔岛西南岸，与

日本大本营宣称此战击沉了萨拉托加号航母，当这个战果报到昭和天皇那里时，呆了会儿突然说了一句：那萨拉托加好像已经被击沉了六次了，怎么那么能浮啊？

塔罗基那岛相邻的木皮纳岬海面上的敌输送船队进行了攻击，击沉了2艘运输船和3艘驱逐舰，同一天在同一海面上，又对拥有30艘船的大型输送船队以及护卫该船队的敌舰队进行攻击。我军在13架零式战斗机护卫下，用12架陆基攻击机和12架舰载攻击机实行了鱼雷攻击。据报告，击沉了战舰4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运输船2艘以上。我方有27架飞机没有飞回。

这次战斗称为第二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发表了战报。

10日，我9架舰载攻击机又对航行于塔罗基纳岬海面的敌输送船队进行了夜间鱼雷攻击。据报告，击沉敌驱逐舰1艘，运输船2艘。

在历时3天的攻击中，小泽部队损失39架飞机。飞机损失不算很多，但因为主要是技术熟练的人们进行的夜间攻击，飞行员损失很多，结果，飞行队已无法编队。为此，第二天（11日）在第三次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结束后，古贺大将命令小泽部队撤回到特鲁克。曾被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娄代号作战”就此告终。

以后，“布干维尔岛海面空战”又进行了6次，每次在远离内地的新加坡都能听到军舰进行曲。听到友军英勇善战的消息当然高兴，但是，我看到纷至沓来的战斗简报之后，总觉得有点想不通。从所使用的攻击机数量来看，战果似乎大得过分。以前，在珍珠港、珊瑚岛、中途岛、南太平洋等海战中，当时的飞行技术确实比当今小泽部队高超，而且当时零式战斗机具有压倒敌机的优势。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压制住1艘航空母舰也要有几十架飞机。此次空战中，敌战斗机的威力有所增强。对空火力和防御兵器也进一步增强。

6次布干维尔岛空战之后，拉包尔的航空兵彻底瘫痪，拉包尔从此成了孤立的据点，直到日本投降

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则尽管使用了舰底起爆式（在舰底爆炸时威力成倍增加）鱼雷，报导的得分数仍未免显得太高。布因岛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因而老是想这个问题。①

尽管进行了多次空中攻击，敌军的进攻根本没有减弱。有鉴于此，11月14日，古贺大将命令在新加坡进行训练的第三航空战队在12月上旬以前反复向特鲁克出动。

彻底改编的飞行队自组成到现在只不过1个月的时间。飞行队经过一番猛烈的训练之后，刚刚进入正规训练，实际上早就应该准备基地转移了。即使今后再训练2、3个月，面对羽毛丰满的美国航空母舰部队他们恐怕也不是对手。我心中拿不定主意。

飞行员是这么个情况，飞机的情况也并不妙。自开战至今早已2年过去了，可机种依然是零式战斗机、九九式舰载轰炸机、九九式舰载攻击机。

这一期间唯一可以信赖的是新飞行员比起他们的先辈来并不逊色。

腊包尔方面的空中攻击接连不断。自从古贺大将把马绍尔方面的一部分航空部队调到腊包尔以后，从11月17日开始，前来袭击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岛方面的敌机比过去增多了。19日前来袭击塔拉瓦的飞机竟达900架次。形势异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天古贺大将下达了“捷号作战准备”的命令。大将鉴于敌人在这方面登陆已迫在眉睫才下达了决战命令。21日清晨我驻马金和塔拉瓦两地的守备部队报告

① 战后，看到美国正式发表的公报后得知，当时美国几乎没遭到损害。看来是我方把己方飞机被击落起火误认为是敌舰被击沉，就是说，这是大本营的虚张声势，庸人自扰。

敌军登陆。马金于当天上午4点30分，塔拉瓦于翌日(22日)下午1点半通信中断。综合以后的各种情况，做出了该方面已于25日完全落入敌手的判断。

停泊在特鲁克的联合舰队因为缺乏足够的兵力，即使是大舰巨炮也没有用武之地。人们只有向着东方仰天长叹而已。

要说灾难，应该说是我们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不知人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机动部队的飞行队是在航空母舰上使用的。为此，好不容易进行了专门训练，可是训练水平稍一提高，就投到基地空战中去。这一点尽管可以找出理由，但面临危机，对于这种权宜之计联合舰队司令部不知是怎样看待的。

三、腊包尔航空队不复存在

12月10日，第二航空战队在城岛少将指挥下从新加坡出发，按直线航路飞往特鲁克。

我因为要联系工作，乘飞机先走了。经内地到达特鲁克时已经是19日了。小泽部队的大部分人员从特鲁克启航，正在回往内地的半途上。因为联系工作而留下来的航空参谋青木中佐谈了些情况，他说这回该由第一航空战队在新加坡方面进行训练了。

城岛部队一到特鲁克，四面八方就向其求援。失去了相邻的吉尔伯特岛的马绍尔群岛，危机迫在眉睫的腊包尔，到处都急如星火地告急。12月15日，敌军在新不列颠岛西端的马卡斯岬登陆。腊包尔岛上也燃起了战火，确实令人惶惶不可

终日。

25日，敌机动部队第一次袭击卡维恩，腊包尔背后也受到了威胁，特鲁克也不得安宁了。人们痛切地感到战局突变。古贺长官看来也要把城岛部队置于身边。

昭和十九年1月初，为了加强卡维恩附近的防御，决定主要用大型巡洋舰向该处运送陆军部队。为了掩护这一军事行动，城岛部队大部一时被派往卡维恩。据派遣指挥官近藤三郎少佐报告，1月1日、4日两次阻止了敌机动部队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援护任务。但敌军确实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进入1月以后，敌军攻击腊包尔的规模越来越大。1月1日100架，7日230架，14日160架，17日206架，18日110架，一刻也不容松懈。19日当天我实际动用的飞机数是：

战斗机	80架	} 合计138架
舰载轰炸机	15架	
舰载攻击机 ^①	11架	
陆基攻击机	32架	

在这种情况下，古贺大将不得不满足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任一中将的强烈要求，再次将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派往腊包尔。

1月25日，由69架舰载战斗机、36架舰载轰炸机，27架舰载攻击机，共132架飞机组成的飞行队在城岛少将指挥下，向腊包尔出动，跟经过连日苦战，疲惫不堪的基地航空部队换防，再次守卫在最前线上了。到了这一期间，由于敌军不

^① 舰载攻击机是第一航空战队的残留部队，其飞行员有三分之一的人因负伤而不能作战，事态已濒于危机。

分昼夜连续轰炸的结果，腊包尔已到了无法安眠的地步。

敌军可能得到了我部队出动的情报。26日约有200架飞机袭击腊包尔。城岛部队跟留下来的基地航空部队的部分飞机合在一起，一共92架飞机迎击敌军。第一天战斗中就损失了十多架飞机。由此看来，还得使用舰载机在陆上基地苦斗。

28日约有180架，29日约260架敌机连续袭击。到了30日，敌机终于攻击了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夸贾林环礁，31日开始在该环礁北端的鲁奥特陆基航空基地登陆，2月1日又开始在夸贾林登陆。在一个没有航空兵支援的孤岛进行防御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据判断，6日，鲁奥特和夸贾林已完全被敌军占领。

这一期间敌机对腊包尔的攻击没有间断过。现在敌人已准备好足够的兵力，在2个或3个不同的正面上，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付我军兵力都绰绰有余。2月3日，220架飞机，5日200架，9日214架进行攻击，攻击依然很激烈。城岛部队的战斗机数量一天比一天少，看起来有组织地防空战斗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2月21日以后，敌军对卡维恩的空袭非常激烈，与此相反，15、16两天对腊包尔进攻的飞机数却急剧地减少了。

人们想，这有些可疑。果然，第二天，即2月17日，敌强大的机动部队出现于特鲁克东北方，该岛于当日上午5点以后遭到约200架舰载机的猛烈攻击。收到这一电报之后，腊包尔驻地的官兵大为震惊。

敌军果然打上门来了。人们过去总是把防御重点放在腊包尔，如今不得不采取决定性的新措施了。

驻特鲁克和提尼安的航空部队迎击了来犯的敌军，但似

乎未取得多大战果。13日敌机继续空袭特鲁克。

到了这一期间，敌人根本不把我军放在眼里，其行动非常大胆。17日夜，敌军驱逐舰竟然出现于腊包尔港外，甚至对市内到处进行炮击。然而我方既没有迎敌的舰队，又没有能在暗夜中捕捉敌驱逐舰的技术熟练的飞行员。我只能在防空壕里咬牙切齿。

敌军空袭了特鲁克之后，又恢复了对腊包尔的攻击。18日以164架，19日以161架飞机空袭该岛。敌机在数量上依然具有压倒优势，我迎敌的战斗机的损失数日又开始增加了。截至18日，我方飞机已减少到不足50架的数字。

既然最大的后方补给基地特鲁克也受到了敌军的威胁，那么谁都可以看清，腊包尔很难维持了。

古贺大将改变了作战方针，从腊包尔撤退全部航空兵部队，在即将到来的舰队决战中，决定日本海军的命运。

2月20日，在城岛司令官乘坐的陆基攻击机的引导下，飞离腊包尔的有战斗机37架、舰载轰炸机4架、舰载攻击机5架。这同1个月前出动到此地的机数相比，确实显得凄怆寒酸。就是这么少的飞机里面还包括有一部分基地航空部队的战斗机。后来，在现场修好的飞机虽也返回特鲁克，但数量极少。

“腊包尔航空队”以及为国民所热爱和倍感亲切的外南洋海军航空部队就这样在国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蹶迹无踪了。自从昭和十七年（1942）1月22日占领腊包尔以来，到现在的撤退实际上是2年时间。

自我军从瓜岛撤退到腊包尔航空部队撤出，前后1年又半个月。其间我军在所罗门、马绍尔、吉尔伯特、特鲁克等

几个主要战场损失的舰艇有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28艘、潜水艇21艘，这损失相当严重。特别是为期半年的瓜岛攻防战中飞机的损失更为严重，对于我国海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这一切，究其原因全在于我海军航空部队的质与量都严重下降，同美军相比明显不如。

我们撤退以后的腊包尔，在旁若无人的敌机袭击下，市容市貌都将面目全非吧？留在当地的十万陆军官兵的艰难困苦是不堪设想的。我从飞机上望着渐去渐远，给我留下很多印象的腊包尔怀有依依难舍之情。

第三章 美机动部队不给我军

以喘息机会

一、尼米兹攻势

盟国从瓜岛开始的反攻是麦克阿瑟攻势的开台锣鼓。相互角逐的基地航空机是主要的兵力。基地航空战打得难解难分，逐渐变成了一场消耗战。这一期间，作为海上航空兵力的我机动部队在各次主要作战中实行了相互配合，以瓜岛争夺战为契机，南太平洋海战由是而起。海战当初我机动部队占有优势。我可以证实南太平洋海战时的这种情况。这是我军迫使敌海上航空兵力后退的唯一时期。然而，在进入消耗战之后的基地航空战中，我军却令人遗憾地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我军虽曾多次将海上航空兵力——机动部队的舰载机全部用在陆上基地，但面对日益增强的敌基地航空兵的绝对优势，我军最后还是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困境。

这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失去全部飞机的我航空母舰部队只好撤退到内地重新建设。为此，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在我海上航空兵力出现了半年空白的情况下，敌海上航空兵力是否在继续后退呢？

否，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在珍珠港司令部沉着而顺利地计划着“尼米兹攻势”。在麦克阿瑟元帅指挥下，美国陆军展开了从所罗门开始，沿新几内亚，直到菲律宾的进攻战。为了同这一攻势相呼应，美海军悄悄地展开了由吉尔伯特开始，经马绍尔群岛延伸到加罗林群岛的中太平洋战线。过去30年间，日本海军曾坚持一条宗旨：为了迎击并歼灭从大洋彼岸来攻的美国舰队，必须牢牢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如今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形势。同过去相比，只有一点不同，即过去敌我双方都以战列舰为主力，而如今的主力则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部队。

美国的造船台上又有几艘航空母舰下水了吧？当时，据说美国的飞机生产能力为月产9000架，新生产的飞机中一定会有相当的分额分配给航空母舰了。美军飞行员数为编制定额的3倍，可以设想，他们正在使用足够的燃料进行训练。

这样一来，昭和十八年（1943）年11月中旬，由斯普鲁恩斯中将率领的掌握着优势的美国机动部队在新发起的攻势中已将其攻击矛头指向吉尔伯特岛了。19、20两日，多达数百架的敌舰载机对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的攻击空前地激烈。21日清晨传出了敌水陆两栖部队开始在马金和塔拉瓦登陆的消息。尔后，于22日马金岛消息中断。与此同时，还曾在数日之内有过关于柴崎惠次海军少将率领守备队死守塔拉瓦并使斯密斯海军少将所属第2海军陆战师遭受巨大损失

148 陆战二师师长叫朱利安·史密斯
Julian C. Smith，他的上司是后来成为陆战队总司令的第五两栖军军长霍兰德·史密斯Holland Smith。另外陆军27师的师长也姓史密斯，叫拉尔夫·史密斯Ralph C. Smith

美军因为第一次在珊瑚礁登陆作战，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吸取教训后就顺利多了。因此后来日军再也不敢上滩头阻击美军，而是把美军放上陆地再打，例如硫磺岛栗林忠道的战术，才再次让美军受到挫折。

（据记载这是太平洋战争中一次最大的苦战）的消息，然而，25日传来全军突击的消息之后，就音信断绝了。

古贺大将为了填补我机动部队的空白，将遥远的千岛方面的基地航空兵调来进行增援。22日以后，历时4天用145架次的飞机攻击敌机动部队，然而终究不是敌军的手对手。

过了年以后，于十九年（1944）1月30日，斯普鲁恩斯中将率领的机动部队前来袭击马绍尔群岛，在实行全面空袭的同时，还进行猛烈的炮击，然而我军却没有兵力进行还击。2月1日，美陆军部队从马绍尔群岛中央楔入，占领了夸贾林和鲁奥特岛。结果，马绍尔群岛的第一线基地马罗埃拉普、沃纠、米利、雅鲁特等被切断了后方，成了漂浮在远方海洋上的孤岛。约5800名守岛官兵，弹尽粮绝，只好束手待毙。人心惶惶张皇失措，为采取对策而绞尽脑汁。但是不管人们怎样捶胸顿足，既然没有作战的飞机，那就无计可施。

古贺大将再次率领水面舰艇部队从特鲁克泊地出发向马绍尔出击，企图伺机决战，然而，因为缺乏航空母舰部队而难成大事，最后又无奈返回。

如果失去马绍尔群岛，特鲁克也就瘫痪了。舰队如果停在特鲁克无所事事，那正好是授敌以饵。古贺大将预感到特鲁克危机将至，于2月15日命令联合舰队驻特鲁克兵力后撤至帕劳。此后，大将本人为了同大本营进行联系，率“武藏”号到内地去了。

果然不出所料，美机动部队于2月17日前来袭击特鲁克。该岛是开战以来保障南东两作战正面的最大的前进基地。正当联合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处于危机边缘的时刻，部队竟然退向帕劳，这样做固然可以减小损失，但特鲁克却丧失

此次特鲁克空袭作战造成的巨大损失，古贺峰一和代理指挥特鲁克防务的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小林仁中将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贺只顾着疏散了主要的作战舰艇（特别是武藏号），而小林仁在明知美军迫近的情况下只戒备到2月16号就放弃了警戒，导致第二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的辅助船队损失惨重。这是日军只重视作战舰艇轻视后勤支援部队的恶果。

了基地的机能。

这天，有美军机动部队从东北向我接近，然而巡逻机竟未能发现。这是白昼巡逻疏忽大意的结果。尽管已经预见到了敌机动部队将前来袭击特鲁克，但连日来，一刻不断的巡逻，对一般人来讲，乃是一件苦差事，因此，过不了多久就失去搜索的热情。

敌机对特鲁克的空袭到第二天（18日）也没有结束，舰载机7次轮番轰炸，两天内我军损失惨重，计有飞机约180架，“那珂”号、“阿贺野”号轻巡洋舰2艘，“舞风”号、“文月”号、“疾风”号、“太刀风”号驱逐舰4艘，运输船26艘，人员约700名。堆积的燃料和许多其他种军用物资被彻底破坏。特鲁克彻底瘫痪了。

据人传说，敌机动部队的锐气实在是势不可当，听起来叫人胆战心惊。

突入特鲁克的美国舰队形成了新的阵容。以米彻尔司令指挥的3组航空母舰部队为核心、形成了由3组护卫航空母舰部队的巡洋舰部队和2组战列舰部队编成的舰队。斯普鲁恩斯中将乘坐一艘战列舰，担当全部机动部队的最高指挥。

当时，我方也根据通信部门提供的情报得知敌军约以9艘航空母舰为基干，按如下情况编成的3组航空母舰部队：

执行X任务的部队有：

“爱塞克斯”号、“勇猛”号、“柯朋斯”号

执行Y任务的部队有：

“企业”号、“约克城”号、“贝劳伍德”号

执行Z任务的部队有：

“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郎利”号

这确实是开战以来美国海军的最大的航空母舰部队。

17日空袭特鲁克的同时，在机动部队空中保护伞掩护下，美军的另一支攻略部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布拉文（又名埃尼威托克）。根据预测，敌军进攻的矛头理所当然地要继续指向马利亚纳群岛。当时，从南方诸岛，经马利亚纳群岛到西加罗林一线被认为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失去这道防线，就失掉了最后希望。这条防线如果被突破，则腊包尔就难以确保了。这样一来，腊包尔的全部航空兵力就得向内南洋撤退了。压力既已消失，麦克阿瑟加速了从所罗门到新几内亚的攻势。业已孤立起来的腊包尔连敌军也不把它看在眼里，竟然被置于战局之外。

继阿图岛失陷之后，又是一系列的失败：从阿留申撤兵、失去吉尔伯特、马绍尔、所罗门败绩，腊包尔孤立。尽管悲痛的消息接踵而来，日本国民依然相信联合舰队健在。人们坚信只要联合舰队能出击一次，战局一定会好转。

人们寄予希望的联合舰队尽管战列舰部队和巡洋舰队并不缺少船只，但是作为舰队核心的航空母舰部队却成了空白。为了填补这块空白，如今，航空母舰部队拼命地加紧训练。然而，腊包尔空战的伤势太重了，一时难以治愈。不管怎么心急，要把战斗力提高到能跟敌机动部队相抗衡的地步还得半年的时间。噢，用什么办法才能赢得这半年的时间呢？

二、王牌角田部队编入联合舰队

昭和十八年（1943）年7月尊角田觉治中将为司令长官并以基地机动航空部队命名的新编第一航空舰队被人看作是决

战兵力的希望。这支部队在所罗门死斗，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失败的时候，正作为大本营直属部队在内地拼命地练兵。

然而，倾注全部国力方得以勉强维持的腊包尔航空消耗战，尽管兵力补充又补充，结果还是失败再失败。为了办成大事，只好勒紧裤带、手头没有分文——这是世上一切穷人所通有的情况。第一航空舰队作为决战的可靠兵力而储备起来，但这支部队的编制却因为资金拮据而毫无进展。

角田部队的编制充分地考虑到了航空战的情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该部队是以建成精锐部队为最高目标的。为了不致于在训练中途就被调走投入战场，改编当时就作为大本营直属部队保存起来。对于干部的安排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各航空队的司令都换成了年轻人，全是中佐级的年轻人，而且是清一色的航空兵出身的专家。

特别是飞行队长都是精选出来的。一个个技术高超、见识卓越。这些被选出来的人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飞行指挥官和训练领导人，深孚众望。比如，战斗机队长指宿正信大尉、夜间战斗机队长下田一郎大尉、侦察队长千早猛彦大尉、银河队长江草隆繁少佐、陆攻队长布留川泉大尉等人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军官，珍珠港首战以来历经征战。尤其是角田部队的作战参谋是渊田中佐。他是珍珠港攻击战中的空中攻击队的总指挥。是他起草了角田部队的编制方案，在角田部队的编成工作中费了不少心血。身为大本营航空参谋的渊田中佐同时还是起草珍珠港作战计划的机动部队的参谋。

在旁观者看来，这个班子好象是由清一色的颇有影响的人物组织起来的俱乐部，多少因为情绪的关系，在前线，人们对这个班子放出些冷言冷语，说什么这是“渊田家族”。

不过，只是司令和飞行队长这一级干部选用了第一流的专家，而其余作为飞行队主力的飞行员却全部是刚从教导队毕业的新手。这班人刚刚学完各式各样的教练机，如今要从头学起实战机，而且又是最先进的实战机，确实是很困难的事。不过，打仗这种事，可不能随便找个人来滥竽充数，为此，必须继承原机动部队的好传统。

角田部队很重视把整个飞行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集团使用的训练。此外，这支部队还特别考虑到了部队的轻装问题，因为只有轻装才便于进行基地转移，能够快速转移或集中才能随时随地保持压倒优势。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支部队才被人称为基地机动航空部队。衣食住极为简朴，司令部和各航空队的军官食堂均采用士兵伙食标准，携带物品全部定型化。看一下角田司令长官的背包，简直象个乞儿似的，连餐具都由他自己携带。其中有两只海军用的搪瓷碗和一只茶碗。

按预案，角田部队的编制如下：

一二一航空队（侦察）	二式舰载侦察机	48架
二六一航空队（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	72架
二六三航空队（战斗机）	紫电式飞机	72架
二六五航空队（战斗机）	零式战斗机	72架
三二一航空队（夜战）	月光式飞机	72架
三四三航空队（战斗轰炸）	零式战斗机	72架
五二一航空队（俯冲轰炸与鱼雷攻击）		
	银河式飞机	96架
五二三航空队（俯冲轰炸）	慧星式飞机	96架
七六一航空队（鱼雷攻击）	一式陆攻机	72架

一〇二一航空队（运输） 运输机 12架

总计 684架

众望所瞩的角田部队就这样对战斗部队的失败暂时予以不顾，十分艰苦地进行训练，努力提高训练水平。然而，由于飞行员和飞机常常不能及时补充和供应，这10个航空队只是到这一年的8月才勉强完成训练。该部队希望能再有半年的时间。

可是机动部队不能为角田部队提供时间。鉴于马利亚纳群岛形势危急，大本营终于把角田部队编入联合舰队。当时，角田部队虽然还没有最后完成整编，但既然业已决定部队在马利亚纳至西加罗林的9个机场展开，于是从2月10日前后就开始调动了。马利亚纳和西加罗林的飞机场大部分尚未建成，即使是可以使用的机场，设施仍然显得贫乏，还不能用来进行长期的基地航空战。另一方面，角田部队本身也有些后来编入的部队。这些部队战斗力不强，还没有达到可以出动作战的水平。这样，角田部队的展开往后顺延了。按照预定方案，要到5月初，10个航空队才能全面展开兵力。

角田部队是作为众望所瞩的决战兵力建立起来的，其自身也引此为自豪，并且是按照具有压倒优势的大集团使用方法进行训练的。可是，现在在没有赢得时间的情况下，竟陷入了零敲碎打，兵力分散的弊端。

2月29日，西部日本天气恶劣。但是以上田猛虎中佐为司令官的第二六一战斗机飞行队却根据计划从训练基地鹿儿岛出发，不顾天气恶劣，转移到千叶县所辖香取基地。

当时，角田中将在房总半岛的香取基地打出了将军旗。第二天（20日）角田中将率领上田中佐的全部战斗机队和岩

尾正次中佐指挥的第一二一侦察航空队预定向马利亚纳出动。

舰队内部把上田中佐的二六一航空队叫做猛虎部队，而松本真实中佐的七六一陆攻航空队叫做蛟龙部队。这一龙一虎两支部队是跟角田部队同时编成的，其训练程度达到了不负众望的水平。

猛虎部队于19日转移，飞越铃鹿山脉时遇到密云骤雨，大部分飞机在关西各机场迫降。虽然未损失一架飞机，但第二天飞至马利亚纳却有困难。

可角田中将并没有改变日期，仍然要求部队于20日出动。角田中将指示上田中佐在整理好迫降飞机之后，再次率机出动，中将本人率领少数能起飞的战斗机和配置在香取基地的第一二一侦察航空队经硫黄岛，于21日向马利亚纳飞行。战斗机队、侦察机队和司令部分别在塞班岛、提尼安等基地完成了转移。两天前从鹿屋起飞的蛟龙部队的陆攻队已先到达提尼安基地。机场上已排满了飞机。

角田中将在提尼安着陆前详细地视察了基地的状况。提尼安基地只有机场、机库和宿舍。既没有滑行道，又没有掩体，因而难于分散和隐蔽飞机，所能看到的只不过一半露出地面的半圆锥体形的退避壕而已。从这里看不出这个机场能经得住最近将要发生的激烈空战。

“瞧，这个鬼航空基地部队，明知所罗门的战斗教训，可一年来都干了个啥？”角田中将首先骂了一句。他回头看了下身边的作战参谋渊田中佐，接着说道：“前任参谋！从明天开始，我们自己动手干，岩石硬也不怕，用指甲抠也要把它抠出来。”

他说着说着把自己的一双手伸出来，做出一副用指甲抠东西的样子。渊田参谋暗自捉摸着司令长官从明天开始的那种大喊大叫的样子，不由地苦笑着点了下头。

角田中将在飞机着陆前就来了个下马威。飞机一着陆，他马上从飞机里出来，徒步视察基地上的各种设施。这里的一切都不合他的意。通信设备本来是司令部的指挥中枢，可这个指挥中枢却设在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上，一发小型炸弹就可以让它报销。本来有个很不错的储存燃料和炸弹的地下仓库，可是大量炸弹、鱼雷和汽油桶却乱七八糟地散放在飞机场的角落上。结果，飞机库里很挤，飞机进不了库，就停在停机坪上，挤得都要搭起来了。飞机上装满了汽油，炸弹也挂在上面。

宿舍区也照样乱七八糟，简直叫人分不清这是哪个国家的军队了。本来应该午睡，可是有人却在吹口琴或弄箫，人们大摇大摆地扬长而过，连句寒暄话也不说。

面临马利亚纳群岛的危难，对战局怀有新鲜感觉，整天价席不暇暖，急忙来到此地的角田中将看到眼前这个样子简直无法容忍。

办公楼的桅杆上刚一挂出将军旗，马上就发出命令。

“本人被任命为本基地的指挥官，对基地一切要务和本基地所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

这是角田中将针对眼前这种如同不同单位混住在一起的集体宿舍那样的混乱现象，先来个约法三章。接着，他大喊大叫地下达命令：破飞机要分散开，废燃料要倒出来，用过的燃料、弹药和鱼雷要放到地下仓库里去，容不下的要送到远处树林里藏起来。从明天开始要修筑掩体，挖地下壕，报

告工作人员数目，各部队指挥员集合等等，等等。

令人吃惊的，是先来到这里的人们。本来，提尼安基地并没有固定的基地部队。要说航空基地部队，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制度。原有的只不过是几支管理部队而已。现在穷极无聊，四处游荡的人们是不久前从腊包尔方面撤回的军人。这些人在腊包尔连吃败仗，被空战弄得疲惫不堪，从此一蹶不振，对战争已感到厌倦。尤其是他们已经亲身尝到了敌军的厉害，斗志已完全丧失了。

“新来的这家伙好厉害呀。不过，打仗这玩艺儿可不能靠耍嘴皮子。好吧，从明天开始就请您这位初来乍到的打仗吧。不过，咱们可有言在先，象您这样的人，可不是敌人的对手。”

有的人竟然这样地骂街。

然而，角田中将却一直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第二天，即22日，一清早他就派出蛟龙部队的陆基攻击机到远离700海里的东方设下了昼间警戒网，坚持不懈地搜索敌军。接着，他自己又坐上汽车去视察提尼安岛上正在建设的两处新建的机场，反复对工作人员给予热情的鼓励，并加以督促。

作业现场上人们说因为炸药不足作业无法进行，角田中将当即对随从渊田参谋说：

“先任参谋，马上想办法让我们的运输机从内地运来炸药。”

他就是这样雷厉风行地处理各种情况的。

正在这当儿，传令兵骑着摩托车飞快的跑来，送来一分电报。

“发现敌机动部队……”

这是早晨派出去的巡逻机发来的电报。敌机位置在提尼安岛以东45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至下关间的直线距离），时间为下午2点。

“好，进行攻击。”

角田中将说，他回头看了下渊田参谋，打了下手势。然后乘坐汽车急忙返回司令部。渊田参谋正看着电报时，突然头脑里闪出了避退的念头。

猛虎部队的战斗机队主力出动延缓，预定在当天转场到硫黄岛，明天到达塞班岛，这样一来，抢不到明天敌军来攻之前。话虽这么说，如果正赶上敌军袭击高潮，可就很难办了。因此，马上就要做出安排，让这支部队暂在硫黄岛停留。马上要到达基地的有蛟龙部队的大部分陆基攻击机、若干战斗机、侦察机、俯冲轰炸机。刚一到达马上就迎击锐气十足的敌机动部队，恐怕没多大把握。即使必要，但以微小的兵力袭击具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也是愚蠢的。来日方长，今后还有机会同敌人交锋。这支部队是要按集团使用的重要兵力，现在还是暂时保存为好。幸亏到日落以前还有充裕的时间，让猛虎部队暂在帕劳岛和硫黄岛避退方为上策。在急忙返回的车上，作战参谋说“逃跑吧。”司令官说：“胡说八道，要打。”在两个人各持己见中返回了。

司令部里，参谋长三和义勇大佐已经向各部队下达了警戒命令，蛟龙部队已经接到了准备进行夜间鱼雷攻击的命令。果敢的队长布留川大尉已按出击着装完毕，正在认真地听取侦察机的情报，马上就要下令出击了。整个基地上根本看不到一丝一毫避退的气氛。见敌必战的角田中将毫无疑问会得到人们的支持。

夜间鱼雷攻击队果然出发了。而且，第二天拂晓，俯冲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下也起飞去进行黎明攻击了。清晨，虽然数量不多，但终究有些战斗机飞到空中。正当我军进行准备的时候，敌军以古拉曼式战斗机为先导，共350架次飞机前来空袭塞班岛和提尼安岛。

敌机的此次袭击虽于23日当天结束，但我方却在地面和空中损失了94架飞机，布留川队长也一去未返。角田部队的第一仗不仅没有取得战果，而且过早地做出了无谓的牺牲。

角田中将的斗志确实是无比难能可贵。无论是第一阶段作战，还是南太平洋作战中，他都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然而，基地航空战中很需要韧性。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道理也就在这里。角田中将其人，与其指挥基地航空部队莫如指挥海上部队更能发挥他的才能。现在看起来，如果让他担任马利亚纳海战或菲律宾海战的主要指挥官事情就好办了。抱有此种想法的不仅我一个人。

来势甚猛的尼米兹攻势以机动部队的空袭为其先导。角田部队刚一接触就遭到挫折。美军仅仅用了较小的兵力，角田部队就招架不住。从今以后，在美军继续对帕劳的空袭中，角田部队只能反复消耗兵力罢了。

三、名为“雄代号作战”的奇袭未能实现

敌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开始，接着对塞班岛和提尼安进行了凶狠的打击，然而不久竟消踪匿迹了。观察一下敌军的动向，可以确定敌机动部队正在马绍尔群岛某地将基地向前推进。据判断这一地点很可能是马朱罗环礁。

从特鲁克和塞班岛海战中所领教到的敌军的战斗力来推论，敌机动部队既然已经出动，那就一定要打到底。而凭着力量已经不如当年的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来迎击和堵截敌机动部队，似乎是很难成功的。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敌人的行为若明若暗，不甚了了之事不胜枚举。我作为一个飞行工作者，也有一些萦绕心头、梦寐难忘的事。瓜岛苦战时的B-17飞机和当前的敌机动部队就属于此种问题。当然，后来的B-29飞机也同样令人难忘，但是，B-17和机动部队两者却是决然不能等闲视之的。

瓜岛争夺战从一开始就遇到了B-17所造成的麻烦。这种防弹能力很强的飞机用我们的零式战斗机是很难将其击落的。有一次我遇到了当时在旗舰“大和”号上任联合舰队航空参谋的樋端利雄中佐，他说：

“我们在瓜岛争夺战中所以打了败仗，最主要的原因是打不掉B-17。”

我认为他言之有理。敌军用此种空中堡垒侦察我作战部队的全部情况，抓住有利机会就向我挑战。当时的后悔心情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

在中太平洋，从吉尔伯特开始的尼米兹攻势中，造成我军失败的原因就是敌军有了机动部队。人们会想，航空母舰有其薄弱环节，比如，只要善于奇袭，即使一架飞机也并非不可能把航空母舰压制住。然而实际上我们无论怎样反击，也无法给敌舰造成哪怕是轻微的损伤。相反，只是自己的飞机遭到损伤。而敌机动部队所到之处，犹如刮了一场台风，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家底叫

它一下子破坏得一干二净！如果能赢得时间，让我方的战斗力达到所希望的水平，那么，战局不就可望好转了吗？……难道敌机就无法击败吗？想是这么想，可就是毫无办法。

尽管如此，我至今头脑里依然存在着B-29的怪影。昭和十八年（1943），我正在布因岛。当时，不时被击落的B-24队长竟然是B-29的试飞员。我针对这种情况，对飞机进行了概略地观察。

如果失掉马利亚纳，那么B-29必然要出现在我国上空，而且从此种飞机的性能可以明显看出：只要一出现，就必然象当年B-17刚一出现时那样很难击落，给我军带来极大危害。要想不让马利亚纳失掉，就必须歼灭敌机动部队。然而这是办不到的，为此，我十分忧虑。

以大本营海军参谋身分经常主持航空作战的那个人就是开战之初就制定过奇袭珍珠港计划的源田实中佐。根据珍珠港作战的经验，人们再次考虑到乘敌之虚，攻其不备的问题。敌机动部队一旦出动，对其实行正面迎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其返回基地停泊时，对机动部队的核心——十数艘航空母舰进行袭击并一举歼灭并非没有可能。何况航空母舰停泊时，战斗机几乎完全不出动，加之马朱罗附近又没有大型陆上基地，我军受敌机的危害较小，轰炸和鱼雷攻击的命中率都比较高。

源田中佐可能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对各种具体的作战构思作了反复推敲，提出了一个自以为颇为“雄浑”的方案吧？这一作战方案的代号就是“雄作战”。

1. 作战目的：

奇袭在马绍尔群岛泊地停泊的美机动部队，主要是歼灭

敌正规航空母舰，借此以期扭转战局。

2. 作战方针：

用第一航空舰队（角田部队）、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在特鲁克）和第三舰队（小泽部队）的主力实行空袭，为策应这一军事行动，潜水艇战队的部分舰只应装载特-4型坦克（水陆两用的特种战车，主要用于横断环礁入侵作战）。

3. 使用兵力：

A. 陆基航空兵力

第一航空舰队：陆基攻击机	60架
陆基轰炸机	40架
舰载轰炸机	50架
舰载战斗机	100架
侦察机	2架
第二十二航空战队：陆基攻击机	20架
总计	272架

B. 海上航空兵力：

第一航空战队	} 全部
第二航空战队	
第三航空战队	

此外，辅助航空母舰（海鹰、大鹰、云鹰、神鹰）的大部分用来装载第一航空舰队的部分战斗机。

大致兵力：

战舰	200艘
战斗轰炸机	50架
舰载轰炸机	130架

舰载攻击机	150架
侦察机	若干
小计	530多架
总计	约800架

C. 大部分水面决战兵力

4. 作战要领

A. 使用基地：威克岛、南鸟岛、特鲁克、波纳佩岛、瑙鲁。

B. 海上兵力，在准备好燃料的情况下，从陆奥海湾出发，否则从内海西部出击，尔后，从南鸟岛北侧，威克岛东侧南下，从马绍尔群岛东侧开始攻击，陆上兵力主要从威克岛开始攻击。

C. 攻击目标：敌航空母舰及其基地。

D. 事先侦察：由第一航空舰队的侦察机在瑙鲁中转侦察。

E. 攻占：建议用部分兵力实施。

F 实施日期：昭和十九年5月中旬。

对于这一作战预案，军令部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但作战科长山本亲雄大佐和首席作战科员榎尾义男中佐则热烈赞成。在大体就绪之后，得到丁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的非正式同意。

这期间，为丁同联合舰队司令部进行联系，山本作战科长和源田作战部员一起乘飞机去帕劳。

然而，联合舰队司令部却担心这种作战计划具有投机性质，特别是以航空部队训练程度不够为主要理由而未明确表示赞同。人们曾一度回到东京做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期间

发生了古贺大将以下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大部人员以身殉职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件，上述方案也就因而自消自灭了。

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方案确实是很高明的。只是作战构思方面使用兵力的规模显得过大。看来，同当时航空部队的实际差距太大。可能正因如此，联合舰队司令部方表示反对吧？如果规模小一些，把攻击目标只限于当时停泊中的敌正规航空母舰，而在此举成功之后再进一步扩大战果，那么，只要有2个或3个精干的飞行队，就很可能成功地进行隐密的偷袭了。

譬如说，敌前进基地位于马朱罗，则我军从内地的木更津出发，隐密地通过南鸟岛，傍晚时分进入威克岛，尔后在黎明前从威克岛出发，利用黎明前的黑暗袭击马朱罗，攻击完毕经瑙鲁返回特鲁克。虽说要绕过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孤立岛屿，但这些孤立岛屿上都有我航空基地，因而即使飞机难于继续飞行，但终归会落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既有基地工作人员，又有燃料。

然而，问题就在于找不到2至3个精干的飞行队。这好比下棋，虽有绝妙的步数，但却没有可走的棋子，即使有了可走，但却尽是小卒，不能尽情地走动。从当时的兵力来看，从内地向南鸟岛转移能否成功尚属可疑，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孤立岛屿上中转，说不定在这些地方就把兵力消耗殆尽。

敌机动部队的反攻来势迅猛，不给我军以喘息的机会。可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支机动部队打败，否则，难望战局好转。

第四章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新旧更替

一、古贺大将殉职

2月15日，古贺大将命令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由特鲁克退至帕劳后，亲自率领旗舰“武藏”号去往横须贺。这次返航途中，于17、18两日在特鲁克遭到空袭。

古贺大将返回横须贺是为了同大本营共同安排今后的作战，他最后下定决战的决心，21日从横须贺出发返回帕劳。此次返航途中，于23日又在马利亚纳遭到空袭。通过这次空袭，联合舰队司令部人员可能再一次对敌机动部队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在敌军以9艘正规的航空母舰为骨干建立了3个航空母舰群的时候，如果我军也组建航空母舰群并作好充分准备的话，那么，我军的兵力也并非怎样逊色，但我们错过了机会，如今已是后悔莫及了。

实际上，航空母舰的总数包括小型的在内也只是9艘。3组母舰群是仓促建成的。顾此失彼，舰上应装载的飞机却在腊包尔输掉了。虽说我们并没有忘记联合舰队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舰队，但关于机动部队是美国舰队的主力这一点我们却忽略了。以前，我国海军航空兵集中全力同美国陆军航空兵交战；如今，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又要跟美国海军航空兵交战了。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航空兵都干了些啥呢？

谁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国以国家财力的一半来保

持航空兵力。我们仅以一半的海军航空兵力同美国陆海军两支航空兵力交战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招架的。我们以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身分直言不讳地讲，我国的陆军航空兵是自鸣得意、外强而中干的，在陆地上无论怎么说还有一个航空部队的样子，但到了海上，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即使从情理上讲，它也不肯跟海军同心协力。简直是畸形的空军。我这样讲并非怀有言外之意而说他人的坏话。我们只要看一下历时半年的所罗门苦斗就曲直自明。昭和十八年7月2日和4日，在攻击伦德巴岛过程中，腊包尔地区的第二十飞行团有17架战斗机和17架重型轰炸机反复跟海军航空兵协同作战。这就是陆军飞机空前绝后的两次同海军协同。这一事实大概可以充分证实我的上述见解吧。

从上述情况出发，人们曾为了扭转战局而呼吁彻底革新我国的军备建设。为此，就必须有英明果断的魄力，把整个海军按空军本位重新改编。而为了统一财力、物力、生产、训练和用兵，则应把陆军航空兵合并过来，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至少也要在军备建设上向着以海空军为重点这一方向转移。这种意见得到了联合舰队的大力支持，后来也曾提交大本营研究，但据人们在横须贺停泊时所听到的情况，经过陆海军两大臣和总长共同协商的结果，还是按照历来的办法，按平分秋色的原则达成了政治上的相互妥协。

我国本来就资源贫乏，这种贫乏的资源还要两家平分秋色，而后用这一半的资源同巨大的美国资源相抗衡。如果这么干也能取胜的话，那可真是天下之奇迹。航空战是资源数量之战，而其后盾则是国家实力之总合。

敌机动部队的空袭不久就停了下来，可是到了2月25

日，敌机动部队又向新几内亚中部北岸的威瓦克打过来。当时，按照麦克阿瑟计划，美军正在阿德默勒尔蒂和埃米罗岛继续登陆。战线正在向着新几内亚的北岸伸展。根据此种情况可以做出如下判断：美机动部队进攻威瓦克是为了支援麦克阿瑟的军事行动。但后来，美机动部队又有了西进的迹象，这叫人担心它是不是将要向西深入，侵入西加罗林群岛。

我军拉开警戒网，进行严密的警戒。果然，我侦察机于3月28日在威瓦克北面250海里处发现了正在西进的敌机动部队。

古贺大将估计到敌机可能空袭帕劳，命令在帕劳泊地停泊的“武藏”号和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率领的巡洋舰队和驱逐舰战队为回避空袭而驶出帕劳港，到西北海面退避，大将本身将司令部从“武藏”号舰迁至陆地。

第二天（30日）清晨，不出所料，敌机动部队果然对帕劳和雅浦连续进行猛烈的空袭。大空袭于31日继续进行。约20艘各种舰船受到巨大损伤。我当地航空兵力尽管处于劣势，但果敢迎击，结果全部被击落，死伤200多人。不过，这次空袭只是台风一过式的单纯的机动空袭而已，其目的仅在于削弱我军的反击据点，并非企图攻占海岛，因而并没有伴随登陆船队。这一点可以根据我巡逻机在空袭时进行侦察的结果来证实，因为当时我巡逻机并未发现有敌军的登陆船队向我接近。

古贺大将于二十八日敌机动部队来袭之前，从大本营得到了敌军巨大输送船队在阿德默勒尔蒂北方向西航进的重要情报。然而，30、31两日，马利亚纳方面未发现异常。于是

古贺大将做出了判断：此前一直认为敌军很可能在新几内亚西北端登陆，此次敌军很可能企图在该地登陆。大将根据从前的想法最后下定决心在达沃岛作战指挥所实施作战指挥。31日夜，长官以下全部幕僚分乘2架二型水上飞机飞往达沃岛。然而，行至半途因气候恶劣在棉兰老和帕劳一线，距棉兰老100海里（根据推算所得）的东部海面上去向不明。后来虽然进行了搜索，但是连个飞机的碎片也没发现。据判断认定机上人员全部以身殉职。

大将之死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然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两次罹难使本来就已陷入悲惨境地的战局更加暗淡了。山本大将和古贺大将这样两位对外作战最高指挥官，因为我方不慎而相继以身殉国，^①深信天神福祐的日本海军官兵为此不能不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

二、高须中将接替指挥

从3月30日到4月1日期间对帕劳进行空袭的敌机动部队突然又不知去向了。尔后，我巡逻机虽曾于4月9日和11日在特鲁克重新发现敌机动部队，但在未弄清兵力和其他详情的情况下，又不知去向了。当时，担任飞行警戒的角田部队曾做过如下判断：我军在特鲁克南方部署了潜水艇以进行警戒，可能因为受到了我潜水艇的压制，敌辅助航空母舰才出动，从而被发现。

这些天，我巡逻机于19日又在特鲁克西方发现敌机动部

^① 另一架由古贺司令部幕僚乘坐的飞机后来在宿务岛中部南岸坠落，幸免遇难者仅福留参谋长和另外一名幕僚。

福留繁迫降后被菲律宾游击队俘虏，最后是陆军用物质和武器“赎”回来的，海军为此丢尽了脸。

队。与此同时，根据陆军方面的情报，敌人的一支大型输送船队正经由新几内亚西端的丹皮尔海峡沿新几内亚北岸西进。第二天（20日）敌机动部队西进得到确认，21日该部队对新几内亚北岸的瓦库德和查亚普拉反复进行空袭。此后，22日上午5点敌军终于开始在查亚普拉登陆。

当时，古贺大将虽已去向不明，但因为一时难以断定其死去，故未公布其后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但古贺大将业已中断指挥，于是当即根据指挥接替条令，由当时身为联合舰队第二指挥官的西南舰队司令长官高须司四郎中将接替指挥。

高须中将的司令部设在泗水。古贺大将去向不明来得突然，加之高须中将所担任的作战区域主要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方面，过去的作战活动仅限于印度洋，因此，他虽熟悉西面情况，而对东面情况则了解不多。他接到全面指挥联合舰队作战的命令十分突然。当时，中将及其幕僚正在为如何对付稳扎稳打发起攻势的美军而大伤脑筋。

从泗水方面看来，近在咫尺的新几内亚显然是庞然大物，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深感忧虑的就是新几内亚西部。偏又赶上敌军在查亚普拉登陆，这样一来，麦克阿瑟战线则突然显得十分突出，而尼米兹在马利亚纳方面的战线则被人忽视了。基于这种思想，高须中将命令其所属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当时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加入角田部队，同时命令角田中将将其所属部队调至新几内亚西部以阻止敌军反攻。为此，须加强空中作战。

角田中将奉命将其部署于马利亚纳和加罗林方面的部队依次调往新几内亚西部，将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合在一起统一

指挥。新几内亚方面的空战日趋活跃。然而由于当地的基地设施不佳，调动途中又在帕劳基地发生弹药库爆炸事故，加之飞行员过半数染上虐疾，结果，参加调动的约480架飞机有半数损坏。损失相当严重，而收获却无从谈起。尤其是这一灾难给以后的作战带来不良后果。在敌军进攻马利亚纳之际，虽然急速把这支部队调回北部战场，但已不能作为决战兵力来使用了。

三、新长官丰田大将

从4月30日至5月1日，敌机动部队空袭了特鲁克3次。与此同时，敌军在查亚普拉登陆后，依然沿新几内亚北岸西进。

从这种情况来看，一时难以判断敌军的进攻目标究竟是马利亚纳，还是加罗林，或是新几内亚西北部。

当时，大本营认为敌军有两条战线：一是沿新几内亚北岸的麦克阿瑟战线，另一条是指向中部太平洋的尼米兹战线。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尚属可疑。如果简单地得出只有一条战线的结论，那将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加之这里面还夹杂着我方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测，甚至有人怀着自私的目的硬要拿根据不足的判断去迎合我方要采取的对策。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的国力是相当强大的，它可以把两条战线中的任何一条看作是主攻线。

大本营海军部在处理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去向不明这一意外事件和不容喘息的美军进攻之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古贺大将早已形成预案，并同大本营研究过的方针，在此基

础上稳步地准备着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古贺大将的方案是把以马利亚纳为中心，由此联结的南北一线作为决战线。由南方诸岛、马利亚纳群岛和西加罗林诸岛连成的南北岛线适于集中陆基航空兵力，可以配置强大的陆军兵力，因而利用这些岛屿作为后盾可便于空海陆三军的总体作战。不仅如此，这条战线还是日本的最后一道国防线。古贺大将以自己的姓氏将这条战线命名为“古贺死守决战线”。据说大将已预计到了自己将在此地找到最后归宿。

敌军的真正的反攻究竟指向何地呢？关于这一问题，大本营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是：当前，敌军的反攻路线是沿着新几内亚西进。从这一倾向来看，敌反攻目标可能是从西部新几内亚开始，而后到菲律宾，再向帕劳。但是古贺大将曾经指出，美国海军攻克马绍尔群岛之后，将使用其海军陆战队，单凭其海军就可以轻易地突破马利亚纳。如果美军攻占马利亚纳，马上就会把尖刀刺入日本心脏。

古贺大将的这种意见受到尊重。大本营重新编成了中部太平洋舰队，任命南云忠一中将为司令官。该舰队的司令部设在塞班岛。另外大本营又将整个陆军师编成第三十一军，任命小畑英良陆军中将为军长，司令部设在特鲁克，由古贺大将亲自指挥。

据说古贺大将还在塞班岛安排了联合舰队作战指挥所。长官亲自到指挥所指挥决战以对抗这方面的敌军反攻。为此，大将还制定了死守计划。

与此同时，根据大本营的判断，为了对付来自新几内亚方面的反攻，新几内亚西部的陆上航空基地群应加紧准备。联合舰队的第二指挥所设在达沃岛，敌军从南面反攻时，古

贺大将将亲临指挥所担当决战指挥。

在上述情况下，古贺大将按照预案，于三月三十一日，将达沃岛作战指挥所迁移，迁移中途，在其早已预计到的葬身处无谓地牺牲了。

现在，大本营根据古贺大将的预案反复研究作战方案，以期在这条最后战线上同美机动部队决一雌雄。

当时，为避退而撤出帕劳的联合舰队的大部分水面舰艇正在新加坡南面的林加泊地进行训练，而航空母舰兵力约有一半在内地专心致志地进行训练和整编。

这时，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时间为昭和十九年4月30日。

第五章 “阿代号作战”计划概要

日文 ア号作战

一、大本营决心进行 “最后的舰队决战”

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岛失守后，日本海军的最前线在于连结南方诸岛、马利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列岛线。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处于这条列岛线上的各个岛屿不象马绍尔和基尔伯特岛那样平坦，每个岛都位于火山系之中，大部分海岸耸立于水面之上，适于对登陆之敌军进行防御。另外，硫黄岛、帕甘岛、塞班岛、提尼安岛、罗塔岛、关岛、雅浦岛、帕劳岛等彼此相连的岛屿上都可以建设机场。其中，有些岛上有数处适于修建机场的地方。正因如此，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地方必要时都是发挥空海陆军综合战

力的最好的场所。

然而，这里却有个问题，即这些作为新的战场的岛屿几乎都没有可以称其为防备的防备。这倒不是因为不重视。关键在于开战以来，由于战场开辟得太广，对于业已成了后方第三线的马利亚纳群岛已经无暇顾及了。不止是无暇顾及，甚至连业已安装好的高射炮也拆下来运到腊包尔去了。

战略价值再高，但未经维修，没有设施的地方是不能使用的。如果不能使用，则无异于空持珍宝，任其腐烂。腐烂倒也无关大局，可问题在于你不用敌人却要用。一想到B-29的威胁，人们便产生一种情绪：宁愿让这些岛屿沉入大海消失，也不让它为敌所用。

仅仅失掉这些岛屿对我们就是致命的损失。而如果消极等待，迟迟不进行舰队决战，则对于国力雄厚的美国可能只会有利，而国力微薄的日本将会在无形的战争中遭到失败。

由此可见，只要条件允许，应尽早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也要击溃敌人的机动部队。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这步棋如果走得好，则将开辟战局好转之路，时间终将对我军有利。

美国舰队为了继续进攻，其当前进攻目标不管是马利亚纳，还是新几内亚，总之是要接触到这条战线的。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失去机会，那么让舰队闲置不用，现有舰队岂不失去其存在的价值。由此可见，此次作战的目标在于歼灭敌机动部队，其中也包括敌军的正规航空母舰群。

不过，这次作战有几道难以逾越的难关，其中包括航空兵战斗力的重建，航空基地群的建设、加强马利亚纳、新几

内亚的防御体系等课题。而且制约作战的关键还是那个“油”的问题。

日本海军同意开战是很勉强的。之所以勉强，物质上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油”。开战之初所以把矛头南指也是为了油；尔后，急于速战速决同样是因为油；陷入瓜岛危机，限制日本战列舰部队行动的依然是油；航空部队和水面舰艇部队舍近求远，离开条件最适于训练和维修的内陆，偏要到遥远的新加坡和林加泊地去，究其原因还是一个油字。

飞行员不能及时补充，技术不能迅速提高，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油喂饱飞机。

如今，集中日本全部海军兵力，不惜以国运相赌，欲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之际，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依然不能抛开油这个首要问题，这确实是十分悲惨的事。

“油断大敌”这句成语讲得非常好。^①这也许是古人预见到今日的情况有意制造的成语吧？

关于这次决战，补给参谋列举了详细的数字给作战参谋出难题，起了掣肘作用。在补给参谋看来，如果地点选在帕劳近海，决战还可以进行，但如果在塞班岛东方海面，则将因为油船不足，舰队将无法全力作战。

做出最后决定前，尽管有过各种见解，但是大本营认为不首先跟美国机动部队交锋，则战局很难扭转。于是，5月3日给丰田联合舰队下达了名为“联合舰队当前应遵循之作战方针”的指示，后来，这一作战方针被人们称为阿代号作

^①这是一句双关语。油断一语在日语中是疏忽的意思，油断大敌是日语成语，意为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作者在此引用这一成语意在说明石油断绝是日本海军的大敌——译者注。

战。作战方针全文如下：

大海指第373号

昭和十九年5月3日

军令部总长 嶋田繁太郎对

丰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指示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遵循大海指第209号“联合舰队所应遵循之作战方针”，此外，关于当前作战，应以另文“联合舰队当前所应遵循之作战方针”为依据。

大海指第373号另文。

联合舰队当前所应遵循之作战方针

第一、我之决战兵力应大部集中于敌之主要反攻正面，一举歼灭敌舰队，挫败其反攻企图。为此

一、我决战兵力宜尽速做好准备，大致于5月下旬以后在从中部太平洋起至比岛^①以及澳洲北部之海域捕捉敌舰队之主力并设法予以歼灭。

二、在上述兵力做好准备之前，除特定情况外，应避免决战。

第二、决战海面之作战要领如下：

一、5月下旬，第一机动舰队及第一航空舰队之兵力应做好准备，第一机动舰队于比岛中南部待机，第一航空舰队于中部太平洋方面比岛及澳洲北部展开兵力，保持随时进行决战之态势，利用良机适当运用上述两舰队，全力以赴捕捉并歼灭敌军主力。

二、决战海面应尽可能选在接近我机动部队待机之地点。

^①菲律宾之异称——译者注

第三、如敌军在我准备好决战兵力之前来攻，则宜按如下方针作战：

一、保持特定据点及情况于我有利等场合除外，一般应避免以我海上兵力进行决战。主要以基地航空兵及局部防备兵力迎击并歼灭敌军。

特定据点除外。

二、此种情况下，使用基地航空兵时，应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之推移，除非情况有利于尔后所进行之决战，否则应尽力避免过多消耗兵力，务以保障进一步决战为宗旨。

第四、决战期间，其他方面所应遵循之方针

一、在陆海军紧密协同下，基本以所在兵力迎击来攻之敌，尽可能按既定方针确保所定重要地域。

二、尽可能实施奇袭作战，挫败敌军之进攻气势。

第五、有关决战准备，应特别注意下述原则：

一、陆海军一律进行作战准备，大致于5月中旬达到目标，在从中部太平洋方面到比岛及澳洲北面的地域，其中包括西“加罗林”诸岛、比岛中南部及春（指哈马黑拉岛）、龟（指新几内亚西部）地区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与此同时，须加强此等重要地区之防备，努力从速建立于我有利之战略态势。

二、优先实施航空作战准备，极力建成基地并加强防备，努力积存所需之燃料及弹药，对航空基地之坚固性尤须重视。

三、航空基地应不限于既定使用地区，应以最大限度便于陆海军部队统一作战为原则灵活使用，防备及燃

料、弹药积存等项，陆海军宜实行一体化领导。

第六、本作战称为“阿代号作战”。

大本营海军部根据此作战方针采取了万全措施。其中包括：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所要求的所有兵力全部派往第一线。与此同时，将缺乏训练的部队编入内地部队以减轻负担。

如前所述，内南洋方面的岛屿较大，可以部署多数航空部队和陆军部队。根据这种情况，为了运送所需之陆海军部队、建设基地、保障海军地面设施之防备以及保护海上交通等目的，特将第十四航空舰队加入此前业已编成的第四舰队。另外，昭和十九年4月4日，又编成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南云忠一任该舰队司令长官并兼任第十四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以上各项上面已做了交待。

南云中将将司令部设于塞班岛并进行了作战准备。因为第一航空舰队之航空兵力必须加强，南云中将所属航空部队的大部分兵力于5月5日编入第一航空舰队。这样，第十四航空舰队已名存实亡。

为保障这次决战的需要，被编为大本营直属部队并进行训练的角田部队于昭和十八年末与这方面的海军基地航空部队合并。

此外，为了部署陆上航空部队，大本营于昭和十八年中期以后加紧建设基地，到本次作战时，可以使用的基地有如下几处（括弧内数字为昭和十八年中期以前的基地数）。

硫黄岛	1（1）	罗塔岛	1（0）
塞班岛	2（1）	雅浦岛	1（0）
提尼安岛	3（1）	帕劳岛	2（1）

关岛 2(0)

另外，为了便于对以航空母舰为主的第三舰队和以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的第二舰队实行统一指挥和充分发挥水面舰艇的威力，昭和十九年3月1日，重新编成第一机动舰队。当时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被任命为司令官并兼任第三舰队司令长官。

昭和十九年3月1日的第一机动舰队的编制如第331页附表三所示。

另外，第三舰队所属各航空队的飞机定额数如下表所示（舰载机的实际数字经常高于表中数字）。

这些飞机都分别装载在所属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上。只是第四航空战队的“伊势”号和“日向”号战列舰因舰尾经改装后呈平坦型而不能接受飞机着舰，因此，当前还不能作为海上航空部队的兵力。

表 5

航空队	舰载侦察机	舰载战斗机	舰载轰炸机	舰载攻击机	计
第六〇一航空队	9	81	81	51	225
第六五二航空队		81	36	27	144
第六五三航空队		63		18	81
计	9	225	117	99	450

为了充实上述兵力，日本海军竭尽全力建造新舰，加速修理旧舰，以便做好决战准备。具体说，就是将最新最大和最强的航空母舰“大凤”号编入现役，小型航空母舰“千岁”号和“千代田”号改装完毕，昭和十八年10月以后，1

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新造舰只）编入第一机动舰队。此外，以前负伤的“武藏”号以下的大小舰只已修理完毕。于是，现有海军舰艇已全部处于完好状态，为舰队决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日本海军对此次作战该有多么重视。

二、5月20日，联合舰队作战开始

4月30日，丰田副武大将被任命为联合舰队的新司令长官。5月2日，停泊于东京湾的新建造的巡洋舰“大淀”号上飘起了将旗。这是古贺大将以身殉职1个月以后的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出现空缺期间，大本营关于“阿代号作战”的计划是按古贺前任长官的预案准备的。此次作战是一次完全被动的作战。时间、地点根本无法预料，因而有关作战细节只能随战局之推移而定。从日益逼近的战争情况来看，对于作战方针已不许众说纷纭。上自丰田大将，下至大换班的草鹿参谋长以下的幕僚，都毫无异义。这些人的责任仅仅是根据根本方针对今后作战实行领导。

5月3日，大本营发布了命令。甚至联合舰队各部队的指挥官对此也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们所能选择的只是尽全力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最后决战进行到底”。

由于所属各部队的指挥官分散各地且距离遥远，加之战况紧急，刻不容缓，丰田大将不可能将各主要指挥官召集一起，共同安排作战事宜。从到任之日起，他就不得不对付日趋激烈的美军攻势。值此决战行将到来之际，大将绞尽脑汁

想使全部部队处于最有利的情况之下。

5月3日，丰田大将受领完大本营命令之后，对联合舰队之兵力做了如下部署。

一、命令小泽部队（第一机动部队）于5月20日前在比岛西南的塔威塔威泊地集结。

（当时，小泽部队之主力位于新加坡南方之林加泊地，另一部分位于濑户内海之西部）。

二、5月17日，敌军开始在新几内亚西北部之瓦库德、萨米登陆。位于澳大利亚北面的我航空兵力受命攻击。

三、命令角田部队（第一航空舰队）展开兵力。

鉴于战局急转，5月18日，命令角田部队的内地部队向马利亚纳基地出动。

（该部队于5月26日前后按预定计划完成兵力调动）。

四、发布开始“阿代号作战”命令。

五月二十日，敌机动部队空袭南鸟岛，我无线电情报确认敌军的真正攻势业已迫近，有鉴于此，5月20日上午零点用电报发出开始“阿代号作战”的命令。

五、联合舰队司令部在濑户内海西部调动。编入现役后，位于东京湾的旗舰“大淀”号于5月22日从东京湾出发返回柱岛泊地。

（采取这一军事行动是因为当时在东京湾难于同南方各方面进行无线电通信和电话监听）。

三、小泽部队的计划

此次作战中，小泽中将担负着当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大将在中途岛海战中曾经担负过的使命，具体说就是除潜水艇和基地航空部队外，一切可能作战的舰只全由小泽中将指挥。而且，在第一机动部队这种新的编成下，日本舰队集中全部兵力作战这种情况是从未有过的。小泽中将虽然知道作战计划中还有各种细节不够明确，但他还是根据“阿代号作战”命令，制定了如下计划。

机动部队作战计划

一、机动部队之作战方针

在友军，特别是在基地航空部队之密切配合下，随战机之推移而进行机动，策应我基地航空兵力之攻击，集中全力，实行猛烈而果敢之攻击，一举歼灭敌进攻兵力（其中亦包括敌之机动部队），借此以粉碎敌之反攻企图。

（一）机动部队务于5月20日到达比岛南部待机泊地，完成决战准备。根据此命令，牵制部队应向乌利西和帕劳方向出动，与友军相配合，努力将敌军诱至决战海面。

（二）机动部队依本命令出击，尽最大努力隐匿我方之作战意图，向比岛东方海面出动，与牵制部队相配合。

（三）通过基地航空部队和先遣部队（潜艇部队）等之对敌搜索，弄清敌军之全貌。与此同时，须严加自

卫戒备，抓紧时机向所希望之海面出击，对基地航空兵之作战实行策应并对敌军之机动部队实行果敢之先制攻击，尔后转入决战并将敌之机动部队予以歼灭。空战应以白昼强袭为原则并以侧翼攻击为重点。

（四）为进攻而接近敌军时，宜严防敌之侧攻战法，切勿落入敌军所设之埋伏。在基地航空兵力之警戒不够严密且航空母舰兵力不够强大时，在未弄清敌情之前，应控制一部分攻击兵力（例如第二航空队）。

（五）转入追击战之后，应排除万难，全力以赴，接近敌人，反复攻击，予以歼灭。在海上机动战于我有利之场合下，应在海上连续作战。酌情将飞行队在陆上基地展开或派出水面战斗部队出击以扩大战果。

二、军队区分（见332页之附表四与附表五）

5月15日以后，无须下命令，自行按第一种军队区分加以部署。

四、角田部队之计划

角田部队根据“阿代号作战”命令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一、作战方针

（一）敌我机动部队决战之前，应使用基地航空部队将敌之航空母舰兵力至少击溃三分之一，尔后，在我方机动部队及其他部队之配合下，将残存之敌舰队彻底

歼灭之。^①

(二) 为获取准确之敌情，应对敌之前进基地进行敢于舍身的空中侦察。

(三) 将基地航空部队之兵力编成 3 个攻击集团，各集团部署各种不同飞机，且宜易于移动集中。

(四) 敌主力来攻时，为便于集中发挥我军之攻击力，各攻击集团宜作如下配置：

第一攻击集团：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特鲁克岛方面；

第二攻击集团：帕劳、雅浦、达沃岛方面；

第三攻击集团：澳洲北部、西里伯斯方面。

在敌之主攻方向业已确定情况下，除侦察机外，部署于同一方面之攻击兵力应及时向其他集团之配备基地移动，避开敌之攻击后，从所在基地实行集中攻击。

(以下从略)

第六章 塔威塔威群岛

一、城岛部队从佐伯湾出击

昭和十九年 5 月 11 日正午，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少将乘坐的“隼鹰”号航空母舰悄悄地从佐伯湾出发了。

2 号舰“飞鹰”号和 3 号舰“龙凤”号分别位于“隼

① 第一种战法：将航空母舰部队分为本队与前卫部队并按纵深配置；
第二种战法：将航空母舰部队分为 3 群，各群皆分散配置；
第三种战法：航空母舰部队集结法。

“飞鹰”号右前方600米处和东侧。这两艘舰也都在起锚，舰首处的锚孔冒着水花。

“两舷机低速前进！”

“隼鹰”号舰长泷谷清见大佐发出了口令。他的显得苍老的声音划破了舰桥上的静谧。片刻，“隼鹰”号旗舰的舰桥从2号舰“飞鹰”号舰首前掠过，接着，“飞鹰”号也开始滑出了。“飞鹰”号进入旗舰的原来舰位后，3号舰“龙凤”号也尾随着2号舰开了过来。于是由3艘航空母舰编成的第二航空战队排成单纵队驶离佐伯湾。

出港作业告一段落之后，我到舰桥后面的起飞指挥所去看了看。这里是露天瞭望台。天半阴半晴，断云匆匆地从东北向西南飘去。海面上水波不兴，而天空中风却好象相当强。

“航空参谋，这风向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呀。”通信参谋植村吉郎少佐说。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油呀。”我笑着回答说。现在是收容飞机的时候，母舰无须高速航行。

军舰正在从鹤见岬的陡峭的山麓边驶过。往山顶望去，我们好象处在谷底，伸出手几乎可以触到山腰。

我们现在从丰后水道出击。军舰前方可以看到一座灯塔象一支铅笔似地孤零零地直立海面上。

跟在第二航空战队后面航行的是第三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千代田”号、“千岁”号和“瑞凤”号。这3艘舰都是小型航空母舰，司令官是大林末雄少将。

紧接着，在第三航空战队后面航行的是象一座小山似的战舰，这是“武藏”号战列舰。“武藏”号和“文和”号是

大和……

两艘姊妹舰，在整个世界的海洋上再没有任何军舰可与这两艘巨舰伦比。它们的威武堂堂的舰容确实蔚为壮观。

“舰载战斗机两架、舰载轰炸机两架从佐伯机场向我方接近。”舰桥后部的观测手突然大声喊道。

我急忙返回舰桥对城岛司令说：

“收回飞机。”

紧接着向各舰发出了收容飞机的信号。

“进入起飞部署！”

号令传遍舰内各个角落。

“左舵！”随着舰长的操舵号令，3万吨的巨大物体使舰首轻轻地向左摆动了。风从东北方面吹来。风标的蒸汽象白烟似地从起飞甲板的前端猛烈地喷了出来。

军舰很快就进入了迎风方向。风标的蒸汽跟起飞甲板上的白色中线正好重合了。然而风力仍嫌不足。海面上的风速只不过6米左右。

“第一战斗航速！”航速提高到了18节。马上风速计表示出15的读数。

“合成风速15米。”值班军官用嘴对着传声筒，同起飞指挥所进行联系。

“黑球，读数15。”信号长向信号台喊道，让对方做好挂起信号旗的准备。

第六五二航空队司令兼“隼鹰”号飞行长铃木正一中佐在起飞指挥所担任起飞指挥。起飞甲板上拉开了十几根制动索，所有的作业员都已进入待避所，甲板上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开始收容！”舰长下达了命令。传令兵用传声筒把命

令传到起飞指挥所，信号长发出了让信号台挂出起飞信号的口令：

“挂出信号！”

一个黑色、圆形的大笼子和表示合成风速的3个信号机很快升至信号桅。这是开始着舰的信号。

几乎在挂出这一信号的同时，正在空中待机的先头零式战斗机很快就滑到甲板上来了。飞机机体下面挂着的钩子被横在甲板上的制动索给挂住了。飞机减速，马上停住了。作业员们从待避所里跑出来，他们刚一跑到机身下面，制动钩就被解开了。战斗机再次迅速地转动起螺旋桨，滑到起飞甲板的前端去。作业员们跑去将飞机固定住。这时，业已放好了拦障，下一批飞机开始着舰了。如果将着舰后的飞机一架一架都送进机库，那将用去许多时间，因此，飞机都暂停在起飞甲板的前方。不过，万一有某架飞机着舰失败，那么停在前方的飞机可能被撞坏，因此，才放好拦障。这样就可以依次收回4架飞机，所用时间还不到3分钟……

“收容完毕。”飞行长向舰桥方向报告说。其他飞机已在出港前的训练中全部收容完毕，因而今天所收容的只是剩下的飞机。

“收回用具，解散。”从舰桥上发出了口令。

方才飞行甲板上那种窒息般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散了。人们急速地行动起来。不一会，人们散尽，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2号舰“飞鹰”号和3号舰“龙凤”号也分别收回了好几架飞机。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向站在舰桥上的城岛司令报告说：

“各舰收容完毕。”

听到这一报告之后，方才为了进行飞机收容作业而在舰首排成梯形队的部队又重新排成笔直的一路纵队。

这次仓促的出击准备就此结束了。我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再次来到起降指挥所，望着跟在后面的航空母舰群。

第二航空战队的旗舰“隼鹰”号和2号舰“飞鹰”号都是比较大型的航空母舰，都有叫做埃兰德型的舰桥，然而3号舰“龙凤”号和第三航空战队的“千代田”号、“千岁”号和“瑞凤”号却都是小型航空母舰，起飞甲板上没有拦障。

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航空母舰分别载有第六五二海军航空队的153架飞机，第三航空战队的3艘航空母舰分别载有第六五三海军航空队的90架飞机。

6艘航空母舰中竟有4艘是小型的，不过，6艘舰的这种编队法在日本海军是历来如此的。回顾开战初期，精锐强大的南云部队攻击珍珠港时，第一次印度洋作战当中，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爪哇南岸的芝拉扎等攻击战中均采取此种编队。不过，我从昭和十七年4月到航空母舰部队任职以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此外，战列舰“武藏”号也编在这个舰队里。7艘驱逐舰虽然因处于视界之外，一时看不到，但它们也在护卫着航空母舰群。这些驱逐舰目前正在丰后水道上提前进行扫雷作业，说不定正在消除可能潜伏起来的敌潜水艇。

如此庞大的舰队在城岛少将指挥下从佐伯湾出击了，按计划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要开进太平洋。向塔威塔威前进！目标是菲律宾与帕劳之间，苏禄海西南的塔威塔威岛泊地。

我在起飞指挥所上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怀着别时容

易见时难的忧伤心情目送着祖国山河。

回首往事，生活象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似地从眼前掠过。

正好是在3个月前的2月11日，我所在的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被派往腊包尔基地，夜以继日地同占有压倒优势的美国空军作战。当时，我也随同城岛司令在腊包尔基地。然而，一星期以后，因为特鲁克被敌机动部队突破，机能失去大半而被迫使战线后移。腊包尔航空队就这样一无所得地收兵了。

2月20日，城岛部队含泪进入特鲁克。满身伤痕，勉强来到特鲁克的只有战斗机37架，舰载轰炸机4架，舰载攻击机5架，这个数字还不到出动时的三分之一。

刚一回到敌空袭后果历历在目的特鲁克，接着便是“留下全部可用飞机，城岛部队火速返回内地”的命令。于是全部飞机、飞行员、作业员都留给当地部队或调转工作。城岛司令成了光杆司令，于3月2日返回内地。

城岛司令所属3艘航空母舰依然健在，但飞机却一架无存，飞行员只不过所需数量的三分之一。马上开始了部队的重建工作。我为了补充飞机和飞行员而东奔西走，然而，由于日本海军已走进死胡同，人员也好，飞机也好，都无法按计划配齐。

本来就很难，偏又赶上城岛少将的直属上级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中将在新加坡方面，小泽的上级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又乘坐“武藏”号旗舰到帕劳去了。为了取得这些上级的支持而进行联系是极为困难的。

我曾亲自到过军令部。而且询问过有关城岛部队的重建

问题。军令部的主管航空工作的源田实中佐说：

“此次作战是对日本防卫至为重要的马利亚纳攻防战，如果失掉马利亚纳，则日本的战局将前途渺茫。因此，日本海军将以此次马利亚纳攻防战为契机进行最后的舰队决战。航空母舰部队是此次决战的核心，因此，请你们一定要搞好，军令部也是这样考虑的。补充飞行员要尽可能选优秀、老练的。为此，即使削弱在内地进行训练的部队也在所不惜。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除此以外，他又做了补充：

“敌机已经逼近了，请你们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训练。”

我领会了中央的决心，保证竭尽全力回答中央对我们的期望，而后又去了海军省人事局。到这里又是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嘱托。

对于这次航空部队的重建问题，我有一个要求。这就是希望把新式慧星型俯冲轰炸机配给城岛部队。根据我们亲身获得的经验，光凭着我们的九九式旧式轰炸机根本无法接近美国海军的新型F6F战斗机。可惜“隼鹰”号和“飞鹰”号的速度又太低，用它们作飞机起飞舰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一想到因为飞机性能低劣而吃的苦头，就明知办不到，还是非常想装备上慧星式飞机，“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希望至少也要给我们配备9架此种飞机。

军令部很快就接受了我的请求，而且人事局还给我们分配了一位俯冲轰炸专家——阿部善次大尉。阿部大尉是珍珠港战役以来的幸存者。过去，在阿留申群岛作战中，他跟我在一个部队。我了解这位大尉的真实价值，因此，对中央的

阿部善次最终军衔少佐，于2007年4月7日去世，享年90岁。晚年的阿部少佐来往于日美之间和往日的敌人一起讨论当年的战斗。

这种处置十分满意。

不过，当时令人感到头痛的不单是飞机和人员的问题，最大的难题实际上还是航空燃料不足。因为汽油的用量受到限制，训练也受到限制，要想尽快培养出战斗力来真是谈何容易。东奔西走，求南告北，我这个航空参谋真是忙得席不暇暖。航空母舰停泊在吴港，而飞行队却分散在岩国、佐伯和大分等训练基地上。我乘飞机在东京、吴港、岩国、佐伯、大分等地飞来飞去，象个上紧了的发条似的走个不停。可正在这当儿，忽然收到一封电报，电报是从新加坡的小泽司令官发给城岛司令部的，内容是：“派一名幕僚来此”。

我于是带着在内地训练的第二和第三航空战队司令部的重託，4月6日，从福冈的雁巢机场搭乘定期航机飞往新加坡了。4月9日，又乘舰载机飞到新加坡以南约80海里的林加泊地，正好遇到正在训练的旗舰“翔鹤”号，结果在这艘舰上降落了，离开小泽司令部已经6个月了。我报告了此前的作战经过和部队现状之后，又受领了行将进行的作战命令并听了有关说明。我只是到这个时候才知道5月中旬在塔威塔威集合的命令。情况之急迫使我感到吃惊。刚一作好安排，我就急忙回到内地去了。这是4月16日的事。

从那时算起，到部队集中只有3周的时间了。又是着舰训练，又是投放鱼雷训练，又要准备新式飞机器材，我真象人们说的忙得团团转。到航空母舰部队任职以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先后8次赶上飞行队再建，不过，只有这次我是认真地参加了。由于部队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情况总算说得过去，无论怎么说，终究没有延误此次出击。我想，“怀揣小兔子——忐忑不安”可能就是我这次所体验到的心情。

吧？

我在小泽司令部听说舰队的前进据点是塔威塔威时，因为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而感到心慌。然而后来弄清这一地点之后，就对那些能从地球上找出这一泊地的作战人员深表敬意了。可是，如今终于向目的地出击时，我又感到了烦恼，而烦恼的原因实际上就是这个塔威塔威岛。

为什么要烦恼呢？原因是城岛部队的飞行队虽然外表上看来业已准备就绪，但是从实际战力来看，至少还要进行两个月的训练。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美国空军的战力了解得一清二楚，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担心。在塔威塔威究竟能完成何种训练呢？再说，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这样的战场上来呢？

根据我从机动部队指挥官小泽中将接到的命令，我们的目标在于“昭和十九年中期，我大部决战兵力应集中起来，配备于敌人反攻正面，以期一举将敌舰队歼灭，挫败敌军之反攻企图……”

从这一命令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次作战完全是被动的，作战主导权握在敌人手中。时间，地点都得由敌人选择。情况固然可以判断，但是否准确却很难说。

“地点可能是帕劳近海，时间可能是6月。”小泽部队的作战参谋有马高泰中佐做了说明……“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叫敌人抢先一步，那可就不好办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急急忙忙向待机据点塔威塔威集结吧？可是，既然战争主导权握在敌军手里，而且又要绝对保密，那么在这样的前进据点怎样才能搞好训练呢？自开战以来，迄今离开内地已经十回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情沉重，意志消沉。

“各就各位！”突然间舰内响起喇叭声。

这时，“隼鹰”号正处于东扫雷水路的南端，向着冲岛附近靠近过来。舰内的一切都进入战斗部署。我收起折叠椅，急忙向司令官所在的舰桥走去。军舰的航速已经提高到24节。天空阴霾，好象风雨欲来，波涛汹涌，使得巨舰左摇右摆，舰首不时冲起白色的水沫。

挂着250公斤重的深水炸弹的舰载轰炸机已完成了试运转，如今正在起飞甲板上待命，以对付可能出现的敌潜水艇。空中有十几架佐伯海军航空队的水上飞机和舰载机穿梭似地飞来飞去，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对潜水艇进行警戒。附近海面上有佐伯海军防备队的十几艘小型舰艇破浪航行，警惕地搜索着敌军的潜水艇。

“隼鹰”号就这样航行在舰队的前头，向太平洋出击了。在航路前方进行扫荡的7艘驱逐舰依次破浪航行，驶近航空母舰群时，好象要紧紧偎依似地把航空母舰和“武藏”号战列舰包围起来。尔后，由14艘军舰组成的轮形编队在空中、海上的欢送声中，一路南下，向塔威塔威进击了。

二、联合舰队集结

5月16日，城岛少将指挥的内地出击部队到达塔威塔威湾外时，已经是红日偏西的时分了。

从林加泊地返航归来的小泽部队的主力此时正在进入泊地停泊。城岛少将到达指定泊地时，已经落日西沉了。南海的夜幕静悄悄地笼罩住泊地上的数十艘军舰。

进港时，正好由我担当值班参谋，又是向返航部队下达

停泊指示，又是跟在泊部队交换信号，我简直象个小老鼠似地在狭窄的舰桥中间转来转去，忙个不停，连从容地浏览一下泊地风光的时间都没有。军舰平安无事地进入泊地，抛了锚。出击以来的5天当中，我从来没有脱下衣服睡过觉，只是偶而打个盹而已。现在完成任务之后，我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于是不管热带的酷暑，我还是钻到自己的房间里睡大觉去了。

第二天（17日）天晴气朗，一夜酣睡之后，疲劳彻底消除。晚风轻吹，我在宽阔的飞行甲板上轻轻地踱步，感到心旷神怡，只有航空母舰的舰员才懂得这是多么惬意的时刻。特鲁克跟腊包尔一样，这一带空气清新、泊地周围的岛屿似乎近在咫尺。

位于泊地北面的塔威塔威岛，长30海里，最宽的地方有10海里。岛上有标高为550米的小山。从远方看去，其大小、形状、山高等正好象濑户内海的淡路岛。然而环绕于东、西、南三个方面的小岛却跟塔威塔威岛迥然不同，这些岛子全是平坦的珊瑚礁。覆盖地表的椰林顶端距海面的高度也只不过20米左右，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内南洋的马绍尔群岛。正因岛很低，高达30米的巨大的军舰的桅杆，隔着海岛，从外海方向也能看到。这样一来，从位于外海的潜水艇上，即使看不清舰队的全貌，但却可以知道此地停泊着日本的庞大的舰队。这个泊地还有一个不便的地方，这就是因为停泊着大舰队，泊地显得十分拥挤，航行中的各种训练非要到湾外去进行。此外，在保密和对敌警戒方面也有诸多不便。

再说，如今美军正沿着新几内亚北岸稳扎稳打地把基地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这里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美国大

型飞机的侦察圈。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当地居民对日本军队怀有敌意，无论怎样提防，也难免走漏情报。这个只是在西面有一个出入口的泊地，对敌军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便于监视的泊地，而对我军来讲，一旦决战时机成熟，舰队出击作战时，很容易暴露行动的意图。

尽管有这些想法，但只要看一下停泊的大小舰艇，其赫赫威容至今依然使人瞠目结舌。这个幅员同濑户内海的柱岛泊地大致相同的海湾里挤满了大小舰只，而且全部是小泽的部队。

停泊在泊地中央的是身为舰队总指挥的第一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三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中将乘坐的“大风”号舰空母舰。据说这艘舰的很厚的飞机甲板用来当作装甲，可以经受住250公斤的炸弹。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直到今日，唯一的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其他的航空母舰都相形见绌，犹如一个个小火柴盒，显得十分孱弱，而“大风”号则显得威武雄壮，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大风”号的东侧并排停着“瑞鹤”号、“翔鹤”号两艘航空母舰。这3艘大型航空母舰都编入第一航空战队，由小泽中将直接指挥。“大风”号的北侧停泊着我们第二航空战队的“隼鹰”号、“飞鹰”号和“龙凤”号；停泊于南侧的是大林末雄少将指挥的第三航空战队的“千代田”号、“千岁”号和“瑞凤”号；再往南，则是附属干第三舰队的“最上”号巡洋舰，第十战队司令官木村进少将指挥的“矢矧”号巡洋舰和另外15艘驱逐舰。所有这些舰只都秩序井然地抛锚停泊。以上舰只属于第三舰队。

“大风”号西侧近处停泊着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栗田健男

中将乘坐的大型巡洋舰“爱宕”号，“爱宕”号旁边并排停泊着“高雄”号、“摩耶”号和“鸟岛”号3艘军舰。这4艘舰属于第四舰队，由栗田中将直接率领。第四舰队西面，十分醒目地停泊着战列舰群，即由宇垣缠中将率领的第一战队的舰只“大和”号、“武藏”号和“长门”号。第一舰队旁边停泊着由铃木义尾少将率领的第三战队的“榛名”号、“金钢”号战列舰。再往外，是桥本信太郎的第五战队（大型巡洋舰“妙高”号和“羽黑”号），白石万隆少将指挥的第七战队（大型巡洋舰“熊野”号、“铃谷”号、“利根”号“筑摩”号），离港口最近的是早川千夫少将指挥的第二驱逐舰战队的旗舰“能代”号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上述舰只属于第二舰队。这一大群军舰的北面，离得最近的是此次作战中临时由小泽中将指挥并附属于联合舰队的“扶桑”号战列舰。这艘业已陈旧的军舰巍立于其他军舰之中犹如鹤立鸡群、其奇妙的檐楼显得十分突出。

应为鸟海号

除上述军舰外，湾内还停泊着运送燃料、兵器、食粮的大小12艘运输船和护卫运输船的5艘驱逐舰。这些舰只好象进行阅兵式似的，一时颇为壮观。

总兵力计有：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6艘、大型巡洋舰11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33艘、辅助舰艇12艘；这确实是一支拥有73艘舰只的大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确实好久没有象现在这样把决战兵力集中于同一泊地了。这是总指挥小泽中将、第二舰队司令长官栗田中将、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少将和大林少将等人就任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军舰集结。

正好一年前的昭和十八年5月，正当阿留申方面战局突

变，阿图岛危机迫近的时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大将也曾有过在东京湾集结联合舰队主力的情况，但当时仍有一部分兵力分散在特鲁克和大凑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象这样大规模集结舰队兵力共有3次。以前两次中，一次是中途岛海战前的柱岛集结，另一次是瓜岛激战中的特鲁克集结（昭和十七年10月）。

进攻之后，我翻阅了一下小泽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和幕僚名单，看了之后，我感到了某种自得的心情。原因是我发现我不知不觉间竟成了部队中资格最老的人了。实际上，自昭和十七年夏，第三舰队即将编成时以来，职务没有改变的只有我一个人了。

本来，资格老并没有什么值得叫人羡慕的，与其说令人羡慕，莫如说因为无能才蹲在原来职务上得不到擢升。尽管如此，我现在纵观整个舰队的威武雄壮的阵容时，还是觉得当前景象跟以前情况有点不同。以前，柱岛也好，特鲁克也好，以及最后的东京湾也好，凡是联合舰队大部分决战兵力集结的地方，总会有飘着大将旗的“大和”号或“武藏”号镇座泊地中央、雄视全军阵容。可是现在哪里也看不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大将旗。

此次在塔威塔威毫无保留地集中了联合舰队的全部决战兵力。留在内地的只不过旧式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两艘而已。这两艘舰如今正在改装舰尾，以便能够装载飞机，竣工之后将编入第四航空舰队，目前尚未形成战斗力，因而暂留内地。按历来的惯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大将旗理所当然地要在塔威塔威泊地海上飘扬。

那么，此时此刻，大将旗究竟飘在何地呢？实际上，内

地还留着一艘军舰，这就是“大淀”号巡洋舰。这艘“大淀”号正好是旗舰。现在，“大淀”号的桅顶上正高高地飘扬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的将旗。单单地就这么一艘军舰停泊在广岛湾的柱岛泊地，成了全面作战的指挥中枢。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为什么不来塔威塔威，亲临阵前指挥决战呢？

实际上，这是总结了太平洋战争以来历次海战经验与教训得出的结果。如今，作战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海军虽说在缓缓爬行，但终于找到了适于现代作战的编成。想到这里，我不由会心地微笑了。

完成此次塔威塔威集结的小泽部队，于本年3月1日由以航空母舰为主力的第三舰队和以战列舰、巡洋舰为基干的第二舰队合编而成为现在的第一机动舰队，由小泽中将亲任司令长官。这支舰队几乎包括了海上决战兵力的全部，但并非联合舰队的全部决战兵力。

作为联合舰队的总决战兵力，除了小泽部队之外，还有陆基航空部队（角田部队）、潜水艇部队（高木部队）、以及在内南洋执行陆上防备和海上交通保护任务的南云部队。身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丰田大将所应担负的全部作战指挥的范围涉及到整个地球的一半。因此，旗舰“大淀”号留在内地统辖全局乃是事出必然。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正在向着现代作战转变的日本联合舰队为什么明知有诸多麻烦和不便却偏要把水面舰艇部队的训练基地选在林加泊地，此次又把前进基地选在塔威塔威呢？

要说理由，海军军官是无人不知的。说来说去还是为了一个“油”字。

上面提到的林加泊地位于新加坡以南，其中心距新加坡约80海里，是一片南北约40海里、东西约30海里的广阔海面。该泊地的西面是苏门答腊岛，北面是巴塔姆岛和其他小岛，东面是林加岛，东南面是新格岛，北口通新加坡，南面的水路沿苏门答腊岛可通往位于南方180海里处的巨港以及爪哇、婆罗洲等方面。

一般说来，舰队前进基地所要求的条件是：接近预想的作战海面，受敌军攻击可能性小，易于进行补给和修理，可获得必要的训练海面和航空基地。

太平洋战争中，我海军的最大的前进基地特鲁克在训练方面曾受到过某些限制，但终究还算是一处合适的地点。但是，自从今年2月中旬以来，此地也受到了美机动部队的空袭，因而，上述条件已经不大容易得到满足了。其后，待机泊地曾一时被定为帕劳，日本舰队竟然到了苦于无置身之地的地步。

随着战线后退，最后只剩下濑户内海西部了。回顾战争初期，选此地作为基地有便于修理、补给和人员更替等优点，特别是便于对敌保密。然而，对于大舰队，情况可就不同了，单是停泊就需要大量燃料。没有燃料，舰内灯不亮，无线电通信，大炮、鱼雷和其他兵器的训练都无法进行。可这些燃料几乎完全依赖于南方动脉。由于日趋活跃的美国潜水艇破坏海上交通的结果，燃料储备趋于枯竭，油船也明显地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具体地说，油船和护卫油船的舰艇所使用的燃料也成了问题。结果，靠油来喂养的舰队几乎不

可能呆在内地了。

最后，除了到有油的地方去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新加坡方面特别引人注目。昭和十八年末，我所在的第二航空战队在把这一海域作为训练基地使用之前，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新加坡方面适于作航空基地，林加泊地的幅员比濑户内海西部的最宽阔的伊予滩还要广阔。此外，这里没有内海西部那样的船舶交通，训练很少妨碍。泊地周围几乎没有民宅，这有利于防奸保密。不过，比这些更有魅力的是巨港的重油。

基于上述理由，小泽部队终于把林加泊地作为前进基地来使用了。

我到小泽中将的旗舰上去联系工作时，参谋长古村启藏少将从“翔鹤”号（当时还有“大凤”号因为刚刚修好而留在内地）舰上指着一千五百吨的油船对我说：

“瞧，就这么个小油船，只有它往返于此地和巨港之间，这样大的舰队单靠这艘油船竟能充分进行训练，确实叫人高兴。”

这确实是因受当地之利而表示谢意的话。

实际上，如果不到这里来，就得使用几艘万吨巨轮，而且还要有舰艇和飞机加以护卫，在中途还会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这样一来，军令部和海军省的当事者可就要煞费苦心了。横下一条心，最后来到这里确实是上策。不过，我还有不放心的地方。

“有油固然好，然而英国的航空母舰可是十分勇敢呀。难道不怕敌军从苏门达腊的对面进行侦察和空袭吗？”

“要侦察和空袭一定要接近陆岸。只要接近陆岸就会被发现。第十三航空战队（这方面的基地航空部队）也很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在印度洋方面进行对敌搜索。再说，要永远能在这里进行训练固然很好，可是没人上这个当……”

在这样的环境里，小泽部队不受油的限制，充分地进行了训练。特别是在夜战训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训练水平提高很快。

就在这个时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发出了命令，要求部队出动到塔威塔威待机。

于是，5月11日，亦即城岛部队从内地出发当天上午3点，以栗田中将率领的第二舰队为基干的游击部队在以早川少将率领的第二驱逐舰战队为先行的情况下，按照第四战队、第七战队、第三战队、第一战队的序列出港了。第二天（12日），留在泊地的全体部队，在小泽中将直接指挥下，按第十战队、第五战队和新近把“大凤”号也编进去的第一航空战队的序列出港了。

上述两支部队都是从婆罗洲西北开始向北，而后向东驶往塔威塔威的。栗田部队航行在舰队的前头，于14日下午4点50分到达目的地，小泽部队于15日上午11点安全到达新的前进基地。紧接着，城岛部队于15日下午7点15分从内地返回，至此，全舰队集合宣告结束。

从此以后，不仅一般日本国民，就是当时的海军军人也弄不清所在和名称的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竟突然出名而被载入战史。

选定塔威塔威还有其他理由，这就是该地距内南洋上预想的作战海面较近和受敌人的威胁比菲律宾群岛上的任何地

区都小。不过，如今敌军业已加快了对新几内亚西北部的进攻速度，敌机迟早要飞到这里。其次，在这里几乎不可能进行基地训练，特别是不能进行飞行训练。这对于正在进行训练的航空母舰部队是一个致命的障碍。由此可见，如果单纯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那么现在的机动部队司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都宁愿把此次作战的前进基地选在内地。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理由还是“油”的问题。

这个塔威塔威距婆罗洲的石油产地打拉根比距林加和巨港还要近，只不过170海里左右。选中这一地点有许多不利之处，比如，能作机动部队舰载机训练基地的只有相距90海里的和乐岛、180海里处的三宝颜、相距四百多海里的达沃岛、中部菲律宾的宿务和巴科洛德岛，而其中的和乐岛和三宝颜又都很狭窄。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但还是要选中这个地方，最大的理由还是一个“油”字。

尽管有各种曲折，但这么大的舰队能够平安集结，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第一阶段还是成功的。为了给这第一阶段的成功锦上添花，全体官兵，上自最高指挥官下至每个士兵，都不畏酷暑，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专心致志地进行作战准备。

舰队集结后，很快就召开了作战准备会议。机动部队编成以后新任命的各级指挥官和幕僚全部参加了会议。现在这样的大舰队的赫赫威容，尤其是9艘航空母舰同时在泊是日本海军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对此，与会人员似乎都寄予无限信赖。

人们似乎不愿隐瞒自己的必胜的信心，纷纷向航空部队指挥官发表赞辞，表示自己在行将到来的战斗中英勇奋战的

决心。

年轻的飞行军官和初次担任航空母舰舰长的人以及幕僚们都各个喜形于色，满怀信心，跟舰员的感情发生了共鸣。

我队通信参谋植村吉郎少佐看到这种情况后说道：

“航空参谋，你看怎么样？大家对航空母舰的希望是不是有些过高呀？”

这是他的不安的心声。该人虽然不是航空专家，但过去一年多来曾跟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共过事。他既知道布因岛激战，又体验过腊包尔死斗，而且还目睹过特鲁克惨状。

时刻都在迅速变化的激烈的现代战争，比如第一阶段作战时的航空战跟昔日的远渡重洋的轰炸一样，都已成了历史。因此，植村参谋比那些对问题只是一知半解，受旧思想束缚的飞行员们更了解现代航空战的本质。

“这个问题可叫人一时难回答。”我简单地回答说。话虽简单，但这里面却反映出我对靠一时突出拔高上去的飞行队的战斗力深为担心。

三、敌军未出现，焦虑不安的一个月

5月16日，随着城岛部队进入泊地停泊，小泽部队的塔威塔威集结宣告结束，接着，于第二天（17日），召开了各级指挥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结束后，就于18日派出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6艘航空母舰到海湾外面进行飞机的着舰训练。

进行此种训练一定要有严密的反潜警戒。塔威塔威周围早就发现了敌潜水艇集合的征兆。而现在，在栗田部队进港

当日（14日）的清晨，就在塔威塔威西北30海里处，护卫运输船的驱逐舰因遭到敌潜水艇攻击而沉没，同一天在塔威塔威西面15海里处，运输船队相继遭到袭击，其中1艘被鱼雷击中。

5月20日上午零点，小泽中将接到丰田大将的“‘阿代号作战’开始”命令以后，将其所属各级指挥官及幕僚集合于旗舰“大风”号的飞行甲板上进行训示，训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次作战中，我军要不惜牺牲，连续作战。

二、为满足大局之需要，宁可牺牲部分部队将其置于死地而加强作战。

三、如旗舰发生事故不能同其他舰只进行通信时，各级指挥官可相机独立行事。

上述训示，如果从字面上看，只不过是重复一下极为平常的战术原则而已，可是面对具有压倒优势的敌人，自瓜岛战斗以来，一次也未能阻止其进攻的联合舰队的官兵，因为怀着最后舰队决战这种悲壮的决心，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极度紧张。

小泽中将的脸晒得发黑，讲话时两只手在颤抖，声音低沉而有力，话说得很慢。从他的外表和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为即将到来的作战绞尽了脑汁，看他那样子真叫人可怜。

5月22日，大林少将率领的第三航空战队在湾外进行飞机的起飞降落训练时，旗舰“千岁”号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敌艇虽发射了鱼雷，但我巧妙避开，幸免遇难。敌人发射的鱼雷中有一条在进行警戒的驱逐舰旁边爆炸了，但万幸，也没有造成损害。

当天在“大风”号舰上开会研究了海上补给等问题。会上，补给舰设备不良成了大问题，作为应急措施，决定进行临时性的修理，这一问题又给大规模作战的前途投下了不安的阴影。

同一天，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情况，小泽司令长官将第一补给部队从塔威塔威派往达沃岛。24日，最好的油船“建川”号在达沃港外遭到潜水艇的攻击，被命中3条鱼雷，当即沉没。油船本来就不足，这使情况更加严重。

小泽部队于5月24日派第三补给部队的部分兵力到帕劳待机，稳妥地为下一次作战做好了准备。

5月28日在“大风”号上进行了有关“阿代号作战”的图上演习。根据作战想定，敌军将攻击帕劳岛或者在该岛南面行动。后来又进行一次图上演习。作战想定与上次相同。

在小泽部队的作战命令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敌军将在塞班岛发起攻击，或在新几内亚西北方采取行动，不管在两者中间的哪一处行动，都能采取对应措施。进行图上演习时，作战范围只限于帕劳，其他方面一次演习也没进行过。因此，小泽部队司令部十之八九认为敌军将出现在帕劳附近。另外，看样子参加图上演习的年轻飞行军官也坚信下次作战海面一定是帕劳方面。

不过，我却有另一种看法。敌军的巨大攻势是沿新几内亚北岸进行的，其作战行动早已延伸到比亚克。由此可见，为了开展下一个巨大攻势，敌军很可能攻击对其侧面有威胁的帕劳群岛，但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考虑，最使人不放心的是马利亚纳群岛。如果失去这些岛屿，则美国的B-29飞机将可以直接袭击日本本土。那对日本将是致命的打击。之

所以要进行“阿代号作战”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特别是去年我曾通过在布因基地被击落的B-29试飞飞行员了解到有关B-29的最初的详细情报。此种飞机的可怕的性能深深铭刻在我的头脑中了。

我向小泽部队的有关幕僚大致地谈了我的上述见解。可是，人们并没有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城岛部队的全体飞行员详细地说明了马利亚纳方面的地理情况，尔后，还想到让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把有关硫黄岛、帕甘岛、罗塔岛、雅浦岛等飞行基地的情况记入各自的飞行图中。这可能是我历经战斗而产生的预感吧？

5月29日，12架B-29（可能是从布拉汶基地起飞的）空袭了塞班岛，投了炸弹。我好象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第一、第二、第三航空战队都在塞班岛泊地停泊，各自只有一回在湾外进行飞机在舰上起落的训练。

5月31日出海训练时，“隼鹰”号上有两架，“飞鹰”号上有一架飞机在着舰时撞坏。

言语刻薄的飞行军官们说：

“飞行参谋，这该叫做飞机自消自灭战吧？”

人们苦笑了，他们讲的是大实话。

飞行员缺乏训练，多进行一些训练该有多好呀。照此下去，宝贵的飞机将陆续损坏，在关键的战斗当中弄不到足够数量的飞机。原因成了结果，结果又产生原因，真是互为因果，照此下去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更叫人头痛的是这里的情况跟我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动辄一连几天几乎没有一点风。我根据新加坡、腊包尔和特鲁

克方面的气象情况推测，即使是低速的“隼鹰”号也可以使用先进的慧星式俯冲轰炸机。于是勉强把飞机装在舰上，但结果却没有成功。我一直为此而感到苦恼。

事与愿违，军舰在塔威塔威停泊期间，虽然曾两次出海训练，可是慧星式飞机一架也没有起落成功。攻击机做投鱼雷训练，九九式舰载轰炸机进行俯冲轰炸训练，零式战斗机在空中做特殊飞行。当时，身着整齐的飞行服的飞行队长阿部大尉凝望着平滑如镜的海面。他的部下用羡慕的目光看着空中的其他机种，对于他们我不知道说啥是好。

我所以无言以对，原因是此次作战与往常不同。这是一次舰队决战。这是以日本命运相赌的大作战。可是慧星机队却连个训练的机会都没有。仗如果打胜了，什么都好说。尔今，如果推想一下他们临战的心情，可以设想，任何为他们解脱的言辞都是无济于事的。

思考，痛苦，何济于事？只是神不在海上刮起慈悲之风，我只能是一天比一天痛苦。神哟，总会福祐我吧？一旦有了风，作战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小泽部队的飞行参谋青木中佐前来向我提出了个问题。他说，第一航空战队的慧星式飞机不够，是不是可以把“隼鹰”号上的9架飞机连同飞行员一起调到第一航空战队去。我对第一航空战队的情况很了解。那里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大，而且每一艘军舰的航速都在33—34节左右，即使没有风，飞机也可以起降。从理论上讲，青木提出的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小泽部队的战斗力，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得到解脱。

可是，我不能表示同意。不管科学怎样进步，但决定战争

胜负的关键还在于人。过去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城岛部队司令官以下的每一个士兵都达到了今天这样训练有素的程度。特别是每一个飞行员都很能战斗，精神上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队长阿部大尉历经夏威夷、阿留申海战等战斗，分队长是一位活泼，给人以好感的驾驶员，有着年轻飞行军官所特有的潇洒风度。本来，慧星队是技术特别高超的优秀分子荟萃的所在，因此，到决战的时刻，即使没有风，飞机也能从舰上起飞。在现在的情况，即使把这个飞行队从形式上编入人员互不熟悉的其他队里，能否提高综合战斗力仍属可疑。即使可以进行训练，但从今以后充其量也只能有一回。就通过这么一次训练，不可能指望技术上有多大提高。

我不仅这样考虑，而且还大致地征求了一下阿部队长和久我分队长以及第六五二航空队铃木司令的意见。这些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宁肯克服一下困难，也愿意保持原状。

我把我的想法转告给了小泽部队司令部。该司令部也没有提出比此更为有力的主张。

仅仅9架轰炸机就成了这样大的问题，可见作战准备有多么勉强。航空兵的领导人竟然在这样的问题上大伤脑筋（原因是附近没有陆上基地），可见塔威塔威泊地作为小泽部队的前进基地是不够格的。

尤其是这个问题使小泽部队（不要光看它的航空母舰的威严的外表）的主力——飞行队的技术水平一天天下降。

单就这个问题而言，天时、地利都跟小泽部队绝然无缘。甚至叫人不能不想到这两者都是无言的天敌。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虽然拥有一批练成了技术的年轻飞行员，但

他们好比是扭断了翅膀的雄鹰，关在母舰上无用武之地。这对本次作战将会带来何种后果呢？我暗自为这种情况担心。

可是不肯直率承认上述情况的一般舰只的飞行员，上自高级军官，下至每一个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对9艘航空母舰寄予无限希望。不仅其他普通舰艇，航空母舰飞行队的飞行员本身也为机动部队而感到自豪，看样子，他们坚信自己能在即将进行的战斗中，再次建树。

6月1日，在城岛部队的旗舰“隼鹰”号上召开了按第二军队区分而确定的乙部队作战研究会议。

会议席上，第七战队的“利根”号舰长M大佐对我说：

“飞行参谋，下次作战中，凭着二航战（城岛部队）的3艘航空母舰就可以让敌人的五六艘航空母舰的飞机无法起落吧？”

我想，他的这个问题代表了一般舰员的希望。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时无言可对。参加会议的飞行军官和年轻飞行员的眼里好象都流露出肯定的目光。过了一会，我勉强做了如下的回答：

“要是打得顺利的话，敌我双方的航空母舰可能损失相当。要想取得比这更好的战果，那就只有靠上天福祐和飞行队的努力奋斗了。”

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勉强回答。舰长们和其他与会者都不同意我这种缺乏信心的回答，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色。不过，我可不能把希望和现实混为一谈。

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而敌人似乎却在进行进攻的准备。

小泽部队出动到塔威塔威很快就满一个月了。但事与愿

违，敌军不想上我圈套，一直没有出现，只是一味在新几内亚北岸继续作战。照此下去，如果丢掉比亚克岛，则敌人的强大的基地航空兵将出动作战，塔威塔威将不得安宁，决战海面将明显地受到限制。漫不经心无所事事，就这样让时间一天天过去不见得好吧？敌人哟，快来吧！

小泽部队就是这样焦虑不安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但与此同时，这支部队却要不断地跟敌人潜水艇作战。

在塔威塔威泊地外面有我军来往于塔威塔威和打拉根之间的油船，也有在湾外进行训练的部队。我军对这些油船和部队实施警戒的驱逐舰一艘又一艘地被敌潜水艇击沉。

“驱逐舰是潜水艇的大敌，如果把潜水艇比作蛙，则驱逐舰就是蛇。有驱逐舰就可以对潜水艇进行扫荡。”这种见解被视为日本海军的信条。正因如此，只要有大型舰只和油船，总要派出驱逐舰加以护卫，这就叫做反潜护卫。可是我们所用的驱逐舰因为电子兵器和水下兵器性能差，其护卫职能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蛇竟然常常被蛙给干掉。

小泽部队早在4月11日就有“秋云”号驱逐舰在三宝瓏被击沉，此外，5月14日失去了“雷”号，6月6日失去“水无月”号，7日失去“早波”号，9日失去“谷风”号和“浦风”号。每一次都是在塔威塔威附近成了敌潜水艇的牺牲品。“浦风”号和“谷风”号是夜间沉没的，而且离湾口很近。当时我正在湾内停泊的“隼鹰”号的飞行甲板上，对该舰沉没前燃起的大火看得很清楚。

此外，9月8日，在“浑代号作战”（比亚克方面的作战）中，我驱逐舰“风云”号在达沃港外，被敌潜水艇击沉。

这一期间，我军曾从空中和海上多次攻击敌潜水艇，但

几乎未造成任何伤害。（这一情况，战后得到了美国海军的证实——作者原注）。

对于这种无形的敌人和他们的不可轻视的斗志，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常言说“艺高人胆大”，敌军有着精巧的兵器和熟练使用此种兵器的技术并保持了约翰·保尔·琼斯（南北战争时的司令，美国海军创始时期的猛将）以来的勇猛精神。即将到来的决战确实是前途未卜。

小泽部队除了上述损失外，还在“浑代号作战”中损失了“春雨”号驱逐舰，本来就数量不大的驱逐舰竟总共损失8艘。从洋上决战中对航空母舰和战舰实行反潜警戒的角度来讲，我军所拥有的驱逐舰数已下降到最低限度。这样一来，对敌军潜水艇的顾虑和不安明显增大了。

这样下去，将会弄得越来越穷。除了尽快进行决战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小泽中将为了扭转比亚克方面战局不利的局面，曾经向丰田大将呈交了意见书。其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对比亚克方面的增援，借此以诱出敌机动部队，这样“阿代号作战”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考虑到上述等等情况，宁可在决战时忍受某些不便，也不妨将城岛部队作为机动部队派到比亚克方面进行增援。

丰田大将接到意见书后，于6月10日下达了进行“第二次浑代号作战”的命令。

第七章 战机成熟

一、敌军在比亚克登陆

敌军于4月末在新几内亚北岸的霍兰地（现名查亚普拉——译者注）登陆后。其反攻作战似乎暂停下来，可是4月30至5月1日两天内，敌机动部队的舰载机恢复了对特鲁克的大规模空袭。第二天（5月2日）攻击了波纳佩之后，又不见踪影了。

5月4日，敌机对新几内亚西北部的比亚克岛的空袭突然激化，而且连日不断。部署于该方面的西南方面舰队所属的战斗机队尽管勇敢地连续作战，但最后终于被敌机压制住而失去作战能力。

从5月5日到8日期间，我无线电侦察部门发现马绍尔方面敌军通信情况反常，而且夏威夷和中途岛方面的飞行警戒也日渐活跃，根据这些情况曾推测美国舰队的强有力的部队可能从夏威夷出动了。

到了5月17日，从印度洋方面来的飞机空袭了泗水。泗水是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高须四郎中将的司令部所在地，是我军在爪哇岛的海军根据地。进行空袭的是盟国的联合舰队。据判断，这是以英国战舰“列纳文”号、“巴里安特”号、“伊丽莎白女皇”号，法国战列舰“里修里”号，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和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为基干，由大约20艘舰只编成的。无论是在印度洋方面，还是在阿留申方面，每当出现这种被看作是箝制性的攻击时，紧接

着，敌人往往要在主作战正面积极地发起新的攻势。日本海军的作战部队如今正在把目光集中于内南洋、新几内亚方面敌军的动静。

敌军果然在霍兰地以西约100海里的瓦库德和萨米 登陆了。部署于该地的我陆海军都战斗力不强，几乎顷刻之间敌人就占据了阵位。

这一期间，又收到了美海军部队在北千岛东方海面积极活动的情报。据判断，作战时间业已迫近。有鉴于此，丰田大将于5月20日上午零点发出了“开始‘阿代号作战’”的命令，他还下令加强侦察警戒和戒严。

20、21两日敌机动部队攻击了南鸟岛 已经可以嗅到敌军活动的气味了。小泽部队司令部做了各种判断。第一战队司令官宇垣中将因为过去的老关系跟小泽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不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而且，22日上午零点30分，还在全舰队人员安睡之际，乘坐小艇到“大风”号去。他叫起了正在睡觉的古村参谋长，通过古村向小泽中将转达了如下意见：

一、比亚克岛一定要保住，为此，增加飞机乃当务之急。如能坚决阻止住敌之进攻，则战机将有可能形成。

二、现行“阿代号作战”计划是一厢情愿的计划，欲进行迎击作战，则必须在敌军出动方向待机，因此，对于新几内亚北岸的敌军，必须以机动部队之兵力做好作战准备。

宇垣中将在其热心的说明中，还请求小泽中将妥善处理。

敌机动部队在空袭了南鸟岛之后，接着又在24日袭击了威克岛。看样子，敌人的巨大攻势可能选在马利亚纳群岛。

注意力又集中到北面了。

26日清晨，突然收到了电报说敌军的大输送船队出现在新几内亚西北岸的比亚克岛。上午10时，又收到了报告说业已登陆完毕的敌军兵力约为一个师，南岸的包斯涅克湾里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4艘、运输船8艘、小型舰只10艘。

比亚克岛是新几内亚西北端的主要据点。从我军防御的战略态势来看，是从马利亚纳到加罗林的一条关键防线的终点。此外，比亚克岛的地势适合建设大型航空基地群。我陆海军部队联合在此地建设一个经得起打击的航空基地群，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但是能够使用的跑道只有一条，就在这种时刻，敌军竟以大兵力压了过来。

敌军可能把眼睛盯在这个地方，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然而，如今一看敌军果然在此登陆，人们这才突然清醒过来。比亚克一失陷，敌空军基地将进一步向前推进，于是，我防线的一角就露出了破绽。这个地方对于敌军的空军基地好比是扇轴，菲律宾、婆罗洲和新加坡都将处于其扇面的覆盖之下。这样一来，不仅B-29，就连B-24也可以出动到上述各地。于是，我国的南方动脉将被完全切断，一再西撤的日本舰队到头来连个待机的地点都没有了。

马利亚纳一失陷，预料之中的B-29将出击，这好比是刺入我军喉咙的一把钢刀；而比亚克失陷，别如同是刺入我军心脏的一把利刃。

出现上述情况的结果，不仅与敌军正面相对的西南方面舰队，就是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因为敌军在比亚克登陆而进一步认识到该岛的重要价值。

在这紧要时刻，守备比亚克的海军部队指挥官千田贞敏少将送来了战况报告。报告中说守备比亚克的陆海军部队利用险要的地形战斗，多次击退敌军登陆部队。

另外，从敌军的通信情况也可以看出美军作战之艰苦，联合舰队司令部本来以为敌军登陆是无法击退的（实际上迄今一次也没有击退过），可是如今却有了信心，认为此次很可能把登陆的敌军击退。

陆军派往联合舰队的参谋岛村矩康大佐抓住这个机会主张派出大量陆军进行增援。他回到大本营陆军部后，提出火速将在菲律宾的三宝颜待机行动的海上机动第二旅派往比亚克，及至回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后，又请求将部署于马利亚纳方面的角田部队的基地航空兵暂时调到比亚克作战。岛村大佐在说明自己的主张时，反复强调一点：驻守在马利亚纳3个岛上的陆军守备部队十分精强，即使敌军此时攻击马利亚纳，我军亦无须过分担心，而当前之所急乃是比亚克岛。

另外，联合舰队的第二飞行参谋多田笃次少佐也从航空兵威力空前增大这一点说明航空兵力的核心是基地航空兵，如果比亚克失守，则“阿代号作战”将从根本上失去意义。他开口比亚克，闭口比亚克地叫个不停。他还说，如果比亚克失陷，则敌基地空军一出动，小泽部队就将失去待机前进据点，而且恐怕再也找不到同敌机动部队进行决战的海面了。那以后，即使有可能击败敌机动部队，但我海军部队却因为心脏挨了一刀，整个动脉将彻底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漠然坐待“阿代号作战”开始，莫如将小泽部队的兵力全部调往比亚克，把当面敌人，即袭击比亚克的部队彻底消灭。这就是多田的主张。

虽说没有闹个天翻地覆，但大家确实叫比亚克给弄得头昏脑涨。关于比亚克的价值和比亚克失守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然而“阿代号作战”中的决战对象却一定要改变，不再是歼灭以正规航空母舰群为中心的美机动部队了。“无守不薄”这种说法乃是一条战术原则。处于守势的日本确实是到处有薄弱环节。可是，如今对这一切都只好不予理睬了。为了歼灭敌机动部队一定要把全部兵力保存起来。这一点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仍然有着令人迷惘的地方。

丰田大将曾做过这样的判断：加强比亚克方面的作战，以此为契机引出敌机动部队，这样我军也许可能在所希望的帕劳近海的第一预想决战海面揭开决战的序幕。大将基于这一判断做出了在陆军的协同下加强作战，将敌军赶出比亚克的决定。

但是，当时敌军的反攻是两路并进的，这一点不知联合舰队司令部是否已经看清。比亚克岛进攻战是麦克阿瑟战线的矛头所向，而尼米兹战线的矛头已指向了马利亚纳。由此可见，从尼米兹战线来看，不管比亚克进攻战成功与否，对马利亚纳的进攻依然要按既定计划进行。再说，尼米兹战线的中流砥柱是敌机动部队。因此，即使敌军在比亚克失败，其机动部队也不一定非要出动。这一点正好是第一飞行参谋渊田中佐深感不安的。正因如此，角田部队迟迟未往比亚克方面调动。

二、位于马朱罗的美军 机动部队主力

祖国兴亡处于十字路口，要想进行舰队决战，必须根据各种情报判断出敌军的反攻速度和作战方向，此外，更要侦察出敌军的实体。对于以美军机动部队为主要敌人的联合舰队来讲，最需要的是探知美机动部队的核心——正规航空母舰群的位置和动向。根据美军机动部队对我袭击的次数来推断，大致可以知道他们的前进基地正在向马绍尔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方面推进。联合舰队司令部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极力侦察出敌军前进基地的位置。

本来，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十分注意，也采取了潜水艇侦察。但是，这些侦察手段并不比飞机照像侦察更为有效，因此，即使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偏重于用基地机动航空兵对重要地点进行空中侦察。

当时，提尼安基地上，角田中将所属的有力的侦察飞行队常出动进行侦察。该飞行队的队长千叶猛彦大尉是一位侦察专家。在制定好全面而又周密的计划的情况下，他多次挺身而出进行侦察。

5月27日，对所罗门方向进行了侦察。二式舰载侦察机飞经特鲁克基地，巧妙地潜入所罗门群岛中布干维尔岛上的布因基地，补充了燃料之后，对瓜岛周围进行了侦察，尔后安全飞回。照像判读结果断定：

佛罗里达的诸港和隆格岬海面上停泊着萨拉托加型航空母舰 1 艘、辅助航空母舰 2 艘、战列舰 4 艘、巡洋舰 5 艘、

驱逐舰3艘、舰型不详者1艘、小型舰艇50艘、大型运输船7艘、中型运输船16艘、小型运输船23艘、其他种小型船舶40艘。

查亚普拉

5月29日，新几内亚方面的部队发来情报说新几内亚中部北岸的霍兰地（现名查亚鲁拉——译者注）地区的芬伯特湾里停泊着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9艘中型运输船、10艘小型运输船；另外，港外由9艘驱逐舰护卫的9艘运输船正在航行。

从兵力的内容来推断，无论是所罗门附近的敌舰船部队，还是新几内亚沿岸的正在行动的舰船部队，都显然不是美军机动部队的主力，据判断很可能是美国第七舰队所属的舰只。其任务是护卫沿新几内亚北岸进行反攻的麦克阿瑟战线的两栖部队。

日方的判定还是准确的，确实是同一套指挥班子。哈尔西指挥时称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指挥时称第五舰队。

美国机动部队的主力——正规航空母舰群的前进基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支部队的正规航空母舰当时已增加到10艘，有时称为美军第三舰队，有时又叫做美军第五舰队。该舰队是司令部设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的主力，由尼米兹司令指挥，是我联合舰队的主要敌人，其作战线已从吉尔伯特延伸至马绍尔群岛，从东加罗林经马利亚纳伸向西加罗林。只要看一下这条尼米兹战线，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处于进攻马利亚纳前夜的美机动部队一定是在马绍尔群岛将其前进基地向前推进。

联合舰队司令部和角田部队司令部都将目光集中于马绍尔群岛了。马绍尔群岛有几处适于舰队停泊的环礁。然而能供美军这样大的部队停泊的只有马朱罗、夸贾林和布拉汶环礁。我军不时从特鲁克派出飞机到布拉汶进行侦察，但没有

发现美军大部队。看来，美机动部队停泊在夸贾林。

然而我军当前所使用的航空基地是特鲁克。从特鲁克派飞机到马朱罗和夸贾林岛进行侦察是鞭长莫及。不过，马绍尔群岛北部有一威克岛，南面有一瑙鲁岛，这两个岛子都是太平洋上的孤岛。威克岛属于美国，瑙鲁属于英国。日本占领这两个岛子以后，曾物色过建设航空基地的地点，而如今，这些基地业已遗弃，可以说处于瘫痪状态，不过，既然掌握在我军手中，仍然有燃料和地勤人员，只是要有高超的技术，两者用来作为跳板，进行侦察并非不可能。

鉴于这种情况，决定派遣果敢而又细致的千早大尉担当这一任务。他隐密地从特鲁克出发，飞行一千海里潜入瑙鲁。我驻扎在瑙鲁的地勤人员长期同友军断绝了联系，正在这个弹尽粮绝的孤岛上哀叹自己犹如夕阳西下的命运。据说，当他们看到千早这位意想不到的来客时，人家都泪流满面地跟这位飞行员拥抱。5月30日，千早又驾机飞向相距530海里的马朱罗。他一再提高飞行高度，竟达到了12000米，隐密地潜入马朱罗。敌军的警戒相当严密，因而千早不能不格外谨慎。这时，在提尼安的角田司令部里，人们正在屏住呼吸，紧张地收听敌人的动静。然而，千早的飞机刚一飞到马朱罗上空，就被敌军雷达抓住目标。敌军发出了警报。“呀，被敌军发现了！”人们都为千早的命运担心。然而千早大尉巧妙地拍好马朱罗基地的照片后，安全飞回瑙鲁。为了保密，在瑙鲁着陆之后，才报告侦察结果。如果从飞机上报告情况，敌人将侦察到我侦察机的动向。将拍照的底片显影之后，我军要了解的敌机动部队的全貌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经判明，敌军兵力是：

港内停泊的舰只有正规航空母舰 5 艘、辅助航空母舰 2 艘、战列舰 3 艘、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10 艘、运输船 2 艘、油船 16 艘，总计 41 艘。另外，还有正规航空母舰 2 艘、战列舰与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8 艘，总计 13 艘舰只正在出港。

31 日，千早大尉再次侦察了夸贾林，飞行 960 海里之后，返回特鲁克。

此外，当天（指 5 月 30 日）另有侦察机从特鲁克出发作直线飞行，对新几内亚东岸的芬秀哈凡（位于新不列颠岛对岸）进行了侦察，并做了如下报告：

泊地上停泊着 19 艘敌舰，其中有：大型运输船 5 艘、中型运输船 6 艘、小型运输船 5 艘、驱逐舰 3 艘。

侦察结果发现夸贾林环礁处有：

一、夸贾林泊地上有驱逐舰 8 艘、小型舰只 9 艘、水上飞机母舰 1 艘、运输船 18 艘、供油船 1 艘、其他舰船 20 艘。

二、夸贾林机场上有 B-29 1 架、中型飞机 7 架、小型飞机 3 架、运输机 1 架。

三、劳特泊地上有驱逐舰 2 艘、运输船 2 艘。

四、劳特机场上有中型飞机 5 架、小型飞机 84 架。

昔日曾被人讴歌赞颂的美丽的腊包尔，如今也被人遗弃了，她正在为自己的末日而哀伤。敌军根本不把它看在眼里，迅速越过，不予理睬。可惜，我虽拥有十万陆海军官兵，但却找不到任何战机，只是被迫挖掘地道，为了糊口竟拿薯类充饥。在过去的空中决战中，虽曾投入全部兵力，而且后来航空兵全部撤退，但是许多颇有能力的地勤人员却保存下来，一部分飞行员也因为未能突围而留了下来。当地破

损的飞机堆积如山。基地并没有失去机能。人们把飞机的残骸收集在一起，不知不觉间竟把残破的飞机改造成成为战斗机。

5月31日，在对夸贾林岛进行侦察的同时，从腊包尔起飞的战斗机侦察了腊包尔西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岛。经过侦察确认在阿多拉泊地上有萨拉托加型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1艘、小型舰船40艘、运输船1艘、机场上约有大小不同的飞机150架。

这一情况当时报告给了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任一中将。

6月2日，我军又对特鲁克东北660海里的布拉汶环礁（又名埃尼威托克环礁）进行了侦察。通过侦察发现：

环礁南部的埃尼威托克岛方面停泊着巡洋舰1艘、驱逐舰1艘、运输船17艘、供油船1艘。机场上有大型飞机30架，中型飞机10架，小型飞机20架。

另外，在环礁北部的恩契阿比岛方面有大型运输船3艘，机场上有中型和小型飞机各10架。

6月5日，千早飞行队又一次挺身而出，以瑙鲁为中转场，对马朱罗进行了侦察。通过侦察发现该岛方面有正规航空母舰（全部为爱塞克斯级或企业级）、辅助航空母舰8艘（其中2艘为独立级）、战列舰6艘、巡洋舰8艘以上、驱逐舰16艘以上、供油船10艘和其他舰只多艘。敌机动部队的主力依然未出动。

当天，腊包尔岛上的战斗机也再次侦察了阿德默勒尔蒂诸岛，发现阿多拉港内有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和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

通过上述多次空中侦察可以确定美军机动部队主力的前进基地在马朱罗，把这一情况同我无线电侦察的情况（敌军活动频繁）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战机已经迫近了。

三、“浑代号作战”，企图

诱引出敌机动部队

在“浑代号作战”以前曾有过“雄代号作战”，本着“雄浑”之意，“浑代号作战”可能就是由此联想而成。日语发展到当今时代，已不受汉字的严格限制了，因此用起来比较随便，“雄浑”二字本身倒是不坏，可是此次作战的意义与“雄浑”一词的词义本质是否相副倒值得怀疑……

丰田大将既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强作战以攻下比亚克，于是在5月29日深夜，发布了如下作战命令：

联合舰队机密第二九二三四二号电

电令作字第一〇二号

联合舰队月部分兵力将驻三宝颜的海上机动第二旅火速送往比亚克岛，以期守卫该岛，根据本作战之需要诱出敌机动部队，从而开始“阿代号作战”。本作战称为“浑代号作战”，作战部队称为“浑代号部队”。

一、进入比亚克之日期（X日）定为6月3日（5月31日在达沃集合）。

二、任命第十六战队司令官为作战指挥官，各部队之组成如下：运输队（“青叶”、“鬼怒”、“浦波”、“敷波”、“严岛”等船）、警戒部队（第五战队、驱逐舰4艘）、间接护卫部队（“扶桑”号和驱逐舰2艘）。

三、第三航空战队执行对新几内亚北岸的压制支援。

四、西南方面舰队火速将驻索龙之部队送到马诺夸里。

五、“阿代号作战”部队在根据需要对“浑代号作战”予以配合之同时，应密切注意“浑代号作战”之进展情况。

六、决战准备阶段，警戒队与间接护卫队应返回原所在部队。

当时，能够支援此次作战的西南方面舰队的基地航空兵力因为此前连续作战而兵员锐减，所拥有的兵力只不过是所龙的2架战斗机、4架陆上攻击机，巴博的16架战斗机，卡岛的6架战斗机，瓦西列的8架陆上攻击机，总共36架飞机。然而丰田大将在5月27日就向角田下了命令，要求将其所属部分兵力转用到这方面来。于是角田部队决定当即将70架战斗机、16架舰载轰炸机、4架侦察机、总共约90架飞机从西加罗林的雅浦、帕劳等地调来。

停泊在塔威塔威的由桥本信太郎少将指挥的警戒队第五战队（包括重巡洋舰“妙高”号和“羽黑”号）和战列舰“扶桑”号于31日上午11点在小泽部队的全体官兵目送下出港向达沃湾驶去。

第二天（6月1日），据说比亚克驻军依然在顽强作战，保护着机场和其他要地，然而“浑代号作战”部队却因为来不及准备，确认难以在预定日期开始，于是将作战日期改为6月4日。

6月2日，澳大利亚北面的基地航空部队白天进行了强

袭。在袭击敌登陆部队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然而，以后的作战行动却没有坚持下去。

自从敌军在比亚克登陆以来，小泽中将反复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6月2日，他以参谋长的名义向联合舰队参谋长呈送了如下意见书：

第一机动舰队第〇二一一五〇号电

第一机动舰队参谋长发

敌军为了打开比亚克岛方面战局，很可能向青龟（哈马黑拉岛、比亚克）方向投入机动部队，因此，应在与“浑代号作战”有关之J点（帕劳西南约180海里处）附近开始决战，为此，应将第五基地航空部队（角田部队）攻击集团之大部适时集中于该地并进行准备以策应机动部队之作战。

6月3日，小泽中将亲自派第二补给部队出动到比岛东方海面，尽力捕捉良机，但因未获得敌情，又命令部队返回比岛中部之吉马拉斯待机。

第三天，丰田大将为答复小泽中将的建议，特发了如下电报：

联合舰队机密第〇三一四二〇号电

电令作字第一一四号

第五基地航空部队第二攻击集团向所龙、巴博和瓦西列出兵。

这一天，我基地航空部队对比亚克进行了小规模攻击，经过8天激战，驻在该岛上的我陆海军部队终于面色憔悴，疲劳至极，据报告，开始受到敌军的压迫。

现在，人们只剩下等待“浑代号作战”部队尽快开到了。只须忍耐一天就可以了。明天（4日）准能到达。守备

比亚克的官兵们可能怀有一日三秋之感吧？名为声援，实为守卫的官兵们都怀着共同的想法盼望这一时刻到来。

这天，浑代号部队从达沃出发急速向比亚克进发了。只要今天不被敌机发现，明天就可以到达比亚克。浑代号部队的飞行员也同样怀着一日三秋的心情望着天空。

位于大淀的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人们也怀有一日三秋的心情。作战参谋长井纯隆大佐的这种心情比任何人都要沉重，天还没亮他就坐在作战室里了，一只手拿着圆规，眼看海图、耳朵听着无线电室的话筒。他面色苍白，眼球血红，嘴唇微微颤动，拿着圆规的那只手也在轻微地抖动。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刻，身负作战重任的长井大佐早晚体温上下波动，得了肺结核。他早饭也没吃，好象着了魔似地一言不发地坐着，看去真象名匠雕刻的塑像。

突然间，浑代号部队发来了急电，内容是：

“B-24正向我接近……”

“糟了，被敌军发现了！”大佐说，这是从他内心里发出的悲痛的声音，接着而来的将是空袭。那么空袭以后又将是什么呢？……？长井大佐的头脑里又浮现出一种不祥的幻影——当他在南云部队任作战参谋时向瓜岛运送增援部队的一段往事。

大佐拿了张发报用纸，用铅笔沙沙地写道：

“浑代号作战”暂停，浑代号部队速向西北方向退避。

大佐拿着写好的电文跑向长官办公室。

据判断开始“浑代号作战”时，在比亚克方面作战的美国舰队的兵力有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数艘。可是无线电侦察部队不时报告说敌军的一支强大舰队似乎正在

沿新几内亚西北岸行动，据此看来，敌机动部队马上就要杀将过来。丰田大将当即决定停止“浑代号作战”并立即发出电报。

6月4日本来是人们渴望的浑代号部队出动之日，但是既然作战业已停止，部队当然不会来。在官兵深感失望中，收到了敌机动部队在北亚克东北海面出现的消息。我驻比亚克官兵感到失望的可能是希望来的人没来，不希望来的人反而来了。不过，联合舰队司令部里的人们却感到高兴，因为敌机动部队的出动正中我下怀。这一情况与昨天的无线电侦察情报相符。想到这里，人们顿时紧张起来。作为紧急措施，当即命令浑代号部队运送陆军部队在所龙登陆，尔后向安汶退避。

不过，关于敌机动部队出现的地点是根据陆军飞机的侦察报告判断的，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为核实起见，又派出海军侦察机进行侦察，不久判明上次关于敌机动部队出现情况纯系误报。于是丰田大将再次发出进行“浑代号作战”的命令。不过，鉴于敌机活动频繁，“浑代号作战”相应做了如下更改。

一、第二十七驱逐舰队与第十九驱逐舰队用7艘驱逐舰将两个陆战大队运往比亚克岛。

二、第十六战队支援上述驱逐舰，如情况允许，将运送物资送至马诺夸里岛上。

第二三、海上机动旅大部在所龙登陆。

这天，一直注视着昨天开始的作战情况的大本营海军部可能对联合舰队司令部在作战指挥中缺乏敢于胜利的勇气感到不满。作战科长山本亲雄大佐和主管航空业务的作战部员

源田实中佐为了联系作战事宜来到联合舰队司令部。“联合舰队司令部不是依然健在么”。这是一句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昨天停止“浑代号作战”一事确实有些轻率。可是谈论中并没有过多地涉及这个问题。只是说明了大本营的意图，再三说明以后不要再把角田部队调到比亚克，反复叮嘱后，两个人回去了。

6月5日，登上比亚克岛的敌军部队终于攻入我守备队的主阵地索利德机场区，形势急剧恶化。

6月8日，第十六战队司令官左近允尚少将率领的浑代号部队（第十九驱逐舰队的“浦波”号、“敷波”号、第二十七驱逐舰队的“白露”号、“时雨”号、“五月雨”号、“春雨”号）从所龙出发，运送约600名陆军部队，驶向比亚克岛途中，在马诺夸里^①，81海里处，与数十架B-24轰炸机和约30架P-38战斗机遭遇，经一番交战，击落5架B-24和2架P-38，尔后又果敢地继续前进，入夜，在比亚克岛的考利姆又同大约有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的敌军部队遭遇，于是双方进行了意想不到的激战。

此次战斗中，驱逐舰“春雨”号沉没，第二十七驱逐舰队司令白浜政七大佐战死，“白露”号、“敷波”号、“五月雨”号3艘舰皆被击伤，部队没达到预定目的。

联合舰队司令部综合此次战斗经过和各种情报后，做出如下推断：关于在比亚克方面活动的敌舰队确实有3艘战列舰、数艘巡洋舰、十余艘驱逐舰。此外，还可能有2艘航空母舰。正在计划进行“第二次浑代号作战”的时候，小泽

①以马诺夸里为基准方位——译者注。

中将提出了建议。于是，在6月10日午夜发出了如下命令：

电令作字第一二七号：

一、将第一战队（“大和”号、“武藏”号），第二驱逐舰战队（“能代”号、另2艘驱逐舰）编入浑代号部队，该部队指挥官任第一战队司令官。

二、浑代号部队应按如下原则继续“浑代号作战”。

（一）歼灭比亚克岛方面敌之增援兵力与机动部队，以炮击歼灭比亚克岛与阿乌伊（アウノ）岛上业已登陆之敌军。

（二）利用机会将第二机动旅送至比亚克岛，除非有特别命令，否则即使下达“阿代号作战”准备令，亦应继续进行“浑代号作战”，根据敌情相机而动，务将敌机动部队引向决战战场。

（一〇〇〇—三）

根据这一命令，第一战队司令官宇垣缠中将将该部队之集合地定于哈马黑拉岛之巴占泊地并率领第一战队和第二驱逐舰战队于6月10日下午4时在小泽部队的欢呼声中奋勇出击。

此次作战中使用“大和”号和“武藏”号2艘巨型军舰固然可以收到炮击效果，但绝不是为了引诱敌机动部队出笼而施行的苦肉计。

这两艘军舰虽曾被敌潜水艇鱼雷击伤，但从来没见过敌舰和敌机，而且开战以来，从来未使用过舰上的巨炮，因此，其舰员过分紧张是个很难办的问题。

宇垣部队于6月12日上午8时平安到达巴占泊地，从达沃岛返航的第五战队等加入该部队。于是这支部队拥有战列

舰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8艘、其他舰只11艘，成了强有力的部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稳妥扎实地进行战斗准备。

然而，孤军奋战的比亚克岛守备队的命运将……？其次，“阿代号作战”的命运又将……？风雨即将到来，战机日益迫近了。
比亚克的日军抵抗异常顽强，直到三个月后美军才结束了这里的作战。一万五千日军仅500人被俘

第八章 敌机动部队向 马利亚纳出击

一、“阿代号作战”的决战准备

6月9日，角田部队中从事侦察工作的佼佼者千早猛彦大尉第三次侦察了马绍尔群岛的敌前进基地马朱罗岛。此次舍身侦察和以前一样突破了敌军的严密警戒，进入泊地上空，然而出乎意料地未发现在泊的敌军部队。天气晴朗，不可能看错。泊地内只有1艘运输船、3艘驱逐舰。

同一天，位于特鲁克基地的第一五一航空队的侦察机对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进行了第三次侦察，在这里也没有发现敌航空母舰，跟上次侦察所见相同，只发现了战列舰1艘、巡洋舰3艘、运输船20艘。

根据上述侦察结果可以判断出：在我军于6月5日进行第二次侦察以后，敌机动部队已驶出马朱罗港，开始了某种新的行动。那么敌军的矛头究竟指向哪里呢？对此，我方的判断很不一致。

大本营海军部根据无线电侦察情报认为敌军正沿着新几

内亚北岸行动。如果真如此，则正中下怀。小泽部似乎也支持这种见解，只是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情报参谋中岛亲孝中佐根据各种征兆推测敌机动部队向马利亚纳东方海面接近。

第二天（6月10日）丰田大将根据此种情况向全军下达了准备进行“阿代号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又特别命令部署于马利亚纳方面的角田部队的第一和第二攻击集团到马利亚纳东方海面待机迎击。

这一天，丰田大将还下令进行目的在于牵制敌机动部队的“第二次浑代号作战”。

第二天（11日）从关岛起飞的角田部队的侦察机于当天下午零点15分在该岛90°，110海里处发现敌机动部队，报告了这一情况之后即断绝了消息。

“噢！”人们不禁发出惊叫。在敌机动部队即将来袭的紧张气氛中，午后1点30分，敌舰载机果然飞来对塞班岛、提尼安岛、罗塔岛和关岛进行猛烈的空袭。

大本营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当即获悉关于敌机动部队空袭马利亚纳的报告，然而，一时仍难以判断：敌军的这一行动是进攻马利亚纳的前奏，还是跟此前一样的单纯空袭。

当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大本营的联系，部队同东京大本营海军部以及转移至东京湾木更津海面的大淀联合舰队司令部之间的直通电话铃声不断，在报告战局的同时，交换了各种意见。然而，大本营的判断仍倾向于敌机此次来袭是一次单纯的空袭。

但是，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中岛情报参谋却指出，从各种迹象来看，敌军配有进攻部队，联合舰队的航空参谋渊田中佐支持这一判断。他们基于这种判断指出：如果不尽快发动

决战并投入机动部队，则作为基地航空兵力的角田部队和作为航空母舰航空兵力的小泽部队将被分成两段同敌军交锋。这样一来，我军将被占绝对优势的敌军航空兵力各个击破。然而，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作战参谋长井大佐却持有不同见解。该人自从制订“阿代号作战”之初就为油的问题而绞尽脑汁。他头脑里纠缠着油的问题而无法自拔。

一般说来，制订作战计划时首先要判明情况并考虑敌人可能采取的各种方策。制订“阿代号作战”计划时，大家一致认为敌军的作战是进攻马利亚纳。既然如此，那么敌军从马绍尔群岛径直进攻马利亚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迎击敌军的最佳地点不言而喻应该是马利亚纳以东的海面。但是，也有理由说明我们不能把马利亚纳以东海面作为选择决战海面的第一方案。这依然是油的问题。

当时，本想让小泽部队集中全部兵力向马利亚纳东方海面出动，可是由于加油船业已不足，连孤注一掷的决战所需的补给都已没有指望，于是不得以把帕劳近海定为第一预想决战海面，把马利亚纳西部海面作的第二预想决战海面。可是，敌机动部队径直从马绍尔向马利亚纳袭击过来。“呀，这可怎么办？”虽说补给没有指望，但是单程出击所需的燃料还是有的。出击作战不是很好吗？只要能打胜，以后怎么都好办。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想法，当时也只能这样考虑问题，何况，当时还没有达到单程所需燃料也难以补充的绝望地步。

然而，渊田航空参谋过分夸大了敌军的求战意志。再说，只要小泽部队一出动，敌军就一定要越过马利亚纳线，进入马利亚纳西方海面。这样一来，就便于我军从内地到南方诸

岛，马利亚纳、加罗林、菲律宾一带的海域使用基地航空兵作战了。渊田参谋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曾在初期的机动部队中任空战指挥官，对航空兵有深刻的理解。尽管如此，他仍然看到了当时航空兵战斗力的中心已从航空母舰兵力转移到基地航空兵力了。尤其是今年4月，在他改任现在的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以前，曾在角田部队中任作战参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培育基地航空兵力方面费了不少心血。这样一来，经过一番训练的角田部队尽管水平还不能说很高，但渊田参谋却对其寄予了很大希望。然而，他很了解航空母舰部队的实际情况，对于现在的小泽部队决不会估价太高。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要以小泽部队为诱饵，引出敌机动部队，为角田部队创造最佳作战条件，依靠基地航空兵的勇敢战斗开辟胜利的途径。正因如此，在小泽部队出动这一问题上，他对陷入一片混乱的大本营和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慎重难于理解，因而提出意见时，话语也自然显得尖刻。

另一方面，长井作战参谋于今年4月跟首席参谋高田利种大佐一起由小泽部队的作战参谋调任为现在联合舰队的作战参谋，对小泽部队寄予很大希望。其次，该人是水雷专家，是位地道的舰员，正因如此，把小泽部队的海上兵力看作是最后决战兵力。然而，由于受到油的限制，小泽部队一经出动就无法改弦更张，因此，必须格外慎重，宜三思而后行。这好比是打虎，一经刀剑出鞘，就非要见血不可。既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就别想在作战中找到回旋的余地。这一点同样也是油给造成的后果，使得国家陷入战争的泥潭，真乃是国家的悲哀。

就是在这种焦虑不安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尽管大本

营已有作战的暗示。但联合舰队司令部在未弄清敌军意图之前，决心静待战局的推移，当前作战完全委托勇敢善战的角田部队了。

第二天（12日），敌人依旧反复空袭马利亚纳岛，对塞班岛、罗塔岛、提尼安岛的空袭尤为猛烈，陆上设施遭到极大损害，撤离到塞班岛港外的第四六一一船队（除“鸿”号外，还有9艘护卫舰和12艘运输船）于上午10点遇到敌军攻击，3艘运输船被击沉。

这一天，敌军除了空袭外，还用水面舰艇对塞班岛实行舰炮射击，这样，敌人的企图就完全明朗了。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大空袭之后的舰炮射击是美军登陆的信号。

这一天，大本营判断敌军的航空母舰兵力有如下四组：

第一组：“爱塞克斯”号、“柯明斯”号、“郎利”号。

第二组：“企业”号、“列克星顿”号、“圣贾辛托”号。

第三组：“银行家赫尔”号、“黄蜂”号、“蒙特瑞”

号、“卡波特”号。分别是CV-18 wasp和CV-12 Hornet 以纪念被击沉的CV7和CV8

第四组：“大黄蜂”号、“贝劳伍德”号。

联合舰队虽然也做出了与此相同的判断，但这一天并没有采取行动。根据“阿代号作战”方针，应努力侦察敌情，在弄清敌人企图之前，除了用当地的飞机进行奇袭外，再没有进行积极的强袭。

第二天（6月13日），据报告，敌军对马利亚纳的空袭依然很激烈。另外，还有报告说敌舰艇向塞班岛接近，除了开始炮击海岸阵地和炮台外，驱逐舰还开始在加拉潘泊地附近进行扫雷。敌军进攻的企图越来越明朗了。

另外，北千岛的松轮岛也发来了报告说该岛遭到了敌水

面舰艇的炮击，不过，据推测这可能是敌军的一种牵制性作战。

当时正在这里的丰田大将下令做好“阿代号决战”准备，接着又下令暂停“浑代号作战”，第一战队（“长门”号暂缺）、第五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能代”号、“岛风”号、“冲波”号）、第十驱逐舰战队（“山云”号、“野分”号）返回原队。

另外，还指示在哈马黑拉方面展开兵力，增援比亚克作战的角田部队的第三攻击集团和第二攻击集团一部向西加罗林方面移动，进入决战部署。至于比亚克作战，要求留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第二十三航空战队飞行队在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高须中将指挥下继续作战。

6月14日，敌军依然猛烈空袭马利亚纳。这天，有迹象表明敌军特别要集中攻击关岛。

事态之发展已不容有半刻犹豫。从这次猛攻来看，敌军登陆只是时间问题了。我马利亚纳方面的陆海军部队面对此种局面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在苦斗之中，唯一盼望的可能就是小泽部队集中全部兵力歼灭敌机动部队吧？可是，他们寄予希望，翘首而望的小泽部队此时此刻究竟要采取何种行动呢？

二、小泽部队在吉马拉斯进行补给

小泽部队焦虑不安地在塔威塔威快过一个月了，飞机停在航空母舰上不动，为此受到严厉批评。如今，因为飞行队停止训练而造成技术水平下降。从发挥战斗力角度来讲，这是一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也是决定小泽部队战斗成功与否的根本问题。

问题十分严重，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决不能让一天的时间白白过去而无动于衷了。一定要考虑飞行队的重新训练问题。

于是，经过反复研究的结果，做出了如下决定：因为当时小泽部队所补充的飞行器材是在达沃准备的，所以部队要向中部菲律宾的吉马拉斯舰队泊地移动，以便使用附近的航空基地重新进行飞行队的训练。根据这一决定，小泽部队的整个舰队于6月13日向吉马拉斯转移了。

吉马拉斯位于菲律宾中部的班乃岛和内格罗斯岛中间，泊地在吉马拉斯岛的东面，附近有陆军的航空基地群。

然而，正当舰队移动日期业已迫近的时候，敌机动部队竟在马利亚纳出现。小泽中将一直注视着11、12两日的战况。鉴于久待的舰队决战业已时机迫近，于12日将其所属各级指挥官和幕僚召至旗舰“大凤”号，做了最后训示，训示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队、各舰、每个官兵皆应竭尽自己所能，敢于拼死战斗。

二、此次作战如不能成功，则小泽部队之舰只虽得苟存，亦将失去存在意义。

特别要提出的是这第二项要求并非是人们惯用的诸如背水而战或拼命死战一类的老生常谈。要知道，在日本海军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一战决定舰队最终命运的情况。实际上，以后的战局证明情况确实象训示所说的那样。

就这样，做好决战准备的小泽部队在密切注视战局推移

的同时，决定按预定计划返回吉马拉斯。

在下定这种决心的同时，小泽中将拟定了如下作战指挥预案：

一、根据联合舰队的“阿代号作战”要领和机动部队的“阿代号作战”要领，小泽部队与友军的基地航空部队和先遣部队（潜艇部队）紧密协同，通过白昼空战歼灭敌军之正规航空母舰群，尔后以全军向敌军近逼，以期歼灭敌机动部队，白昼空战之开始日期定于6月19日。如八幡部队（横须贺海军航空队派往硫黄岛的部队）不能如期到达，则决战日期应相应改变。

二、在考虑决战前实行补给和部队出动时能否让机动部队之大部在吉马拉斯停靠这一问题时，对补给容易和可靠这一点应予以重视。尽管有可能被敌军察明我部队之全貌（我驻塔威塔威之企图可能已被敌军察明），但仍应承认进入吉马拉斯是有利的。

6月13日上午9时，小泽部队以栗田部队为先行部队，集中全部兵力从塔威塔威出发，向吉马拉斯出动了。

从塔威塔威出发时，天清气朗，似乎老天在为我军的作战前途祝福，然而，一到午后，却逐渐出现了阴云。

航空母舰的甲板只有在军舰出海航行时才可以作为机场使用，如今3个航空战队的9艘航空母舰在频频起飞的反潜警戒飞机的护卫下，好不容易有了训练机会，于是紧张地进行着飞行训练。

正在进行训练的时候，旗舰“大风”号的飞行甲板上突然发出了异乎寻常的音响。原来是一架着舰失败的飞机撞上了停在飞行甲板前部的先降落的飞机。霎时间着起火来，大

火眼看着冲向天空。从“隼鹰”号舰桥看去，只见“大凤”号的飞行甲板前部被大火包围，虽然情况不明，但看来损害相当严重。人们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象海浪似地难以平息。

上午出港时的老天的祝福未能实现，到了下午，部队陷入了可诅咒的境地。有时，仅仅一架飞机就能把一艘舰毁掉。在这种十分紧要的时刻，许多架飞机竟然要毁于己手。不过，全舰人员最关心的还是小泽中将乘坐的“大凤”号上的悲惨事故。“大凤”号甲板上升起冲天的烈火，看着这种情况，全体官兵不由感到心情沮丧了。

即使在这种忙乱喧嚣中，无线电波依然时刻传来马利亚约方面的敌情。小泽中将知道敌军炮击了塞班岛西岸地带，因而做出了敌军可能登陆的判断，接着，在下午4点14分用电报发出了命令：

“第一、第二补给部队待机30分钟。”

尔后，在下午5点零4分又发出了命令：

“第一补给部队进入A点（北纬 $10^{\circ}40'$ ，东经 $130^{\circ}0'$ ，位于帕劳西北约330海里处）。

下午5点24分收到了丰田大将发来的命令：准备进行“阿代号作战”。

接着又收到了“浑代号作战”暂停的电令。

根据这一命令，小泽中将给第三补给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要求该部队进入J点（帕劳西南约180海里处）。

第二天（14日）天气不佳，从东方大陆吹来的强风夹杂着雨，这有碍于小泽部队的运动，反潜警戒飞机不能随意起飞。然而，一直令人担心的敌潜水艇并未给我部队造成伤害，14日下午，小泽部队到达吉马拉斯岛东面的泊地。

部队抵吉马拉斯后，从当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15日）上午7点所有的舰艇都补充了燃料，冒着大风连夜进行燃料补充，一共用去了18000吨重油。

各舰载机的磁罗经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修正自差了。为了保证准确飞行，飞行队曾要求过进行罗经自差修正，至少也要把指挥机的罗经在陆上基地修正一下，但因战局紧迫而不容进行这一工作了。

所说的战局紧迫系指当天下午零点30分，中太平洋舰队（陆上部队）司令长官南云中将从塞班岛发来了关于马利亚纳方面战况的消息，消息说：

塞班岛方面：

敌新旧战列舰9艘、大型巡洋舰5艘、驱逐舰30艘以上分成四组四处炮击，落下重磅炮弹，对环礁和陆地强行侦察，用三式弹（空中爆炸的炮弹）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时刻有10架舰载战斗机在高空实施直接护卫，另外，在1000米左右的空中配有12架舰载观测机。5艘驱逐舰在塞班岛水道上扫雷。

帕甘方面：

今晨以来，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舰等共约40艘轮番对基地实行炮击。从报告可以设想当地战局该何等艰苦，听到这一报告后，人们万分激动，恨不得马上奔赴现场救援。

三、“阿代号作战”开始

6月15日清晨有报告说塞班岛西方海面出现约30艘敌运输船，接着又报告说敌军开始在加拉潘街道南面登陆。

至此，丰田大将向全军发出了“阿代号决战”开始的命令。时间是上午7点17分。

与此同时，丰田大将又发出了如下命令，充分表示了其决战的决心：

电令作字第一五七号

一、15日晨，敌军以强大部队开始在塞班岛、提尼安岛方面登陆。

二、联合舰队应歼灭向马利亚纳方面来犯敌机动部队，尔后歼灭其进攻部队。

联合舰队终于竭尽全力打响了日本国运所系的大决战。

驻塞班岛的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司令南云中将不时发来关于该岛战况的报告。敌军登陆作战的情况逐渐明朗。此次登陆作战之迅猛真叫人胆战心惊。大本营陆军尽管自信，但塞班岛陆战的前途实在是不容乐观。本来，南云中将早就要求我航空兵攻击敌登陆船队。但丰田大将却非要坚持其首先要歼灭敌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预案。因而曾要求角田部队：切勿受当面敌登陆船队之诱惑，宜始终以敌机动部队之航空母舰为主攻目标，在杀伤敌航空母舰群之同时，等待小泽部队出动，而后将留在内地之全部基地航空兵与暂时编入小泽中将所属部队之横须贺海军航空队之精锐——八幡部队同时投向战场，从陆上海上集中进行空中攻击，以期一举歼灭敌之机动部队。

此次决战中，联合舰队司令部深刻地认识到胜利之关键在于消灭敌正规航空母舰，下面的电报清楚地表明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对此你死我活、胜负所系的空战考虑得多么周密，对航空部队寄与多么大的希望，这就是16日以联合舰队司令

部草鹿参谋长名义向全体航空部队发出的电报指示。

☞机密第一六一八二八号电

在确认敌军在攻略作战中使用大量特种航空母舰的情况下，我机动部队进行决战时，第一次攻击如指向敌军特种航空母舰，则可能招致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此，如发现敌航空母舰，应按如下要求，在报告中慎重区分正规航空母舰和特种航空母舰。

侦察报告不单限于航空母舰，根据报告当时舰型识别的准确程度，对大型（正规航空母舰）、小型（由巡洋舰改装者）及特种航空母舰（由商船改装者）加以区分，难以识别时，应在报告中附以“似为……型”字样。

二、敌舰载机来袭时，应对其机种，机数及高度进行准确观察，对于正在附近活动的敌舰空母舰群亦应进行准确可信的判断并进行通报。

这天（6月16日）丰田大将还曾命令高木武雄中将属下的约20艘潜水舰向马利亚纳近海集中以便配合航空部队作战。

当天下午2点刚过，敌机动部队对硫黄岛和小笠原群岛实施了攻击。前日来，我方通过侦察机已探明了敌军的这一动静，因此，硫黄岛上的八幡部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支部队是由在横须贺海军航空队的实验研究所里从事研究的飞行员编成的，是当时日本海军的最精锐的部队。

在这以前，角田部队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因此，人们自然希望依靠这支部队给予敌人有效一击。如果把八幡部队同角田部队的兵力合在一起，至少也有大约100多架战斗机，

而八幡部队的40架战斗机因为飞行员老练，有时可以胜过小泽部队的300架飞机的威力，联合舰队司令部本来就对全军中的这支精锐部队寄予很大希望。

众望所瞩的八幡部队飞行队紧张地进行出发准备。可是，就在这紧张时刻，突如其来的发生了重大事故，用来做为弹药库的地下坑道在一声巨响中，门前升起了巨大的火柱。在一片惊惶中，一声巨响紧接一声巨响，炸弹、鱼雷、机枪子弹互相引起爆炸，大地被震得轰鸣，从坑道中喷出冲天大火，万事休矣，长期经营毁于一瞬！

原来是航空技术工厂派来的一个工人无意中在炸药仓库入口将一只雷管掉在地上，结果雷管爆炸，造成大祸。爆炸结果：不仅鱼雷、机枪子弹没有运出来，当地的约40架陆上攻击机也大半损伤，向空中退避也没来得及。

偏偏此刻敌机前来袭击。一部分未经准备而起飞的飞机幸免于难，而留在地面上的几乎全被击毁。

这支八幡部队确实战运不佳，其战斗前途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与此同时，敌军为了策应中太平洋方面作战，从15日夜到16日黎明派大约20架B-29空袭日本内地，在北九州的小仓、枝光等地投弹，使内地人惊惶失措。据推测这是从中国内地某基地起飞的。B-29的威胁终于成了现实问题。而且，如今已成为攻防中心的马利亚纳对B-29来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要地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阿代号作战”的意义任何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从前天开始，前来空袭的敌机动部队舰载机从6月16日清晨开始空袭硫黄岛和小笠原群岛。

塞班岛的南云部队和提尼安的角田部队司令部每时每刻都发来陆上激战的消息，而关于敌机动部队的情况却一直没有消息。

这天，只是后来从罗塔岛的观察所传来关于敌机动部队主力的报告：

“今晨以来，敌机动部队主力在罗塔岛 240° 游弋。”

从这以后，时刻都有重要报告送来。

联合舰队司令部将当天战况加以综合，以草鹿参谋长名义向小泽部队发出如下通报。

机密第一六一八五〇号电

一、塞班岛方面之敌军大部队于18日1点0分已在察兰加（塞班市与南面机场之间）附近登陆，在水边占领登陆场地后，进行猛烈的舰炮射击。据判断，我军虽未将其歼灭，但敌军亦难于进一步扩大战果。

二、15日19点43分，敌潜水舰在棉兰老海附近对E5L发出两份紧急电报，夏威夷方面将此电报加以广播。很可能敌军已得知我机动部队的活动情况。

三、根据第二种情况，18日前后，很可能在塞班岛西方海面开始决战。

四、18日以后，基地航空部队应集中全力加强对敌搜索。

除联合舰队外，还应协力搜索下列地区：

A. 小录（指冲绳岛） 90° — 130° 内600海里的范围。

B. 东港（指台湾的西南岸） 90° — 120° 内700海里的范围。

C. 都井岬（九州东南岸） 90° —— 140° 内600海里的范围圈。

五、即使很难判断正规航空母舰群和特种航空母舰，亦应注意下列各项要求：

A. 登陆船团附近很可能有特种航空母舰，因此，在报告附近有正规航空母舰群时，宜极其慎重地对此种军舰加以识别。

B. 此前，在塞班岛、提尼安岛视界内出现的战列舰大致为旧式战列舰。

C. 3月里前来袭击帕劳的敌机动部队中并没有战列舰，因此，有无战列舰并非识别航空母舰的根据。

D. 将⁵机密第一六一八二八号电报同18日基地航空部队的搜索情况加以对比，对机动部队本身的搜索情况亦应适当报告，对正规航空母舰群这种目标应明确加以捕捉。

六、在11日以后的作战中，敌母舰航空兵力损失颇大。即使有可能通过特种航空母舰得到补充，在补给和其他方面仍受到某种限制，这正是歼灭敌军的绝好机会。

6月17日清晨，关岛飞行基地方面发来电报说：

“敌机连续从北面飞来，附近似有敌航空母舰，○五四○”。

这天，登陆与抗登陆的殊死战斗依然继续进行。司令部设在塞班岛的先遣部队（潜水艇部队）指挥官高木武雄中将发来电报说：

“20日前后，潜水艇部队的约20艘舰艇有可能集中于马

利亚纳方面。”

当天夜里，南云中将发来如下报告：

一、敌军登陆以来，尽管连夜进行袭击，但其阵地尚未巩固。敌军将其攻击矛头指向第一机场。

二、据输送队的电话，敌军将于本日完成登陆。据判断敌登陆兵力约为3个师。

三、敌军水上飞机将于本日在泊地降落。本日，敌舰载机将减少配合地面作战。

四、据判断，提尼安岛、关岛的登陆作战不会马上开始。

根据上述各项，敌军登陆塞班岛的登陆作战更觉得迫在眉睫，大部分航空母舰很可能去往该岛，推迟“阿代号作战”，不仅会贻误战机，而且会给确保塞班岛增加困难。

形势日趋紧迫，我军至今尚未给予敌人以象样的打击。人们寄予希望的角田部队也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战斗。在敌军机动部队的压迫下，我军显得颇为被动。能寄予希望的唯有我机动部队而已。对于小泽部队的出击，我全体作战部队的官兵都在翘首以待。

四、消耗战力的角田部队

这一期间角田部队是怎样做战的呢？

被看作是海军希望而加以培养和训练的这支基地航空部队在不容喘息的美军进攻面前无暇按部就班地进行训练，最后，被迫仓促上阵。但是，由于技术不熟练，猛将角田中将军的亲兵也感到战斗力不强。加之，由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以及由马利亚纳，尔后加罗林、菲律宾以及新几内亚等基地依次向西北移动的结果，在疲于奔命之间，飞行员和飞机或死或伤，及至美军机动部队于6月11日果真来袭时，与美军的总兵力——1200架飞机相比，我方残存的飞机数只有敌军的20%，实在是少得可怜。

美军机动部队由于对我航空基地反复攻击的结果，终于摸清了我基地航空兵的情况，于是11日下午零点30分派出了第一攻击波。美军把第一攻击波出发的时间选在下午是相当成功的。攻击的结果使塞班岛、提尼安岛、罗塔岛和关岛遭到突然袭击，受到了不该有的损失。敌机来袭的前一天（10日），因为我军已经下达了“阿代号作战”的决战准备命令，本来角田部队的侦察机已出动侦察，而且下午零点15分也发出了发现敌机动部队的报告，但因为在这以前敌军机动部队只是在清晨实行空袭，各基地上都想利用机会消除一下上午的疲劳。结果出现了若干漏洞，损失似乎相当严重。

陆上基地，为了减小损失，飞机分散于四面八方，不象航空母舰那样，飞机起飞时要分秒必争，处于被动地位的基地空战的弱点就表现在这个方面。

角田中将根据丰田大将的命令，在接到“‘阿代号作战’决战开始”命令之前，只是用少数先进的飞机进行奇袭。除此而外，未曾进行过任何积极的攻击行动，只专心致力于敌情侦察。正因如此，这一期间未收到任何重大战果，相反却因为连日遭到敌机空袭的结果，飞机日益减少。

6月15日，美部队终于开始在塞班岛登陆，角田中将本想根据丰田大将的命令要求由其指挥的全体航空部队积极作战，但兵力甚微，无法对占有优势的敌机动部队实施正面进

攻。何况基地过于分散，飞行队不可能迅速集中。结果，各基地只好分散地进行攻击。

这一期间，能比较统一地实施空战的是由澄川道男少将指挥的驻特鲁克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当时，特鲁克虽然遭到了B-24的空袭，但这支部队并未受到敌舰载机的袭扰，连日到塞班岛东方海面进行侦察，在报告敌舰艇，特别是敌运输船的航行的同时，还攻击了塞班岛周围的敌军舰船。据报告，15日薄暮，11架天山式飞机击伤了敌1艘巡洋舰和4艘运输船，16日，5架飞机（其中有天山式和夜间陆上攻击机）用鱼雷击中敌3艘巡洋舰，17日，攻击了敌军的驱逐舰和油船，给敌军造成巨大损失。

角田中将收到小泽部队关于19日有可能跟敌军作战的电报后，当天清晨即命令本部队能飞行的飞机全部向关岛集结。排除敌机干扰后集结到关岛的飞机只不过包括来自特鲁克的15架零式战斗机，2架丙式夜间战斗机，2架舰载攻击机在内的50架飞机。这一天，在小泽部队的舰载机来到关岛之前，角田部队的飞机就在该岛上空同敌舰载战斗机进行了空战，据报告，约30架飞机被击落。

然而，这天一整天，由于关岛、提尼安岛、塞班岛遭到敌机的压制，侦察机未能充分出动对关键的小泽部队进行配合，结果，空战没有明显效果。

角田部队和小泽部队被公认为马利亚纳攻防的主力，可是这支部队因为技术不熟练和由于同美机动部队激战而消耗了力量，在小泽部队加入战斗之前就已经消失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我虽有极好的地理条件亦未能有效利用，结果，在跟敌机动部队决战之前，就好象战斗高潮已

过^①。

五、小泽部队向马利亚纳海面出击

6月15日与前天截然不同，吉马拉斯泊地虽然天空晴朗，但仍有断云在空中疾驰，而且海面上风浪相当大。

连夜进行的补给作业结束后，小泽部队的官兵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象事先准备好了似地发来“‘阿代号作战’决战开始”的电报。

马上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在这以前，早在上午7时，栗田中将指挥下的丙部队就开始行动了。接着，小泽中将直接率领的甲部队和紧紧尾随其后的由城岛少将率领的乙部队也出发了。

从担当殿军的城岛部队的旗舰“隼鹰”号舰桥上回首看望渐去渐远的泊地，只见一艘油船孤零零地停在海上，因为船里的燃料已经输到船外，巨大的油船的红色的船腹露在外面。

菲律宾群岛系由许多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南北长约800海里，然而连接西面的南海和东侧太平洋的水道极少，能够通过大型舰船的只有靠近吕宋岛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和棉兰老岛北侧的苏里高海峡。

小泽部队向着北面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快速航行。这支排列成长蛇阵的大舰队忽而绕过岛屿，忽而避开浅滩，曲曲弯弯逶迤前进，直线航行的机会极少。从舰桥上望去，有时似乎感到手几乎可以触到狭窄的两岸。因为军舰以20节的航

^①因为角田部队全军覆没，现在无法得知关于塞班岛、提尼安岛方面的详细记录。此处所记情况系根据零星电报和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记录整理而成。

速在海峡中疾驰，激起的巨浪拍打着海岸。大编队在狭窄的海峡中高速航行实在叫人担心。整天价跟潮流搏斗，时刻面临着灾难。在这种持续紧张的气氛中，时刻有无线电传来塞班岛方面的战况情报。

这一天的航路上，担当该方面防卫的西南方面舰队的警戒部队在需要警戒的海面上部署了巡逻艇和飞机，在整个航道上实施了反潜警戒。正因如此，小泽部队无须使用本队的飞机。但为了加强戒备，在海面宽阔的地点还是将驱逐舰配置于舰队两侧，以防敌潜水艇的突然袭击。

敌潜水艇很可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口处设伏，因此，舰队进入水道前航空母舰甲板上反潜机待机行动。

下午5点30分，小泽部队驶出圣贝纳迪诺海峡，日没前进入太平洋。持续很长，犹如长堤似的波涛不仅使小型舰艇剧烈地颠簸，巨舰也开始在浪中摇摆。

从一路纵队改换成夜间警戒航行队形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小泽部队隐没在夜幕之中。

下午8点30分，敌潜水艇在与小泽部队距离很近的地方发出了电文很长的电报。一定是关于发现小泽部队的报告。不得不承认我军行动已被敌人发觉。

6月15日晚，小泽中将做出了敌情判断，根据这一判断决定了如下作战方针。

一、敌情判断

（一）敌军之兵力

1. 马利亚纳列岛线方面

据确认，敌军以美国机动部队之大部分兵力向我袭来，其具体兵力为分成五组正规航空母舰7艘、巡洋

舰改装的航空母舰8艘，总计15艘。

现在已发现敌补给部队和坦克登陆舰已分别在列岛线东方400海里和列岛线附近开始登陆，迟早要有大规模攻略船队前来进攻。在列岛线东方发现特种航空母舰和护卫航空母舰一部，决战前后，很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敌舰到列岛附近进攻。

2. 阿德默勒尔蒂诸岛方面

虽战斗机侦察结果不足凭信，但仍可断定有航空母舰8艘左右，战列舰以下舰艇和运输船多艘待机行动。

(二) 关于敌军战略企图之判断

敌军之战略目标可能是下列各项中之一项，也可能同时具有两项目标。

1. 攻占马利亚纳列岛线上之重要基地。

2. 与前项作战同时，加强新几内亚方面的进攻战，或攻占西加罗林要地。

3. 诱我机动部队兵力决战。

(三) 关于机动部队决战前后马利亚纳列岛线方面敌兵力配置予案之考察

1. 敌军察知我机动部队企图之可能性很大。根据敌潜水艇之无线电通信情报不难推测我军于13、15两日分别从塔威塔威和特鲁克出击之行动。另外，从美军所使用之战略航速，亦可察知敌军将于18或19日向我列岛线附近发起进攻。

2. 从15日前的敌军兵力部署来看，敌机动兵力虽大部分部署于列岛线上，但其中部分兵力经常作为后方补给或预备兵力加以控制，攻略列岛的战斗需要持续的支

援，因此，敌军之兵力大致应作如下部署：

(1) 列岛线附近

部署兵力最多情况下，应有三分之二的航空母舰，即10艘左右的航空母舰作为基干兵力。然而，从攻略战现状来看，敌西进距离将会很大，据推算约为300海里。

(2) 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兵力应部署于列岛线西方，其余兵力应配合陆战或作为后方预备兵力加以控制。

(3) 从当前战局来看，从攻略战中撤出全部兵力并一时将其部署于列岛线东方之可能性不大。

(4) 敌军将机动部队之部分兵力作为先遣部队派到列岛线以西很远地方，借此以阻拦我机动部队出击或进行偷袭之可能甚小，原因是这样做将进入我基地航空兵之搜索圈以内。

(5) 在西南方向上，我航空基地向列岛线以内转移，北方出现薄弱环节，因此，敌军有可能攻击南方诸岛，切断我飞机补给线，与此同时，还可能将部分兵力部署于列岛线以北，以部分兵力向西机动。

(6) 敌军将相当数量之特种航空母舰部署于列岛线附近以支援陆战之可能性甚大。

二、在机动部队作战指挥方面应予以考虑之事项。

(一) 机动兵力因受行动能力特别是受燃料之局限，不能进行旷日持久之作战。

(二) 决战海面上可能参加作战的友军之部署及基

地航空兵之状况应按最大限度之需要加以选择，为此，应考虑现有兵力及增援兵力之现状。

(三) 考虑到马利亚纳列岛线长期防御能力有限，机动部队参加决战之预定日期(19日)不应过多迁延，甚至有必要考虑将此日期提前。

三、结论

机动部队应采取之作战方针

按原来计划，开战日期定为19日，当前作战目的在于击溃马利亚纳列岛附近敌之机动部队，尔后，按“阿代号作战”计划实行追击战以歼灭敌军。

(一) 提高警惕，防备16日以后敌军之突然袭击，为此，应进行必要之对敌搜索，在南方应以基地航空兵搜索敌军，而列岛线北部附近地带应作为主要搜索对象。

从敌军部署情况来看，18日当天决战之可能性很大，因此，应充分对敌进行搜索。

(二) 19日黎明，预计我军部队可到达列岛线以西300海里处，进击同时实施飞机之收容，决定作战行动应以能在列岛线以东靠近列岛线地带攻击敌军机动部队(正规航空母舰)为原则。

(三) 我军之攻击，应按纵深部署采取第一战法，白昼空战应采取第二战法，第二航空战队应作为预备兵力对付敌军之突然袭击，对北面应严加警戒。

(四) 决战之前一天及决战当日基地航空兵应加强对敌侦察，而且要明确区分特种航空母舰和正规航空母舰，希望有关各方面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参加决战。

(五)空战战果之处置原则

根据联合舰队作战指挥预案，原则上按如下原则处置

1.如战果巨大，则应集中全军飞机逼近敌军并予以歼灭。

2.如战果不大，则应暂时全军撤退，以期重建兵力，再行攻击。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6月16日，小泽部队一路向东急进。

这天从早晨开始就下雨，能见度很低，不仅不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对敌搜索，甚至在舰队附近实施反潜警戒的飞机也无法起飞。上午10点以前，最前面的丙部队虽然派出了反潜巡逻飞机，但本队依然不能让飞机起飞。

到了下午，因为看不到第一补给部队到达预定会合地点，根据小泽中将的命令，“隼鹰”号派出两架舰载轰炸机实施对敌搜索。舰长给这两架飞机驾驶员下达命令时，我跟他相遇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中途岛作战时的一段往事来。当时，为了同山本部队会合，曾发出电报，结果让敌人探明了我部队所在位置。下午2点53分，两架轰炸机从舰上起飞，很快就消失在云雾中了。人们都在为这两架飞机的命运担心。30分钟过后，其中的一架飞机向“大风”号和“隼鹰”号投下了发现第一补给部队的报告球。在这种情况下，航空母舰再方便不过了，无须发出电波亦能进行联系。

在这最为紧张的时刻，此前作为“渾代号部队”从塔威塔威派往新几内亚西北部的宇垣部队返回了。下午3点30分，第一战队、第五战队、“能代”号驱逐舰依次出现，第

五战队同本队会合，其他部队同前卫会合。除了“大和”号、“武藏”号巨舰之外，又增加了两艘大型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这样，小泽部队的家族可就更加可观了。

紧接着由第一补给部队向这个大家族中巡洋舰以下的孩子们实行补给。此次决战中，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无须在洋上进行补给。城岛部队的“隼鹰”号也跟其他母舰一样，低速航行，在进行加油作业的部队周围巡回，并派出了反潜飞机，日没以前一直百倍警惕地监视着水面和水下动静。补给在夜间照样进行。

军舰排成一列，此去彼来，象依恋母亲乳头似地靠近加油船。加油作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

6月17日，天气逐渐好转，日出以前就派出了反潜警戒飞机。上午5点40分，舰队前后分别有巡逻机9架和5架一齐起飞。前方巡逻机未发现敌情，而后方巡逻机却发现帕劳南方海面有一艘潜水艇。该潜水艇刚被发现就下沉到水面以下，因而无法判断是敌艇还是我艇。

这天，为了找到补给部队，小泽部队派出两架舰载轰炸机进行搜索，因为能见度良好，当即发现了这支部队。

舰队就这样渐渐地接近了塞班岛，虽然没有掌握到准确的情报，可是人们总是感觉到战场的气氛越来越浓了。这样一来，只要偶而不慎发出无线电波，马上就可能被敌军发现我部所在位置。为了同联合舰队司令部以及其他部队进行通信联系，小泽中将从“大风”号上派出一架慧星式飞机到帕劳群岛上的帛琉机场去执行任务。这样，就可以从帕劳群岛发报而不致暴露我部队所在地点。这架飞机于上午11点从舰上

起飞，完成任务后，于下午4点40分安全飞回。

不得不靠这种方法发出的电报，其内容如下：

第一机动舰队机密第一七〇八四五号电

第一机动舰队参谋长发

联合舰队，第五基地航空部队（角田部队）、中太平洋舰队（南云部队）各司令部收，正文

第一机动部队17日傍晚于E点补给完毕后，向敌军西面出动并继续对北侧进行机动。尔后经C点（北纬 15° 、东经 136° ），将于19日到达塞班岛西方。届时将首先击溃敌正规航空母舰群。尔后集中全力歼灭敌机动部队及攻略部队。

希望基地航空部队在如下方面予以协助：

一、决战前一天黄昏以后，在马利亚纳附近对敌正规航空母舰保持接触，如不能，则于0点0分（上午0点）速报敌正规航空母舰之部署情况。

二、决战前一天加强马利亚纳西方海面各基地的警戒。特别要重视硫黄岛 160° 与 210° 之间海域之搜索。

三、如八幡部队不能按时展开兵力，则可考虑将决战日期顺延一天，并火速报告情况。

这天，在帕劳群岛东北海面上搜索敌人的角田部队的陆上飞机于下午2点10分在帛琉 53° 方位650海里处发现两架舰载机。尔后，于2点40分在帛琉 30° 的500海里处发现敌我不明的飞机。

小泽中将根据这些情况作出了18日很可能同敌军遭遇的判断。为了做好空战的充分准备，下午3点半在补给结束

后，下达了按第一种兵力部署作战的命令。至此，决战准备全部结束。

这样，小泽部队于17日下午终于开始进击了。

部队出发前。小泽中将向全舰队官兵做了如下训示：

“机动部队从现在开始进击，望我官兵抓住敌军并予以消灭。余坚信天将我助，全体将士努力奋战。”正当中将勉励官兵时，丰田大将拍来了电报。

联合舰队机密第一七二一一九号

经大海军幕僚长传达如下指示：

“此次作战关系国家之兴亡，至关重要，望我部队继承日本海海战之传统，奋勇作战，以期奏辉煌之战果。”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面塞班岛作战的南云中将等人发来了前面业已提到的情况报告。

战机已十分迫近了。

第九章 马利亚纳海面决战

一、发现敌航空母舰，明晨决战

小泽部队做好决战准备之后，在全舰队集结的情况下，于18日上午5点为寻求战机，急速向塞班岛西面700海里处出动。航行中采取蛇形运动，基准航向为60°，航速为20节。

一夜之间天气转晴了，今晨彻底放晴，海上风平浪静，连一丝浪花也看不到，真是绝好的天气。

这天，小泽中将预料可能有发起决战的机会，因此命令3个航空战队按集团部署进行战斗。日出前派出侦察机对东

北方面的广阔海面进行巡逻。

我机动部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吃了苦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而在以后的海战中高度重视对敌侦察。小泽部队也在第一航空战队中特别由二式舰载侦察机编成了侦察队，跟第三航空战队的九七式舰攻队和水上飞机队一起反复进行侦察训练。

上午5点钟，大林部队的由14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和第五战队的两架水上侦察机组成的侦察队出发到前方进行第一段搜索。这一期间，我一架飞机于上午6点50分于73°方位约410海里处发现一架正在东进的敌机；其他飞机于上午6点55分在60°，425海里处发现3架敌我不明的飞机，接着又在上午7点发现一架敌我不明的飞机，每架飞机都向东飞行。另外，其他巡逻机在归途中于上午10点发现一架双发动机的水上飞机向西飞行。

这些巡逻机在下午零点30分左右绝大部分飞回，唯独一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和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没有返回。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方面发现敌舰载机说明附近有敌航空母舰。小泽中将当即下令进行前方二段搜索。

根据这一命令，上午11时，甲部队的13架舰载侦察机和第五战队的2架水上侦察机一共15架起飞了，其任务是在前方400海里的搜索圈内进行搜索。出发地点是北纬14°40'和东经135°40'，即在塞班岛以西约600海里处。

第二段搜索队的一架飞机于下午零点50分报告说发现一架中型敌水上飞机正在向西飞行。

这架水上飞机很可能向我舰队上空接近。小泽部队顿时紧张起来。甲部队的8架战斗机立刻起飞迎敌。然而，这些

飞机尽管沿140°方位飞行约120海里，但始终没有发现敌水上飞机。

同样是这些侦察机于下午1点30分又发现了两架正在西进的舰载机。另外，其他巡逻机于1点49分也发现了这两架西进的舰载机。敌军也频频派出了巡逻机。究竟是谁能先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群呢？

全军都在屏住呼吸紧急地张望。下午2点15分，第三批巡逻机终于发现了包含有航空母舰的敌舰队，接着，下午3点钟，以前曾报告发现敌水上飞机的巡逻机发来了发现敌航空母舰部队的报告。紧接着第二批巡逻机也发来，报告说分明发现了另一个航空母舰群。

综合上述报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群有正规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10至15艘；

第二群似乎有航空母舰2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第三群似有航空母舰2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每群舰只都向西航行，距“大凤”号约380海里（相当于东京至岩国间的直线距离）。

我巡逻机还详细地报告了敌军附近的天候。

……敌军附近天候：上层云高9000米，云量7、下层云高1000米，云量7、1000米高度的风向为100°、风速5米。

对于攻击队来讲，这是实施轰炸的宝贵资料。

一清早，攻击队就在各部队的航空母舰甲板上待机行动。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发现目标的报告和连续起飞的命令。

“隼鹰”号甲板上，担任突击任务的战斗轰炸机队（零式战斗机上载有250公斤炸弹的飞机）跟引导舰载攻击机队准备完毕之后也在待机行动。

不过，尽管已经发现了敌航空母舰，但敌我距离依然很远。如果现在就让攻击队出动那将会怎样呢？这样做の結果，攻击完毕后将很难返回到航空母舰上来。这不仅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而且从返回舰上时已是日没时分这点来考虑也是很很不合理的。于是人们想到了一种办法：让攻击队在马利亚纳方面的陆上基地着陆。不过，这样做就难以反复进行攻击了。

我手里拿着两角规，看着海图，紧张地考虑着问题。在小泽中将的旗舰“大凤”号上，看样子人们也是难下决心。攻击队出动的命令实在是难以下达。就在我们犹豫不决之中，第三航空战队的“千代田”号上的攻击机队（两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引导15架战斗轰炸机、4架战斗机执行掩护）起飞了。时间是下午3点30分。

我感到惊奇，而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少将老是想着自己南太平洋海战中曾任舰长的“瑞风”号曾遭到两架敌军侦察机的突然袭击，因而考虑是否让飞机在空中待机行动。

然而，此刻小泽中将已下定决心：当天的攻击暂停，于是全体部队解除了待机攻击状态。这样一来，业已起飞的丙部队的攻击机队也停止攻击并开始着舰。下午4点40分，全部飞机着舰结束。截收到向“大凤”号发来的报告之后，得知一架战斗轰炸机在从舰上起飞时坠落了。原因是飞行员技术水平低。我感到提心吊胆，心情沮丧。飞行员一定要加强训练，以提高技术水平。看到这一天的攻击，实在叫人泄气。

日没时分，巡逻机一架接一架地飞回来了。一架二式舰载侦察机在跟敌机交战中自爆了，此外还有二式舰载侦察机

和水上侦察机各一架没有返回。

当时，小泽中将做了如下判断和处置：

1. 敌情判断

3 群敌航空母舰向马利亚纳西方出动，但不能断定这就是我们所担心的，从北面实行侧击的敌军部队（业已判明的是上午巡逻时在零度方位发现敌战斗机一事系误报）。据判断，敌军巡逻攻击机之出动距离大致为300海里。至于塞班岛方面战况，尽管大部分敌机动部队大幅度西进的可能性较小，但仍须预计到敌军可能在距列岛线三百海里的范围内活动。

2. 处置

18日之攻击必须以飞机向陆上基地移动为前提，否则不可能实施，因此应取消当天之攻击。19日当竭尽全力进行攻击。19日空战中首先应歼灭向列岛西部出动之敌正规航空母舰群。为此，攻击开始时，应从列岛线南面出击。与敌军出动之航空母舰群之间的间隔应取300海里，距列岛线约为580海里，在敌母舰群尚未出动情况下，我军应适当安排，以便19日对列岛线附近之敌亦能加以攻击。此外，18日夜，如友军之跟踪飞机能保证跟踪敌机动部队，则尚应制定巡逻攻击实施预案。根据上述情况，前卫部队（栗田部队）应于2点0分与本队分离，进入空战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小泽部队由原来的东北航向改为正南航向。尔后，“大凤”号于日没前用灯光信号将第二天（19日）的战斗要领与出发地点等内容通令全体部队。然

而，当时的城岛部队与“大凤”号（该舰因收容巡逻机而离开队伍）离得较远，无法收到灯光信号，虽在中间有“瑞鹤”号进行信号中转，但仍然无法了解。而这期间天气又逐渐变坏，临近日没时，海上突然变暗了。

无论怎样解读，始终弄不清命令内容。最后，我只好亲自接受信号。我用海军信号兵所专用的读字法，将收到的信号一字一字地抄在抄报纸上，把一个个日语字母拼起来，最后形成句子。等我把报文送到城岛司令官手里时，太阳已将落下去了。

回顾一下两年多的舰队勤务，还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连简易的灯光信号都收不下来的情况。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接收一道决战命令竟动员了准尉级航海长以下的全体人员，可是依然对付不了一个信号。这就是肩负日本命运，处在第一线上，而且又是部队主力的航空母舰旗舰的视觉通信的水平。供飞机起飞的军舰数量不足，飞行员缺乏训练，事故一再发生，想到这些问题，我再次感到决战前途暗淡、一时无话可讲了。

日没后天候逐渐恶化，甚至下起了小雨。海上视界变得狭小起来，这很象北方下雾时的情况。真是一个阴郁深沉的夜晚。为了明天精力充沛，我想睡上一觉，可是也许因为某种预感的关系，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

我军要攻击的是在马利亚纳列岛附近活动的敌机动部队，因此，战略上应取守势，而在战术上则应取攻势。如果说攻势，那么此前日本机动部队反复进行的航空母舰作战，每一次都是攻势。因为主动权常常操在我军手里，所以尽管有各种困难，居于作战漩涡之中的我，内心里并没有感到任

何不自由。从外观上看，此次作战同以往情况没什么不同，我们被推上无形的战争舞台，总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摆布我们，让我们在一条无法设想，但却预先设计好的命运的轨道上转来转去，在这种感觉作用下，心情没有一天高兴过。

“隼鹰”号冒着雨在黑暗的夜色中疾驰。一丝不苟地按照规定的航向和航速，向着明天的发动点默默前进。

算了，管他什么精力不精力，我不想睡了，站了起来。接着，为了进行战斗准备，我脱下短袖短裤的便装，穿上了纯白的第二号军装。这也是我以前反复进行过的自身战斗准备。

二、由9艘航空母舰组成的 第一次攻击队

6月19日，盼望已久的决战今天终于开始了。紧张不安的一夜已经过去，黎明前的海上晦暗阴沉。“隼鹰”号甲板上，借着维修用灯光可以看到人影闪来闪去，以战斗轰炸机（由零式战斗机改装而成，上面载有250公斤炸弹）为主体的第一攻击波从后甲板开始，把飞机一架挨一架地排列起来。

到日出还有一段时间，天空能否放晴还无从予卜。星星一颗也看不到，看来夜间的云还没有散，风相当大，可能是昨夜的雨浇凉了舰体，今晨叫人感到冷气袭人。

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22分。

根据战斗命令，日出前一小时，小泽中将的旗舰“大凤”号应在北纬 $12^{\circ}12'$ ，东经 $136^{\circ}25'$ ，即正好在关岛西面500海里处占领阵位，而城岛部队（第二航空战队）应在其

北面15公里处占领阵位；大林部队（第三航空战队）应在小泽部队（第一航空战队）前方一百海里处占领阵位。每支部队的航向均为 50° ，航速为20节。在这以前，上午3点45分，即日出前约一个半小时，栗田部队的巡洋舰上早有16架水上侦察机起飞了，这些侦察机的任务是在从东北到东南300海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接着，上午4点15分，栗田部队的一架水上侦察机，13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起飞去执行第二段搜索任务。与此同时，处在最后位置上的小泽部队的本队有11架二式舰载侦察机和城岛部队的“最上”号舰的2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起飞去执行第三段搜索任务。

这样，总共43架侦察机正好形成3个相互交错，大小不同的扇面。这样重叠的搜索面，从图上看去真象一张密实的，滴水不漏的搜索网。如前所述，这也是从中途岛海战的宝贵教训中得出的结果。从中途岛海战到现在已过去不少时日，中途岛海战时，活跃于战场的高速二式舰载侦察机（与慧星式同型）只有一架，可如今，此种飞机已成了小泽部队侦察机的主力，而且今天的行动半径足有560海里，是我海军舰载机的最大活动距离。^①

日出时，天空布满了阴云。甚而有雨云，周围一片阴暗。可幸的是刮着强劲的东南风，风速在十米以上。只要情况不变，最叫人担心的慧星式俯冲轰炸机也可以安全起降了。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难得了。飞行队长阿部大尉，分队长久我纯一大尉，慧星队的飞行员和机械员，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好久以来看不到的笑容。尽管如此，我一时仍

^①根据后来的记录，美国航空母舰侦察机这天的活动距离仅300海里。

然摆脱不了一种痛苦的责任感，原因是他们就象板上钉钉似地40多天没离开军舰，一回也没有进行飞行训练。只有看到这些人平安无事地完成战斗命令赋予他们的重任时，我才会感到自己得救。

现在，小泽部队的每条神经都集中于一点：接收清晨出发的3群侦察机的电波。而报务室则是神经中枢。

中途岛海战结束后不久，“隼鹰”号跟其他军舰一样，在舰桥的最上部安装了雷达。由于城岛部队的通信参谋植村吉郎少佐的巨大努力，雷达状态完好，如果是大部队，在100公里外就能捕捉住目标，如飞机数量较少，50公里左右也能准确地捕捉目标。雷达的簪形机械，日出以后不停地转动，任何漂浮于空中的微小物体也休想逃脱。如今非同昔比，情况跟中途岛海战和南太平洋海战时大不相同，我们已经能够确切地知道敌机动部队的所在，因此，从战术上看，这是一次极为简单的战斗。不过，如今我军虽然在马利亚纳拥有许多基地，但是角田部队因为处在敌军压制下而不能自由行动，其侦察已不能充分满足要求。小泽部队的飞机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出于无奈，除了19架水上侦察机外，还要拨出可用于攻击的24架舰载机，损失未免太大了。数字不算太大，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侦察机的飞行员每个人都可以单机飞行，一个个都是老资格的优秀飞行员，人们对角田部队都寄予很大希望。可是，在关键时刻，跟角田部队的飞机断绝了任何联系，莫非已经彻底溃败了吗？

此次作战中，日本海军具有地利之优势，如果我海军航空兵再有第一阶段作战那样高的技术水平，那么情况就正好和中途岛海战时相反了。可惜的是如今航空部队的水平下

降，地利条件绝佳却不能利用。此外，以油为决定因素的本末倒置的作战也使得小泽部队延缓了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一来，小泽部队就只好靠自己的力量组织所有的空战了。

在敌军看来，如果先把角田部队打垮，那么掉转马头就可以回戈杀向小泽部队了。

城岛部队的攻击飞行队已做好了出发准备，航空母舰甲板上有51架飞机正在待机起飞，第一攻击波起飞的“隼鹰”号上，前面是6架掩护战斗机，其次是9架战斗轰炸机，最后是两架天山式舰载攻击机（用作引导机），供攻击队前路搜索用的有两架天山式飞机，“飞鹰”号上有6架掩护战斗机，9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式引导兼攻击用飞机。“龙凤”号上有5架掩护战斗机，7架战斗轰炸机。

小泽部队本队内的“大凤”号、“瑞鹤”号、“翔鹤”号3艘舰上，作为第一攻击波的有48架零式掩护战斗机，53架彗星式俯冲轰炸机，27架天山式飞机（总共128架）。这些飞机中，每组都有三分之一的飞机在待命起飞。大林部队中有14架掩护战斗机，45架战斗轰炸机，8架用于跟踪目标兼引导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总共67架飞机在待命起飞。这个飞机总数达246架的第一攻击波超过了开战时攻击珍珠港中使用的第一攻击波的飞机总数（183架飞机）。这样大的飞行队，在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以日本命运相赌的舰队决战中，动用这样大的兵力是完全合适的，它确实是全舰队官兵希望之所系。

日出以后，一个小时的紧张早已过去了。

上午6点30分，栗田部队的16架侦察机中，位于中央，亦即舰队攻击航向稍北的第7架侦察机发出了电波：

“发现敌机动部队。”

接着又报告说：

“航空母舰一艘以上，航向西，上空有战斗机4架。”

根据小泽部队的规定，这支被发现的敌军叫做“七一”，意思是由第七号飞机最先发现的。

大致位于搜索线中央的第八号侦察机没发出任何情报。该机消息中断，没有飞回，可能是被战斗机击落了。

这时，搜索线南侧的第九号侦察机也发来了消息说：

“发现敌机动部队。”

接着说道：

“敌军兵力是：战列舰4艘，其他舰只十数艘，航空母舰存在与否情况不明。”

6点50分，上面提到的第七号侦察机又发来电报说：

“……附近天候微阴，云量8，下层云3000米，能见度10海里。”

两架侦察机关于敌军兵力情况的报告有一定的出入。特别是航空母舰存在与否对于作战指挥十分重要。正当小泽部队苦于无法做出判断时，上面提到的第九号飞机又发来报告确认敌军有4艘航空母舰。

根据既定攻击计划，指挥前卫部队的栗田中将给大林少将下达了攻击令。

大林少将于上午7点20分派出两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跟踪敌军，7点30分又派出中川健二大尉的掩护战斗机加入中本道次郎指挥的攻击队。

过后不久，侦察机的敌情报告中断了。

被发现的敌航空母舰部队与大林部队的距离约为300海

里（大致等于东京至冈山的直线距离），与小泽和城岛部队的距离均为380海里。对于当时缺乏训练的舰载机来讲，这一距离未免过大，因而能否捕捉目标尚属可疑。就算攻击波一小时的平均速度为150海里，也要用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多小时内，敌军的航向说不定会变化的。再说，如果距离过大，则长时间连续跟踪警戒森严的敌军航空母舰群未必能成功。

我把海图上敌军位置同“隼鹰”号的位置做一比较，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战争不是唱独角戏，关于这一点，我们曾有过中途岛海战的惨痛教训。为了攻击敌军，我们的第一攻击波好歹总算进行了准备。

可是我越想越觉得敌我之间的距离过大。我军要是具有南太平洋海战前那样的训练水平，如今这样的敌我距离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现在在这样距离上却让看不见的强大敌军拦住了去路，飞行员们都想让航空母舰尽量接近敌军，距离那怕缩短一海里也好。我最了解他们的训练水平，因而，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很想再靠近敌人一些之后，再让飞机起飞。

正当我想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突然发现小泽部队的3艘航空母舰轮廓清晰地在西方出现了。该部队的本部已于上午8点派出第一攻击波（垂井攻击波，有天山式飞机27架、慧星式飞机53架、掩护战斗机48架、总共128架），因此，现在甲板上的飞机应属于第二次攻击波了。“大凤”号探照灯和旗语并用向城岛部队发出信号：

“攻击波尽快出发。”

城岛部队接到命令后，为了向“七一”号敌军发动攻击，先派出两架由铃木文夫指挥的前路搜索机。攻击波全部做

好了起飞准备，可就是距离不怎么理想。

这时，雷达发出了情报：“敌我不明的飞机向我接近。”

无论是中途岛海战，还是南太平洋海战，都曾因为遭到敌军的几架飞机的突然袭击而出现无法挽救的后果。有些情况下，即使情况不十分严重，也还是有过飞机不能起飞的战例。攻击波出发前，这种情况对航空母舰来讲，是最大的危险。是甘冒这种危险也要接近敌军呢，还是勉强要求飞行队从远距离起飞呢？现在是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上级司令部已下达了命令，敌机来袭的危险迫在眉睫。我于是大声向城岛司令官喊道：

“司令官，请下令出发！”

城岛司令官轻轻地地点下头。“隼鹰”号桅杆上的信号旗很快降了下来，与此同时，3艘航空母舰的舰首一齐向右摆动。待到舰的航向对准上风方向时，飞机和着震耳的爆音，一架接一架从各舰的甲板上起飞了。当时的时间是上午8点30分。此次出发的是石见攻击队，共有飞机47架，其中天山式7架、战斗轰炸机25架、掩护战斗机15架。

小泽部队的第一攻击波就这样以城岛部队的飞行队为殿军，从各自的航空母舰起飞，一直向着东方飞去，渐去渐远，彻底消失。

三、第二次攻击波出发

这天，小泽中将企图采用射程外战法进行先制攻击。为此，在收到发现敌军航空母舰的报告以后，小泽部队的本队为了跟敌军大致保持400海里的距离，一时掉转方向，在第

一攻击波出发以后，于上午8时，将航向改为 120° 。

第一攻击波于上午7点前，向着可能攻击范围内唯一被发现的敌航空母舰部队飞去。据推算，当时敌军的方位为 64° （以“大凤”号为基准方位——译者注），同“大凤”号的距离约为380海里。

上午8点45分，不久前出发的小泽部队的第三段搜索飞机中，在搜索线以南区域进行搜索的飞机发现关岛西南约70海里处有包含航空母舰在内的敌军部队。该飞机报告的内容是：

“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5艘、其他舰只十多艘。”

收到报告后，我们当即把敌军的这支部队命名为“一五リ”部队。

上午9点，第三段搜索机中，在搜索线以北飞行的第三架飞机，发来报告说，在方才业已发现的“七一”号部队北方约50海里处有：

“正规航空母舰1艘、辅助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其他舰30多艘。”我们把这支部队命名为“三リ”部队。

以兵力的内容来看，上述3群敌军机动部队可能是敌机动部队的全部兵力，至少也是敌机动部队的大部。

小泽中将做出这一判断之后，当即决定向所有目标进行攻击并下令让最后起飞离舰的城岛部队的第一攻击波改变目标，向“三リ”发起攻击。尔后，又命令小泽部队的本队和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向“一五リ”发起攻击。

城岛部队的第一攻击波的主力与大林部队的第一攻击波一样，都是战斗轰炸机。此种飞机本身是零式战斗机，只不过装上了250公斤炸弹而已，从外表上看，跟战斗机没什么不同。飞行员多为俯冲轰炸机或者舰载攻击机出身，这次是

她们第一次独立在洋上作远距离飞行，尤其是第一次上阵的人占多半数。飞机的型号是新的，轰炸方法也是新的，从距离上讲，向“七一”目标出击就已经相当勉强了，而如今要去的“三リ”目标比“七一”还远50多海里，何况出击途中还要变换目标。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一任务都不是这些飞行员力所能及的。

既然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那么，好不容易才发现敌军部队之后，要再让它轻易跑掉，这对以后的战斗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正因如此，从理论上讲，小泽司令部的作战指挥确实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部队能否按上面的命令行动却属可疑。

其他每个目标都是由我两支攻击队进攻的，可唯独“三リ”这个目标只由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攻击。把命令从“大风”号上传给飞行队本来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却一时举棋不定。我本想提提意见，可现在是在打仗，任何犹豫和迟延都可能造成转瞬之间失去战机的后果。我一面祈求上天祐祐，一面接受城岛司令官的命令。无论怎么说，总算原原本本地把上级司令部的命令传达给第一攻击波的指挥机了。

第一攻击波起飞以后，小泽部队本队和城岛部队立刻进行第二攻击波的起飞准备，可是大林部队却因为航空母舰装载能力所限，第一攻击波的飞机未使用之前，第二攻击波是无法起飞的。

城岛部队的主力是俯冲轰炸机。航空母舰甲板上总共有64架飞机。“隼鹰”号的飞行甲板上前面是10架掩护战斗机，中央是9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最后面是9架慧星式飞机。“飞鹰”号上有10架掩护战斗机，18架九九式舰载轰炸

机。“龙凤”号舰上有6架掩护战斗机和两架前路搜索用的天山式飞机。指挥官是阿部大尉。

小泽部队的本队中，大部分飞机都已起飞，进行第一次攻击去了，剩下的还有战斗机，九九式舰载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天山式飞机等共50架飞机。这些飞机都做好了准备，将作为第二攻击波出击。

城岛部队和小泽部队本队的前路搜索机分别于上午10点和10点20分向着“十五ヲ”目标出动了。接着，本队的第二攻击波（天山式飞机4架、战斗轰炸机10架、战斗机4架、总共18架）和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分别于10点30分和10点50分向着同一目标出击了。

现在就等待攻击队传来战果了。

四、大攻击，损失巨大，战果甚微

以45架战斗轰炸机为主力的大林部队的第一攻击波的67架飞机在中本道次郎大尉指挥下，于上午7点30分作为全攻击队的先头部队起飞出击了。这支攻击队的任务是：用第一次用于实战的战斗轰炸机（零式战斗机装上250公斤炸弹）尽可能多地投弹命中敌航空母舰，使之一时失去飞机起降能力。掩护战斗机只有14架，能力有限。然而战斗轰炸机投弹以后仍保持其空战能力，因而可以补偿掩护战斗机之不足。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然而，这支攻击队在跟敌军接触之前，在与敌军大致相距20海里的地方遭到敌军警戒部队的阻拦。遭到敌占有优势的战斗机群的攻击之后，只有一部分飞机勉强逃脱，完成了

预计的轰炸。据报告，轰炸的结果使敌 1 艘正规航空母舰和 1 艘巡洋舰各中 1 颗 250 公斤重的炸弹。我军的损失极大，据统计，有 8 架战斗机、32 架战斗轰炸机和 2 架天山式飞机，总共 42 架飞机没有回来。

小泽部队本队的第一攻击波的 128 架飞机（零式战斗机 48 架、慧星式飞机 53 架、天山式飞机 27 架）在总指挥官垂井明少佐指挥下，于上午 8 点开始起飞离舰，攻击目标跟大林部队的飞行队相同，也是最初被发现的由 4 艘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和十几艘其他舰只组成的敌军部队（我们称之为“七一”部队）。

慧星队队长垂井少佐是侦察军官。双座飞机的侦察军官为导航和通信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战斗过程中更是高度紧张。尽管战斗时航空母舰极力限制发报，但因为作战上的急需，偶而还是不得不发报。因此，在通信上要时刻注意。尤其是敌机的电报又非要侦收不可。这就要求，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其次是攻击队要在超高度上飞行，在无线电使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导航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飞机飞行距离越大，困难也就越大。要时刻把飞行位置记入飞行图中并且要测定飞机偏航数据。此外，在同敌机遭遇时，侦察军官还要兼任后座席上的旋回机枪射手。这些工作都要一个人承担，何况大编队的总指挥官因为责任重大，还要有高难度的技术水平，判断能力和经验。

垂井少佐是一位作风严谨的人，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位少见的，性格温厚的青年军官。然而由于缺乏指挥大编队的经验，作为总指挥，在引导全军方面，考虑问题还不够慎重。这位少佐由于疏忽，竟然率领部队在敌我两部队之间

的连结线上约100海里的前方，也就是接近栗田部队的上空占了阵位。

栗田部队因为意想不到地发现一支大部队而大吃一惊。该部队于8点40分向全军通报说：

“发现飞机，舰载机约100架。”

收到这一通报后，一部分前卫部队的高射炮一齐开始射击。因为是采取蛇形运动，航向不断变化，在舰上很容易看错敌机接近的方向。部分军舰本来已考虑到可能是己方的飞机，但正如俗语所说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经有人开火，大家就接着射击，想制止也制止不住。飞行队急忙发出敌我识别信号，但为时已晚，2架飞机已被击落，其他飞机也因被击伤而不得不飞回航空母舰。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出发前不久雷达所捕捉到的目标正好是这支飞行队。

经过这场骚动，攻击队尽管阵容混乱，但还是继续进击了。后来，刚把队形整理好，部队已经接近敌军了。在距敌军约40海里的上空，在飞行队形未变情况下同占优势的敌军战斗机队遭遇了，此次空战高潮中，总指挥官垂井少佐于13点45分发出了“全军冲锋”的电报，尔后就消息断绝了。

因为是一场混战，该队的战果全貌不明，但是据报告有1艘正规航空母舰因命中1颗250公斤的炸弹而起火。敌战斗机被击落12架。我方的损失是：战斗机32架、慧星式41架、天山式23架、总共96架，相当于总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城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队的47架飞机（零式战斗机15架、战斗轰炸机25架、天山式7架）在石见丈三少佐指挥下，于上午9点5分向着“七一”出击。这支部队由于训练不足和下层云造成视认不良，结果，起飞后不能在母舰上

空集合，不得不分成两队出击。石见少佐率领的第一群飞机根据改变攻击目标的命令向着“三ノ”出击。11点45分，在预计的“七一”所在地点附近发现了似乎有旧式战列舰在内的部队。尔后，在搜索“三ノ”部队的敌航空母舰时，于下午零点遭到约40架（？）敌战斗机的袭击。队伍混乱，结果并没有发现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失去攻击机会之后不得已飞回去了，损失是：战斗机2架、战斗轰炸机4架、天山式1架，总共7架。

第二群飞机单独飞行了350海里，但没有发现敌军，结果也不得不飞回。好在没有损失飞机。

城岛部队派出的两架天山式前路搜索机始终没有返回。

小泽部队本队的第二次攻击队因为航空母舰出了事故未能顺利起飞，直到10点30分，才只有18架飞机（零式战斗机4架、战斗轰炸机10架、天山式4架）在千马良人大尉指挥下从舰上起飞。这支部队也在中途各队分离，向既定目标“一五ノ”出击，但到了下午零点50分也没有发现敌军，只好草草收兵。战斗轰炸机虽然在下午2点10分发现了3架TBF式敌机，但没有将其击落。

损失的战斗轰炸机有8架、天山式1架。

城岛部队的第二攻击波于10点15分离舰，后因飞机性能不同而分成两组出击。

第一群共15架飞机，即阿部善次郎大尉指挥的9架慧星式飞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第二群共有飞机49架，即由宫内安则大尉指挥的27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20架零式战斗机，此外还有2架天山式前路搜索机。

这支部队依然跟敌军保持350海里的距离，这已远远超

过了九九式舰载机的能力，因而收到了指示：攻击完毕后，不妨在关岛或关岛附近的陆上基地着陆。

攻击队在下午1点15分以后，相继到达预定目标附近，但因为未发现敌军，结果分别向陆上基地飞去。^①

第一群于下午2点30分前后到达罗塔岛上空，正要着陆时，发现西方海面上有一支以3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部队。6架慧星式和2架零式战斗机虽然攻击了这支部队，但因为5架慧星式和1架零式战斗机未返回而无法确认战果。然而在罗塔岛着陆的指挥官阿部大佐根据当时的情况推算，做出了对敌进行了有效攻击的判断。^② 应为大尉

宫内大尉指挥的第二组飞机到达预想地点之后，又向西北方面搜索了约50海里，但并未发现敌军，结果向关岛的第一飞行基地飞去，下午3点到达该岛上空。着陆前不久，跟大约30架的敌战斗机作战，作战结果击落敌机4架以上，而我军损失更大。在关岛第二机场着陆的只有零式战斗机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7架、慧星式飞机1架，而且这些飞机也都中弹负伤。

城岛部队的第二次攻击队的全部损失是：自爆或未返回的有零式战斗机15架、慧星式5架、天山式2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9架，总共31架；海上迫降的有零式战斗机3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11架、着陆时严重破损的零式战斗机1架，此外，还有许多飞机中弹。

关岛上空进行的这次空战是当天最激烈的战斗。掩护战斗机队为了掩护正要着陆的九九式舰载轰炸机，不顾因在

①根据以后的调查，搜索机可能推错了敌军位置。

②阿部大佐直到战争结束时还留在罗塔岛上。

洋上长途飞行而十分疲劳和敌军占有优势，竟毅然决然地从不利态势出发转入反击。

由于部队缺乏训练，有的飞行队连编队都无法完成。这天小泽部队的空战就这样无所做为地收场了。

这一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林部队的飞机返还之后重新进行了整编。中川健三大尉指挥的5架零式战斗机、9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式飞机，一共19架进行了第二次攻击的准备。但该部队因为距敌军所在位置最近，且当天的攻击距离过大致使向小泽部队本队和城岛部队飞回的飞机不是因为损伤，就是因为燃料不足而连续出现紧急着舰事故，结果，最后不得不中止攻击。

这天，终日天空阴沉，虽然有时能看到阳光，但大部分天空阴云密布。中午刚过，城岛部队开始等待飞行队回到舰上来。为此，以“隼鹰”号为中心的3艘航空母舰各自在自己的能见度极限附近把船体横了过来，与攻击队返航航向成直角，为的是让归来的飞机尽快看到航空母舰。下午一点刚过，首先是本队的飞机和大林部队的飞机摆着两翼飞了过来。这是紧急着舰信号。看来，不是燃料不足，就是飞行员负了伤，要不就是飞机本身出了故障。不管是属于哪艘舰上的，遇到这样的飞机总要排除万难将其收容。这样，在救护其他飞行队的飞机的同时，城岛部队的飞行队也分给了各队，三三两两地飞回来了。

2架、3架，军舰一边收容飞机，一面向上风方向转向，尔后向东南方向驶去。正在这时候，突然发现西南方冒起了一股巨大的黑烟。怎么回事？我一时感到莫名其妙，戴上眼镜看，可是没看清。虽说象是汽油，可是飞机被击落

时，即使着起火来也不会冒这么大的烟，起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随着距离逐渐缩小，目标渐渐轮廓清晰了，看样子，那很象一艘舰，而且象是航空母舰。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从早晨到现在尽管小泽部队对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可是我舰队却没有见到任何一架敌军飞机。

“可能是受到潜水艇的攻击了吧？”我在暗暗思考，可是怎样也弄不清楚。看来，城岛司令官比我更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他小声对我说：

“好象是‘大凤’号。”

他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能轻率地让“隼鹰”号舰员知道“大凤”号的舰名，因为那样会使官兵们心情沮丧，士气消沉。因此，我只是默默地向司令官点了下头以示回答。

“不知小泽长官和他的幕僚们命运如何？”我首要考虑的是全军指挥中枢的情况。这时，我想到了今晨8点刚过从小泽部队内部发来的无线电报。电报的内容是：

“‘大凤’号上的飞机向‘瑞鹤’号上转移。”和“第一次攻击队在‘瑞鹤’号上着舰。”

听到这些消息后，当时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当时是下午4点钟。据判断，城岛部队第一次攻击队的该返回的飞机全部返回了。为了听取这支部队的报告，飞行队指挥官石见少佐来到舰桥下面的整齐列队的飞行甲板上来。在跟司令官一起听取报告时。这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剧烈的震动，似乎“隼鹰”号舰裂开了。

我当即判断出这是敌人潜水艇在活动，于是马上到舰桥上去问明情况。

“出现了什么反常情况吗？”

舰桥上好象也一片混乱，不久，有人大声向司令官报告说：

“舰内无异常情况。”

这时，我突然回头看了看“大风”号，两三分钟以前还在垂死挣扎的巨舰——小泽中将的旗舰，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现在，那里只是升起一股黑云，这可能就是这艘巨舰惜别的表示了。大型巡洋舰“羽黑”号和数艘驱逐舰聚集在巨舰失事地点附近进行警戒，这凭肉眼也能看清。

综合这天的战果，敌军是否受到轻微的擦伤尚属可疑，而我们自己却在没有遭到任何飞机空袭的情况下，让一艘旗舰沉没了。这次决战确实是出师不利，运气不佳。对此，我能说些什么呢？小泽中将与他的幕僚们命运如何呢？他们是否平安地转移到其他舰上去了呢？

五、“大风”号、“翔鹤”号相继沉没

这天开战伊始，小泽部队（也是日本海军）就遭到了厄运。

上午8点，小泽部队为了实施其经过反复研究的名为射程外进攻的远距离攻击计划，派出了小泽部队本队的第一次攻击队，尔后，为了保持约为40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德山间的直线距离）的敌我之间的距离，把航向改为120°。改变航向后，上午8点10分小泽中将的旗舰“大风”号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被鱼雷击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航行不成问题，然而，飞机却因升降机发生故障而不能起飞，结果，第

二攻击波不能出发，只好将一部分飞机转移到2号舰“翔鹤”号上去。

小泽部队祸不单行。第二次攻击队出发以后，11点20分，松原博大佐指挥的“翔鹤”号也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被4条鱼雷击中，烧起了大火，下午2点1分沉没。位置是北纬 $12^{\circ}0'$ ，东经 $137^{\circ}46'$ ，在塞班岛西南（ 247° ）正好是500海里处。

“大风”号被鱼雷击伤后，舰上人员极力抢救，但在“翔鹤”号沉没后不久，“大风”号舰内突然发生大爆炸，下午4点28分继“翔鹤”号之后也沉没了。位置是北纬 $12^{\circ}5'$ ，东经 $138^{\circ}12'$ ，正好在“翔鹤”号与塞班岛的连线上（ 67° ），距“翔鹤”号25海里。

“大风”号是当时日本海军的最强大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有着庞大的飞行甲板，而这种飞行甲板又非常脆弱，这就是航空母舰生命力不强的原因和致命伤。甚至战前人们就曾认为仅用60到250公斤的小型炸弹就可以轻易地让起飞舰失去机能，这一见解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南太平洋海战等海战中，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明。

航空母舰船体很大，按理应该有较好的抗鱼雷攻击性能，但是，其飞行甲板却是薄弱环节。造船技术上最忌讳头重脚轻，然而航空母舰的这一问题却无法解决。正因如此，我们航空母舰的舰员自身也基本上对航空母舰失去了信心。不过日本海军的造船技术部门很重视航空母舰的战术性能。为此，飞行甲板上铺上很厚的装甲，造出了可以经受住250公斤重炸弹的航空母舰，而“大风”号就是第一艘此类军

舰。

以前我们曾把航空母舰叫做火柴盒，用此来说明此种舰只的脆弱，可是，一登上“大风”号之后，心情马上就振奋起来，觉得这确实是为作战而建造的军舰。“大风”号的主要数据是：总吨位34000吨，水线长253米，比“赤诚”号、“翔鹤”号还大。航速33.3节，虽然比“翔鹤”号低1节左右，但装载的飞机数多达81架，说是世界第一的航空母舰也并不过分。尤其是“大风”号舰长以下全体官兵都经过精选，因此，该舰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海军的头号军舰。

“大风”号就役（3月7日）后不久就成了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小泽中将的旗舰。中途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中有的舰仅仅因为被两三发中型炸弹击中，总指挥官就在战斗高潮中一时中断指挥并改换旗舰，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我想，“大风”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想到这里，我暗暗感到放心了，对这艘舰寄予巨大的信任。

可是我寄予信任的巨舰竟然被一两条鱼雷给击沉了。这也太不象话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大风”号被击沉的经过大致如下：

上午8点，垂井少佐率领的第一次攻击队在“大风”号舰员的欢送声中起飞离舰。起飞后的飞机依次向左旋回，编队，集合。其中的一架慧星式飞机令人莫名其妙地来个右转弯。这是怎么回事？舰上的飞行军官们困惑不解。人们监视着这架飞机的行动。

甲板上的飞机全部起飞以后，全体舰员的目光都集中到这架行动怪异的慧星机上来了。

“啊！”大家异口同音地叫了出来，一时惊得几乎发呆了。

俯冲！慧星机头朝下钻到水里去了。

“完了！”就在人们发呆的当儿，慧星机已冒出一股水烟，马上消失在深兰色的海水中了。与此同时，观察兵叫了一声：

“鱼雷！”

从慧星机钻进水中的地方，现出了鱼雷的航迹，只见鱼雷箭也似地向“大风”号接近过来。舰上一片骚然。鱼雷的航迹向着军舰延伸过来，一部分从舰的右舷向左舷摆动。

紧张可怕的一瞬。

“咚！”一声沉闷的音响，舰体受到冲击，同时，舰桥的右舷一侧冒出了水烟。

被鱼雷击中了。

人们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可是“大风”号却依然显得若无其事，悠然自得地破浪前进。

“大风”号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对不惜以个人生命挽救军舰的慧星式飞机的飞行员再次表示沉痛的哀悼。

盐山策一技术大佐以造船专家的身份到“大风”号上来。他带着调查该舰实用价值的任务，被编到小泽部队的司令部里。该人没有固定的战位，因而能够最客观地了解到“大风”号遇难的情况。

鱼雷击中“大风”号时，盐山大佐曾跑到防御指挥所去。当时，兼作应急作业指挥官的内务长也在那里。一个水兵打开下面的人孔爬上来说：

“升降机室被打坏了”他说完就倒下了。

这时，舰内弥漫着挥发油的刺鼻的气味。飞机升降室上面是挥发油（海军内叫做轻质油）箱。可能是油箱的隔墙坏了。大佐跟内务长联系，调查了浸水区，在尽可能限制浸水区的同时，又在不危及舰内安全的条件下，打开舷窗和升降口以便通风，这样可以排出挥发油气体。

舰上有两台飞机升降机，其中离鱼雷命中点较近的前部升降机在载着第二攻击波的战斗机升起时，半途中忽然停了下来。看样子没有其他种危及军舰命运的破损，因此，为了发挥战斗力，最重要的是集中全力堵住飞行甲板的漏洞。

小泽中将已经下达了命令，身为应急修理指挥官的工作长尽一切可能收集应急木材，在已经停下来的升降机上搭起了跟飞行甲板等高的木架把从士兵舱里拿来的桌子堵在上面。这样才按照命令进行了修理，而且又不致于妨碍飞行。

盐山大佐为了向小泽中将报告这种情况，于下午2点前后到舰桥的作战室去了。那里集合了大部分幕僚，正在商讨各种善后对策。大佐报告完毕后坐了下来，从早晨到现在也没得休息，因此，想休息一下。

突然间发出一声巨响，作战室也被震动了，海图一类物品带着灰尘从屋顶上掉了下来，室内充满了烟尘。

在这以前根本没听到过炮声，大佐想这一定是大型飞机前来袭击，大型炸弹击中了军舰，于是戴上防毒面具跑出作战室。

跑到舰桥上一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空中连个敌军飞机的影子也没有，可是军舰不久前的高航速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军舰只是靠惯性运动。往甲板上一看，只见钢板鼓了起来。被人们看作该舰骄傲的飞行甲板也在中央鼓起老高。显

然是军舰内部爆炸了。舰两舷的高射炮和机关炮台上的炮弹都因为受震而爆炸了。四面八方腾起红红的火龙。可消防水管里一滴水也没有。看来全舰的动力源——机舱被打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向附近的驱逐舰求援最为有效。可是炮弹被引爆后连续爆炸，驱逐舰无法靠近受伤的军舰。

不一会，火焰包围了舰桥。幸亏事先准备好了水桶，用水救护的结果，小泽长官和舰长还勉强指挥一阵子，可是，这样的指挥终究不能持久。

这当儿，满身是血的通信长穿着一件破衬衣跑上来。据说他是好不容易从通信指挥室中逃出来的。他的部下在爆炸当时正在岗位上，有的被压死，有的受了伤，几乎无一幸免。

被人视为全舰心脏的机舱在爆炸发生以后毫无消息。机电参谋富永章中佐面容愁苦地说：

“机舱里的人说不定全都死了。”

飞行甲板、炮塔和机枪底座附近因为倒满了死伤人员，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期间，舰桥上也烟火弥漫，人们只好戴上防毒面具。小泽中将认为不可能在“大凤”号上实施指挥了，于是下决心改变旗舰。

从右舷放下了一条小艇，从伸向舷外的机枪座上放下了软梯。古村参谋长对小泽中将说：

“长官，请按我说的办吧。”

先是长官，尔后是舰队机电业务长，人们按资格顺序，一个接一个下到小艇上。

漏到舰外的重油燃烧起来，一片火海向人们袭来。全部幕僚登上小艇以后，转移到在附近等候的“若月”号驱逐舰

上去了。“羽黑”号巡洋舰开了过来，接着，人们又乘坐内燃机艇转移到“羽黑”号上去。

与此同时，“矶风”号驱逐舰横靠在“大风”号的舰尾处把“大风”号的舰员收容过去。“大风”号舰长菊池朝三大佐不愿离开军舰，后来，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大风”号的舰尾。下午4点半前后，“大风”号突然开始向一面倾斜，航速越来越低，后来，突然出现巨大的倾斜，在附近警戒的每艘军舰的舰员都向“大风”号敬礼，最后，在暮色苍茫中，“大风”号静静地沉没在塞班岛海水中了。

这时，“羽黑”号舰感到两次巨大的冲击。好象是被鱼雷击中了，可是舰内情况没发生任何变化。（原来是“大风”号舰内的深水炸弹达到一定的水深时爆炸了。）弄清事情原委以后，大家都放心了。

荟萃我国造船技术之精华的“大风”号就这么简单地沉没了。究其原因，乃是挥发油在舰内爆炸所致。汽油油箱被炸破，可燃气体进入舰内，而通风换气用的前部升降机又卡了壳，结果，舰内充满了可燃气体，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发生了火花，引起大爆炸。这是根据推论得出的结论。后来查明，在升降机上工作的工作长以下的人员全部抛到海上去了。

这次事故中，第六〇一航空队司令兼“大风”号飞行长的人佐俊冢中佐也跟军舰同归于尽。

六、对射程外战法的质疑

根据小泽中将的作战指挥预案，第一次攻击队实施攻击以后，有两条作战指挥方案。

一、如战果很大，则于翌日（20日）黎明逼近列岛线，再次进行空战，击溃敌军航空母舰群之大部。与此同时，派出游击部队将敌军歼灭。

二、如判明第一次攻击战果甚微，则机动部队应暂时向西面撤退，俟兵力与物资补充完毕之后，再次进行决战。

实际上，尽管计划中考虑到了用小泽部队本队中的第一攻击队再次实施攻击，但该部队夜间返航。因此，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一来，只能用残存下来的第二攻击波中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薄暮时实施攻击。然而，这一计划因为“大凤”号被击沉而未达到目的。

小泽中将直接指挥的大型航空母舰3艘中竟失去两艘，旗舰也不得不更换，最后，转移到“羽黑”号上以后，对各攻击队的战果进行了综合，确认战果不佳。于是根据第二条预案决定重新部署兵力。

接着，小泽中将下达了命令，要求分散行动的各部队务于翌日（20日）上午7点到达会合点，与此同时，对第一和第二补给部队也下达了按上述时间在会合点会合的命令。“羽黑”号通信设备不够完善，满足不了旗舰的要求，于是，第二天又准备把“瑞鹤”号做为旗舰。

当天日没后，前来向小泽中将报告的各航空战队的残余兵力如下：

一、小泽部队本队：战斗机15架、战斗轰炸机2架，慧星式1架，二式舰载侦察机5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2架、天山式7架，总计37架。

二、城岛部队：战斗机19架、战斗轰炸机19架、天山式8架，总计46架。

三、大林部队：战斗机6架、战斗轰炸机7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6架、天山式3架，总计22架。

四、栗田部队：零式水上侦察机18架、零式观测机6架、基地派遣的零式水上侦察机3架，总计27架。四个部队总共有飞机127架（其中舰载机为100架）。

从现有兵力来看，小泽部队如果单凭自己的兵力向占有优势的美军舰队挑战，那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要想打出好的战果来，就必须考虑同角田部队协同作战。

当天深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大将的司令部以参谋长的名义拍来电报说：

联合舰队参谋长致“阿代号部队”电
机密第一九二三五七号

兵力大致整顿完毕之后，应根据战斗情况进行追击战。

一、基地航空部队

（一）20日，通过飞机侦察确认敌情，八幡空袭部队火速向硫磺岛出动，第三空袭部队，第八空袭部队尽速向帛琉出动。

（二）21日，派飞机进行侦察，同时根据GF作字第一七九号电令攻击敌机动部队并向马利亚纳集中。

（三）22日，向马利亚纳集中兵力，并以此向敌机动部队发起搜索攻击。尔后，依战果之大小，在保持马利亚纳方面制空权的条件下继续作战。

二、机动部队

（一）21日，进行补给和兵力整顿，破损舰只送往内地，一部分航空母舰返回训练地（林加）。

(二) 22日,依情况出动,与基地航空部队协同动作,向敌机动部队发起反击后,飞行队派往陆上基地,在第五基地航空部队指挥官指挥下继续作战,航空母舰返回训练基地。

(三) 22日以后,随战况之发展,用大部分水面舰艇对塞班岛实行扫荡。

由此看来,情况与中途岛失败的情形颇为相似,多灾多难的6月19日就这样过去了。在昏暝的夜色中,各队的舰艇悄无声息地向着明晨会合点驶去。官兵们心怀第一天决战遭到的创伤,一心祈祷着武运长久。

至夜,天色放晴,晴空逐渐增大,夜半的群星似乎不知道地上的争战,象往常一样美妙皎洁。阴云笼罩的我们的前途只要象天空这样不见放晴,明天的胜利恐怕是难以期待的吧。

没有给予敌人以任何打击就在大洋上丧命的战斗轰炸队员,许多在己方基地上空无谓牺牲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直到牺牲前一直执行其掩护任务的战斗机队员……以最后决战为名,让这些人自觉自愿地送命,这虽然可以用当前战局严重加以解释,可是,人们的死未留下任何具体的东西来表明死的价值。

我心情烦恼,又一夜没有合眼。他们的本领确实不够高,可是缺乏训练并非他们的罪过。如果进行充分的训练,本领当然会提高。至于说当时敌人不容我军喘息,快速发动进攻,对敌人来讲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射程外”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有些叫人费解。这天首次战斗中我军所采取的射程外战法如果说纸上谈兵还是有其道

理的，作为一种战术，它可能很符合航空母舰空战的实际。不过，这指的是棋盘上的棋子走得步数得当的情况。

敌我之间距离有400多海里，在这样大的距离上，我方先杀出一枪，这样，我们就可以先发制人，无一遗漏地狠狠地打击敌军全部航空母舰，利用航空母舰的脆弱性，我们的目标是使其失去飞机起降的功能。结果，在敌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情况下，我军以全部兵力向其近逼，放开手脚，狠狠地打击，这一切就是射程外战法的实质。这虽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从战法上看，还是可能实现的。战斗中总要拼个你死我活，在一次决定胜负的航空母舰空战中，这种战法有时是可取的上策。问题仅仅在于要想达到目的，则必须有适合于此种战法的精锐部队。

部队宜按主将意图行事，从这一点来看，小泽部队还缺乏此种素质。行动能力本来是使用飞行队的基础，可是连这样一种素质也相当欠缺。连飞机在舰上起飞降落这样动作也老是叫人捏一把汗。天气稍有不佳，就连出动集合编队都不会组织，飞机竟然飞得稀稀拉拉。在大洋上导航不一定十分可靠，能否找到敌军位置，这是一个时刻叫人担心的问题，凭着这样的训练程度，慢说作战，就算是平时进行演习，也会有相当的牺牲。再说，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训练是在同敌军交锋之前进行的。说它水平怎样高都可以，然而实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十分困难的空战和鱼雷轰炸中，如果没

① 为了找到敌军的准确位置，我为第二航空战队的第一次攻击和第二次攻击准备好了前路搜索飞机，以便作为攻击队的耳目，有助于捕捉目标，遗憾的是搜索的效果没有用得上。搜索机发现目标，而攻击机却未能发现，这在以前是无法设想的。

有很高的训练水平是难以收到战果的。各参战部队的司令部不知是否清楚地认识到了飞行队的这种技术水平，如果认识到了，那就应该用航空母舰部队来弥补飞行队技术水平低的弱点，也就是说最好是让我舰队接近敌军，敌我之间的距离可以缩短到150—100—50海里。这样做就不是让敌人伤及皮毛，而是要伤筋动骨了。就算是敌我双方都伤筋动骨，拼死厮杀，难道不正是我们此次决战之初就下定的决心吗？这不正是所谓的“最后舰队决战”吗？

何况打仗并非唱独角戏。我考虑了一下当天敌军的情况。难道说是我方的射程外战法奏效了吗？要不然为什么一架来袭的敌机也没有呢？把我方攻击队的报告综合在一起一看，原来我攻击队都是在距敌军部队20到40海里的范围内，被敌军的由优势战斗机组成的警戒幕给拦截住了。这天，敌军放弃了对我舰队进行空袭，这也许是他们想采用一点迎击的战法吧？他们把雷达全部开动起来，集中使用全部舰载战斗机，凭着绝对有利的态势以逸待劳。而我军攻击队则为了运用射程外战法不惜远程而来，结果弄得疲惫不堪，这样，敌军就可以把我攻击队个个击破了。

这确实是合理的战法。敌人是不是要把我空中兵力引向己方巢穴，而后加以攻击，击败之后再从容出击呢？

好象是中了敌人的诡计。看来，敌人的才智高我一筹。如今大势已定，无可改变了。实行追击战的不是我们，而是敌人。说不定敌军从明天就将转入追击。明天，我们难免要遭受敌军的激烈的空袭了吧？……我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得出了上述看法。

无论怎么讲，今天的失败未免太惨了，事到如今，我再

一次研究了各种情况，看我这个航空参谋是否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小泽长官曾任海军大学校长，是一位在实战方面也负有盛名的海军战术专家。辅佐长官的参谋长以下官长都是历经战斗的有能之士。我发现有问题的是小泽部队的长官、参谋长、首席参谋、作战参谋（包括两名航空参谋在内），都是一些没有航空部队的实战经验的人。尤其是，除了航空参谋以外，再也没有一个航空专业出身的人。好在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少将和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少将是航空母舰舰长出身，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可惜，他们也不是出身于航空专业，这两支部队的幕僚当中，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其他人都从未参加过航空母舰战斗。

航空母舰对航空母舰的战斗确实“不容迁延”，是一战决定胜负的。它不象基地航空部队之间的战斗那样可以输了再打，转败为胜。正因如此，此种战斗必须事前做好周密的准备。小泽中将是一位考虑问题极为细致的人，他跟许多飞行人员一样，决不凭着主观臆测行事。无论是舰队活动，还是搜索敌情，尤其是飞机的攻击方法，每次采取行动之前他都要对各种数据一一计算，自己一下子拿不定主意时，他总要命令幕僚们反复研究。第一航空参谋青木武中佐和第二航空参谋田中正臣少佐两个人都是为小泽长官提供准确数字的细心人。反复进行图上作业也是小泽司令部的工作作风的具体表现。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仗，总是要人去打的。特别是航空战斗中，决定胜负的主要不是舰船，而是舰员和飞行员。极而言之，第一阶段作战以来我机动部队所取得的一次又一次

的胜利，无不是我精明强干的飞行队员建立的功勋。即使有时我军战斗指挥上有失算之处，但这种失算却靠我飞行队员的高超的技术而得到弥补。可是小泽部队的幕僚给长官提供的数字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人的因素了呢？

现在，我们可以举出中途岛海战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据说，在那次海战中，南云部队的侦察机曾从敌舰队上空通过，可是竟然没有发现敌人，如果确实如此，则一定要预先充分考虑到在我发现敌军之前，敌人就对我实行攻击的可能性。仅由一个人驾驶的舰载机，其最佳攻击条件是在其飞出后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这是最大的距离。而且，在确定这一条件时还要考虑到起飞以后的集合以及因气候条件而必须采取的迂回等行动。如果超越了这一条件，则无论多么熟练的飞行员也会感到疲劳，在疲劳的情况下，尽管有比较好的机会也会失掉。何况，在距离过大的情况下，由于敌军位置移动范围过大而难于发现敌人。从摆脱敌人的角度看，如果飞行员技术熟练，总还有摆脱敌人的可能，而如果缺乏训练，则就显得紧张被动了。我本人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前我飞行部队的训练水平曾提出过报告，我认为第二航空战队的攻击距离，慧星式应为300海里，九九式舰载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为250海里左右。可是，看来小泽部队的两位航空参谋谁也没有接受我的意见。

要是用我的尺度来衡量，敌我空母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好处说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当然，敌人方面因航空母舰较多而略高一筹，但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在此次你死我活的决战中敌人一定会得胜。小泽中将确实是处境艰难。我们这些航空业务人员要能多做一番努力，为小泽中将提出测量

飞行队能力的标准的话，战法也许要做重大改变的。就这一点来讲，我因为在航空母舰上工作时间较长而感到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讲责任感又有什么用呢？反正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辩解亦无济于事。我这个人对战争的残酷深有体会，对天空有一种恐怖感。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要求有坚强的作战指挥的基地航空部队由小泽中将指挥，而一战决定胜负的航空母舰部队由角田中将担任长官的话，情况就会好些。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这两位长官都具有担当这种任务的充分的实战经验。

小泽中将因为其乘坐的“羽黑”号军舰得不到必要的情报，把20日清晨搜索敌军的任务全部委托给栗田中将了。

20日上午4点30分，即日出前一个半小时前，栗田部队的4架水上侦察机一清早就向东方飞去了。

上午5点45分，即日出约15分钟以后，大林部队的6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也出发了，日出以前对水上飞机通过的地方再次进行搜索。

6点13分虽然我一架水上飞机报告说发现两架敌舰载机，而且其他水上飞机遭到敌战斗机的追击，但是，整个上午没有收到关于敌舰船活动的报告。

只是从帕劳起飞的水上飞机于上午11点20分发来报告说在帛琉群岛20°、540海里处发现敌机动部队，但从所处位置判断，该机所发现的应该是我军小泽部队。后来，在方位上做了5°的更正，于是确认上述发现的所谓敌军部队确实是小泽部队。

小泽部队各部队按原定计划于上午7时在同一地点会合后，开始给巡洋舰、驱逐舰补充燃料。

这一期间，小泽中将将旗舰由“羽黑”号改为“瑞鹤”号，时间是中午。

开战以来，机动部队中始终活跃的只有这艘“瑞鹤”号。这艘舰参加了中途岛海战以外的所有海战（珍珠港第一段作战、珊瑚海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南太平洋海战等），参加海战如此之多，可从来未中一颗鱼雷或一颗炸弹。始终同该舰一起活动的“翔鹤”号却曾在珊瑚海海战和南太平洋海战中被击伤，而且昨天终于结束了战斗生涯。“瑞鹤”号始终不离“翔鹤”号左右，可从来未遭到过意外。

小泽中将的将旗就是在这样一艘军舰上飘扬起来了。

在改变旗舰的同时，大林部队又派出3架飞机到东面去搜索。与此同时，为了慎重起见，“瑞鹤”号又派出了3架飞机去搜索此前由帕劳地区的巡逻机发现的机动部队的位置。

下午，事先出去进行搜索的栗田部队的巡逻机在我部队补给点东方约240海里附近相继发现敌我不明的飞机并拍回了电报。下午3点前后，似乎有敌军水上飞机在我附近活动。在很近的距离上可以听到声音，根据明码报文加以核对，可以看出敌水上飞机已发现了小泽部队的全部阵容。

小泽中将得知敌机动部队向我接近的情况以后，于下午3点20分停止补给，下令按320°航向（他认为这是最容易远离敌军的航向）急速避退。

在这以前，小泽中将根据丰田联合舰队司令部指导方针，将残存的飞机转移到“瑞鹤”号、“飞鹰”号和大林部队的两艘军舰上去，让“隼鹰”号、“龙凤”号和大林部队

的另一艘军舰在城岛少将指挥下返回吉马拉斯。

然而，在此种情况突变的时刻，大林部队却认为敌机必然前来袭击，于是决定在敌机攻击小泽部队之后，对敌机进行跟踪，以便对其航空母舰实施攻击，为此，命令由3架战斗机、10架战斗轰炸机和两架天山式飞机组成的攻击队及早起飞。

下午4点10分，我巡逻机发现在北纬 $14^{\circ}20'$ ，东经 $138^{\circ}30'$ ，“瑞鹤”号东方的200海里（大致相当于东京到京都间的直线距离）处有大约20架的机群，最后，在4点15分终于发回电报说，一支以两艘航空母舰和两艘战列舰为基干的敌机动部队正在向西航行。

小泽中将当时企图在薄暮时对这支部队进行攻击，并计划攻击之后回到马利亚纳基地，与此同时，命令栗田部队同水上飞机保持接触。

另外，为了通过夜战攻击敌机动部队，长官于下午5点下达了夜战的命令，为此，特命令除航空母舰和一部分驱逐舰外，大部分水面舰艇由栗田中将指挥编成游击部队。

接着，下午5点20分，为了进行业已计划好的薄暮攻击，又命令小野贤次大尉率领的鱼雷机队（3架天山式跟踪飞机、7架天山式鱼雷飞机）从“瑞鹤”号上起飞。

就这样，一场杀气腾腾的夜战越来越近了。

七、20日的战斗，“飞鹰”号被击沉

20日下午，城岛部队的“隼鹰”号根据小泽中将的命令准备将可以使用的飞机转移到2号舰“飞鹰”号上去。我跟

这些飞机的飞行员告别之后，到舰桥上去了。

下午4点，我感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向城岛司令官进言，希望他改变原方案，让轰炸机、鱼雷攻击机暂时到空中退避，凡能够使用的零式战斗机（有19架为掩护和防空飞机，7架战斗轰炸机）飞到空中进行警戒。司令官接受了这一建议，上述战斗机于4点15分急速起飞。

当时，城岛部队位于北纬16°、东经134°，塞班岛以西约700海里，大致在小泽部队的中央，离敌军部队最远。以“瑞鹤”号为中心的本队位于城岛部队的东北，处于大林部队3艘航空母舰外围的栗田部队位于其东南。每一支部队都接近城岛部队的视界极限。

下午5点25分，“瑞鹤”号从很远地方发现攻击队的飞机似乎在起飞。可能是小野大尉的夜间飞行组吧？好不容易发现敌军部队，攻击队也期望利用薄暮或黑夜进行攻击，可是在失去了“大风”号和“翔鹤”号两艘军舰以后，所能依靠的只有从“瑞鹤”号上起飞的少数鱼雷攻击机了。现在，大林部队中此前起飞的攻击队飞机正在着舰。夜战中，单座战斗轰炸机是没什么作为的。

城岛部队自昨夜以来就忙于修理，剩下来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攻击机加在一起也只不过十几架。而且这些飞机也因为飞行员缺乏训练，在敌机空袭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减小损失的消极对策，让飞机避开航空母舰，在上空飞行。

南太平洋海战中，同样是在如今这艘“隼鹰”号舰上，尽管反复3次派出飞机进行攻击，但当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派出更多的飞机参加攻击的问题，至于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问题则无须过多考虑。当时，飞机的可靠性是相当高的，在

“隼鹰”号迫降的“翔鹤”号、“瑞鹤”号和“瑞凤”号的飞机甚至常常补充燃料、炸弹和机枪子弹，这些迫降的飞机即使跟“隼鹰”号舰上的飞机一起攻敌，也未曾互相妨碍。可是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我们都处在打败仗的情况下，虽说困兽犹斗，可是单凭这些虽说完好，但却数量有限的飞机怎么能斗得起来呢？机动部队的战术，舰载的兵器和飞机，舰员的士气等都在随战争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可是唯独第一线的飞行员的技术却每况愈下，“要是他们的技术可靠的话，那有……”人们只能叹息而已。

“小野大尉，全靠您了。”我望着离舰飞去的攻击队暗暗送别说。

正好在这个当儿，雷达员发来了似乎有敌军编队向我接近的报告。距离很近，因为正好是在被烟囱给遮挡住的方向，所以一下子看不清楚。攻击队正要飞出视界以外的时候，小野大尉又向全军发出警报说：

“发现敌攻击队，向贵军方向飞去，17点28分。”因为通报对象是小泽部队本队，所以敌机可能从北面向我接近。

“各就各位。”

舰桥上的喇叭向舰内发出了紧急警报。因为在这以前就曾发出过警报，所以舰员都在战位附近休息，随时可以做好战斗准备。高射炮、机枪都一下子瞄向天空，按45°角等待敌机“光临。”

“隼鹰”号舰桥上，城岛司令官以下幕僚和“隼鹰”号的副长等人戴好了防毒面具，准备迎击来袭的敌军部队，站在舰桥罗经前面的航海长山崎誉少佐正在下达操舵的口令，

在舰桥最上部没有天遮的射击指挥所里，舰长泷谷清见大佐在指挥全舰。

花冈雄二副长通过舰桥棚顶上的传话筒向舰长报告说：

“就位完毕。”

就在他报告战斗准备完毕时，敌机已经向着右面的小泽部队和后面的栗田部队飞了过来。时间：下午5点30分刚过。

上述两支部队的大小火炮一齐开火。看来，城岛部队也逃不出敌机的眼睛吧。

我一看空袭已在所难免，于是马上从舰桥到观察所去。这个设在烟囱周围的观察所是对军舰上空进行观察的中枢，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挤满了观察人员和射击指挥所人员共60多人。正中央安装着雷达，前面，在舰桥的正上方是舰长的战斗兼射击指挥所。“隼鹰”号正向着西北航行，其后面是同型军舰“飞鹰”号，右后方是没有塔形舰桥的“龙凤”号，右前方是战列舰“长门”号，左前方是巡洋舰“最上”号，这5艘巨舰的周围是驱逐舰。这样就形成了轮形阵势。

“飞机！右30°，仰角10°，一二〇。”

“敌编队向我接近，高度5000。”

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发现飞机和飞机动静的报告。海军内部以千为单位表示距离，所谓一二〇指的是一万二千米。

观测大距离戴眼镜较为方便，可是一戴上眼镜，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我把方才戴过的7公分的眼镜放在右手里，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敌机在左右两舷分开，向着城岛部队

飞来。

“两舷机全速前进！”

舰长的号令一下，军舰冲破白浪向前开动了。

“敌机要攻击哪艘舰呢？”我咬紧牙关注视着敌机的动作。没等人们看到飞机下降飞行高度，敌机就突然实行俯冲轰炸了。在俯冲过程中，被轰炸的目标在俯冲开始前的机动是非常困难的，难就难在机动时机的选择上。机动过早，会被敌机钻空子，而机动过迟，则来不及回避。我这个靠俯冲轰炸机培养出来的人，此刻，内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战斗激情。

飞在前面的飞机好象把“隼鹰”号当作目标了，很快分成两队，每队9架。这一着妙极了，虽说是敌人，但应该承认，他们确实很高明。飞行员有一个习惯：一遇到某种不寻常的情况总要看看表。我的表正好指着5点50分。

“嗒、嗒、嗒……”

“咚、咚、咚……”

一直忍气吞声的机枪和高射炮现在一齐开火了。因为巨大音响的干扰，通信完全中断。敌机确实是把“隼鹰”号当作袭击目标了。现在正是实行回避的好机会。左上方的飞机动作有些过早，军舰要向右掉头。舰长在射击指挥所里大声喊道：

“左满舵！”

可是口令好象没有传到舰桥上去。

我一时忍不住，急忙跑下梯子到舰桥上去。

“航海长，左满舵！”

正在我喊叫时，突然听到“咚！”的一声巨响，接着，

又是“咚、咚、咚”的令人可怕音响。

在爆炸声中，舰体开始摇动了。舰桥上的人们一齐蹲下来。距海面20多米高的舰桥一时被水柱包围了。舷窗的玻璃碎片乱飞，棚顶上的东西掉了下来。军舰好象要一时停下来。水柱林立的结果，前方模糊不清。敌机继续轰炸。

我也忍不住在甲板上找个地方藏起来。炸弹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也不会受到人们的喜欢。

航海长通过传话筒向操舵室下达操舵口令，“左舵！左舵！”他连连喊叫不停。

过一会，我抬起头一看，只见城岛司令官一个人坚毅地站在舰桥上。城岛司令官在珊瑚海海战中，曾任“翔鹤”号舰长，军舰曾被击破。战争是实际，而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里，胆量、责任感和经验很重要。

这回来袭的是鱼雷机，飞得很低，几乎贴近海面。美国人也很有勇气，经过几番回避之后，我抬起身子一看，只见位于“隼鹰”号右前方的“长门”号将其40厘米的炮管按水平位置进行射击。战列舰的巨炮跟航空母舰的小炮毕竟不同，刚听到它那沉闷的炮声，首先飞到的两架鱼雷机立刻化为乌有了。钻过火力网发射鱼雷的有四、五架飞机，由于“隼鹰”号巧妙的回避和“长门”号以及其他军舰的拦阻性射击，敌军大部分飞机向着2号舰“飞鹰”号飞去，另一部分向着3号舰“龙凤”号飞去了。

“隼鹰”号上空已经没有敌机了。这时，为了慎重起见，问了一下舰桥上观察所，看有没有敌机，可是没得到回答。

“这是怎么回事？”

一想到这里我才吃惊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右后方的通信参谋植村少佐头上鲜血直流，纯白的军装都染红了。我身后不远的地方一个信号兵倒在血泊中。值班航海长看到这种情况说道：

“完了！”

他嘟哝这么一句以后再没有说什么。舰桥后面的人几乎不是负伤就是牺牲，完好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当时因为弯下身子而平安无事，看了下司令官身边情况，似乎没什么异常。只是司令官的眼镜被打碎了一点。

“眼镜当了我的替身哟。”司令官一面用毛巾擦他那被海水溅污的脸，一面小声对我说。

“舰长！”

副长忧虑地通过传话筒向着上甲板喊道。

“喂，我在这里。”

舰长平安无事。

我担心敌机再次来袭，向司令官敬了一个礼以后，想到观察所去。

我方才从上面下来的阶梯上面流着好多血。我上到阶梯中央部分，头跟了望台平齐时，突然一下子停住了，我方才呆过的地方如今已没有落脚的地方了，信号兵们横三竖四地躺着，有的人眼镜耷拉着，有的人仰面躺在地板上，有的人脑袋打掉了一半，有的面目模糊，无法辨认。我痴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一时感觉到的并非什么悲惨，而是象在做一场噩梦。

方才还在舰桥上报告敌机动静的声音，如今，再也听不到了。一般说来，拼死战斗，以身殉职的战士们，其形象都

是被描绘得很美的，可是实际上，这远比语言和文字给人们印象残酷得多。

敌机刚攻击完“隼鹰”号又来攻击“龙凤”号，“龙凤”号好象巧妙地避开了攻击，然而“飞鹰”号却停止航行，冒出了大量黑烟。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由于军舰倾斜的结果，2号舰露出了红色舰体。看到这种情景我这才意识到“飞鹰”号无可挽救了。

“隼鹰”号依然全速向西北航行。命中了两颗炸弹，由于弹片和爆炸气浪的杀伤，观察所上面，烟囱附近的信号员和其他人员一共50多人瞬时丧命。此外还有6发近弹，舰桥后面的高射炮台和左舷机枪座等都被炸坏，死伤者数十人。舰上的飞机起降装置亦被炸坏，甲板也炸出个大洞。结果，飞机也不能起降了。

万幸的是没有出现有碍于军舰战斗航行的故障。

“司令官，‘飞鹰’号怎么办？”我问道。”

“好，我们去看看去。”城岛少将毫不犹豫地向舰长下达了掉转航向的命令。

舰桥上的一部分人担心跟“飞鹰”号同归于尽，因而表现出不大同意的样子，可是司令官的责任感和他对部下的信任毫不动摇。

薄暮时，旗舰“隼鹰”号接近了“飞鹰”号。这两艘舰都是由商船改装的，其抗破损能力比一般军舰小得多。从倾斜度很大这种情况来推断，可能是水线以下部分被鱼雷击中了。因为舰体倾斜，飞行甲板也清晰可见，上面没有破孔，这说明没有被炸弹命中。根据预先规定好的军队部署，前川万卫中佐指挥的“滨风”号驱逐舰在“飞鹰”号周围进行警

戒。

敌机还可能前来袭击，对于因损伤而不能行动的“飞鹰”号除了拖曳外毫无办法。城岛少将系航海专业出身，在这方面，他是专家，因此遇到眼下的情况他可以当机立断。

这时候，为收容飞机而开了过来的“瑞鹤”号上的小泽中将通过发光信号下达了命令：

“部队火速向西北退避。”

城岛少将看到“飞鹰”号已经无法救护，于是命令驱逐舰对“飞鹰”号施行警戒并救护该舰舰员，尔后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下令改变航向，向西北航行了。

战斗开始时起飞离舰的飞机在日没前后回到军舰上空，“隼鹰”号和“飞鹰”号两艘舰都已负伤，飞机无法着舰，一部分飞机勉强在“龙凤”号上降落，大部分在军舰附近的海上迫降，暮色苍茫的海面上到处水烟腾起，“轰轰”战斗机和攻击机在海上降落，驱逐舰和潜水艇冒险停止航行，前来救护遇难的舰员。

我眼含泪水从“隼鹰”号甲板上凝视着无谓损失的飞机，所关心的是飞行员的安全。

据推算，这天前来袭击小泽部队的敌机，从下午5点30分开始，大约一小时之内，有130到150架。

其中，袭击小泽部队的约50架，袭击城岛部队的约40架，袭击栗田部队的约20架，袭击补给部队的约35架。据报告，被我军在空战中击落的敌机约40架，被我对空炮火击落的约20架。据认为城岛部队的战果不大。

我军损失是：“飞鹰”号、“玄洋”号、“清洋”号沉没，中弹破损者有“隼鹰”号、“瑞鹤”号、“龙凤”号、

“千代田”号，战舰“榛名”号、巡洋舰“摩耶”号、供应舰“速吸”号。沉没和破损舰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飞鹰”号因遭到鱼雷轰炸机的联合攻击，命中一条鱼雷而失去航行能力，漂流中又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被一条鱼雷击中，结果舰内燃起大火，无法抢救，于下午7点32分终于沉没。位置在塞班岛以西约730海里处。

二、“玄洋”号因航速低航行于小泽部队的末尾，遭到敌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受到3颗至近弹爆炸的结果，机械被严重炸坏，舱内进水，舰失去航行能力。因为不可能排除故障，最后舰员离舰，放弃舰体，并由警戒驱逐舰“卯月”号将其击沉。

三、“清洋”号跟“玄洋”号一起行动中因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而起了大火，放弃舰体后，由警戒驱逐舰“雪风”号的鱼雷将其击沉。

四、“瑞鹤”号舰桥后方直接中弹1颗，其他部位被6颗至近弹击伤。另外，可能因遭到敌俯冲轰炸机的机枪扫射的结果仓库起火，虽曾一度濒于危机，但因灭火有效而未发生严重事故。飞机的起降和战斗航海性能均未受到影响。

五、“隼鹰”号烟囱附近有两颗炸弹直接命中，其他部位被6颗至近弹击伤，虽飞机不能在其上起降，但军舰本身未失去战斗航行能力。

六、“龙凤”号因受至近弹打击而出现小破损，但军舰的战斗航行和飞机起降性能未受影响。

七、“千代田”号后甲板直接中弹1颗，其他部位被至近弹打伤，弹药库进水，需要修理，飞机起降困难，但当前仍可坚持战斗航行。

八、“榛名”号后甲板直接命中炸弹1颗，其他部位被至近弹击伤，弹药库进水，需要修理，当前仍可坚持战斗航行。

九、“速吸”号被直接命中炸弹1颗，至近弹2颗，舰遭到小破损，但仍能坚持战斗航行。

这天，人们寄予希望的小泽部队的唯一的攻击队——小野大尉率领的薄暮攻击队虽然到达了预定地点，但未发现敌人。夜间搜索中，因视界不良，有两架飞机坠落。其余飞机于下午9点53分返航。因没有找到“瑞鹤”号舰而在驱逐舰“朝云”号附近迫降，飞行员被救起。

此前不久，在敌机前来空袭前，栗田部队接到进行夜战的命令之后，在空袭高潮中开始出击，但因为薄暮攻击队未发现敌人和遭到敌机空袭，到第二天能够使用的舰载机数量大减。下午9点小泽中将给栗田部队下了命令：

“如夜战无望，可速向西北退避。”

栗田中将断定夜战没有希望，于是改变航向，尾随小泽部队向西北航行了。

在这以前，小泽中将收到的关于各部队可能使用的飞机数如下：

一、小泽部队本队：战斗机4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1架、彗星式机1架、天山式机1架，总计7架。

二、城岛部队：战斗机11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式机1架，总计17架。

三、大林部队：战斗机2架、战斗轰炸机3架、九九式舰载攻击机4架、天山式机2架，总计11架。

四、栗田部队：水上侦察机4架、观测机6架、基地派

遗机 2 架，总计 12 架。以上各部队的飞机总数为 47 架，其中舰载机 35 架。

20 日战斗中损失的飞机有：舰载机 65 架、水上飞机 16 架。

八、20 日夜，终于放弃“阿代号作战”

在广岛湾内坐镇旗舰“大淀”号的丰田大将一直注视着当天战斗情况，鉴于小泽部队业已丧失决战能力，乃于下午 7 点 45 分下达了如下命令：

“机动部队应根据当前情况伺机与敌军脱离接触并按指挥官命令行动。”

接着，联合舰队参谋长又给小泽中将发来电报：

“近击战暂停，尔后，依战况重新发动。”

小泽中将决定调整兵力，当天夜里向第一、第二补给部队下达了向冲绳岛的中城湾集结的命令。

翌日（6 月 21 日）晨，依然天气良好，海面平静。这天早晨，位于小泽部队最后的大林部队因同敌机接触，行动比预定时间晚了 1 小时。该部队于上午 6 点 20 分派 4 架舰载攻击机在小泽部队后方， 90° 到 180° 之间 350 海里范围内进行了搜索。这些飞机在 10 点 40 分发现一架敌舰载机。此外，未发现任何敌军舰船。

上午 7 点，小泽中将给各分散部队下了命令，要求航空母舰部队返回冲绳。栗田中将率领的游击部队返回吉马拉斯。当时，栗田部队的驱逐舰上燃料很少，在大洋上加油又有危险。有鉴于此，中将于下午 3 点 45 分改变了命令，要全

舰队暂时开往中城湾。

及至完全不必担心敌机空袭的时候，天气逐渐变坏了。整个上午小泽部队一直跟敌人机动部队、舰载机和水上飞机战斗，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状态，如今官兵们一经摆脱了敌人，过去几天的往事就象铺天盖地的黑云似地突然从人们心中浮起。

我站在“隼鹰”号的舰桥上环顾了一下四周，过去两年中跟“隼鹰”号形影不离，一直一起活动的“飞鹰”号已经彻底消失了。据说横井俊之舰长在海上漂流时被驱逐舰收容，可是我的那些熟悉的舰员们命运怎样呢？留在关岛、罗塔岛基地的飞行员们如今一定还在艰苦奋战吧？

因为一直进行战斗，“隼鹰”号观察所上死者的尸体大部分没有得到收拾，依然留在原地。

我左思右想，感到前途无望，走下舰桥，在飞行甲板上走了一圈。桅竿索被炸断，垂了下来。舰体到处都是弹孔，真是遍体鳞伤。看到这些新的伤痕，我内心里又产生新的感慨。我想起了军舰驶出塔威塔威时，小泽中将的训示。

“……如此次作战达不到预期目的，则水面舰艇将失去其存在意义……”

这句话已深深印在我的头脑里了。

这次作战被人们称之为“最后的舰队决战”或“皇国兴亡所系之战”，可是小泽部队竟毫无作为地离开了战场。

今后的战局将会怎样呢……

日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回顾一下过去数日的战斗经过，所谓天启神助的说法对我联合舰队是毫无意义的。自明治以来，“大日本帝国”

的命运如今也阴云笼罩，时至今日，岂非如同日薄西山了吗？

翌日（22日）气候益加恶化，最后下起雨来，这给小泽部队的官兵进一步增添了忧愁。

当天下午1点，以栗田部队为先头部队的小泽部队直属队和城岛部队开进冲绳岛南岸的中城湾。入泊结束时，已时过3点。

进港以后，立刻开始转移舰员，“大凤”号和六〇一航空战队的乘员向“瑞鹤”号转移，“翔鹤”号舰员向巡洋舰“摩耶”号转移，“飞鹰”号舰员向“隼鹰”号转移。

下午11点，丰田大将拍来电报，命令小泽部队全部返回广岛湾。翌日晨，小泽部队从停泊地出发，下午6时进入柱岛泊地。多灾多难的小泽部队就此结束了作战。

“阿代号作战”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九、美军作战情况

据记载，6月15日以后，美国舰队采取了如下行动。

“日本舰队出击之目的在于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战斗。6月15日，美国第五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收到报告说：敌军由航空母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编成的大部队开始出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援救马利亚纳之地面部队。该方面美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攻占马利亚纳群岛，因此，水陆两栖作战的目的在于不惜任何牺牲，亦须打退敌军之干扰。斯普鲁恩斯有一个将作战行动发展成为菲律宾海战的计划。”

“斯普鲁恩斯当然要忠实地执行其基本使命。因此，他

虽然在马利亚纳西方采取攻势，但其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不会出动到很远的地方，即不会因为对付日本军队可能进行的迂回攻击而无法完成掩护我水陆两栖部队的任务。”

“为了防止此种威胁，向西面派出了部分快速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航空母舰于6月15、16两日攻击了硫黄岛和父岛的日本基地。向北面发动攻击的我飞行队击毁了敌军在空中和地面的飞机，炸得建筑物起火并烧毁了弹药和燃料场，使上述基地一时失效，封锁住从两岛起飞的飞机。参加北方攻势的部队接受任务在塞班岛西方集结，炮击塞班岛驻军以掩护我军部队。”

“6月19日，开始同日本舰队交战，19日的战斗明显地分为两场空战，一是从航空母舰出发的我军飞机同为了装载燃料和弹药而企图在关岛和提尼安机场着陆的日本飞机在关岛上空进行的空战，另一场是敌军飞机长时间对斯普鲁恩斯上将的舰队进行大规模攻击的空战。当天战斗的结果是：545架敌机中有402架被击毁，而我方仅损失飞机17架，军舰只有4艘被击毁。”

“敌军因丧失大型航空母舰舰载机而无法使用飞机对塞班岛实行空袭，而我军基本完成使命，为同敌舰队作战而向西出动。20日晨，派出飞机实施侦察以寻找敌舰队所在位置。正午时，侦察机开始跟踪敌舰队，一支大型攻击队从航空母舰上出动。当天将近日没时分，敌军位于西面很远的地方，我军在续航力所允许的最大距离上进行了空袭。”

“敌军2艘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1艘油船被击沉，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油船遭重创。我方被敌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飞机16架，驾驶

员困难于找到航空母舰位置，有许多人驾机在黑暗中着舰。有73架飞机因燃料耗尽和着舰时撞击而毁掉。在我舰队附近着水的飞机，有百分之九十在黑暗中被巡洋舰和驱逐舰救起。我军给日本舰队造成巨大伤亡，排除了敌人对塞班岛作战的干扰，从这一点来看，我军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从20日夜到21日，敌军连续撤退。21日经过搜索判明了敌舰队的位置，但前去攻击的飞机却未能发现目标。斯普鲁恩斯上将的主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从马利亚纳水域出击，因此，21日夜，由于出击距离过大而放弃追击。我军经过菲律宾海战挫败了日军加强马利亚纳作战的企图。从此以后，我军攻略作战未再受到敌军干扰。”

第十章 “阿代号作战”之后 的日本机动部队

“阿代号作战”失败之后，我国机动部队一时名存实亡。尽管如此，在小泽中将指挥下，机动部队仍进行了微小的改编，在残存的航空母舰的基础上加入了新造的航空母舰之后，到10月1日，第三舰队建立了如下的编制：

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古村启藏少将）

“天城”号、“云龙”号、第六〇一航空队。

第三航空战队（小泽中将直接指挥）

“瑞鹤”号、“千代田”号、“千岁”号、“瑞凤”号、第六五三航空队。

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千秋少将）

“日向”号、“伊势”号、“隼鹰”号、“龙凤”

号、第六三四航空队。

第十战队

“矢矧”号、第四驱逐舰队。

这些舰只中，“天城”号和“云龙”号（皆由飞龙型改装而成）是8月中旬刚刚竣工的军舰，一时尚不能用于作战；“日向”号和“伊势”号是中途岛海战以后将战列舰的后部加以改装的军舰，用来作航空母舰的可能性很小；而“隼鹰”号和“龙凤”号用于向台湾和菲律宾方面运输，因而不可能指望其用于作战。

三个航空队在“阿代号作战”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中又补充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新手，这样一来，机动部队就更显得虚弱了。

这一期间，敌军于9月中旬相继在帕劳和莫罗泰岛登陆，开展了下一期的攻势。

10月10日，敌机动部队开始袭击冲绳，紧接着又在10月12日以后分别袭击了台湾和马尼拉。

据报告，当时部署于九州南部、冲绳、台湾方面的由福留繁中将指挥的第二航空舰队对敌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取得相当的战果，根据这种情况，丰田大将命令内地可以动用的全部海军航空兵对败走的敌军实行总追击。小泽部队的大部分飞行队也受命参加这一攻击战，而航空母舰却从冲绳转战到台湾。^①

此次大骚动之后，敌军于10月17日在中部菲律宾的苏禄

^①这次攻击尽管一再奏起军舰进行曲，但仍然是虚张声势。战后判明，美军舰只只受到轻微损失。因为飞行员业务不熟练，误把我军飞机被击落时的火光看成敌舰被击沉，因而，战果被过分夸大。

安島登陆，10月19日，敌攻略部队终于在莱特岛登陆。由此，菲律宾方面就面临危机了。一旦敌军在菲律宾站住脚跟，仅凭大型飞机就可以切断南方资源的大动脉，日本将丧失生存的能力。

丰田大将根据原先的迎击计划，决心再次投入残存下来的全部海军部队，粉碎敌军的进攻。他命令此前在林加泊地进行训练的，由栗田中将率领的第二舰队（以“大和”号和“武藏”号为主）出击，由志摩中将率领的在奄美大岛补充燃料的第五舰队火速向这方面出动。

小泽中将为了策应这两支部队突入莱特湾，应将美军机动部队诱至菲律宾北面。为此，中将亲自率领第三、第四航空战队（“日向”号、“伊势”号、“大淀”号、“多摩”号以及临时由其指挥的第十一驱逐舰战队（轻巡洋舰“五十铃”号、驱逐舰“桐”、“桑”、“杉”、“栢”、“霜月”、“初月”、“秋月”、“若月”），于10月20日出丰后水道，向菲律宾东方海面出击。这时，除了向台湾出动的飞机外，能集中起来的只不过战斗机52架，战斗轰炸机28架，舰载轰炸机7架，舰载攻击机29架，以上合计共116架而已。

小泽部队中由小泽中将亲自率领的，以“瑞鹤”号、“瑞凤”号、“伊势”号为基干的部队和松田少将率领的以“日向”号、“千岁”号、“千代田”号为基干的部队分成两支部队活动。这两支部队虽然完满地完成了牵制任务，但己身的损失亦相当巨大。

10月25日，上午8点刚过，上述两支部队遭到敌军大编队舰载机的连续攻击。结果，“瑞鹤”号、“瑞凤”号、

“千代田”号、“千岁”号航空母舰被击沉，轻巡洋舰“多摩”号被炸伤之后又遭到敌潜水艇的攻击，最后终于沉没。其他舰船亦被重创。

当天，大部分舰载机在攻击敌航空母舰后接到在菲律宾基地着陆的命令，但因为业务不熟练，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不知所施。大西泷次郎中将率领的菲律宾基地第一航空舰队实行了以飞机撞飞机的攻击法，即不得不组成神风特别攻击队。从这一做法也可以想象出当天战斗之激烈。

另一方面，在莱特近海上，除了离开栗田部队单独行动并最先突入莱特湾的（由西村中将率领）“扶桑”号和“山城”号以外，栗田部队和志摩部队官兵都在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进行决死战斗，但结果还是成了无谓牺牲。最后，无法坚持，只好撤退。

至此，日本联合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已完全丧失了有机的活动能力。

这次海战再次证明了在现代海战中，没有航空母舰部队伴随，战斗的结果将是十分悲惨的。

从此以后，我军航空母舰就再也没有携带飞机作战了。这种具有巨大容积的浮动舰只只是用来完成几次运输任务罢了。及至昭和二十年，这些航空母舰竟然苦于无藏身之地，被美国舰载机作为打击的目标，供美国飞行员开心罢了。

日本海军自建军以来，曾建造了“凤翔”号、“赤城”号、“加贺”号、“龙骧”号、“苍龙”号、“飞龙”号、“瑞凤”号、“翔鹤”号、“瑞鹤”号、“祥凤”号、“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千代田”号、“千岁”号、“大风”号、“云龙”号、“天城”号、“葛城”

号、“信浓”号等20艘航空母舰，战争结束时还有未建成的“笠置”号、“阿苏”号、“生驹”号、“伊吹”号4艘航空母舰。另外，还有辅助航空母舰“大鹰”号、“云鹰”号、“神鹰”号、“海鹰”号、“冲鹰”号5艘。

其中最大的是由“大和”型3号舰改装成的“信浓”号，该舰的排水量为68000吨，水线长度256米，航速27节，昭和十九年11月19日（莱特海战之后）于横须贺竣工，第一次在外洋航行时，遭到美国潜水艇的攻击，在纪州海面沉没。

“云龙”号于昭和十九年12月19日，在中国东海被美国潜水艇击沉，

到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止，建成并残存下来的航空母舰只有“凤翔”号、“隼鹰”号、“龙凤”号、“天城”号、“葛城”号5艘而已，而且这些残存的舰只也全被击伤，无一完好，

第十一章 失 败

一

因为失败而备加责难并非明智，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确实是至理名言，我想，对失败的后果加以回顾并非无所裨益，当然，笔者并非对何人加以影射，更不是对某氏怀有怨尤，只是以机动部队作为思考问题的中心，就我战时之所想、所见、所闻之事实如实记载，以作为此书之终结。

太平洋战争是在空中进行的战争。开战之初所取得的胜

利主要应归功于海军航空兵的积极活动，而中途岛以后所遭到的失败则因我国海军航空兵萎靡不振所致。

陆军作战指挥机关曾经指责说瓜岛陷落，塞班岛失陷，究其本因莫不是海军航空兵作战不力。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身为海军人员也不得不坦率承认。

情况确实如此，可是对问题一直看得很清楚的陆军为什么在作为太平洋战争第二和第三转折点的瓜岛决战和塞班岛决战中连一架陆军飞机也没有出动呢？

太平洋战争中我军初露破绽是中途岛海战，形势恶化始于瓜岛攻防战的失败，而气息奄奄则始于塞班岛决战的败北。如今，这一事实是国人尽人皆知的。即使在作战当时，陆海军首脑机构也对此了如指掌，也正是为了如指掌才不惜流血牺牲，连续苦斗。

也许有人会指责说太平洋岛屿作战是由海军承担的。不错，海军的确承担了内南洋和外南洋的防卫任务。但是，既然这一地区是敌人的主反攻正面，是决定整个战局命运的决战战场，那么国防军就应该成为一体，如同一驾车的两个车轮，两者缺一不可。

基于上述理由，陆军运送了地面部队。既然运送了地面部队，那就没有理由不运送航空部队。何况太平洋战争是空中之战，对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这方面的航空作战可能完全交付给海军承担了。如果确系如此，那么在飞机生产投资上为什么要主张陆海军平分秋色呢？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马利亚纳海战以后，我被调到大本营任海军参谋，当时，除了航空作战之外，还兼任部分航空军备任务，根据我

当时调查的情况，从昭和元年（1911）到昭和二十年（1935）8月，我国生产的飞机总数为：陆军飞机41450架，海军飞机40750架，总计为82200架。从数量上看陆军超过了海军。作为国防军整体的这一半在瓜岛和塞班岛决战中并没有协力作战。

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第一次转折——中途岛海战中，基地上的许多陆军飞机协同海军袭击南云机动部队。南云部队跟美国陆军飞机周旋中虽然将大半敌机击落，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苦于敌陆军飞机的纠缠而让美军机动部队的海军飞机轻而易举地钻了空子。

美军陆海军的航空兵在作战中确实配合得十分默契。美军有压倒优势的生产能力作后盾，而且兵力又使用得十分充分。面对如此强大敌人的我国海军航空兵，在本来就已相当薄弱的飞机生产方面却要跟陆军平分秋色，这样一来，与美军打仗焉有不败的道理。

陆军的航空兵可能是用来对付第一假想敌国苏联的。但是，无论怎样讲，当前是在同美国打仗呀，在这场战争中我军在面临溃败的情况下，对于尚未与之开战的苏联暂时表示一下温和恐怕是不无道理的。如果确实这样做了，那么，对于战争就不会持那种很不严肃的态度了。时至打了败仗的今天，日本人捶胸顿足，悔恨莫及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日本海军是不是过分逞强，夜郎自大，而对重大战机不愿寻求陆军的协助呢？恐怕情况并不尽然。

二

第一次攻击瓜岛遭到失败时，当时刚从南云部队调到第

十一航空舰队任航空参谋的源田实中佐曾提出一种建议：在夺回瓜岛作战中，要将约1000架的陆海军战斗机集中于瓜岛方面，将这些飞机分成三个梯队，经常以300架飞机为单位轮番作战，在这些飞机的掩护下强行运送部队和装备。军令部对这一方案亦表示赞许并曾要求海军方面派出500左右架飞机，陆军方面要对此给予支持和合作。但这一提案却遭到参谋本部主管航空业务的K中佐的强烈反对，甚至折衷方案亦无法通过。陆军没有战斗机吗？否，当时，陆军的战斗机主力部署于满洲（中国之东北）。事后不久，源田中佐调任为大本营的航空参谋，该氏满怀热情地反复进行交涉，但始终未达到目的。

“阿代号作战”终未成功，小泽部队最后败退。大本营海军部鉴于马利亚纳失陷之后，日本本土将全部暴露于B-29空袭之下（B-29于6月15日夜第一次从中国基地出发空袭了北九州），因此认识到，必须尽一切努力将塞班岛夺回，当时的具体设想是：如能将我军当时约百架的战斗机部署于陆上基地，则即使对付敌军的一个航空母舰群我方也有胜利的把握。因此，要分两次在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各部署100架飞机，总共投入飞机300架，3次击退敌机即可达到预期目的。尔后，再派遣150架乃至200架飞机以保障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这样，夺回塞班岛也许可能实现。当时，还曾提出在总共750架乃至800架飞机当中，450架由海军承担，其余部分由陆军分担，用航空母舰将陆军战斗机运到琉黄岛（海军飞机飞到琉黄岛），但是这一方案亦未得到陆军同意。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乃是因为当时陆军方面东条参谋总长等人已下定决心要在本土决战。鸠田军令部长窥测出陆军的此

种意向，于是，对上述方案未采取积极态度。当时，陆军战斗机之主力部队仍部署于中国大陆，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那么，陆军为什么老是不愿派出飞机呢？要想解开这个谜，关键是一个“海”字。

从瓜岛争夺战到塞班岛决战这一期间，大半天我是在特鲁克、腊包尔、所罗门、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等基地度过的。当时，派往腊包尔的陆军飞机曾计划先用航空母舰运至特鲁克，尔后，再从特鲁克空运至腊色尔。有一次，用这种办法曾运送过大约30架战斗机。其中第一批的9架飞机在海军机引导下，轻易地到达腊色尔。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其余的飞机在没有海军飞机引导下，勇敢地单独飞行了。结果，9架飞机虽然好不容易飞到新英格兰岛南部，但因为迫降而造成机体严重破损，其余9架据说下落不明。

实际上，对于陆军飞机，特别是小型陆军机，大海是比敌机还要凶恶的大敌。

昭和十八年年末，我所在的部队曾在新加坡方面进行训练。当时，我应陆军第三航空军的邀请飞往仰光，目睹了泰国和缅甸方面的陆军航空部队的状况和空战的情况。另外，我还有机会了解到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菲律宾、台湾方面的陆军航空部队的概况。结果，陆军飞机毕竟是陆上的飞机，在陆上训练，不可能在海上使用。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看到在新加坡不分昼夜进行训练的航空母舰运载飞机之后，曾十分感慨地对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少将说：

“我想，如果陆军飞机也象阁下飞行队这样不分昼夜地训练就好了，我只是因为来到这里才第一次看到夜间飞

行。”

寺内元帅还给我这个年轻后生让座说：

“有贵队在此地驻扎我就有恃无恐了。”

元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按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我们要听从他的指挥。

有一次，我曾经去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上的达沃。这里的机场从整体上讲是倾斜的，而且屡有起伏，宽度小，飞机起落相当困难。可是从内地向新几内亚转场的第四航空军的陆军飞机非要把此地作为中转基地不可。当地的第三十二海军根据地队的首席参谋河内中佐曾对我讲过如下的话：

“我到这里已经一年了，一年来，在这里起飞降落的陆军战斗机竟有百分之三十发生事故。照此下去，从内地出发的飞机大约有一半不能到达新几内亚前线。”

“海军飞机怎样呢？”我问道，

“为数不多，至多也超不过百分之二、三。”他回答说。

海军飞机一定要在狭窄的飞行甲板上起飞降落，学会此种飞行技术的海军飞机确有其高明之处。

三

海！这是日本陆军飞机在使用方面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

陆军上层持何种态度姑且不论，当时的陆军飞行员却是十分认真的，非常想对敌舰实施攻击。在这个问题上，海军内部当然是不会不同意的，既然自己的孪生兄弟陆军飞行员

有此种要求，那就让陆军飞行队在海军部队指挥下进行训练好了。昭和十九年2月1日对此做出了决定。

起初是第一航空军所属第九十八战队，尔后是第七飞行战队的丙重轰炸机战队编入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角田中将所属的部队。角田中将将丙战队交由第七六一航空队司令松本中佐指挥，在鹿屋航空基地进行鱼雷攻击训练。在进行鱼雷攻击之前要先在大洋上飞行，特别是要进行夜间洋上飞行训练。

经过6个月的正规训练的结果，上述陆军飞行队成了海军的第一流的鱼雷机队，同海军飞行队相比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已经是塞班岛之战结束以后的事了。

大多数上述陆军飞机都是陆海军飞行员混合搭配，统一编组的，这样就可以发挥一机多能的特点。副驾驶员和报务员多为海军人员，这样一来，既非海军，亦非陆军，大家都是飞行人员。每当我心情高兴地看到我陆海军飞行员专心致志地进行训练时，总要想到：“如果陆海军的上层也能这样和睦相处就好了。”

海军由于接连不断地艰苦作战的结果，老练的飞行员几乎所剩无几了，而陆军内部老飞行员却远较海军为多。正因如此，经过一番训练之后，陆军的飞机可望有着比海军飞机更大的战斗力。

当然，既然都是日本人，陆海军飞行员应该是不分彼此的。陆军飞行员此前好比是瑰宝而弃置不用，在塞班岛决战中陆军未派出一架飞机参战，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这个问题可暂且不谈，至于说在海军内进行海陆合训的陆军飞行员则当作别论。这些人后来接到陆军将其调回的命令。

令时，竟然热切地希望留在海军航空基地，战队长还赴京到参谋本部当面进行谈判。后来，虽然海军的这种作战指挥机构撤销了，但是海陆军飞行员协同作战这种形式却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

居住在陆地上的人对海怀有恐惧心理，对于海，见而生畏乃是陆地上的人们的本性。这一点不限于我国陆军，希特勒的纳粹空军同样有这种情况。在英国战斗机进行防卫战时还可以理解，可是在德国空军占有优势的时候，其飞机也不敢飞越仅60海里的多佛尔海峡，竟然容许英国舰队在英国近海上活动。而在距法国海岸并不太远的海上进行的英德海战中，德国飞机看着“俾斯麦”号战列舰遇难也见死不救。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曾经因击沉“俾斯麦”号军舰而兴高采烈的英国战舰“威尔斯亲王”号连同其僚舰“反击”号和护卫驱逐舰竟被从法属印度支那起飞的我海军51架双发动机鱼雷攻击机和34架轰炸机击沉，瞬时葬身马来海底，得知这一消息之后，英国首相邱吉尔本人也惊愕不已。

无论是中途岛作战，还是占领瓜岛都是海军独自实施的作战。

中途岛作战显然是海军作战的失败。然而，这次海战尽管是海军单独进行的作战，依然准备好了随时可用的强大的航空兵力。敌人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情报的胜利”。如果不是敌人预先弄清我军的作战意图，这次作战一定会收到山本大将所计划的战果。

而占领瓜岛之战则与此不同。该岛是不设防之地。因而可以轻易占领。然而从没有要求陆军协力设防和同己方航空基地远隔600海里（相当于桃子至五岛之间的直线距离）的地

方设置航空基地这点来看，我海军显然是对敌人过于轻视了。

出现此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主要敌人美国的态度上陆海军之间没有看法一致的统一的方针。瓜岛之战就暴露出了这一分歧。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固然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筹划，结果一旦同敌人遭遇，就只能急于为弥补漏洞而采取应急措施，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根本对策。结果，尽管从数量上看来占有优势，但最后还是遭到失败。

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对于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怀疑的。

战后，我会见美国海军军官（主要是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成员）时，曾问过他们：

“如果美国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那么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呢？”

美国军官中多数人回答说：

“如果失败，政府将会用数字表明我国的各种军事实力，说明过多少年以后才能建成有胜利把握的军队。政府将要合理地要求国民接受加强军备的计划并寻求国民的支持……”

无论是珍珠港事件中吃苦头，还是中途岛海战中取得胜利，美国都把这些作为指导战争的手段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日本的战争指导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因为珍珠港的成功而得意忘形，又因为中途岛的失败而晕头转向，关于失败的真相并没有如实相告以号召国民奋起，甚至由于瓜岛失败而出现危机的战局也没有采取足以使国民接受的措施。于是，继瓜岛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阿留申、所罗门、新几内亚、吉尔伯特、马绍尔等战线节节败退，而最后一幕竟演出了”阿代

号作战”。

海军既然要进行最后的舰队决战，那就说明这种决战决定着日本的命运。同样，这种决战对于同海军有着共同命运的陆军也是至为重要的。可是，直到要进行最后决战之际，战争指导者仍然没有改变原来对美国的看法，这就必然造成了日本的悲剧。

我国的战争指导者竟然不懂内南洋有着决定我国本土命运的重大价值，他们一味扬扬自得，刚愎自用，不肯集中国力赢得一战之胜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不指出战争的最高指导者的重大过失。另外，大声疾呼进行决战的海军也不无可责之处。海军因为决战出师不利而动摇了当初的决心。作战中途改变方针，没有竭尽全力决一死战。结果，失去了自主收拾残局的机会，最后也自暴自弃走上了本土决战的绝路。

最后决战这四个字单在海军内使用意义未免过于重大。从瓜岛失败已成定局到塞班岛决战，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期间，如果战争指挥得当，要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这次决战的意义，并竭尽全力准备打仗而且也认真去打的话，那么，塞班岛攻防中的美军损失可能比实际情况大得多。在更理想的情况下，我想战争早就结束了。

用第三者公正的目光来看，在日本海军业已无法继续有组织的作战（指配备有十分必要的航空兵力在大洋上进行的作战）以后进行的数次战斗，只不过是业已取得初步胜利的美军扫荡残敌的作战而已。

塞班岛决战胜负已定，日军显然已无法达到自己的作战目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进一步演出一场场流血的悲剧呢？

在回顾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时，这也许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吧。

既然在马利亚纳海战中遭到失败，塞班岛被敌军攻陷，“阿代号作战”也终未成功，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战争拖到昭和二十年8月15日？要及早偃旗息鼓，结束战争岂不更合乎情理吗？

四

战争的目的并非战争，而打仗的目的就在于取得胜利。

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他们有时因过于拘泥于手段而看不清目的。

当然，我下面要讲的都是战后的话。作为海军一员，我赶上了美军最初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机会。美军最初在日本东京湾登陆时，登陆地点是房州的馆山航空基地。在这以前，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的纲领，因此，我一直考虑美国的登陆作战能否实现这个问题。

昭和二十年8月28日，大约1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从3艘运输船上下来实施登陆，登陆艇分成多组，每组10艘，来势甚猛地从海面上向海岸接近过来。来到距离海岸约1000米的地点时，顺着海岸按单纵队前进，尔后，一齐改变方向，舰首方向一致，向着陆地杀了过来。刚一来到海岸，立刻打开艇首大门，待命行动的陆战队员们按顺序跳到海水里。登陆完毕的士兵排成4路纵队，向着宿舍开过去。从登陆艇上卸下了载重汽车、推土机、电报机。尔后，这些装备也都被送到陆上。上陆后，人们立刻开始作业。还不到5分钟的

时间，海岸附近的积尘和土堆都被推土机给推得老远，陆地马上被打扫干净。卡车开始搬运重物，电机开始通信业务。其余的登陆组按 2、3 分钟的间隔继续登陆，就这样，不到 1 个小时，所有部队登陆完毕，海岸又恢复了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美军发出号令。这很象法国式轻松歌剧的舞台。要是日本军队，那怕是一个不大的行动也要弄得号令、命令满天飞。一想到这里，我又觉得眼前的光景使人难以思议。然而，他们只要按事先规定的职责进入自己的部署就可以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以后可以随便休息，一面开动推土机，一面逍遥自在地吸烟。用日本军队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吊儿郎当。然而，从他们工作之迅速和效率之高来看，确实是日本军队望尘莫及的。

战后，我作为一个日本的飞行员曾多次有机会跟美国人一起乘坐飞机，对于美国人的驾驶技术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只是刚刚停战后不久，飞往北海道的飞机驾驶员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强者。而以后遇到的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跟日本的年轻驾驶员没什么不同的地方。看他们那种驾驶技术，有不少地方叫人为他们担心。然而，有一点确实令人钦佩，这就是他们的机体和发动机便于操纵，特别是制动器非常灵敏。

日本人为了胜利，时常鼓吹所谓必胜的信念，但是，这种所谓的必胜信念在许多场合下，只是强调确信天祐神助和敢死拼命而已，也就是说只有战斗的信念，而缺少胜利所需的实际行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单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信念和舍命攻击是并不能使敌军崩溃的

日本的科学和科学家有不少达到或超过世界最高水平。

仅以飞机为例来看，日本的海军飞机有不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尤其是零式战斗机最为突出，最早出现的零式战斗机同任何一种外国当前的飞机相比也毫不逊色。

人们不会忘记，战争结束前不久，从硫磺岛起飞，威胁日本本土的P-51战斗机是很活跃的，可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在战争之初就曾在太平洋上飞行600海里，取得了对菲律宾的制空权。

“阿代号作战”时使用的二式舰载侦察机的性能也远比美国的同类侦察机高超。具体说，美国的舰载侦察机的最大活动半径也不过320到330海里，而我国的此种飞机的活动半径为640海里，尤其是能准确地发现敌人。另外，在攻击珍珠港当时，我军成功地使用了深度小的航空鱼雷（关于这种情况，还在日本军队证实之前，珍珠港调查委员会就提出报告说在水深只有10米的珍珠港泊地日军成功地进行了鱼雷攻击），这一点是出乎当时美英专家意料之外的。在马来海战中，一式陆上攻击队所取得的成功使邱吉尔首相也为之色变。如此这般的事例是数不胜数的。可是，这些先进飞机的活动基地却很蹩脚。如果考虑到航空母舰、飞机基地、以及与此相关的雷达、热带地区的防疫、战地补给、燃料和器材的运输等情况，那么，上述先进的飞机就缺了一条腿。再有一点就是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没有美国人那样高，日本人没有迅速建成机场和强化运输的潜力。因此，虽然拥有先进的飞机，但没有机场，结果多次失去重要的战机。

还要提到的是日本虽然拥有夸耀于世的造船技术，可是除了昭和初年建造的陆军用大型摩托艇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登陆舰船了，对此，今后的历史学家不知当做何种评说。

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可是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地加速了我军失败的进程。

五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我机动部队所经历的命运，这种回顾可以具体地表示出我国国运的推移过程。

继开战初期的珍珠港空袭之后，仍以所向披靡之势而夸耀于世的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南云部队）虽在中途岛海战中彻底失败，但以后在南云中将军指挥下又重新建成。从整体上来讲，虽然规模变小，但其本质却没有变化。

飞行员们认为美国机动部队在中途岛海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技术水平并不高超。我飞行员的训练比以往还要迅猛。新编的飞行队的技术水平很快逐步得到恢复。

以笔者所在的第二航空战队的俯冲轰炸机为例，由旧式战列舰“摄津”号（长160米，宽20米）改装的靶船，在以16节的最高航速航行时，无论如何转舵回避，仍被9架编队的飞机击中9颗炸弹。这种全弹命中的情况并非罕见。

鱼雷发射的情况也是很好的，航空母舰“隼鹰”号即使以20节以上的航速实行战斗回避时，仍然被大部分鱼雷击中，战斗机的水平更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以后的战斗（包括南太平洋海战在内）是瓜岛周围的海空战。

作战结果，南云部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仗打得很好，然而，自身的损失也是重大的。再加上家底不厚，东拼西凑，而且还要准备完成特殊任务，结果，不得不把数量极其有限

的舰载飞行队投入泥潭般的基地航空战。

航空母舰上训练的飞机用于陆上作战可立见功勋，一经使用便认为是珍宝，以后，接连不断地转到地面上来使用。

自昭和十七年8月28日以来，先后12次向布卡岛、布因岛、威瓦克岛、卡维恩等岛屿派出舰载飞行队。每次出动都遭到重大损失。结果，南太平洋海战以来，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部队终于每况愈下，以至失去了舰队作战的能力。

昭和十八年以后，日本飞行队一心寻找机会同敌航空母舰作战时，敌航空母舰部队却不让我军的计划得以实现。

飞行队的战斗力是人和物两种因素的总和，其中人的因素首先是指挥官，其次是军官，再其次是人数最多的士官飞行员，地勤人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物的因素，除了飞机的数量之外，还包括飞机的性能，地面通信设施等等。

日本海军缺乏补充新式飞机的能力，讲战斗机，从始至终，一直使用零式战斗机。尤其是我所在的小泽部队的飞行队中零式战斗机所占比重特别大，第一航空战队的225架的飞机总数中，零式战斗机占81架，第二航空战队的144架飞机中，零式战斗机占81架，第三航空战队的81架飞机中，零式战斗机占63架。“捷罗·发伊塔”^①一语曾使敌军闻而生畏。然而，就是此种战斗机，开战两年以后，在数量上也没有保持胜过美国的F6F式战斗机的优势。

俯冲轰炸机同样有问题。马利亚纳海战开始前，第一航空战队的各舰曾配备了新式“彗星”型飞机。此种飞机确实比当时美国的同类舰载机优越，但是由于操纵和修理上的困难，一时尚不能充分使用。另外，第二航空战队的“隼鹰”

^①“零式战斗机”一词的英文读法（译者著）

号上装配有9架“慧星”型飞机、9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飞鹰”号上有18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九九式名实相副，是一种比零式战斗机还早一年的老式飞机，在航空母舰部队中唯有此种飞机没有可以收回的起落架，因此，在空中一旦瞭然。在腊包尔曾经见到过F6F机群，如果命令九九式轰炸机飞到敌机群中去实施突击，那么显然要成为敌机的牺牲品。可能的话，最好将此种飞机全部换成“慧星”型飞机，但是，“隼鹰”号这种改装成的航空母舰，其最高航速也只不过26节，在海面上无风的情况下，飞机难以起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和“九九式”舰载轰炸机的性能上的不足，特别在零式战斗机上挂250公斤的炸弹，将此种改装后的飞机叫做“战斗轰炸机”。此种飞机在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军舰上有9架，第三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上各有15架。

“天山”型是一种新型的舰载攻击机。第一航空战队的各舰上装备18架，第二航空舰队母舰上各有9架，第三航空战队的母舰小，因此，18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和9架“天山九”型飞机各以三分之一的分额配给各舰。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从飞机的性能来看，日本方面的情况根本不能说是好的。

那么飞行员的情况又怎样呢？

首先看一看飞行队的指挥官。从战争初期的珍珠港奇袭到印度洋战争这一段时期，南云部队的飞行队长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具体地说，任总指挥官的赤城飞行队长渊田中佐是海军学校第五十二期毕业生（大正十三年毕业）；其次，桥口，高桥两位少佐是五十六期毕业生（昭和三年毕业）；板谷、嶋崎、楠美三位少佐是五十七期毕业生；最年

轻的江草、村田两位少佐是五十八期毕业生。中途岛海战时，只是增加了一位五十九期的友永大尉，变化也不算太大。

然而，珊瑚岛和中途岛海战中，指挥官一个接一个死去，航空母舰部队又进行了改编。结果，指挥官的班底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南太平洋海战前夕，换上了五十八期的关、村田、寺岛三位少佐，第五十九期的新乡少佐和第六十一期的高桥少佐。

马利亚纳海战前夕，作为主力部队的第一航空战队的指挥官换上了第六十四期的垂井少佐，第二航空战队换上了第六十二期的石见少佐，第三航空战队换上了六十四期的山上少佐。

我在机动部队任职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飞行队的指挥官实际上年轻了10岁。一些黄口小儿也担任了指挥官的职务，未免太不成体统。对于飞行员来讲，10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论从经验，还是单纯从飞行的机数来讲，10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开战时的指挥官飞行小时都在3000左右，而马利亚纳海战时，飞行小时超过1000小时的指挥官已为数很少。

日本海军声称要进行最后决战，集海军之全力进行作战准备，可是为什么却没有完成决战所需的编成呢？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航空作战上有漏洞和作战指挥方面手伸得过长。昭和十七年末的南太平洋海战以来，美国海军根据国家实力对重大的作战方针进行了调整，对航空母舰兵力进行了扎扎实实的训练。而日本海军却与此相反，一方面充分地认识到了对航空母舰部队进行训练的必要性，然而由于战局所迫，

不得不拆东补西，将理所当然应在海上使用的航空母舰飞机派往陆上基地，每次都损失大量历经艰辛培养出来的熟练的飞行员。结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这种变化是缓慢进行的过程，而且发生在一般海军军人难以察觉的陆上基地上，尤其是其总数还不及一艘大型军舰上的舰员人数，因而不彻底了解航空战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变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单从数字来看，飞行员损失的结果跟损失一艘军舰的后果是一样的，同样使联合舰队失去活动能力。

只要航空母舰部队健在，其他种水面舰艇就可以发挥其巨大威力，而如果失去航空母舰部队，则巨舰大炮只不过是浮在水上的巨型铁块而已。原因是战争已经进化到了这种地步。

总而言之，太平洋战争是空中之战。飞机这种灵活机动的兵器成为主要的兵器以来，好端端的“大和”号；“武藏”号战列舰也因为无用武之地而退出历史舞台了。

国力匮乏的日本适合于保持昔日那样的军备形式，无论怎样急迫，造一艘战列舰要用3年时间，要培养一个海军大尉则需要10年时间。日本人勒紧了腰带，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终于建设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军备，而且总算保卫了国防的安全。

然而在以飞机为中心的现代化战争中，不可能长期靠勒紧腰带的办法建设军备。航空军备与国家的总的人力物力有着直接关系，国民生活的潜力直接受其影响。美国能很快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飞机，而经过30年惨淡经营的日本联合舰队则显得无能为力。

战争中，我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时常亲自了解到美国前线的情况。据说美军十分奢侈，没有巧克力和咖啡就不打仗，可是日本军队却很能忍受饥苦，给点腌梅子和饭团就可以度日。这样俭朴的军队怎么会叫那样奢侈的美国军队给打败了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现代战争的情况已和往日不同了，光凭精神力量是无济于事的。国民生活水平高，生活奢侈的军队有着更大的现代军备的潜力，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我根据自身的经验得出了一条教训：靠勒紧腰带来勉强建立军队，国家的安全未必能得到保障；与此相反，如果8000万日本国民每家都有一辆家用汽车的话，那么，即使国内看不到一兵一卒，自然而然地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军备。

附表一 中部太平洋舰队编制

		舰船、航空部队	所属长官	司令官
中部太平洋舰队	第四舰队	第四根据地队	中部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	第四根据地队司令官
		第六根据地队		第六根据地队司令官
		附属队		
		第二十二航空战队		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
		第二十六航空战队		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
		附属队		
		第五根据地队		第五根据地队司令官
		第三十根据地队		第三十根据地队司令官
	附属队			

附表二(1) 第一航空舰队编制

战队	航空队	飞行队	机种	机数 (定额)	总计
第一航空舰队	第一二一航空队	侦察 战斗 战斗 战斗 战斗 攻击 攻击	陆上侦察机	48	618
	第二六一航空队		舰上战斗机	48	
	第二六三航空队		舰上战斗机	72	
	第二六五航空队		舰上战斗机	72	
	第三二一航空队		夜间战斗机	72	
	第三四三航空队		地区战斗机	72	
	第五二一航空队		陆基轰炸机	96	
	第五二三航空队		舰载轰炸机	96	
第七六一航空队	陆基攻击机	72			
第二十二航空舰队	第一五二航空队	第一〇一飞行队	陆基侦察机	24	552
	第二〇二航空队	第三〇一飞行队	舰载战斗机	96	
	第二五一航空队	第六〇三飞行队	夜间战斗机	48	
	第二五三航空队	第九〇一飞行队	舰载战斗机	96	
	第三〇一航空队	第三〇九飞行队	舰载战斗机	48	
	第五〇三航空队	第三一〇飞行队	地区战斗机	48	
	第五五一航空队	第三一六飞行队	舰载轰炸机	48	
	第七五五航空队	第六〇一飞行队	舰载攻击机	48	
	第七〇一飞行队	陆基攻击机	96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机动部队 中途岛海战续篇

作者 = B E X P

页数 = 3 3 8

S S 号 =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部

南太平洋海战

第一章 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

一、暂回广岛湾

二、时间紧迫

第二章 南云部队

一、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新编第三舰队

二、美军向瓜达尔卡纳尔方向进攻

三、所罗门海上的海空战

四、第二舰空战队南下作战

第三章 南太平洋决战

一、敌军机动部队去向不明

二、“翔鹤”号的巡逻机发现敌航空母舰

三、第一航空战队奋勇战斗

四、第二航空战队也对航空母舰进行猛烈攻击

五、敌两艘航空母舰一沉，一伤

六、敌舰队消踪匿迹

第四章 瓜岛决死战

一、计划再次用战列舰进行夜间炮击

二、无谓牺牲两艘战列舰

第五章 机动部队司令长官易人

一、新司令长官小泽中将

二、技术不熟练的新飞行员

第六章 最后放弃瓜达尔卡纳尔

一、陆军第3次总攻亦遭失败

二、大本营下达撤退令

三、“开代号作战”奇迹般的撤退

第七章 山本大将之死

一、“伊代号作战”——向腊包尔集结

二、长官之死（根据宇垣日记记载）

第八章 对第二阶段作战的回顾

第二部 马里亚纳海战

第一章 新长官古贺大将指挥作战

一、第三阶段作战的设想——迎击

二、阿图岛死战

三、伦德巴（シシドバ）岛亦有敌军开始登陆

四、“第二航空战队没有飞行队”

第二章 航空兵力枯竭

一、为了“油”而返回新加坡

尔

- 二、“ 娄代号作战 ” - - 又有一支航空战队投入腊包
- 三、腊包尔航空队不复存在
- 第三章 美机动部队不给我军以喘息机会
 - 一、尼米兹攻势
 - 二、王牌角田部队编入联合舰队
 - 三、名为“ 雄代号作战 ” 的奇袭未能实现
- 第四章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新旧更替
 - 一、古贺大将殉职
 - 二、高须中将接替指挥
 - 三、新长官丰田大将
- 第五章 “ 阿代号作战 ” 计划概要
 - 一、大本营决心进行“ 最后的舰队决战 ”
 - 二、5月20日，联合舰队作战开始
 - 三、小泽部队的计划
 - 四、角田部队之计划
- 第六章 塔威塔威群岛
 - 一、城岛部队从佐伯湾出击
 - 二、联合舰队集结
 - 三、敌军未出现，焦虑不安的一个月
- 第七章 战机成熟
 - 一、敌军在比亚克登陆
 - 二、位于马朱罗的美军机动部队主力
 - 三、“ 浑代号作战 ”，企图诱引出敌机动部队
- 第八章 敌机动部队向马利亚纳出击
 - 一、“ 阿代号作战 ” 的决战准备
 - 二、小泽部队在吉马拉斯进行补给
 - 三、“ 阿代号作战 ” 开始
 - 四、消耗战力的角田部队
 - 五、小泽部队向马利亚纳海面出击
- 第九章 马利亚纳海面决战
 - 一、发现敌航空母舰，明晨决战
 - 二、由9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第一次攻击队
 - 三、第二次攻击波出发
 - 四、大攻击、损失巨大，战果甚微
 - 五、“ 大凤 ” 号，“ 翔鹤 ” 号相继沉没
 - 六、对射程外战法的质疑
 - 七、20日的战斗，“ 飞鹰 ” 号被击沉
 - 八、20日夜，终于放弃“ 阿代号作战 ”
 - 九、美军作战情况
- 第十章 “ 阿代号作战 ” 之后的日本机动部队
- 第十一章 失败

附表一

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
附表五
附录页